

《史记》早该这样读

时殷弘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史记之伟大，如同圣经之伟大
史记之难解，如同神曲之难解
天下遍读史记，误读却遍天下
从未想过出版，于是有了所谓“思想的真实”
国际政治学者 国务院参事 时殷弘
带你解密史记 厘清误读细节

《史记》早该这样读

时殷弘

浙江人民出版社

史记之伟大，如同圣经之伟大
史记之难解，如同神曲之难解
天下遍读史记，误读却遍天下
从未想过出版，于是有了所谓“思想的真实”
国际政治学者 国务院参事 时殷弘
带你解密史记 厘清误读细节

前言 中国根本传统的生成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在世的伟大史家司马迁撰写了《史记》——中国最伟大的史著，或至少是最伟大的古代史著。《史记》严肃非凡和才华横溢的史事考察和记述，主要从公元前11世纪西周初年开始，直至伴随汉武帝去世而告终的汉帝国初期，蕴涵了中华民族千年的政治经验。这漫长的千年的一大历史本质，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主流政治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形成，尽管它们以后历经种种重大和深刻的变动，但其根本涵盖了汉初乃至往后约20个世纪。

从政治和战略视角出发解读《史记》（那当然不同于史学和文学视野内的解读），还有在此称为“点评”的相关的分析和领悟，争取透视这千年政治经验，发现和理解其间非常丰富和“发达”的、中国和中国人在政治和战略方面能动的实践与其深刻的机理，还有与此相关的往往令人惊叹的思想理念，包括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两大方面。与此同时，依凭当今我们内心可有和必有的相关比较，上述解读和点评大有助于发现、揣摩和思索现当代中国政治和政治文化包含的至关重要的悠久传统元素，虽然这样的发现、揣摩和思索在此只是“蕴涵式”的，不需要用点评文字直接表述出来。

本书出自过去近两年里我对《史记》的部分篇章的政治与战略“精读”、领悟和详细评注，除去：（1）《河渠书》、《天官书》之类很少数篇章，它们的直接的政治和战略含义非常有限，至少是不太明显；（2）关于西周以前的所有篇章，因为它们除了《殷本纪》内关于商后期的基本史事外，大抵是诸如三皇五帝之类传奇性质的传说，虽然任何民族的“史前”传奇都相对模糊地包含或折射出真实的最大历史脉络。

与这第二点相关，可以肯定，由于种种显而易见或大致必定成立的原因，包括相当部分《尚书》的记载和留存、以“吾从周”为其根本宗旨的孔子的整理和留传、一般与历史的远近程度成正比的历史记忆或记载的真实程度、司马迁的宫廷史官地位提供的巨大史料便利和他的正直

治史态度及伟大撰史才能，等等，可以认为从西周往后，《史记》的相关叙述越来越真实——甚至在大部分基本细节上的真实。特别是其中关于春秋末期和战国史事的叙述，其脉络和基本细节必定大多真实，而关于秦汉两帝国的史事（即司马迁的现当代史）的追忆或记录必定近乎完全真实。事实上，当今关于这些时代的千年历史（特别是政治史）的知识大多出自《史记》，出自它的整理、留传和记录。换言之，《史记》可被称为西周至汉初的千年中国历史的最权威记述，甚或相当大意义上的唯一权威记述。

当然，如果在本书里囊括我就《史记》做的所有政治和战略评注，连同必须有的、司马迁的被评注的原文，篇幅就太大了，而且缺乏一个既有其总体也有其分支或不同维度的“框架”。因此，我只是选取了我在这方面的全部评注（或曰“读书笔记”）的小部分，它们被依照以下六大范畴依次编排：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战略文化和战争方式；政治体制和机制；政治领导；意识形态；国际政治和对外战略。不仅如此，为了内涵集中、评析清晰以及篇幅简省，我删去了司马迁的被评注的原文中间的某些文句或段落，在少数情况下甚至是连续多个段落。它们就我的目的而言可以被删去，甚至应该被删去，因为相对而言它们的政治和战略含义较小，或有时属于主要史事的“枝杈”，甚或在很少数场合是“离题话”。

司马迁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而且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之列。《史记》的语言宏伟潇洒、简洁流畅、生动易解，然而，司马迁毕竟离我们有两千年之遥，不仅语言上如此，而且在时代、政制、习俗、器物名称、地理名称等方面都如此。因此，才有了“史记三大注”帮助阅读和理解《史记》，它们一向穿插在司马迁的原文中间，成了世世代代的阅读者的必需。本书篇幅有限，不得不删除这部分内容，只保留《史记》原文。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在少数必要或很有益的地方，我对《汉书》的政治和战略解读和点评被添加进来作为补充。如前所述，本书的政治和

战略主题分为六大范畴，在某些范畴内的某些问题上，《史记》的记述似有所不足，甚或“空缺”，而很大程度上是《史记》续书的《汉书》（续到西汉终结，并且详述司马迁多有避讳而略记或不记的非常重要和经久的武帝在位时期）提供了宝贵的补充，虽然《汉书》作者、晚一个世纪的东汉人班固在才能和秉性两方面都显著不及司马迁，例如，武帝晚年政治上极重要的“巫蛊之乱”未见于《史记》，但《汉书》留下了详细和无可替代的记述，它对于理解本书第五章“宫廷政治中的君主、后妃和王子”至为可贵，对武帝末期这方面的重大事态和重大人物行为能得到透视更是必不可少；又如，《汉书》详述的继昭帝即位的宣帝在政治改革、体制创新和机制转换方面的伟大辉煌，类同《史记》记载的商鞅和范雎。当然，我注意将本书内对《汉书》的有关点评限制在尽可能较小的范围内。

本书的一项多少独特的价值，在于记录了我在读《史记》时最真实的当下想法和体会，因为阅读和评注时几乎全未去想公诸于世，这些评注只是为我自己而写，现在有幸发表，也不想做几乎任何改动。同时，为自己而写和写笔记式评注的“自由风格”也大有利于表达我的思想的真实。在这些真实中间，有一点大概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那就是像马丁·路德认为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径直去读《圣经》和信仰《圣经》，而不必那么在乎他人（哪怕是教会权威）的诠释那样，我坚信可以从自己的政治和战略视角去读《史记》，由此提取对自己的政治和战略教益。或者说，有如《圣经》可以是每个有宗教自信心的基督徒自己的《圣经》，《史记》可以是每个有智识自信心的中国人自己的《史记》，它有助于我们追随司马迁的脚步，去争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甚或“成一家之言”^[1]。

[1] 本书原书名为《中国千年政治经验：〈史记〉之政治和战略点评》，出版方为使读者更易接纳本书，将书名改为《〈史记〉早该这样读》。此外，为使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本书内容，出版方亦为本书补充了目录及宣传语，这些改动均为出版方意见，与作者著书意愿无关，特此说明。

第一章 我们如何成为“中国人”——中国根本传统的生成

秦王朝为什么一定会迅速灭亡？

孔子总是不受君主和民众欢迎，也许因为他的自命清高和不切实际。然而，他始终享有他的学生们的绝顶忠诚！作为教育者和知识群体的领袖，孔子有着非凡的团队吸引力。

周族的缔造——文化本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博弈

民族的缔造

[一个“民族”与其传统和政治实体的缔造：] 周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弃于郟（tái），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后稷，周族的历史起源（虽然是按照传说或传奇的历史起源）：压倒性的农耕生活方式；一种富有特色的“民族”传统和（据蕴意）“民族文化”。

后稷卒，子不立。不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这是对农耕生活方式的一度倾覆。] 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公刘：农耕传统由这位族裔领袖失而复得，或曰经“复辟”而确立不移。

庆节卒……古公亶（dǎn）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

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由此开始了农耕华夏与总的来说带有侵略性和劫掠性的诸游牧族的冲突，这差不多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史。〕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

在具有侵略性和劫掠性的游牧族面前撤退和迁徙，如农耕民族一如既往所做的那样。他们在文化上和体魄上显著地缺少战斗性，并在军事上相对低效。

〔经过古亶公父领导下的迁徙和选择，周族的经久核心居住地和力量崛起，根据地得以确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民族”传统和文化通过更富特征的“自我界定”而进一步强化，“民族”特性的初始得到决定性的巩固。〕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为建立定居生活，建造房屋、城镇，设置国家机器管理事务；部分地依靠选择性地模仿先进“民族”殷商。〕

周族给它自身的“制度供给”：供给一种符合自身“民族”特性、富有发展前景和具备未来的广泛“复制”和推广潜能的制度。

改换天下

走向权势、造反和新型帝国之路（连同一种在对外关系中富有特色的政治和战略文化和愈益自觉的相关战略的形成）：

〔第一阶段，伟大的政治领导从事的初始“战略缔造”：〕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经行使“软权势”而壮大和扩展。〕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

文王：一种“政治文化”传统——与殷商相反的政治文化传统——

被牢固地确立。一个正在兴起的自觉的新型强国或许已开始形成其大有抱负的大战略目标；与此同时，它大致已经有了它的民族和政治文化特征天然地规定的根本大战略方式：经行使“软权势”和累积“硬权势”基础而壮大和扩展，以便“无限期”地等待决定性变更的决定性时刻。

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hé，合，聚合）往归之。太颠、閔（hóng）夭、散宜生、鬻（yù）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吸引力中心在权势和权威转移之前已经转移。政治胜利由此赢得，先于军事较量的胜利。]

崇侯虎谮（zèn）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乡（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yǒu）里。[文王囚中演《周易》，成为一位自觉的甚而“理论化”的战略家。]閔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shēn或xīn）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bì，宠幸）臣费仲而献之纣。

“文王以献纣”——作为战术甚或战略的贿赂：如此富有美德的一位君主——文王——从事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纣大说（悦），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yuè，长柄重斧），使西伯得征伐。[本为潜在反叛者所不得的先进武器现在被用来交换腐败性的礼物或贿赂，特别是美女。一位盲目愚蠢的暴君并无战略警觉，不仅因为他的贪婪，而且因为他的未来死敌施行战略性欺骗或麻痹。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商纣王的“非战略性”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炮烙）之刑。

[一个从人道和政治两者考虑的提议。道德行为可以非常政治性，在此场合为的是增进提议者的众望和影响——作为各族国中间的潜在领袖的众望和影响。]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阴行善：一种有效和安全的政治战略；韬光养晦，持有伟大抱负和具体目的，并且从事勤勉的有目的的操作。宏伟的大战

略目标大概已经相当自觉地得到确立——至少在政治领导的心目中，同时相应的初期大战略——渐进式低风险准备——得到意识明确的积极使用。] 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吸引力中心已经转移。]

政治文化和对外战略文化开始非常显著地具有“国际”吸引力。为具体方式尚系遥远模糊的决定性变革做积极明确的准备。在政治和外交战线的战略眼界和积极作为。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

既行使软权势，又行使硬权势；或者说，政治吸引和军事征伐都属必要，都被施行。“双重战略”，合适的大战略往往必须是类似的双重战略或多重战略。

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依靠盲信或声称的天命VS依靠人类努力——决绝的和明智的努力。文王以及后来武王的根本对手的“非战略性”、盲目狂傲和如后所述极端腐败大大便利了他们的大战略进程。] 明年，伐邶（yú）。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周人建都于镐”）。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文王太好地完成了他的伟大“使命”：完全奠定一种大有特色的“民族”政治文化、一种政治大战略和一个潜在的新型帝国，那有待他的后继者去实现。他奠定了一种辉煌的战略传统。

[第二阶段，伟大统帅指挥的一场革命和历史性战役：]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周族现在已经接近具有实现宏伟的大战略目标的几乎一切关键条件：伟大的战略传统、杰出的战略统帅及其政治和战略幕僚群体、即将形成的“国际”联盟和即将到来的最有利的大战略决战形势。]

[武王, 决定性的武力变革时刻：动员、战争目的宣告、革命进军

和大联盟缔造。]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一个专门从事决定性较量的“国际”联盟，它奠定了未来经久性的“帝国”结构的很大部分——附属国和宗主国关系部分。] 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动员、宣告、进军，接着令人惊奇地戛然中止：这看去是个大谜。也许突然发生某事，表明就决战决胜而言时机尚未成熟。决绝迅速地调整，以适合形势。规划了的革命远征成了一场战略性演习。

[最有利的大战略决战形势终于到来，它到来时，几代人准备的战略资源业已齐备。]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革命危机真正到来，武力决定的最有利时刻。] 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大军革命远征终于发动！]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注意：下述初步的关于新权力取代旧权力、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包括“国际”制度）的价值意义和正当性的意识形态宣言（虽然尚未实现的新权力和新制度至此依然是模糊的，但它必定已经可以从周族及其国家的、与商纣帝国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较中明确地推导出来）。] 曰：“孳孳无怠！”[最严肃的事情，生死斗争，被所有斗争参与者最严肃地感知。]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悦）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造反和征服之最终宣告，充满伦理道德理由，甚而宗教辩解。]

历史性的牧野之战：政治动员和鼓动是关键。（一次又一次地发布宣告表明，这场战役被自觉和明确地设想为百分之百的政治意味的战役，并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也许这也是为了使一个人自己（他说到底是保守的）确信这场特殊的革命完全有理。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家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鬻、微、纘、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同时几乎也是意识形态宣言：实际上示意了未来新帝国的规范的根本价值基础将与商纣帝国的那些截然相反。〕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一项要革命的追随者们放心的鼓动：这场革命不仅完全有理，而且颇为容易，没有他们放血和死亡的大风险。〕尚桓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然而同时，这是生死斗争，大家必须彻底投入！〕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长）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急）入。〔兵员数量优势在这场战役中毫无意义。〕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叛）纣。〔这是一场压倒性地被政治决定了的战役，以致战场上毫无悬念。〕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上天降给你们安宁〔休战〕）”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一位对被征服了的民众颇为

仁慈的征服者，使人想起另一位伟大的华夏革命家刘邦的《约法三章》。] 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县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政治行动有时是非常具象征性和戏剧性的行动，为动员、宣告或辩解之目的。而且，有时剧烈的残酷被设想为必需，以求令人铭刻在心的戏剧性效果。

[胜利之后庄严的革命典礼，以使用一种非常简要的方式宣示它的神圣意义，宣告天命所归和(据蕴意)人民(即被统治者)付托。]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 [不再提到“唯妇人言是用”、“怡说妇人”，那先前被一次又一次地宣告、作为被摧毁的统治者的首要邪恶。为什么？有趣和费解的一点。] 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革命成功，周族的政治文化已经成为压倒性的新“国际”政治文化；新体制即将正式发动，以致“天下变换”。

[第三阶段，开启新体制和新帝国的大战略措施：确定“封建主义”（分封诸侯）、构筑安全体系（置三监）、赢取贫弱民众支持和显示新型统治方式（振贫弱萌隶）、正式确立正统史册或正统意识形态（记政事，追思先圣王）。] 封商纣子禄父（即武庚）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间（武王乘车经过贤人商容家门口，俯首而立 [以表敬意] ）。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距）桥之

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玉。命闾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对正统古史表示尊崇，以表明新政权是这历史的合法后继者。通过变革与保存、进行革命与追随“宏伟传统”而来的合法性。一场特定的革命：既作为革命，又作为保存。

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西周帝国制度确立；相应的政治、战略、社会和意识形态措施。所有这一切都同时是非常战略性的；和平初始时节旨在确保新秩序安然长存的系统的大战略（分别关于总体政治秩序、地缘安全战略、合宜的社会安排、正统意识形态）。

平叛与巩固

[一位审慎、勤勉和心怀忧虑的伟大统治者，在他辉煌的历史性成功之后立即忧虑他的新政权的安全。“人类幸福永不常驻不变”（西方撰史之父希罗多德史书概语）。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在此思考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当代历史教训，进行一番深刻的历史回顾：] 武王征（召）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伟大的政治和战略领导，战时和平时、未胜之时和胜利之后始终满怀历史意识、政治清醒和战略忧患感；能望远、能深思、能雄辩、能实干的统帅：] 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汝）：维天不飡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摈）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延于伊，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洛）、伊，毋远

天室。” [忧虑，但同时持有关于旨在安全和维护的初始措施的明确构想。] 营周居于雒（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试图使文化非军事化，以求和平化和稳定。]

……武王病……而后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平定叛乱，杜绝复辟，即武力巩固新帝国。]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 [周公：伟大和漫长的历史性事业必然需要至少两三代非常伟大的政治和战略领导。] 恐诸侯畔（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 [旨在巩固的最重要措施：使中央权力掌握在一位伟大的政治领导和战略统帅手中。]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 [三监叛，周公东征，平之。镇压最高层或大贵族叛乱，镇压复辟企图，通过武装巩固新政权。巩固新立的制度：战略措施、政治教育措施、意识形态发展措施和（后述的）制度发展措施。它们总合起来是巩固新秩序的大战略措施。] 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初，管、蔡畔（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总括周族政治经验，并为帝国的治理树立信条。]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返）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周公：极负责任、非常忠诚和道德端正的国务家。伟大的政治和战略领导往往需要有伟大的个人品格。

[随后旨在巩固的大战略措施：战略、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发展和制度发展四大方面的：] 成王在丰（镐京），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召公为保，周公为师，（成王）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巩固之后的东向武力扩张——旨在巩固的扩张。] 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继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

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国家和帝国的进一步体制化。〕……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对新的、有可能不胜任的君主的关键性政治教育，依据历史经验、光荣传统和关于审慎节俭的新政治信条进行的政治教育，预防既是狭义也是广义的腐败。政治教育跻身于，并且必须跻身于最重要的政治事务之列。〕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措）四十余年不用。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两者都是战略安全措施。〕作毕命。

周族的崛起、创新和奋斗史提示，有怎样的根本创新说到底取决于有怎样的民族特性和政治文化，而就对于崛起和“改换天下”特别关键性的奋斗和大战略努力来说，它们的有无和成败首先取决于政治领导/战略统帅的素质。

“软” “硬” 兼具的政治方略

微子开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纣之庶兄也。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璇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由一位统治者发出的的最著名的言论之一，发言者极端腐败，丧失审慎之心。有商或商后期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为基底的极端狂傲和盲目。〕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腐败的冲劲或势头勃然有力、自我强化，并且几乎必然累积难已。（一位大权独揽的统治者的）腐败或未受制约的人类欲望恰如“有机”或自然发展的妖魔。〕纣为淫，箕子谏，不听。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武王曰：“于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

序。”（出自《尚书·洪范》）

〔一类几乎完全不同的、因周革殷命而被发动和信条化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方略：〕箕子对曰：“……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

〔优良统治的最基本素质（最基本的政治素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治，明作智，聪作谋，睿作圣。〔严肃或责任意识；与贯彻纪律相伴的经明确表达的指令；经过仔细观察和询问（或学习）下属而来的对全面形势的正确认知；对国务的敏锐深切的理解。〕

〔内外基本国务：〕“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旨在国民生活和国家岁入的经济事务；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的仪式化显示；大小人口中心的行政管理；大众的政治教育和伦理教育；外交；武装力量和军事事务。

〔统治者与被统治民众之间的关系中的温和节制与公平正直：〕“皇极：皇建其有极……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比德：私相比附，结党营私），维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女（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离于咎，皇则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则锡之福。时人斯其维皇之极。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国其昌。……于其毋好，女虽锡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颇，遵王之义。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恶，遵王之路。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凡厥庶民，极之传言，是顺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在操作政治事务意义上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美德；至关紧要的治国方略，“软”“硬”成分彼此平衡和按照具体情势予以运用。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沈渐刚克，〔统治和被统治的等级结构帮助保障合法秩序和稳定：〕维辟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尔）家，凶于而（尔）国，人用侧颇辟，民用僭忒。”

……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周公旦：勤勉、审慎和便民——社稷巩固 和民众支持的必然

周公旦：中国早期最伟大的国务家之一，操作一场革命操作，创立一个新帝国，铸造一套意识形态传统——全都与他的伟大君主武王和他的君主学生成王一起从事。什么是他的政治和战略美德和个人美德（马基雅维里的敢做能为的英雄主义意义上的美德）？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特别是文王和周公的富有特色的道德和性情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后来中国主流伦理和政治理念，经过周的传统信条和孔子的提倡。〕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杀纣，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衅社，告纣之罪于天，及殷民。释箕子之囚。封纣子武庚禄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续殷祀。遍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愈），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繆（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他对他的君主和统帅的充满情感的忠诚。〕旦巧能，多材多，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无坠天之降葆

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钥），乃见书遇吉。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匱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疗）。

他忠诚不贰和全心奉献，同时谦虚谨慎，对他的个人贡献和伟大保持低姿态。这不但在道德上必要，也在政治上必要，以便维持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

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叛），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他对国家的忠诚导致他在一个关键时期里作为自定的摄政，义无反顾地承担统治责任。责任感支配个人谦虚。〕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叛）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获取另外两位作用关键、权势显赫和威望甚高的“国父”的同情和支持：一项非常战略性的行动。〕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至）鲁，慎无以国骄人。”

审慎、勤勉、善待贤才之士：这些素质跻身于国务才干的基本要素之列。确立关于治国方略和治理的“混合性”“华夏”传统当中的最佳成分。试将这比较商纣狂傲的“我身不有命在天乎”！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能够采取决绝果断的严酷行动。〕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因为他，至关紧要的巩固得以实现。〕……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雒（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洛）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一项重大的战略措施，将战略重心东移，以适应一个扩展了的帝国。]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背）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如畏然。[忠诚和审慎：他始终保持忠诚，深知他的原初使命和局限性，即使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

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以重大和悠久的历史遗训谆谆教导他带管的年少君主。向后者灌输一种高度适切的“意识形态”。]毋逸称：“为人父母，为业至长久，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严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惧不敢荒宁，故中宗飨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久劳于外，为与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三年不言，言乃（欢），不敢荒宁，密靖殷国，至于小大无怨，故高宗飨国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久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飨国三十三年。”多士称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文王日昃不暇食，飨国五十年。”作此以诫成王。[言中之意清晰昭彰：政权的经久依靠审慎、勤勉、节俭和深切关心普通民众。]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君主与其伟大辅臣之间互予的大忠诚和大尊敬，部分地出自后者依靠以身作则和信条灌输进行的成功的教育。]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至）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

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战略大师姜子牙以及周公本人的大智慧：简单、便利和非官僚化的治理造就民众支持。〕

孔子：生不逢时的伦理制定者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这位伟大的布衣学者确实有某些作为官吏和最后很短时间内作为国务家的政治和行政经验。而且，他的学问本质上是一种有行政“理论”的政治/社会伦理哲学，尽管在他的时代大多不确切。〕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返）鲁。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

〔退出：退出政治实践，转至政治哲学和教育；他的“高尚”的信条在“邪恶”时代大不确切和无法实施：〕孔子年四十二，鲁昭公卒于干侯，定公立。……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之。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他的“政治实验”大机会终于到来，作为国务家的孔子，以一种在关键时候仓促莽撞方式进行的激进改革，或曰以一种非政治方式操作的政治事务。它有宏伟的政治目的，但是没什么战略。〕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

〔他的主要的、急剧的政治行动，伴有决心、勇气和战斗精神，取得部分成功：〕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

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败）。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鄣，无成是无孟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他最得意的政治时刻！他对政治不是那么容易失望的。]……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贩卖羊和猪的商人不敢漫天要价了）；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然而，他仍被击败了，他的间或的为官生涯中的第二次大挫败：]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盍（何不）致地（献地）焉？”黎曰：“请先尝沮（阻）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腐败（对手）”战略，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以致夫子的正经信条和正经治理完全无法克服。]……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俎（祭肉）于大夫（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但没有送给孔子，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孔子遂行（辞官离开鲁国）。[为何他不尽力坚持下去，继续“战斗”？他太刚正，同时太缺乏足够的政治坚毅性，虽然他的思想坚毅性首屈一指。]……

孔子在他极著名的14年艰辛的国际流亡中（上）：他几乎总是不受君主和民众的欢迎，部分地因为他的自恃正直、自命清高和不切实际。然而，他始终享有他的学生们的绝顶忠诚！他作为教育者和知识群体的领袖有非凡的吸引力，甚至伟大的魅力。

……将适陈，过匡，……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

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他多么自恃正直，又多么自信！作为华夏正统政治/伦理要旨或传统的自认的神圣载体。]孔子使从者为（卫大夫）宁武子臣（家臣）于卫，然后（依凭宁武子干预匡人）得去。……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再度极端自恃正直和极端自信，作为自认的神圣载体。]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他的最惨时刻。]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取三过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死。”斗甚疾。[他尽管“似丧家之狗”，却享有他的学生的绝顶忠诚！]蒲人惧……出孔子东门。……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他确实过高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才干和适应真实、困难的政治局势的能力。]孔子行。……

他日，灵公问兵陈（阵）。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伟大的学究鄙视战略和军事事务——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实际学问。]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飞）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求明年，孔子自蔡如（至）叶。叶公问政，孔子曰：“政在来远附迩（近）。”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孔子闻之，曰：“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位僭政者

（近似于希腊人所谓tyrant）肯定不期望这么一个道德主义的和“学术的”指点！孔子希望实际上完全与他不同的人恰如他自己！] ……

……

孔子在他极著名的14年艰辛的国际流亡中（下）：在他最艰难岁月中的坚定性。虽然他在政治中的坚毅性大为不足，但他在思想和道德事业中的坚毅性无以复加。

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他当然是现状的一位强劲和不受欢迎的批评者。]今者久留陈蔡之间，诸大夫所设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国也，来聘孔子。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可以理解，现状当然待他大为不善甚而残酷。]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就是他在他最艰险时候的战斗精神和宏伟乐观主义，因为他的真诚和意识形态坚定信仰。]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在此既有他的教条式的不讲实际，又有他那独特和可爱的伟大。]

……

孔子在“定型”中国文化和后来的中国政治思想主流方面的真正巨大贡献。正是他和他崇拜的那些人使得我们成了“中国人”。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穆），编次其事。……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国历史的极伟大贡献就在于此。“吾从周”：这是儒家根本主题的核心。经孔子，西周的缔造者使得我们成了“中国人”。]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太师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返）

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知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这一大有偏向的选择使得中国（北方）文化不那么丰富但更有影响！]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主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拥有中心主题和核心价值的大规模教育能够塑造政治传统。]

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核心价值，连同根本的“风格”或举止习惯。]绝四：毋意，毋固，毋我。[在思维、言谈和行为方面的温和适度。]……子罕言利与命……

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辩辩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yín）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政治风格或举止习惯方面的温和适度，虽然流亡以前他在他本国的三个月暂时统治期间并非如此。举止习惯在政治操作，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操作中颇为重要。

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宾，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驾行矣。[为君主效劳时勤勉不怠，恭敬不已。]

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日常生活中端正的举止习惯（儒家政治信条的一部分）。太苛求了！更像一种“文化极权主义”，一切都被“政治化”，并被伦理规范化。“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

……

子不语：怪，力，乱，神。[信仰和心灵方面的温和适度。它属于西周缔造者的精神遗产（他们与他们所取代的商大为不同），由孔子强化。在使我们成为世俗的而非宗教的中国人方面至关重要。]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闻也。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压抑自己的意志；降低自己的身份；违心地混迹于世俗〔然而如《论语》所云，依然“言中（合乎）伦，行中虑”〕）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行中清，废中权”（修身合乎清高，弃官合乎权变）。“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或用孟子的话来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仕〕久则〔仕〕久，可以速〔辞〕则速〔辞〕：孔子也。”语见《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圣人中的识时务者。）〔儒家学士对权势、国事和政治习俗的复杂甚或暧昧的态度。〕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儒家学士一般总是在政治上抱负不小，同时没有多少讲求实际的和战略的意识去在真实的政治世界里实现其抱负。〕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历史编纂一向有政治目的，加上被青睐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信条，特别在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编纂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塑造者之一。“亲周”和令“天下乱臣贼子惧”，是孔子历史编纂的主题。〕

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改）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将《春秋》视为自己的最重要编作。〕

〔他在前479年的去世，怀着一种非常悲哀的情绪，因为他在一个被认为“天下无道”的悲哀时代里遭受的倒霉的政治命运甚而思想际遇。〕明岁，子路死于卫。孔子病，子贡请见。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

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1\]](#)”后七日卒。

孔子年七十三……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祇回留之不能去云。[非常感人的话语，非常敬仰的言辞！出自一位撰述了自己的智识、精神和道德导师的伟大史家。]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中国自孔子往后，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在成为一个世俗的、非贵族的平民国度。孔子是中国第一位非常伟大的“布衣”，继之以刘邦，然后其他人，他们取得最高的被承认地位（无论是政治的还是智识的）。以此方式，孔子开启了一项中国传统，在他开启或决定性地弘扬的其他中国传统时。]

秦帝国为什么一定会速亡

[先前何等辉煌地急剧崛起和急剧征服的秦帝国仅历二代即暴亡：这给当时人和初汉人留下了何等强烈的印象！因此有司马迁在其历史结尾处录载的以下篇幅尤长的评论，是为提取相关政治教训的一项非常认真的努力（“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太史公曰：秦之先伯翳，尝有助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及殷夏之间微散。至周之衰，秦兴，邑于西垂。自缪（穆）公以来，稍蚕食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贾谊《过秦论》）！曰：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以下的急速剧变图景在当时人眼里大概必定大出意外，于是必定有“为什么”的根本疑问和根本思索：]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

呼，不用弓戟之兵，白旌，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岂世世贤哉？其势居然也。〔强秦的地缘政治优势。〕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联盟战争和制衡努力的内在困难，出自地缘政治形势和更多因素。〕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疲），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为禽（擒）者，其救败非也。〔然而秦帝国依然暴亡。为何？贾谊在文首给出的最直接的战略答案是“其救败非也”——秦国挽救败势的策略就是错的。当然，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何有其“败”——异常深刻的结构性羸弱、暴政蕴涵的崩塌可能和事后来看的必然败势。〕

秦王足己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灾变主要和深刻地出自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一种由特殊的政治体制和传统所养育与促进的政治文化。〕先王知雍蔽

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由此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一种应有的对待治国方略的方式：历史的、反思和比较的、情势性的经调整以应变的方式。〕

〔对秦王国强劲崛起和武力扩张的历史回顾，对暴烈的军事帝国主义的历史回顾：〕秦孝公据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常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

〔嬴政臻于极致的军事帝国主义和丰功伟业：〕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籥，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历史和文学双重意义上的转折点〕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

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看似晴天霹雳的革命：] 秦王既没，余威振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蹶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中国历史上最急剧和最具讽刺性的革命变革之一。它那么强烈地打动了当时人和初汉人，甚而多少激励了两千多年后的伟大革命家毛泽东。]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攻守之势异也”：这个短语包含着有待探寻或展开的非常丰富的含义，那如下所述，最根本的就是征服并非治理，打江山并非保江山，成功治理和永葆江山必须侧重于“施仁义”。]

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向）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统治是那么不同于征服！历史需要和大众期望能够改变。如何适应这改变？初汉的王朝统治知道答案，从暴秦的致命教训中学到的答案。]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统治是那么有别于征

服，需要不同的方式。] 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而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褐而饥者甘糟，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以下是初汉和初唐的皇帝们做了的，“平民主义政治经济”，实用、谨慎、聪明的“普惠天下”治国方略。] 乡（向）使（假如）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秽之罪，使各反（返）其乡里，发仓廩，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唯恐有变，虽有狡猾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止矣。[秦帝国的变本加厉的暴政，无能和卑劣者行使的暴政：]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之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藉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见始终之变，知存亡之机，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初汉的政治经验的总结，被提升为一种政治哲学。] 天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矣。故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新的政治信条，大不同于秦！它在道家学说和——更重要——儒家思想的襄助下，对中国政治哲学影响巨大。] 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于戮杀者，正倾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以下反映了司马迁在最宏观地概览中国最漫长的分裂、动乱和战

争时代（从前770至前222年）时的思考、感觉甚而激情，特别是就秦的，其中包含伟大非凡的洞察。] 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用事上帝，僭端见矣。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域内名山大川。”今秦杂戎翟（狄）之俗，[它的“非华夏”文化特性遗存：这是主要原因之一，导致它急剧得惊人的崛起和随之而来的彻底胜利，在一番以几乎毫无制约的暴烈的强权政治为特征的历史中。] 先暴戾，后仁义，位在臣而庐于郊祀，君子惧焉。及文公逾陇，攘夷狄，尊陈宝，营岐雍之间，而穆公修政，东竟至河，则与齐桓、晋文中国侯伯[秦部分地是“非中国”的]侔矣。是后陪臣执政，大夫世禄，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及田常杀简公而相齐国，诸侯晏然弗讨，海内争于战功矣。[几乎毫无制约的强权政治、征服和内乱时代，全都暴烈。] 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战略思想和战略信条繁盛，服务于军力建设和暴力冲突。] 矫称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马基雅维里主义”繁盛，旨在生存和权势扩张。] 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狄），[秦的“非华夏”性被再次强调，而正是这使其彻底胜利在“文明者”看来那么费解难懂。] 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利也，盖若天所助焉。……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杰出的思想！异于俗见的辩证洞察！懂得历史的能动性，懂得创造性调整适应的头号意义。]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他能够发现和赞赏秦的特殊“美德”，那是肤浅的学

究和道德家做不到的。]

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着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

叔孙通：富有政治谋略的机会主义儒 生“战略家”

叔孙通：大有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汉帝国时代的第一位显赫儒生，当农民/“无赖”型的开国皇帝感到需要时，抓住机会构建了汉宫礼仪体制。他是一位看似没有原则的机灵的机会主义者，乃至能轻易地自贬自贱，在自我界定和信条方面极度灵活，奉承有权有势者，讨好皇家主人，为此不惜遭到当时许多其他儒生的鄙视。然而，所有这些主要是为了弘扬他的儒家原则，在一个对儒家及其教义怀有敌意的时代，在一位非常鄙薄它们的君主之下。他是第一位为了促进儒家及其原则的缘故而行事行策的儒生“战略家”。他的“战略”成就堪称巨大、经久、深刻。

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如何？”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原（愿）陛下急发兵击之。”二世怒，作色。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为一家，毁郡县城，铄其兵，示天下不复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于下，使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敢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耳，何足置之齿牙间。郡守尉今捕论，何足忧。”[他聪明机巧，机会主义，以致有意大大曲解了形势，因为他透彻地懂得君主胡亥的胆怯和沉溺放纵。]二世喜曰：“善。”尽问诸生，诸生或言反，或言盗。于是二世令御史案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诸言盗者皆罢之。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叔孙通已出宫，反（返）舍，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几不脱于虎口！”[既为避免徒劳也为个人安全而不讲原则。]乃亡去，之（至）

薛，薛已降楚矣。及项梁之薛，叔孙通从之。〔作为一位灵活的儒生，随大流随局势“混入”革命。〕败于定陶，从怀王。怀王为义帝，徙长沙，叔孙通留事项王。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叔孙通降汉王。〔同样作为灵活的机会主义者，随大流随局势“混入”一个新阵营。〕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

〔在“落定”之后他的机巧表现：〕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象征性地修改他的自我界定以迎合主人的好恶，而无任何犹豫。〕汉王喜。

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他这么做是为了迎合占优势的政治文化，迎合汉营革命者的显著偏好，并且如下所述迎合现实需要。对机会有一种透彻认识或经验常识性理解的机会主义者。〕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这位看似毫无原则的人将原则本身珍藏在内心深处，以待将来。因而，他是个战略家，利德尔·哈特“间接路线”战略意义上的战略家。

〔他对汉帝国的首要贡献：当农民/“无赖”型的开国皇帝感到需要时，抓住机会构建了汉宫礼仪体制——用他那灵活的“战略”方式：〕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他的君主和他面对一个越来越难以容忍的局面，那就是现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人们早被革命解放，以致“无法无天”：〕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在革命和战争已成往昔之后，农民革命者和出身卑微的武士们必须被管束、被“纪律”、被“文明化”。〕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儒家的机会终于到来，这位儒生战略家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陆贾云“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臣原（愿）徵（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

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信条方面的灵活性，战略实用主义，“政治是可能之事的艺术”。]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这位非儒的、讲求实际的君主当然不会做那么多妥协，接受正统的或不打折扣的儒家方式，就像那位推销员完全知道的那样。]

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污我！”叔孙通笑曰：“若（汝）真鄙儒也，不知时变。”[讲求实际的儒生战略家VS教条式的完美主义者，后者坚执“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态度。]

表遂与所徵（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月余，叔孙通曰：“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会十月。

[儒生战略家洋洋大观地成功了，儒家开始了它赢得国家的进程：]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规制化的政治一向在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象征本身就是一大实质。]竟朝置酒，无敢哗失礼者。[效果引人注目！不再有诸如“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之类图景。]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尽管来得晚，但这位皇帝的虚荣毕竟得到了重构和实现。同时，他和他的王朝的权威得到了相应的巩固。]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

叔孙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原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儒家教义和作为一派人的儒生现在开始在国家

权力结构中占据一个经久的地位,意义重大!] 叔孙通出, 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 “叔孙生诚圣人也, 知当世之要务。” [他初始确定了儒家在帝制国家内的方向, 靠他的成功作为决定性范例或榜样。] ……

[他继续他的儒家礼制建构努力, 比先前容易得多:] 高帝崩, 孝惠即位, 乃谓叔孙通曰: “先帝园陵寝庙, 群臣莫习。” 徙为太常, 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 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

太史公曰: ……叔孙通希世度务, 制礼进退, 与时变化, 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诘(屈), 道固委蛇(逶迤)” 盖谓是乎? [我们的伟大史家对这位儒家机会主义者有一种深刻、准确和同情性的理解。]

制度的儒家化——“中国式国家”的问世

本列传内的各项传记以关于儒家的政治史为先导, 从孔子本人到大约350年后儒家教义被确立为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其中可见: 思想与权势的关系; 与国家实践相伴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 卓著的个人(学问的和政治的)发挥的作用; 一种意识形态的坚韧耐力; 总合起来大有助于我们成为“中国人”的大小人物。

太史公曰: 余读功令(朝廷考选学官的法令), 至于广厉学官之路(广开勉励学官兴办教育之路), 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 嗟乎! [胸怀政治的先师本人:] 夫周室衰而(讽刺时政的)关雎作, 幽厉微而礼乐坏, 诸侯恣行, 政由(强)国。故孔子闵(悯, 担忧)王路废而邪道兴, 于是论次诗书, 修起礼乐。适齐闻韶, 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 然后乐正, 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 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 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一年)而已矣”。西狩获麟, 曰“吾道穷矣”。[先师全无政治权势或政治“后台”, 因而沮丧如此, 幻灭如此。] 故因史记作春秋, 以当王法, 其辞微而指博, 后世学者多录焉。

自孔子卒后, 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 大者为师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 或隐而不见。[紧随先师去世之后的活跃儒生: 很少几位在政治上比他幸运, 比他更多世俗才干, 还有一些系民间教育者。] 故子路居

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

战国：对儒家的命运（特别是政治命运）来说糟糕的时代，尽管有以子夏为师的魏文侯。然而在教育和学问领域，儒家有坚韧的耐力和不懈的努力，自觉或不自觉地准备迎接未来。

[秦帝国之下儒家的灭绝性灾难：]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儒家典籍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令人惊异（甚或难以置信）的儒家武装革命者！如下所述，儒生对灭绝性屠杀他们的秦帝国恨之入骨。] 陈涉起匹夫，驱瓦合（瓦合：形容临时凑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汉初，儒家走向恢复和成长（学问与政治影响两者的成长）的曲折道路：]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汉帝国时代的第一位显赫儒生，抓住机会构建了汉宫礼仪体制。旨在促进儒家事业的灵活变通的儒生“战略家”。] 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他开始使儒学有社会吸引力，靠的是以他和他的弟子取得了令人羡慕的官职这榜样。“学而优则仕”这势利的信念的开端，对儒家的繁兴确实意义重大！] 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学校）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徵（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隧道的尽头近乎突然到来！儒家碰到了一位世俗的“全能

者”——汉武帝作为它的政治主持者，因而成了帝国官方意识形态。国家的意识形态化与儒学经体制性安排的政治化：]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 [儒家和儒学的宫廷先锋，遭遇窦太后的厌儒拒儒的曲折时期。] 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向）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2\]](#)……

[随反儒的窦太后逝去，儒家教义被牢固地确立为官方正统，在宫廷的促进下繁荣昌盛：]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繁荣昌盛，除武帝本人外，一是依凭有权有势的贵族恶棍田（他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的舅母、新太后王氏），二是依凭出身微贱的老儒生公孙弘（他部分地通过他的两面三刀使儒家教义首次成了体制化的国家制度）。]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

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所说类似，帝国社会的风行思想是帝国宫廷的思想。意识形态主流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公孙弘实现的国家制度的儒家式体制化：] 公孙弘为学官，悼（担忧）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忧虑）焉。故详延（大力延请）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使儒学教育成为国家官办事业，先在帝国首都，而后遍及华夏。帝国的政治教育被体制化：

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请因旧官而兴焉。[帝国官办政治教育首先旨在从被选的民间学生里产生“儒官”，他们经过国家儒学考试，优者入仕：] 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免赋税徭役）。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举荐）所二千

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如果）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直接将其姓名向上呈报）。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并且惩罚举荐者）。[提升现有的未经提升的“儒官”，迅速增加中央和地方行政当局内儒者的数量：]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属吏），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文质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对国家和对儒家都有很重大的影响：要做官就必须先是儒生。国家的近乎完全意识形态化和儒家的政治化，在某种意义上，标准的“中国式国家”由此问世。]

[1] 孔子祖先为宋人，宋则始于殷人：“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2] 《史记·孝武本纪》载：（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上乡（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当时董仲舒对策，请黜刑名，崇儒术。丞相卫绾请黜所举贤良之为申、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报可。）[一个经过修改的、正式和几乎垄断的政治意识形态突然被确立，它开始塑造粗略地说以后近两千年的中国思想/政治主流传统。]会竇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者皆废。[仍大有（甚至最有）权势的旧意识形态老卫士发起强劲反攻，既为权力也为信念。变革的初始挫败，部分归因于叔孙通之后最早一些儒家学者兼官员的幼稚，还有武帝的年轻莽撞。]后六年，竇太后崩。[“独断专行”的老卫士/老太后离开舞台，变革之门由此大开。]其明年，上徵文学之士公孙弘等。

第二章 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 奋斗创新VS腐败僵化

政治家战胜对手有两个法宝：第一，使对手迅速腐败；第二，利用反间计分而治之。伴随着钱财和美色的贿赂动员起对手团队里的忌妒心和猜疑心，这让成功者屡试不爽。

知道学什么最要紧？去哪里学？持什么态度去学？这是成为优秀领导者的一个先决条件。

要“卧薪尝胆”，更要秘密斗争

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类似的行为方式在一个更大程度上可见于楚的历史。]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

[彻底失败，彻底臣服，也仅勉强保得生存。]元年，吴王阖闾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这是否是一种残余的“蛮夷”战法？]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李，射伤吴王阖闾。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句践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越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句践曰：“诺。”

弹性，在灾难性军事失败之后的极端危险的形势下，战略性审慎和实用式屈从得到强调并被哲理化。

乃令大夫种（文种，杰出的行政管理者、外交家和政治幕僚。）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句践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句践请为臣，妻为妾。”

在紧急形势下作为一种战略的自我侮辱和屈从，为的是一种将继之以秘密斗争以求复兴和报复的生存。

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句践。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种止句践曰：“夫吴太宰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句践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贿赂，作为一种旨在生存的传统战略工具。〕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种顿首言曰：“原（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尽入其宝器。不幸不赦，句践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许诺屈从与威胁殊死抵抗相结合，以便克服不那么有决心的赢家。〕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句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返）国，将为乱。”〔老卫士严酷得多，也现实得多，在此场合主张彻底解决，不要留给未来任何风险。〕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归。

〔争取复兴的伟大和经久的艰苦努力；在为决定性时刻而作的战略准备方面极端谨慎；二十年里，毅力始终支配着一切：〕句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里，晋重耳翟（狄），齐小白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用恰好适合的史上“经典”英雄主义成功楷模鼓舞士气，有抱负者在几乎绝望无助之际要想或会想“他们能，为何我一定不能？”〕

吴既赦越，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汝）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伟大的英雄，在马基雅维里式美德或英勇的意义上，不仅是战略上的，也是道德或精神上的。越王钢铁般的意志和不像尊贵君主般的行为必定激励和鼓舞了他的人民。〕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

甲之事，种不如蠡；填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句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且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践曰：“善。”[韬光养晦，同时“隐蔽地”大有作为，包括旨在联盟战争的国际联盟缔造。]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句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也。原（愿）王释齐先越。”

出于一种战略审慎和战略敏感，在威胁处于萌芽或早期状态时发现与界定。然而，在这么早的阶段，非常难以甚或不可能使绝大多数人信服这威胁的存在，而当他们变得信服时，往往已经为时过晚。政治困难差不多超过认知之难。

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糟糕的领导VS优秀的领导：勾践近乎总是接受来自臣僚的明智意见，夫差却截然相反，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主要幕僚中间分歧尖锐，莫衷一是。]让（指责）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战略谨慎：如果时间允许，在就政治行动做重大决定之前先做试验。]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太宰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戒）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

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尔）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政。

伍子胥：战略上富有洞察力的臣僚，但性情暴躁，全不圆通，而且自恃正直，这些大概使他的劝告更难被一位得意洋洋、过度自信或愚蠢的君主接受。

居三年，句践召范蠡曰：“吴已杀子胥，导谏者众，可乎？”对曰：“未可。”[战略审慎，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出来。]

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决定性机会终于被判断为到来，历经输掉战争和屈从胜者之后为时12年的等待和力量秘密准备。]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经仔细准备的战略行动最有可能实现意欲的决胜。]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甚至在辉煌的胜利时刻，仍保有战略上的自律自制和审慎。]

礁捶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公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早）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稽之（厄）乎？”[范蠡：在最决定性关头和拥有压倒性力量优势时的战略彻底性，不留给未来任何风险，绝除逆转的任何可能性。他刚经历完命运的一轮彻底逆转，因而更相信那很有可能。]句践曰：“吾欲听子

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句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最终彻底胜利，历经22年的与坚韧忍耐和积极准备相伴的巨大困难。]

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这个暴发式的半蛮夷边际小国现在成了大部分在“中国”的准霸主依凭灭吴大战胜利、“威慑”“贿赂”诸侯和名义上的中央权威予以的合法性，虽然颇为短暂。]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如果越王所云可信的话，就是一位真正的大战略家，甚至多少比范蠡更伟大。注意：大战略在此的颇大部分是腐败敌人。]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彻底胜利确实甚至改变胜利者的个性。略加修改地借用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和胜利令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和胜利绝对地令人腐败。”]

句践卒……

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服朝于楚。

人类难以抗拒的弱点导致君主难以抗拒的 腐败

赵武灵王：一位富有战略特质和改革意志的伟大君主出现在赵国几

乎最困难的时候。其改革意志既在军事意义也在文化意义上。而且，它甚至还在政治意义上。大有志气，讲求实际，力求创新，而且果断决绝。

[下面有关于改革和创造性变更的“经典”宣言。]

二十四年，肃侯（继成侯位）卒。……子武灵王立。

……武灵王少，未能听政……及听政，先问先王贵臣肥义，加其秩；国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礼。……

八年……五国相王（竞相称王号），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

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八万级。齐败我观泽。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阳。……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将军赵庄。……

[五年里四次军事大败，简直是一种可以绝望的形势。必须改革，以求振兴，以救危亡。]

[不惮孤立的改革决定：]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大旅行，既为战略考察，也为旨在改革的政治动员。]召楼缓谋曰：“我先王因世之变，以长南之地，属阻漳、滏之险，立长城，又取藺、郭狼，败林人于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遗俗之累。吾欲胡服。”[一项为了救国的改革宣告！]楼缓曰：“善。”群臣皆不欲。

于是肥义侍，王曰：[改革的根本困难：群臣不欲改革，君意如同孤鸣。]“简、襄主之烈，计胡、翟（狄）之利。为人臣者，宠有孝弟长幼顺明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此两者臣之（本）分也。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狄）之乡，而卒世不见也。[改革的重大战略裨益：]为敌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尽百姓之劳，而序往古之勋。

[如何克服精英们的俗见和不满：]夫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任骜民之怨。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

奈何？”肥义曰：“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肥义：一位明智的和富有经验的“先王贵臣”和首席幕僚，支持他的君主的改革意愿，并且以一番“哲学说理”坚定后者的决心，其要义是必须有自信之下的不怕孤立的政治勇气。〕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成事，智者睹未形，则王何疑焉。”〔不要怕成为少数，如果你的远见抓住了真理。〕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赵武灵王的真正的英雄主义！相信使命、真理和出自正确勇敢的政治行动的伟大效果。〕于是遂胡服矣。〔果断决绝！在此场合，精英共识不是改革的前提，而只是改革的助力（如果能有这样的共识）。〕

仍有必要努力谋求精英共识和舆论支持，为此而做的坚韧努力和有力论辩：

使王继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将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听于亲而国听于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亲，臣不逆君，兄弟之通义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从政有经，令行为上。明德先论于贱，而行政先信于贵。

为了改革的教育和动员从那些地位最高、同时也最亲近的部分权贵做起。

……今寡人恐叔之逆从政之经，以辅叔之议。且寡人闻之，事利国者行无邪，〔国家理由的道德性。〕因贵戚者名不累，故原（愿）慕公叔之义，以成胡服之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王命之，臣敢对，因竭其愚忠。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佛学者，离中国，故臣原（愿）王图之也。”〔反对者的论辩确实有力，得到传统的充分支持，

因为它依凭关于华夏的族裔优越和文化优越的近千年习俗观念，依凭周初以来的“原教旨保守主义”。]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伟大的领导在教育 and 动员方面的毅力。]

王遂往之（至）公子成家，因自请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实用主义：功利优先，或曰国家和人民的具体利益优先。这是从古至今的改革的根本理由。]圣人观乡（向）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情势性和功利性政治。特殊主义，作为改革和创造性变更的“意识形态”。]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相对主义，根本理由都在于具体形势下的功利（“便”）。]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情势多样性和政治特殊主义。]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再次昭示主张实用主义和后果主义的理由或论辩。]……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胡服骑射的战略功利理由，安危存亡之理，理莫大焉：]……吾国……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微社稷之神灵，则几于不守也。先王丑之，而怨未能报也。今骑射之备，近可以便上党之形，而远可以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字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达于王之义，敢道世俗之闻，臣之罪也。……臣敢不听命乎！”[依靠坚韧努力和有力论辩的教育终于成功。]再拜稽首。乃赐胡服。明日，服而朝。于是始出胡服令也。

赵文、赵造、周、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依据特殊主义、实用主义和后果主义的改革“宣言”继续下去，并且变得更加有力：]“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

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伟大的命题，关于按照特定的情势和政治需要进行特定的变革。〕且服奇者志淫，则是邹、鲁无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则是吴、越无秀士也。〔反对文化和政治普遍主义的雄辩之辞！每个地方都可能有伟大的独立人民和独立文化。〕且圣人利身谓之服，便事谓之礼。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故谚曰‘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骑射。

〔决绝的改革确实有其预想的效果，而且是立竿见影似的：〕

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

……

二十一年，攻中山。……攻取丹丘、华阳、鸱之塞。……取、石邑、封龙、东垣。中山献四邑和，王许之，罢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退位为“主父”，以便专注于北向对蛮夷的征战，战果显赫（尤其是灭中山）：〕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于东宫，传国，立王子何以为王。……武灵王自号为主父。

〔何等伟大的一位君主、战士和勤勉调查的战略统帅！富有美德。〕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惠文王（原王子何）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三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然而，一个惨得惊人的结局将等着这位伟大的君主，因为他的家庭政

治事务，连同他对一个先前被他“不公正地”对待的坏儿子的非政治温情。“国家理由”在他晚年和他的家庭生活中被忘怀，决绝果断者为亲情变得犹豫不决，这或许也是人类的弱点。] 还归，行赏，大赦，置酒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王子何）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礼相章也。

李兑谓肥义曰：“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其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以吾观之，必不久矣。……”

四年，朝群臣，安阳君（长公子章）亦来朝。主父令王听朝，而自从旁观窥群臣宗室之礼。见其长子章（zhú, 用工具砍削）然也，反北面为臣，诘于其弟，心怜之，于是乃欲分赵而王章于代，[理智与情感的天平开始倾斜，个人温情逐渐倾向于干预国家政治事务，并且对意图谋反者的下述政变毫无戒备。] 计未决而辍。

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以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高信即与王战。公子成与李兑自国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拒）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公子章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 [个人温情灾难性地干预国家政治，甚或倾覆了他起码的道德判断力！] 成、兑因围主父宫。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兑谋曰：“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被诛）矣。”乃遂围主父。令宫中人“后出者夷”，宫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雀）而食之，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

是时王少，成、兑专政，畏诛，故围主父。主父初以长子章为太子，后得吴娃，爱之，为不出者数岁，[灾难和惨死之源：沉溺于他宠爱的女人，丧失了他的勤勉、英雄主义和——最后——健全思考的能力。这个人类难以抵抗的弱点，导致了一种难以抗拒的腐败，乃至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 生子何，乃废太子章而立何为王。[这一点大概使

他在群臣中再度陷于孤立和关键时刻的无助。] 吴娃死，爱弛，怜故太子，欲两王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极端轻浮——亡国之君的最大特征

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南向扩张性远征）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反对过度扩张或军事冒险和军事“玩乐”的论辩。]“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收藏）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不玩兵——为保持威慑的可信性和关于军事事务的严肃性，为和平、稳定与经济社会繁荣而将文化非军事化。]……先王之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向），以文修之，使之务利而辟（避）害，怀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在其“创世”时代里周塑造的富有特征的政治传统，它成为后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遵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无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载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务武也，劝恤民隐而除其害也。[进一步阐述上述信条，连同这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据称的、甚或被证明的效能：]夫先王之制，邦（王畿）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一种越从狭小的帝国中心往外就越是松弛、越少实质、越不动用武力的帝国形态。]……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武力仍需要，但只是有限的最后选择，而在有任何避免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存在时，就不实际使用武力。]于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

告不王。于是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命，有文告之辞。……

这些背后，是“执迷于”成本和成功可能性的传统，是对“目的与手段之间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强烈意识。

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穆王立五十五年，崩，子共王扈立。……共王崩，子懿王立。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

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燹，是为夷王。

[经济利益垄断、暴政和国内大起义：西周国势和国运的第一个最低点。]

[厉王：蜕化和“德衰”（广义和狭义的腐败）的恶性大发展。] 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谏厉王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不备大难。[被拒绝的根本谏言：被统治者的不满和愤怒对统治者来说是最危险的事情。]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周族先王）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对周族先王的“立我民”传统的遗弃更是危险的事情。]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

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以下是一个简直永久的政治真理：〕“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与畔（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

……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

这一轮政治大乱和恢复重新确认了初周的传统和正统意识形态，但大概多半只是在“理论上”而非实际的治理中。

〔衰落继续下去，西方和北方的游牧族正在迅速成为非常危险的威胁，边疆危机层出不穷：〕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周师败绩；三十九年，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周师败绩。

〔来自边疆游牧族的严重威胁；巨型自然灾害带来的巨大社会伤害；一位非常腐败和专横的君主的极坏治理：这些足以毁灭一个组织松散的帝国政体。〕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立。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幽王统治下的西周达到了腐败和羸弱的顶点，帝国在灾难中走向灭亡。〕三年，幽王嬖爱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笑。

〔下面这个自那时以来的近三千年中国历史上始终臭名昭著的故

事，其最大特征是一位君主的极端轻浮，缺乏任何王家尊严和责任感，腐败到了极致：] 妘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妘乃大笑。幽王说（悦）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缙、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此乃域外游牧族——无论是否有其华夏合作者协同——首次摧毁一个华夏中国中央政权。这样的事以后将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虢妘，尽取周赂而去。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平王立，东迁于雒（洛）邑，辟（避）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中国内部的权势结构和中国与域外民族的力量对比都已基本改变。权力分散化导致那伴有无休止的征服和兼并的华夏“内战”，延续了500多年。]

权力神话的解码

……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一位杰出的战略重臣成了国家统治者。]……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他的基本统治方式在于使之适合当地的特殊情势——地理的、文化的和经济的。]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庄公二十四年，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洛）……[自从伟大的立国者往后，大约300年齐国看来始终没有杰出的统治者！伟大的战略家/国务家是最稀有资源之一。]

四年，鲁桓公与夫人如齐。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鲁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厘公时嫁为鲁桓公妇，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鲁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齐襄公。齐襄公与鲁君饮，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鲁君车，因拉杀鲁桓公，桓公下车则死矣。鲁人以为让，而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

[又过了约100年（自周东徙洛），终于再次有了一位伟大的战略

家/国务家作为该国的统治者，他依靠诡计式的谋略取得了政权。]初，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群弟恐祸及，故次弟纠奔鲁。其母鲁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鲍叔傅之。小白母，卫女也……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及雍林人杀无知（公孙无知，在一次成功的争辩中杀了襄公而自立为君），议立君，高、国先阴召小白于莒。鲁闻无知死，亦发兵送公子纠，而使管仲别将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带钩。小白详（佯）死，管仲使人驰报鲁。鲁送纠者行益迟，六日至齐，则小白已入，高立之，是为桓公。

桓公之中钩，详（佯）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发兵距（据）鲁。秋，与鲁战于干时，鲁兵败走，齐兵掩绝鲁归道。齐遗鲁书曰：“子纠兄弟，弗忍诛，请鲁自杀之。召忽、管仲讎也，请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将围鲁。”鲁人患之，遂杀子纠于笙渚。召忽自杀，管仲请囚。桓公之立，发兵攻鲁，心欲杀管仲。鲍叔牙曰：“臣幸得从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无以增君。君将治齐，即高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重，不可失也。”于是桓公从之。乃详（佯）为召管仲欲甘心，实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请往。鲍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脱桎梏，斋祓而见桓公。桓公厚礼以为大夫，任政。[桓公和管仲：现在，齐国有了两位伟大的战略家/国务家去争取意欲的霸权。]

缔造霸权

[一套全面和内在平衡的治国方略，包括军事人力组织、商业经济、社会政策和政治各方面的，以求国力、国富和民众支持：]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悦）。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一个非常政治性的终战。]已而曹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背）信杀之，

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三败所亡地于鲁。〔“国家理由”支配和克服君主个人的情感和“面子”。〕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宋、陈、卫、郑之君）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审慎和自制，连同其大战略目的和效果，持续了“桓公始霸”后十五年之久。〕

……二十七年，鲁愍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于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愍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厘公。桓公召哀姜，杀之。〔“国家理由”支配君主家庭情感。〕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大力进取、扩张主义和如下所示多少过度伸展。〕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陞。夏，楚王使屈完将兵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仍未失去理智和忘记权势的节省使用，因而节约了他的军事力量，也保存了他的霸权声誉。〕

衰落的历程（上）：权力的傲慢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两度“会诸侯于葵丘”：桓公霸权的顶峰。此时离他去世还有约8年。〕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秋，复会诸侯于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霸主变得傲慢，丧失自制和审慎。而伟大的战略幕僚管仲却并非如此。霸主

的转变带来的负面后果差不多立即来临。] 晋侯病，后，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重耳之弟）为晋君。桓公于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齐桓公霸权的基本情势性“国际结构”原因；透彻的判断，简练的表述：]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强）。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权力的傲慢达到了极端。] 于是桓公称曰：[一个霸权国家的国际行为记录：武力巡游、战争征伐和霸权外交的记录：] “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衰落的历程（下）：权力的腐败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去世：现在无人能够通过间或有效的规劝乃至哄骗制约桓公的傲慢和腐败。]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好的和可靠的“政治人”必须在人格和政治行为方面契合情理。

四十三年。[腐败与昏庸互为因果，宫廷内的起码秩序荡然无存，遂生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狂野的派系恶斗、政治内乱、内战以及外国干涉。] 齐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桓公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长卫姬，生无诡；少卫姬，生惠公元；郑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华子，生公子

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以为太子。雍巫有宠于卫共姬，因宦者竖刀以厚献于桓公，亦有宠，桓公许之立无诡。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竖刀因内宠杀群吏，而立公子无诡为君。太子昭奔宋。

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殡。

战败无止境

祖孙相隔一代的君主蜕变：从伟大蜕变到拙劣，随之而来的国运兴衰；就后代的蜕变者本身而言，也有一个从励精图治到浮华刚愎的过程。

魏文侯：一位非常伟大的君主，在位达半个世纪；富有才干，锐意改革，敏于创新，博文聪慧，任人善用，而且勇武好战^[1]。

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求知若渴的学习者，同时知道最应当学什么、从哪里去学以及持什么态度去学：这是一位优秀领导者的一个先决条件。]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任西门豹守邺，而河内称治。

[下面的对话，特别是第二则，表明：（1）官场中的人类嫉妒心多么强烈；（2）衡量官僚才干是件复杂的事情；（3）对话者及其共同提及者（共四人）都懂得在每人特别擅长的领域，如何去判断一项特定任务所需的才干之士。]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予），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

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邲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锺，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原（愿）卒为弟子。”……

……

十六年，伐楚，取鲁阳。子立，是为惠王。

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与公中缓争为太子。……韩懿侯……与赵成侯合军并兵以伐魏，战于浊泽，魏氏大败，魏君围。赵谓韩曰：“除魏君，立公中缓，割地而退，我且利。”韩曰：“不可。杀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贪。不如两分之。魏分为两，不（强）于宋、卫，则我终无魏之患矣。”[精明的地缘政治！具有政治远见。]赵不听。韩不说，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和也。若从一家之谋，则魏必分矣。[国际集体行动固有的内在困难。]

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五年，与韩会宅阳。城武堵。为秦所败。……九年，伐败韩于浚。与秦战少梁，虏我将公孙痤，取庞。……

十七年……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此乃惠王的权势和蓬勃活力的顶端，此后逐步下滑。]赵求救于齐，齐使田忌、孙臏救赵，败魏桂陵。[他的第一场决定性失败，败在一位战略天才手里。]……

二十年，归赵邯郸，与盟漳水上。……

三十年……魏遂大兴师（以报复12年前的大败），使庞涓将，而令太子申为上将军。过外黄，外黄徐子谓太子曰：“臣有百战百胜之术。”太子曰：“可得闻乎？”客曰：“固原（愿）效之。”曰：“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

万世无魏矣。此臣之百战百胜之术也。”

治国方略的最重要准则之一：不要为了除国家自保之外的任何目的冒最大风险。

太子曰：“诺，请必从公之言而还（撤退）矣。”客曰：“太子虽欲还，不得矣。彼劝太子战攻，欲啜汁者众。太子虽欲还，恐不得矣。”

政治总是一种集体事务，因而往往存在由此而来的严重制约和逼迫性压力。

太子因欲还，其御曰：“将出而还，与北（败）同。”太子果与齐人战，败于马陵。〔第二场决定性失败，像第一场那样败在同一位战略天才手里。〕齐虏魏太子申，杀将军涓，军遂大破。

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秦将商君诈我将军公子而袭夺其军，破之。秦用商君，东地至河，而齐、赵数破我，安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大败看似无有止境，这次主要是败在一位政治天才和伟大的国务家手里，其改革使秦开始成为战争虎狼之国。〕……

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归魏，魏怒，不入。〔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偏狭，甚或愚蠢。〕……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利吾国？”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或许孟子说中了这位狭窄、刚愎和浮华自顾的君主的主要害，虽然是以一种看来道德主义学究的语言。〕

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互相承认为王）。……

……元年，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

〔战败确实无有止境！国运弊至苟延残喘：〕

五年，秦败我龙贾军四万五千于雕阴，围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

地。

六年……秦取我汾阴、皮氏、焦。……七年，魏尽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阳。八年，秦归我焦、曲沃。……

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

十六年，……王卒，子哀王立。

[1] 魏文侯大胆起用法家人物李悝在魏国实行变法，开创了战国时期各国相继变法的局面。他们将“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作为普遍原则付诸实施，并且依靠吴起、西门豹等人在操练军队、兴修水利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魏国政令统一，军力强大，农业发展，成为战国初期的富强之国。魏文侯还颁布了李悝制订的《法经》，以法律形式巩固变法成果。魏文侯治下，出身于小贵族和平民的士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世族政治开始为官僚政治取代。另一方面，他拜孔子的学生、已是百岁老人的子夏为师，并让后者坐镇西河，通过其弟子公羊高、谷梁赤、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教授学问，魏国由此成了中原各国中的文化宗主国，同时对秦国、楚国、赵国等外族文化较占上风的国家起了显著的怀化作用，而从西河培养出来的经世致用之儒则大量流入各国官僚系统。

第三章 懂战术，更要懂战略

韩信是一位内心从不尊敬政治领导的军事天才。

《孙子兵法》之外，还有一部鲜为人知的《司马兵法》。

历史上最好的军人是谁？

《孙子兵法》与间接路线的战略智慧

孙武：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当代世界上大概在孔子和毛泽东之外最为广泛地为非中国人所知的中国人名字，因为他的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兵法》。他是与多少被模式化了的非西方战争方式或战略方式的差不多唯一代表，与克劳塞维茨的根本要义相对甚至相反。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他和他的军事著作旨在推销给君主，任何君主。] 阖闾曰：“子之十三篇，正义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闾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推销往往是一种要打动可能的购买者的戏剧性事务，就像下面那极著名的千古轶事显示的那样：] 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尔）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吴王根本没有料到推销者在推销剧上的认真。] 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原（愿）勿斩也。”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中国古代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们一次又一次地伸张这个被钟爱的信

条，就像孙子本人、司马穰苴和周亚夫做的那样，与为了保证政治领导和政策的全面主导权而最受强调的克劳塞维茨式信条之一相反。老毛奇和麦克阿瑟也钟爱它。但它是对军事权力的过分伸张，本末倒置似的限制了政治领导。它在政治领导如齐景公那样盲目和羸弱的特定时期可能是对的，但决不当被当做一项原则和广泛成立的先例。

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原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闾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

以两名爱姬的性命交换一位有非凡军事天才的将军。“国家理由”胜出，非常有利可图。

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这场著名战役的指挥将领和主要战略家并非孙武，而是伍子胥。以上就是司马迁往后直至当今，世人就《孙子兵法》作者的生平事迹所知的一切。]

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臆。臆生阿鄆之间，臆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欲隐勿见。[另一位军事天才遭受到他阴恶和极端嫉妒的同学致命伤害，有如韩非之于李斯。]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臆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至）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今梁（魏）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疲）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其方虚，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间接路线”的大

师。]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

决定或调节战略，使之适合具体形势：一项极重要的和明智的战略原则。在此场合，具体形势主要是交战国彼此相反的已知战略文化。

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乃钻火烛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这位下肢瘫痪的天才在为自己所服务的国家效力时，辉煌地成就了他的个人复仇。]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间接路线”的大师，依凭欺骗他的“常规性”敌人，使之做出根本的战略误判。]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

韩信：惊人的大发迹

韩信：整个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最为伟大的军事天才和指挥将领之一，在战略、作战和战术三大领域皆甚辉煌。然而就其全传而言，他在某些紧要的政治和个人素质方面可谓拙劣。极端自信，态度傲慢，对政治领导没有真正的尊敬，并且缺乏政治预感和果断；在包括政治忠诚和个人信义在内的不少根本的事情上半是半非。他内心甚而行动上的叛逆，既无法取信也无法推倒他的伟大主公，后者大得益于他，同时也大因他而恼怒和遭受他的严重威胁。

[他作为一介草民的最强烈两难：出身非常卑贱，但并不准备过卑贱的生活：]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

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数月，亭长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汝）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无赖似的机会主义抑或“战略耐心”？无论如何，他绝无野蛮或恶毒。〕

〔在一个革命和战争时期里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然而，起初这位天才在行伍内升迁得格外缓慢，全无任何惊人处，甚至反而“坐法当斩”，直到大促进者萧何的出现。〕及项梁渡淮，信杖剑从之，居戏下，无所知名。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信乃仰视，适见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滕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与语，大说（悦）之。言于上，上拜以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他终于遇到了他的机会或幸运，但仍没有一位天才可有的惊奇之举。〕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他现在以言辞惊奇了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行政管理者。〕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揣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忠诚远不是他的特征，于是有了一个非常著名和典型的故事：一位权力显赫的大人物格外赏识另一位尚属草根的大人物，竭力拔掖后者。发现和拔掖英才一向是政治成功的一大要素。〕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汝）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汝）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

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所与计事者。顾王策安所决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一位能信赖值得信赖的伟大领导听取了后者的建言——似乎荒唐的建言，并且据此行事而不需任何其他保障。]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随即对他的第一次真正考验来临了，他通过了考验，首次证明自己是伟大的政治和战略分析家；他现在以言辞赢得了两位最重要人物——主公及其首席臣僚——对他的天才的大信赖。]信拜礼毕，上坐。王曰：“丞相数言将军，将军何以教寡人计策？”信谢，因问王曰：“今东乡（向）争权天下，岂非项王邪？”汉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与项王？”汉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暗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wán，削）敝，忍不能予（意为将应该封给受封之人的印信拿在手中，已经将棱角磨去了都不舍得给人）。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王虽霸天下而臣诸侯，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有背义帝之约，而以亲爱王，诸侯不平。诸侯之见项王迁逐义帝置江南，亦皆归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他对项羽作为一名政治领导的全然拙弱的观察和分析极具穿透力。]今大王诚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

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大王之入武关，秋豪（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于诸侯之约，大王当王关中，关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他就刘邦的优秀政治领导所做的分析同样非常透彻。此外，这肯定也是一个最佳办法，去赢得他的主公对他的极高赏识。] 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在关键时刻他开始了作为一位主将的伟大成就，以自己在战场上的一系列行动辉煌地证明了自己。] 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而还。信复收兵与汉王会荥阳，复击破楚京、索之间，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汉之败却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汉降楚，齐、赵亦反汉与楚和。六月，魏王豹谒归视亲疾，至国，即绝河关反汉，与楚约和。汉王使酈生说豹，不下。其八月，以信为左丞相，击魏。 [他是一位经欺骗（兵不厌诈）成就战略奇袭的大师。] 魏王盛兵蒲坂，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度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罌渡军，袭安邑。魏王豹惊，引兵迎信，信遂虏豹，定魏为河东郡。汉王遣张耳与信俱，引兵东，北击赵、代。 [扫荡式大胜，在战略天才看来易如反掌！] 后九月，破代兵，禽（擒）夏说阏与。信之下魏破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

信与张耳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陘击赵。赵王、成安君陈余闻汉且袭之也，聚兵井陘口，号称二十万。 [如何以如此巨大的兵员数量劣势去赢得这场战役？仍然依靠欺骗和出敌不意，并且得益于敌方统帅的愚蠢。] 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曰： [敌方战略规划：主张一种很积极的费边战略的正确建议遭到拒绝。] “闻汉将韩信涉西河，虏魏王，禽夏

说，新喋血阙与，今乃辅以张耳，议欲下赵，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原

（愿）足下假（借）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原君留意臣之计。否，必为二子所禽矣。” [被一位“儒家道学先生”或战略白痴拒绝，他完全不懂被称为战争的生死斗争。] 成安君，儒者也，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曰：“吾闻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今韩信兵号数万，其实不过数千。能千里而袭我，亦已罢（疲）极。今如此避而不击，后有大者，何以加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不听广武君策，广武君策不用。

韩信使人间视，知其不用，还报，则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藁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汝）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飧，曰：“今日破赵会食！”诸将皆莫信，详（佯）应曰：“诺。” [天才信心满怀，而且，他甚至以其非常规的战略和战术让他的大多数部下感到惊奇。] 谓军吏曰：“赵已先据便地为壁，且彼未见吾大将旗鼓，未肯击前行，恐吾至阻险而还。”信乃使万人先行，出，背水陈（阵）。赵军望见而大笑。 [战略和战术两方面的出敌不意现在将完美至极！] 平旦，信建大将之旗鼓，鼓行出井陉口，赵开壁击之，大战良久。于是信、张耳详（佯）弃鼓旗，走水上军。 [出敌不意的谋略一个接一个、出招连连。] 水上军开入之，复疾战。赵果空壁争汉鼓旗，逐韩信、张耳。韩信、张耳已入水上军，军皆殊死战，不可败。 [背水阵：如同马基雅维里所信，最大的必需造就最大的武德。] 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汉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于是汉兵夹击，大破虏赵军，斩成安君水上，禽赵王歇。 [再

度全胜速胜！出乎任何人的预料，除了伟大的战略家本人及其协帅（张耳）。]

信乃令军中毋杀广武君，有能生得者购千金。于是有缚广武君而致戏下者，信乃解其缚，东乡（向）对，西乡（向）对，师事之。[他全无军事野蛮，几乎是一位“天生的（骑在马背上的）绅士”，虽然他出身微贱。]

诸将效首虏，毕贺，因问信曰：“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陈（阵），曰破赵会食，臣等不服。然竟以胜，此何术也？”信曰：“此在兵法，顾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马基雅维里的必需！比马基雅维里早1700年。]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英勇是大众的一种情势性素质。]诸将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在此例和其他许多事例中，战略所以得胜，恰恰因为它不符常规！]

[他还善于政治战法：]于是信问广武君曰：[他确实是个马背上的绅士，而且是个善于学习的人：]“仆欲北攻燕，东伐齐，何若而有功？”广武君辞谢曰：“臣闻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可以图存。今臣败亡之虏，何足以权大事乎！”信曰：“仆闻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与不用，听与不听也。诚令成安君听足下计，若信者亦已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问曰：“仆委心归计，原（愿）足下勿辞。”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顾恐臣计未必足用，原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战百胜之计，一旦而失之，军败下，身死上。今将军涉西河，虏魏王，禽夏说阼与，一举而下井陉，不终朝破赵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衣甘食，倾耳以待命者。若此，将军之所长也。然而众劳卒罢，其实难用。今将军欲举倦弊之兵，顿之燕坚城之

下，欲战恐久力不能拔，情见势屈，旷日粮竭，而弱燕不服，齐必距境以自强也。

克劳塞维茨所云胜利努力的顶点或极限必将到来，战略形势是能动的，要求战略的改变和调适。

燕齐相持而不下，则刘项之权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将军所短也。臣愚，窃以为亦过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 [战略不对称准则，或曰间接路线。] 韩信曰：“然则何由？”广武君对曰：“方今为将军计，莫如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兵，北首燕路，而后遣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已从，使言者东告齐，齐必从风而服，虽有智者，亦不知为齐计矣。如是，则天下事皆可图也。 [政治强制加上宣扬实力，在政治上而非军事上克服正在丧失士气的敌人。] 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此之谓也。” [政治战法：在削弱或摧垮敌人的物质力量（如果还需如此的话）以前，削弱或瓦解敌人的士气。] 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乃立张耳为赵王。

白起：中国的“战略屠夫”

一类中国战争方式在此得到了浓重的凸显。这类战争方式差不多与孙子或《孙子兵法》式的完全相反，但与拿破仑实施的和克劳塞维茨以其理论在本质上肯定或提倡的大为相似，甚而显著过之。大规模集中，大规模运动，大规模奇袭，还有（最重要）旨在彻底歼灭的、巨型战车压倒性毁击似的大进攻。无情摧毁和巨量屠戮——构成白起的战法特征。这位“战神”在一个大战恶战频仍不已的时代担任指挥将领长达近四十年，但从未输掉过一场战斗；就此而言，他是中国的大西庇阿（前236—前183/184年）——罗马共和国作为一个巨型帝国的决定性的军事缔造者，或者说他和大西庇阿是世界史上最伟大的将领。

白起者，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是岁，穰侯 [他的发现者和助佑人。] 相秦……

其明年，白起为左更，攻韩、魏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空前规模的战役大屠戮。确实，在他之下一一用威廉·谢尔曼将军的头号名言来说——“战争是地狱”。〕又虏其将公孙喜，拔五城。起迁为国尉。涉河取韩安邑以东，到干河。明年，白起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与客卿错（司马错）攻垣城，拔之。后五年，白起攻赵，拔光狼城。后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楚都），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走徙陈。〔对那个时代的二号强国施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做得轻而易举，势如破竹！〕秦以郢为南郡。白起迁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华阳，走芒卯，而虏三晋将，斩首十三万。与赵将贾偃战，沈（沉）其卒二万人于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阳太行道，绝之。

四十五年，伐韩之野王。野王降秦，上党道绝。其守冯亭与民谋曰：“郑道已绝，韩必不可得为民。秦兵日进，韩不能应，不如以上党归赵。赵若受我，秦怒，必攻赵。赵被兵，必亲韩。韩赵为一，则可以当秦。”〔孤注一掷的生存之道，将致命危险转嫁给邻国。〕因使人报赵。赵孝成王与平阳君、平原君计之。平阳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祸大于所得。”〔这位后来被忘记了的大贵族保持头脑清醒。可是，他的那位雅名永驻史册的同侪却在轻浮不虑之中开启国祸大端。〕平原君曰：“无故得一郡，受之便。”赵受之，因封冯亭为华阳君。……

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长王。攻韩，取上党。上党民走赵。赵军长平，以按据上党民。四月，因攻赵。赵使廉颇将。赵军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斩赵裨将茄。六月，陷赵军，取二鄣四尉。七月，赵军筑垒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垒，取二尉，败其阵，夺西垒壁。廉颇坚壁以待秦，秦数挑战，赵兵不出。〔这位老卫士廉颇有正确的战略，犹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的费边，然而如下所述，要坚持这战略有重大的政治困难。〕赵王数以为让（责难）。而秦相应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赵为反间，

[作为战略的贿赂和反间，让军事上不可战胜的老卫士，轻而易举地在政治上受了伤害。] 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赵王既怒廉颇军多失利，军数败，又反坚壁不敢战，而又闻秦反间之言，因使赵括代廉颇将以击秦。[久经沙场、御敌有方的老卫士被一名缺乏经验却自信不已的娃娃型教条主义者取代，战略因而完蛋。] 秦闻马服子将，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战略上最大的出敌不意。] 而王为尉裨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将者斩。赵括至，则出兵击秦军。[战略立即改变，变得最糟。] 秦军佯（佯）败而走，张二奇兵以劫之。赵军逐胜，追造秦壁。壁坚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后，又一军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粮道绝。[白起是个无比残酷的屠夫，也是个无比杰出的军事天才。] 秦出轻兵击之。赵战不利，因筑壁坚守，[被迫返回工事防御这先前的战略，然而在补给已绝的形势中，已然无望。] 以待救至。秦王闻赵食道绝，王自之（至）河内，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遮绝赵救及粮食。[现已65岁、6年后便将去世的秦国君主不顾老迈而亲赴前线，动员人民以便决战。他深知这场战役有决定性意义，深知它已进至最终的决定性关头。]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坑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在成就了他的除大破楚国外最大的军事成就之后不久，遂黯然失色和暴亡，带有某种特殊的英雄主义。] 四十八年十月，秦复定上党郡。秦分军为二：王攻皮牢，拔之；司马梗定太原。韩、赵恐，使苏代 [这位舌辩如簧的说服者再次登场，几乎成了韩赵两国所剩的最后“武器”。] 厚币说秦相应侯曰：“武安君禽（擒）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围邯郸乎？”曰：“然。”“赵亡则秦

王王矣，武安君为三公。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余城，南定鄢、郢、汉中，北禽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今赵亡，秦王王，则武安君必为三公，君能为之下乎？虽无欲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尝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为赵，天下不乐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亡几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 [反间，“分而治之”，伴随贿赂去动员起个人忌妒心和猜疑，以便成功解决那不可战胜的战神。] 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劳，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听之，割韩垣雍、赵六城以和。正月，皆罢兵。武安君闻之，由是与应侯有隙。

其九月，秦复发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赵邯郸。是时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郸，少利，秦益发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将。武安君言曰：“邯郸实未易攻也。且诸侯救日至，彼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 [秦国长平之战胜利的巨大代价。] 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应侯请之，武安君终辞不肯行，遂称病。 [他确实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他在政治和战略上富有灼见，但心怀怨恨使他开始失去自己的忠诚。]

秦王使王代陵将，八九月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将兵数十万攻秦军，秦军多死亡。 [白起得到了证明，既在他的政治智慧上，也在他的军事不可或缺性上。] 武安君言曰：“秦不听臣计，今如何矣！” [怨恨现在溢于言表。] 秦王闻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 [他以此报复，尽管有显而易见的个人致命危险！] 于是免武安君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 [君主现在痛恨他的永胜将军和卓著功臣，因为后者已拒绝为他效力。] 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

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这位头号军事屠夫现在有了一些对上天的敬畏，事已过迟。]遂自杀。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秦国民众对这位后遭冷遇而蔑视君命的战无不胜的将领甚为同情，对他们来说，他不是个道德上大为可疑的屠夫。]

王翦：后期秦王国因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性质产生的另一位辉煌的指挥将领。与他的儿子一起，他是经大扫荡战役摧毁诸国的灭国者（如司马迁概说的那样“王翦为秦将，夷六国”）；然而与此同时，他还有战略审慎和执拗的诚实为特征。他是个在政治行为、个人性情，甚或也在军事方面比白起远为“机灵精明”的人。

王翦者，频阳东乡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将攻赵阨与，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将攻赵。岁余，遂拔赵，赵王降，尽定赵地为郡。明年，燕使荆轲为贼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辽东，翦遂定燕蓟而还。秦使翦子王贲击荆，荆兵败。还击魏，魏王降，遂定魏地。

[摧毁巨型强国楚国的战役：对建立统一的中华帝国来说又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那在一次重大挫折后，被业已年迈但重新统军的王翦赢得。]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于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于频阳。[在廉颇对赵括之后，经验丰富、用兵审慎的老卫士对年少壮勇、过分自信的新进者的故事再度出现。]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

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于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这位暴烈的皇帝当时远不像后来那么极端傲慢。]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老卫士诚实执拗，即使在这位特别暴烈的皇帝面前。]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爱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他处在一位暴烈和好猜疑的皇帝之下，政治上非常小心。通过装作是一名市侩俗子去显示自己的谦卑或没有政治野心。

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他既是“直接路线”的大师，又是“间接路线”的能手。]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翦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大破荆军。至蕲南，杀其将军项燕，荆兵遂败走。秦因乘胜略定荆地城邑。岁余，虏荆王负刍，竟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

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王氏、蒙氏功为多，名施于后世。

.....

太史公曰：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

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身。〔这关于“短”的评论太苛刻了，完全忽视暴秦与其暴君的性质！〕……彼各有所短也。

卫青、霍去病：军事天才与裙带关系

卫青、霍去病，他们无疑跻身于最伟大的中国英雄和中国军事天才行列，其特征尤其在于高度成功的决战决胜式的骑兵大军远征，打击几乎天然就是马背武士的游牧族军队。在以白起为极致的彻底歼灭之外，这决战决胜的大规模远征构成了与孙子式传统不同的另一类中国战略传统的一大内涵。不仅如此，卫青还具有作为部队统帅的伟大武德和作为个人的动人品格。

〔卫青，两位伟大的战役统帅中间更伟大的一位，出身实属微贱。〕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媼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这是关键，未来的伟大将领由此才能有机会从他卑微的社会地位往高腾飞。〕故冒姓为卫氏。字仲卿。长子更字长君。长君母号为卫媼。媼长女卫孺，次女少儿，次女卫子夫。后子夫男弟步、广皆冒卫氏。

〔他少时劳苦多辱，是个被歧视的私生子和事实上的双重家奴。〕青为侯家人，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青尝从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钳徒相青曰：“贵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他当时全无抱负，除了希望成为一名被善待的奴隶。〕

〔他开始腾飞——因姐姐得天子宠幸，在强烈妒嫉的头号贵族要他性命而未遂之后。〕青壮，为侯家骑（贵族家奴），从平阳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堂邑大长公主女也，无子，妒。大长公主闻卫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时给事建章，未知名。大长公主执囚青，欲杀之。其友骑郎公孙敖与壮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闻，乃召青为建章监，侍中，及同母昆弟贵，赏赐数日间累

千金。孺（卫子夫大姐）为太仆公孙贺妻。少儿（卫子夫二姐）故与陈掌通，上召贵掌。公孙敖由此益贵。子夫为夫人。青为大中大夫。〔他成了围绕卫子夫和亲近皇帝的一个“宫廷宠幸”集团的成员。〕

〔他在对匈奴的战役中开始了自己作为一位部队将领的生涯，他指挥的重大历史性战役——漠南之战（前127—前123年）。〕元光五年，青为车骑将军，击匈奴，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军各万骑。青至茏城，斩首虏数百。骑将军敖亡七千骑；卫尉李广为虏所得，得脱归；皆当斩，赎为庶人。贺亦无功。〔这场战役是“战争霸王”武帝的“试验性”进攻。汉帝国采取主动，未予预警，也未获成功。在四位被委派了击敌使命的将军中间，只有卫青得胜。〕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他的首次辉煌的远征胜利。〕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掠）渔阳二千余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漠南之战第一阶段：〕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天子曰：“匈奴……造谋藉兵，数为边害，故兴师遣将，以征厥罪。……今车骑将军青度（渡）西河至高阙，获首虏二千三百级，车辐畜产毕收为卤，已封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溪旧塞，绝梓领，梁北河，讨蒲泥，破符离，斩轻锐之卒，捕伏听者三千七十一级，执讯获丑，驱马牛羊百有余万，全甲兵而还，益封青三千户。”〔这个皇帝文告概述了他几乎一开始就在野战行军、伏击、侦讯和果断歼灭等方面的杰出才能。〕其明年，匈奴入杀代郡太守友，入略（掠）雁门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杀略（掠）汉数千人。

〔第二阶段：〕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

大行李息、岸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匈奴右贤王当卫青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醉。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万五千余人，畜数千百万，于是引兵而还。〔战略突袭和纵深进攻，他靠此赢得了一场辉煌大胜。〕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归。〔他现在被武帝宣告为帝国军队最高将领，取得了最高军事职位。〕天子曰：“大将军青躬率戎士，师大捷，获匈奴王十有余人，益封青六千户。”而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青固谢曰：“臣幸得待罪行间，赖陛下神灵，军大捷，皆诸校尉力战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劳，上幸列地封为三侯，非臣待罪行间所以劝士力战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他富有特征地审慎谦恭，这是他的最佳品格之一。他的最初腾达归因于裙带关系，享有皇帝的青睐宠幸，但他不是势利小人，也没有变得傲慢。他内心牢记自己的卑微出身和其他局限性。〕

〔第三阶段：〕其明年春，大将军青出定襄，合骑侯敖为中将军，太仆贺为左将军，翕侯赵信为前将军，卫尉苏建为右将军，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右内史李沮为（强）弩将军，咸属大将军，斩首数千级而还。月余，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万余人。右将军建、前将军信并军三千余骑，独逢单于兵，与战一日余，汉兵且尽。〔大胜利，所受损失仍相对甚小。〕前将军故胡人，降为翕侯，见急，匈奴诱之，遂将其余骑可八百，降单于。右将军苏建尽亡其军，独以身得亡去，自归大将军。大将军问其罪正闾、长史安、议郎周霸等：“建当云何？”霸曰：“自大将军出，未尝斩裨将。今建弃军，可斩以明将军之威。”闾、安曰：“不然。兵法‘小敌之坚，大敌之禽（擒）也’。今建以数千当单于数万，力战一日余，士尽，不敢有二心，自归。自归而斩之，是示后无反意也。不当斩。”大将军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

间，不患无威，而霸说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不亦可乎？” [他在政治上审慎透顶！] 军吏皆曰“善”。……^[1]

[霍去病（前140—前117年）：在打击匈奴的骑兵大军远征中急速崛起的一颗将星。]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 [内朝官之一，常由博学高德之士担任，切问近对，是皇帝的顾问。然而，他仅18岁，而且并非“博学高德之士”。“大将军姊子”和“幸”乃是关键，虽然“幸”在此不无含糊暧昧之意。] 善骑射，再从大将军，受诏与壮士，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 [他首次重要的战场表现（很可能在漠南之战中）以其远程骑战之骁勇迅捷而杰出非凡，极引人注目。] 于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再冠军，以千六百户封去病为冠军侯。……”

[霍去病20岁时首次统率部队打的历史性重大战役——河西之战，在远程打击中两度摧垮或歼灭匈奴大军，表现了作为最高指挥的辉煌将才；他是农耕民族的马背战神。] 冠军侯去病既侯三岁，元狩二年春，以冠军侯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天子曰：“骠骑将军率戎士逾乌，讨濮，涉狐奴，历五王国，辘重人众恹恹者弗取，冀获单于子。 [旨在击破敌方（克劳塞维茨所言）“重力中心”的战略集中。] 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合短兵，杀折兰王，斩卢胡王，诛全甲（全部披甲的士兵），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余级，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户。”

其夏，骠骑将军与合骑侯敖俱出北地，异道……而骠骑将军出北地，已遂深入，与合骑侯失道，不相得，骠骑将军逾居延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天子曰：“骠骑将军逾居延，遂过小月氏，攻祁连山，得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

于阗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师大率减什三，〔成本效益依然巨大。〕益封去病五千户。……”合骑侯敖坐行留不与骠骑会，当斩，赎为庶人。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骠骑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他的非凡骁勇、组织最佳突击部队的杰出才能和对纵深进攻的强烈偏好。〕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也。然而诸宿将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骠骑日以亲贵，比大将军。

〔他成了武帝最宠幸的男人。〕

〔他的摧毁性打击在匈奴内部引发了那么严重的紧张，以至于导致了内乱、叛变和一位匈奴亲王的投降，连同匈奴帝国的进一步削弱。〕其秋，单于怒浑邪王居西方数为汉所破，亡数万人，以骠骑之兵也。单于怒，欲召诛浑邪王。浑邪王与休屠王等谋欲降汉，使人先要边。是时大行李息将城河上，得浑邪王使，即驰传以闻。天子闻之，于是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骠骑将军将兵往迎之。骠骑既渡河，与浑邪王众相望。浑邪王裨将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他促使实现这一投降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操作。〕骠骑乃驰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独遣浑邪王乘传先诣行在所，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既至长安，天子所以赏赐者数十巨万。封浑邪王万户，为漯阴侯。……于是天子嘉骠骑之功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攻匈奴西域王浑邪，王及厥众萌咸相，率以军粮接食，并将控弦万有余人，诛，获首虏八千余级，降异国之王三十二人，战士不离伤，十万之众咸怀集服，仍与之劳，爰及河塞，庶几无患，幸既永绥矣。以千七百余户益封骠骑将军。”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宽天下之繇（徭）。〔他的河西之战彻底胜利，在军事上如此，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亦如此。〕

居顷之，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

〔霍去病、卫青和他们的决定性的漠北之战——中华帝国由此最终彻底赢得从蒙恬远征以来的“汉匈百年战争”。〕其明年，天子与诸将议曰：“翁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漠）轻留，今大

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 [“战争霸王”武帝的最高战略决定：发动旨在摧垮匈奴帝国中心的超远程超大规模进击。] 是岁元狩四年也。

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 [用于此战的两支帝国大军：巨大的骑兵主力部队，随之以巨大的战斗辅助和后勤补给部队。霍去病麾下的那支大军是“重力中心”：兵力更强，以履行更大的使命，虽然如下所述这更大的使命被误置了。] 骠骑始为出定襄，当单于。捕虏言单于东，乃更令骠骑出代郡，令大将军出定襄。郎中令为前将军，太仆为左将军，主爵赵食其为右将军，平阳侯襄为后将军，皆属大将军。兵即度幕（漠），人马凡五万骑，与骠骑等咸击匈奴单于。赵信为单于谋曰：“汉兵既度幕，人马罢（疲），匈奴可坐收虏耳。”乃悉远北其辎重，皆以精兵待幕北。 [卫青麾下远征行军途中与敌方“重力中心”的意外遭遇战。激烈混战，最后得胜，但就战役的理想目的而言没有决定意义；然而无论如何，匈奴单于未能实现基本的战略计划，并且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而适值大将军军出塞千余里，见单于 [与汉廷的预期相反，“当单于者”乃卫青。这令人想起老毛奇就战略计划说过的夸大但很有道理的话（即需有战略计划，但战争一旦开始，战略计划便成废纸）。] 兵陈而待，于是大将军令武刚车自环为营，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匈奴亦纵可万骑。会日且入，大风起，沙砾击面，两军不相见，汉益纵左右翼绕单于。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薄莫（暮），单于遂乘六骡，壮骑可数百，直冒汉围西北驰去。时已昏，汉匈奴相纷，杀伤大当。汉军左校捕虏言单于未（暮）昏而去，汉军因发轻骑夜追之，大将军军因随其后。匈奴兵亦散走。迟明，行二百余里，不得单于，颇捕斩首虏万余级，遂至颜山赵信城，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后击单于。大将军引还过幕（漠）南，乃得前将军、右将军。大将军欲使使归报，令长史簿责前将军广，广自杀。右将军（赵食其）至，

下吏，赎为庶人。大将军军入塞，凡斩捕首虏万九千级。……

[霍去病历经数战和超纵深进击取得的甚至更大得多的成就，尽管未像计划的那样擒得匈奴单于。] 骠骑将军亦将五万骑，车重与大将军军等，而无裨将。悉以李敢等为大校，当裨将，出代、右北平千余里，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大将军。军既还，天子曰：“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zī, 资材），绝大幕（漠），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如此巨大的人力损折超出匈奴帝国所能承受！] 师率减什三，[成本效益巨大，特别就一个农耕中国在一场对游牧族大军的大战役中的伤亡对比来说更是如此。] 取食于敌，行殊远而粮不绝，[他就地征取给养。如同远程运动战的另一位天才拿破仑所说：“懂得……如何从你占领的国土汲取所有各种补给构成战争艺术的颇大一一部分。”] 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而大将军不得益封，军吏卒皆无封侯者。[武帝与卫青：君主现在已经刻意薄待这位资历较深、职位略高、谨慎谦恭的将帅。]

[漠北之战以后的卫青VS霍去病：前者衰落，后者如日中天。] 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三万匹。[漠北之战的巨大代价——要决战决胜和击破匈奴帝国就不能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君主的不合情理的个人偏爱现在已经非常显著，并且产生了迅捷和广泛的影响。]

骠骑将军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任。[霍去病的个人品性确实帮了他，他不是一位轻浮的英雄。] 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精义大言！他懂得后来由克劳塞维茨和老毛奇之类深刻的人强调的战略核心真理。] 天子为治第，令骠骑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由此上益重爱之。然少而侍

中，贵，不省士。〔然而，他是个很年轻的、身为大贵族的近幸廷臣，完全不懂社会地位卑贱者，也不关心底层士兵。他在社会意义上轻浮。〕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ji, 赠送）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与更伟大的卫青极为不同，后者起初是个被歧视的私生子、牧羊人和奴隶。〕以和柔自媚于上，〔其审慎谦恭。〕然天下未有称也。……

大将军以其得尚（娶）平阳长公主。〔卫青，先前的奴隶，竟然娶了他起初的主子！正是这位主子从利己的长谋远虑出发，将他的姐姐推入君主的宠幸怀抱，从而也将他推向了他的历史性机会。〕……

〔他们的军事成就概述：〕左方两大将军及诸裨将名：

最大将军青，凡七出击匈奴，斩捕首虏五万余级。一与单于战，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

最骠骑将军去病，凡六出击匈奴，其四出以将军，斩捕首虏十一万余级。及浑邪王以众降数万，遂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

太史公曰：苏建（漠南之战卫青下属将领之一，所率部队全数丧尽，卫青不斩而具告天子）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原（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大将军谢曰：‘自魏其、武安（窦婴、田）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卫青的政治谨慎再度彰显。〕骠骑亦放此意，〔一项晚近的历史教训变成了当时的一项政治文化或政治习俗。〕其为将如此。

“大战略式” 军事操作及战略说服的楷模

赵充国，他的军事生涯非常成功，一直到他70多岁为止。他在军事、政治和个人品性方面尤其杰出伟大，他几乎是中国历来所曾产生的最好军人之一。他的特殊力量尤其在于——在其他伟大素质中间——详细和非常具体的战略论辩。他提供了战略说服的一个楷模。

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上人也，后徙金城令居。始为骑士，以六郡良

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将帅之节，而学兵法，通知四夷事。〔作为中国西北边陲地区的一位华夏有才之士，他长于有关战略和蛮夷“民族学”的知识，并且有他的“战略”个性。〕

武帝时，以假司马（汉制，大将军营五部，每部有军司马一人。假司马即军假司马，为军司马之副）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大为虏所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者多，充国乃与壮士百余人溃围陷陈（阵），贰师引兵随之，遂得解。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奏状，诏征充国诣行在所。武帝亲见视其创，嗟叹之，拜为中郎，迁连骑将军长史（车骑将军属下长史）。

昭帝时，武都氏人反，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之，迁中郎将，将屯上谷，还为水衡都尉。击匈奴，获西祁王，擢为后将军，兼水衡如故。

与大将军霍光定册尊立宣帝，封营平侯。〔被升至如此高的地位，差不多是国家权力核心的一个成员。〕本始中，为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虏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匈奴大发十余万骑，南旁塞，至符奚庐山，欲入为寇。亡者题除渠堂（题除渠堂：匈奴人，逃亡而投降于汉）降汉言之，遣充国将四万骑屯缘边九郡。单于闻之，引去。〔成功的威慑，依靠这位名声卓著的征服者和守疆者。〕

古稀之年再胜西陲之战（上）

70余岁高龄时，在汉廷就愈益带有威胁性的边疆形势敲响警钟并提出建议，然后作为部队统帅奔赴边疆，以指挥战役。

是时，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姓义渠，名安国）使行诸羌，先零（lián，羌的一种）豪（首领）言愿时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处畜牧（汉朝在北地设武威郡，以隔绝羌与匈奴的联系，并保障汉与西域的交通。先零豪愿至此地，是企图与匈奴交通并控制河西走廊）。安国以闻。充国劾安国奉使不敬。是后，羌人旁缘（依据）前言，抵冒（冒犯）渡湟水，郡县不能禁。〔一种威胁性的战略形势，那是他曾试图阻止但未果的。然后，它变得危险得多，因为西部诸羌已联合起来，并且

很可能实现与匈奴的同盟。] 元康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盟誓）。上（宣帝）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往三十余岁，西羌反时，亦先解仇合约攻令居，与汉相距（拒），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指征和三年李广利征匈奴曾命羌人服役）。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 [他在皇帝面前敲响的战略警钟，基于他关于边疆少数民族的透彻的战略知识。] 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 [事情恰如他预言和警告的那般危险！他再度建言。] 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jiān），（皆羌之别种）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预）为备，敕视（告示）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 [汉帝国先发制人的武力镇压，以一种仓促和过度的方式发动。] 于是两府（丞相、御史大夫二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当作“怨怒” [王念孙说]），亡所信乡（向），遂劫略小种，背畔（叛）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羌，至浩（gāo mén），为虏所击，死亡车重（辎重）兵器甚众。 [潜在威胁因而升级为一场对帝国来说真正的边疆危机。] 安国引还，至令居，以闻。是岁，神爵元年春也。

[他以70余岁高龄作为部队统帅奔赴边疆，伴有其十足的武德、战略意识和伟大君主宣帝的信任。] 时，充国年七十余，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问谁可将者，充国对曰：“亡（无）逾于老臣者矣。” 上遣问焉，曰：“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 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

兵难逾度（遥计），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驰至金城观察形势，再谋献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叛），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上笑曰：“诺。”

古稀之年再胜西陲之战（下）

[70余岁高龄时，在他赢得了一场艰难的战略辩论之后，最终赢得了西陲战役的胜利。] 充国至金城，须（待也）兵满万骑，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即夜遣三校（三支部队）衔枚（枚状如箸，横衔口中，以禁喧哗）先渡，渡辄营陈（阵），会明，毕，遂以次尽渡。[战略性进军和部署，非常战略性地、并且大有策略地操作，为求歼灭敌人做了精心的准备。] 虏数十百骑来，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驰逐。此皆骁骑难制，又恐其为诱兵也。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如此克劳塞维茨式！或曰承继卫青、霍去病传统。] 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峡中，亡（无）虏。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诸校司马，谓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使虏发数千人守杜四望峡中，兵岂得入哉！”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后战。[承继司马穰苴和孙子传统。] 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飧军士，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数责曰：“语汝亡（无）反，今天子遣赵将军来，年八九十矣，善为兵。今请欲一斗而死，可得邪！”

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将期门飞、羽林孤儿、胡越骑（期门飞、羽林孤儿：皆皇帝的护卫。胡越骑：将胡人、越人编成的骑兵）为支兵（支队），至令居，虏并出绝（截断）转道（运粮路线），以闻。有诏将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搜捕）山间虏，通转道津渡。

都尉初，（罕）、豪靡当儿使弟雕库来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种人颇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库为质。充国以为亡（无）罪，乃遣归告种豪：[战略性地操作为了军事目的的政治行动。] “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斩大豪有罪者一人，赐钱四十万，中豪十五万，下豪二万，大男

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钱，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充国计欲以威信招降、及劫略者，解散虏谋，[这是他的总战略的一大关键成分，得到他自始至终的坚持。] 徼极（徼 [jiào]：侦察；极：指倦极）乃击之。

[汉廷战略辩论，他旨在区别式歼灭的论辩输了。] 时，上已发三辅、太常徒弛刑（太常徒：西汉有陵寝各县之官吏，皆由太常任免，诸陵寝中有徒及弛刑，故总称为“太常徒”。弛刑：解除刑具之徒 [罪人]），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与武威、张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万人矣。[君主对边疆和内地的军力大动员，而关于应该如何使用它展开了一场战略辩论。] 酒泉太守辛武贤奏言：“郡兵皆屯备南山，北边空虚，势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进兵，此虏在竟（境）外之册（策）。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jī，携带）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在鲜水（青海）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倘若）分出，虽不能尽诛，（但）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频）出，虏必震坏。”[由一位边疆行政官提倡的保守战略：以中小规模兵力反复骚扰和破坏，不搞歼灭。]

天子下其书充国，令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议。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他的反驳性论辩——一种以精细的战略估算为特征的战略：主张歼灭敌方“重力中心”，辅之以他分裂敌方的政治行动，同时考虑到防止匈奴干涉的必要。] “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迂回）远千里。以一马自佗（驮）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勤劳而至，虏必商（计算）军进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随而深入，虏即据前险，守后厄，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为夷狄笑，千载不可复（报复）。而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近也）空言，非至计也。又武威县、张掖日

勒（日勒：县名，属张掖郡，在今甘肃永昌西北）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拦截）杜（堵塞）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先零首为畔（叛）逆，它种（即协从部落）劫略。故臣愚册（策），欲捐、暗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宜悔过反（返）善，因赦其罪，选择良吏知其俗者抚循和辑，此全师保胜安边之册（策）。”天子下其书。公卿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而负之助，不先破、，则先零未可图也。

上乃拜侍中乐成侯许延寿（宣帝许皇后的叔父）为强弩将军，即拜酒泉太守武贤为破羌将军，赐玺书嘉纳其册（策）。[他的论辩不仅未能赢得汉廷辩论，更遭到了宣帝的申斥。]以书敕让（责难）充国曰：

皇帝问后将军，甚苦暴露。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边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粟一石价值百余钱），刍稿束数十（刍[干草]稿[禾秆]一束价值数十钱）。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牲畜、粮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皴瘃（皴[jūn]：手足的皮肤冻裂；瘃[zhú]：冻疮），宁有利哉？将军不念中国之费，欲以岁数而胜微（言历数年而仅获小胜），将军谁不乐此者！[接着就是宣帝遵循保守战略的军事敕令。]

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月氏兵四千人，亡（无）虑（大约）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勾廉（河岸曲折之处，即河湾）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分散其心意，离其党与，虽不能殄灭，当有瓦解者。……

充国既得让，以为将任兵在外，便宜有守（意谓只要便宜就当坚持己见），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他不是一个轻易屈从君主命令和朝廷主流舆论的人，在遭到申斥后他再度论辩。]曰：

臣……（先前）择羌人可使使，谕告以大军当至，汉不诛，以解其谋。……臣独私美陛下盛德至计亡（无）已，故遣豪雕库宣天子至德，、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将骑四千及煎巩骑五千，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击，释有罪，诛亡（无）辜，起一难（树立一敌），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

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对弱敌则攻，对强敌则守），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善战者能使敌人为我所用，而我不被敌人所用）。今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虏欲为背畔（叛），故与、解仇结约，[缘于不顾他的意见而被采纳的错误战略。]然其私心不能亡（无）恐汉兵至而、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羌的一种）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浸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他非常有预见性地分析出，错误的战略很可能导致进一步的恶果。]

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为显列。臣位至上卿，爵为列侯，犬马之齿七十六，为明诏填沟壑，死骨不朽，亡（无）所顾念。独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唯陛下裁察。

[他有理有据地坚持了自己的战略主张，最终赢得了这艰难的辩论！战略由此转换。]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懈）弛，望见大军，弃车重（辎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皆

曰：“善。”[他是个追求歼灭但审慎和深思熟虑的司令官。]虜赴水溺死者数百，降及斩首五百余人，卤（掳）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兵至地，令军毋燔聚落（烧毁聚落）刍（chú，割草）牧田中（在田中割草放牧）。[再次表明，他是一位很有政治意识和政治头脑的武士。]羌闻之，喜曰：“汉果不击我矣！”豪靡忘使人来言：“愿得还复故地。”充国以闻，未报。靡忘来自归，充国赐饮食，遣还谕种人。护军以下皆争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国曰：“诸君但欲便文自营（意谓只想符合法统，自图安全），非为公家忠计也。”语未卒，玺书报，令靡忘以赎论（以立功赎罪论处）。后竟不烦兵而下。

军事胜利之后的战略：他的重大主张，旨在加强边疆防务，削弱剩余敌人，并且通过文帝和武帝开启的“生产性驻防”（屯田）减低防御成本；有如先前，他有悖君主的初始意愿而提出这主张。

其秋，充国病，上赐书曰：“制诏后将军：闻苦脚胫（小腿酸痛）、寒泄（下痢），将军年老加疾，一朝之变（谓死）不可讳，朕甚忧之。今诏破羌将军诣屯所，为将军副，急因天时大利，吏士锐气，以十二月击先零羌。即（倘若）疾剧，留屯毋行，独遣破羌、强弩将军。”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虽是力求歼灭的部队统帅，但仍争取节省。在这个意义上，屯田是一种节省战略。]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昂）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指绣衣直指使者，汉武帝时始置，特派至各地执行天子旨意）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耿寿昌，当时任大司农中丞，曾在边郡创建“常平仓”），余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余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册通策；二策：一指行羌者问题，竟遣义渠安国，激起羌变；一指余谷问题，来谷

甚少，使得转输烦费），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意谓可忧者不独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

“臣闻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举得于外，则福生于内，不可不慎。〔他的重大政策建议总是非常具体细致，非常讲究可操作性，同时富有创见和想象力。〕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茭：干草。藁：禾秆）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变，相因并起，为明主忧，诚非素定庙胜之册（策）。且羌虏易以计破，难用兵碎也，故臣愚以为击之不便。

“计度（估计）临羌东至浩，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驿站）多坏败者。……愿罢骑兵，留弛刑（解除刑具之徒〔罪人〕）应募，及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者（自愿到边地从军立功的官民），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用谷月二万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盐三百八斛，分屯要害处。冰解漕（水运）下，缮乡亭，浚沟渠，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田事出（春天人出种田），赋人二十亩。至四月草生，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马什二（〔cuì〕：副也。什二：十分之二。谓每千骑给副马二百匹），就草，为田者游兵（保卫屯田的骑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积蓄，省大费。今（令）大司农所转谷至者，足支万人一岁食。谨上田处（田处簿）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许。”

之计上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宣帝的问题：所提议的“生产性驻防”与作为主要军事目的的“歼灭”或决胜之间是什么关系？他必须回答且也能够回答好。〕孰计其便，复奏。”充国上状曰：〔他能够按照眼前的形势和需要应用孙子兵法，恰如他能在其他情势下采纳克劳塞维茨式路径。〕

“臣闻帝王之兵，以全取胜，是以贵谋而贱战。‘战而百胜，非善之善者也，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先创造敌不可胜我的条件，然后我可胜敌）’，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叛）志，而明主般（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一整月；一整年）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及受言去者（接受赵充国劝导而还谕羌族人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为说服君主，他建议的屯田战略的多条好处被一一列出，并侧重于“自动歼灭”和征服代价的最小化。〕步兵九校，更士万人，留顿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使其贫而破之），以成羌虏相畔（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检阅）甲士卒，循河湟漕（水运）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谓御敌）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遭受）霜露疾疫瘝堕（瘝 [zhú] 堕：因严寒瘝冻而断指）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无）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无）惊动河南（指今兰州市以西黄河之南）大（jiān）、小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此句言桥成则行军安全方便，如从枕席上经过），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策），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

上复赐报曰：〔宣帝贤明伟大，很愿意一次又一次地倾听和考虑反对意见。但是，作为一位心怀忧虑和在军事上不耐烦的领导，他只能被一次又一次地说服。他和他的伟大的老将都在如此重要的国务上认真仔

细地思考详密。] “皇帝问后将军，言十二便，闻之。虏虽未伏诛，兵决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将要）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略人民，将何以止之？又大、小前言曰：‘我告汉军先零所在，兵不往击，久留，得亡（无）效（类似）五年时不分别人（不加区别对待）而并击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无）变生，与先零为一？将军孰计复奏。”充国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他依凭详细的信息、具体的分析和清晰的预言去进行说服：他的旨在克服君主忧虑的论辩关键在于，所余的敌人很弱，因而无可怀疑能够通过很低成本的屯田战略去实现“歼灭”或征服。]先零羌精兵今余下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畔（叛）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燧，烽火亭）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堑垒木樵（譙，qiáo，即譙楼，望台），校联不绝（言营垒相次），便兵弩，饬（chì，整備）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无）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擒）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谓妻子）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册（策）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猝）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但）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谓俱不能止小寇盗）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势，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不备，乌桓不可不忧。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澹（瞻）一隅，臣愚以为不便。……愚臣

伏计孰（熟）甚，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策），其言常是，臣任（担保）其计可必用也。”上于是报充国曰：“皇帝问后将军，上书言羌虏可胜之道，今听将军，将军计善。其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将军强食，慎兵事，自爱！”上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又用（因为）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宣帝本人由此结合了两类相反的战略。]诏两将军与中郎将（昂）出击。强弩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歼灭最终实现，既经过直接进攻，也经过他的“间接”消耗战略。]

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按实数计算）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自己口头保证）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

所善浩星赐（姓浩星，名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弩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穷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将军即见（言即见天子），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非愚臣所及。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老臣不以余命一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猝）死，谁当复言之者？”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酒泉太守官，充国复为后将军卫尉。

其秋，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

地理状况和地缘文化及其传统缔造效能至为重要，中国“尚武精神”有其显著的历史性边疆源所。

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时将军白起，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上宫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着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犹曰）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1] 卫青作为部队统帅在几个基本方面的伟大武德：《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前123年，伍被（淮南王刘安门下“高才者八人”或“八公”之一）对刘安说：“被所善者黄义，从大将军击匈奴，还，告被曰：‘大将军遇士大夫有礼，於士卒有恩，众皆乐为之用。骑上下山若蜚（飞），材绝人。’……及谒者曹梁使长安来，言大将军号令明，当敌勇敢，常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须士卒尽得水，乃敢饮。军罢，卒尽已度（渡）河，乃度（渡）。皇太后所赐金帛，尽以赐军吏。虽古名将弗过也。”

第四章 两类帝国形态——天子与诸侯、君主与贵族、中央与地方

“封建主义”是一部大历史。

司马迁记录了一次失败最快的侯王叛乱。

“家天下”是必需，也是弊端

“封建（或分封）主义”，或汉帝国的君主“大家族”：帝国基本体制之一，既是必需，又是政治上的裨益和弊端。确立和随后严格限制各同姓诸侯王国的权力：中央的两套政治行动，带有它们各自在彼此相反的方向上的负面效应。

[古代“封建主义”的一部“大历史”。] 昔周监（鉴）于二代（夏、商），三圣（文王、武王、周公）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诗》载其制曰：“介入惟，大师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见《诗经·大雅·极》。介人：甲士，指军队；：箠。大师：大众，指人民；垣：墙也。大邦：大国诸侯；屏：屏障。大宗：王室同宗；翰：借为干，栋梁之意。）所以亲亲贤贤，褒表功德，关诸盛衰，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

天子“大家族”的封建主义始端：一种核心性的安全安排。然而，它的效能是情势性的，由盛至衰至亡。

故盛则周、邵（召）相其治，致刑错（错通措；刑错：不用刑法）；衰则五伯（五伯：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扶其弱，与共守。自幽、平之后，日以陵夷，至乎厄岨（厄：狭窄；岨：倾侧不平）河洛之间，分为二周，有逃责（债）之台（周赧王负债，无能偿还，被债主迫急，乃逃于此台，后人因以名之），被窃（fū，铡刀，刑戮之具；窃：意谓有而不能用，寓失去统治能力）之言。然天下谓之共主，强大弗之敢倾。历载八百余年，数极德尽，既（暨，及也）于王赧，降为庶人，用天年终。号位已绝于天下……海内

无主，三十余年。

秦据势胜之地，骋狙诈（诈伪）之兵，蚕食山东，壹切（权宜）取胜。因矜其所习，自任私知（智），姍笑三代，荡灭古法，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秦帝国取消非常古老悠久的封建贵族体制：一项真正革命性的变革！因而，它很容易被任何有一定程度传统主义倾向的人怀疑或否定。〕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翼之卫。陈、吴奋其白挺（疑作“挺”，大棒），刘、项随而毙之。故曰，周过其历（应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岁，此谓过其历者也。”），秦不及期（百年），国势然也。

“制度复辟”与其本身的问题：汉帝国“分封主义”的起始、演化和动乱。

〔汉初的“封建主义”：过度“复辟”，然而有其重大的被证明了的裨益。〕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燕、代、齐、赵、梁、楚、荆、吴、淮南。长沙王吴芮为异姓，不计在内）。……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而国大者夸（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可谓矫枉过其正矣。〔“制度复辟”过度——对刘邦的地缘政治“封建主义”安排的一项关键评价。过度，虽然有它的以下被证明了的两大裨益。〕虽然，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无）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汉文帝）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

〔过度“复辟”的弊端狂长失控，特别是诸侯王叛乱——吴楚七国之乱。中央政权为限制和削减诸侯王国的权力所做的、从文帝经景帝到武帝的前后相继的成功努力：〕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乖离而独处）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贾生〔贾谊〕之议：“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分齐、赵，景帝

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偃）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景（帝）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规定仕于诸侯者，低于朝廷官员），设附益之法（附益之法：规定凡阿媚诸侯者，以重法治之），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在班固或其父亲多少有些过分地看来，这实际上是“非封建化”的致命弊端。]至于哀（帝）、平（帝）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亡（无）异。而本朝短世，国统三绝（成帝、哀帝、平帝皆早崩，又无继嗣），是故王莽知汉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无）所忌惮，生其奸心；因母后（元帝后王政君）之权，假伊（尹）、周（公）之称，颛（专）作威福庙堂之上，不降阶序（台阶的级序）而运天下。诈谋既成，遂据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顿额）稽首，奉上玺（fū, 系印的丝带），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

国家的革命性重造

（十年，消灭及其朋党和罢黜吕不韦之后）大梁人尉繚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繚亢礼，衣服饮食与繚同。繚曰：[以下是一幅君主图像，关于一位决绝果断、凶猛残暴、凌驾一切和马基雅维里式的君主。]“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

[被嬴政继续下去的秦王国的总体战，连同其巨大规模的屠戮，那

深嵌于一个史无前例的决绝、高效和凶残的战略文化和征服方式之中。]十三年，桓攻赵平阳，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

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

国家的革命性重造，基于一种关于分封制度的历史教训的根本认知，而帝国内的和平依赖权势和权威的高度中央集权化。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讎，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曰：……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以自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背）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宣言，关于一个“普遍帝国”的自觉史无前例的和平、繁荣和统一的宣言；非儒家版本的“天下”；秦帝国意识形态的

核心。]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革命性的思想方式，是情势性的和特殊主义的，以此为反传统的政治创新的理由和辩据。]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文化革命和一种彻底的极权主义，被暴烈地实施和保障。它是那么激进，那么无情，那么大胆。可以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年》在公元前3世纪即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真的发生过。]……

（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

（三十七年，始皇帝去世之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严格规制社会习俗和伦理，实施下述对人民“私生活”方式的极权主义，本质上类同于严格的儒家家庭规范。〕……有子而嫁，倍（背/悖）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人乐同则，嘉保太平。……

历史上失败最快的侯王叛乱

一场诸侯王叛乱的缔造者，那是汉代甚或整个中华帝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但失败得最快的侯王叛乱。准备叛乱的大战略：为建设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而大力开发自然资源；施行以此和以赢得民众支持为目的的财政政策；为增加战略性人力而吸引移民；最后，为纠集一个叛乱联盟而精心从事“外交努力”。

吴王濞者，〔高祖的侄子刘濞，父亲无能而被剥夺了封号，而他因为自己的军事成就而重新被授予诸侯王位。高祖虽授位与他，但伴有某种后悔和一项严厉警告。〕高帝兄刘仲之子也。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洛）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合阳侯。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东并荆地，劫其国兵，西度淮，击楚，高帝自将往诛之。刘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气力，以骑将从破布军蕲西，会，布走。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汝）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

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汝）邪？[正确地做出的一个长期性战略猜测，依据对文化和经济的评估或经验性感觉。]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漚顿首曰：“不敢。”

[难以预计的偶然性加剧了被粗略地预感到的结构性趋向，第一次危机因此消解。]

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漚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强劲的商业经济基础，大有助于这位侯王的财富，并且因此（必然地）滋长他的权势和野心。]

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饮博。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皇储与王储之间的偶然私斗将大大加剧帝国中央与外缘王国之间潜在的“公共”紧张。]是遣其丧归葬。至吴，吴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为！”复遣丧之（至）长安葬。[这位侯王有理怨恨，在他的王储无正当理由暴死在皇储之手以后。]吴王由此稍失臣之礼，称病不朝。[最初的显著不服从，仅用了一点薄薄的掩盖。]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意欲叛乱，因为野心、怨恨和现在勃发的恐惧。]及后使人入秋请，上复责问吴使者，使者对曰：“王实不病，汉系治使者数辈，以故遂称病。且夫‘察见渊中鱼，不祥’。今王始诈病，及觉，见责急，愈益闭，恐上诛之，计乃无聊。唯上弃之而与更始。”于是天子乃赦吴使者归之，而赐吴王几杖，老，不朝。[中央方面举止的“战略性”改变有效地消减了紧张，（暂时）防止了意欲的叛乱。]吴得释其罪，谋亦益解。[然而，野心和怨恨仍在。实行了几十年的旨在其政治目的——即（为尚属含糊的未来）赢得民心——财政政策。]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受钱代人服役。付钱找人代为服役称作“过更”），辄与平贾（价）。（践更者并非直接从过更者得钱，而是过更者出钱交给政府，由官府统一支给践更者。吴王漚为赢得人心，

总是按市场劳力平价支付此钱，即“辄予平价”。当时更卒直接从过更者拿到的钱一定低于平价，就此而言吴王濞支付的就是优惠价。）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

[危机再度出现，很大程度上缘于晁错强烈推进中央集权化。] 晁错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数上书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中央与外缘之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威对比很不利于前者。]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郄，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绥靖导致野心增进，虽然绥靖在当时可能是为避免叛乱所必需的。] 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的战略主张：叛乱变得不可避免，必须靠决绝果断地选择“小祸”来打破两难。] 三年冬，楚王朝，晁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丧），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帝国中央开始颇大规模地实施中央集权化，中央与外缘目前正在彼此威胁，前者更是如此，因为晁错的直接战斗式方针。]

[纠集叛乱联盟。] 汉廷臣方议削吴。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念诸侯无足与计谋者，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诸齐皆惮畏，于是乃使中大夫应高（tiǎo，以微言动之）胶西王。无文书，口报曰：“吴王不肖，有宿夕之忧，不敢自外，使喻其（欢）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兴于奸，饰于邪臣，好小善，听谗贼，擅变更律令，侵夺诸侯之地，征求滋多，诛罚良善，日以益甚。里（俚）语有之，‘（狗）舐糠及米’。吴与胶西，知名诸侯也，一时

见察，恐不得安肆矣。吴王身有内病，不能朝请二十余年，尝患见疑，无以自白，今胁肩累足（缩敛肩膀小步走路的样子，形容小心畏惧），犹惧不见释。窃闻大王以爵事有适（谪），所闻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将奈何？”高曰：“同恶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趋，同利相死。今吴王自以为与大王同忧，原（愿）因时循理，弃躯以除患害于天下，亿亦可乎？”王瞿然骇曰：“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虽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在得知更多以前，他不会做任何承诺。〕高曰：“御史大夫晁错，荧惑天子，侵夺诸侯，蔽忠塞贤，朝廷疾怨，诸侯皆有倍畔（叛）之意，人事极矣。彗星出，蝗虫数起，此万世一时，而愁劳圣人之所以起也。故吴王欲内以晁错为讨，外随大王后车，徜徉天下，所乡（向）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诚幸而许之一言，则吴王率楚王略函谷关，守荥阳敖仓之粟，距（拒）汉兵。治次舍，须大王。大王有幸而临之，则天下可并，两主分割，不亦可乎？”〔皇帝最终将不会被留下任何领地，整个帝国将在我们之间被瓜分：辉煌的前景，伴有一个具体的战争计划！〕王曰：“善。”高归报吴王，吴王犹恐其不与，乃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

胶西群臣或闻王谋，谏曰：“承一帝，至乐也。今大王与吴西乡（向），弟令（即使）事成，两主分争，患乃始结。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叛）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王弗听。遂发使约齐、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

〔吴王濞以其举国大军和“清君侧国际通告”发动叛乱，六王相应，成吴楚七国之乱。〕诸侯既新削罚，振（震）恐，多怨晁错。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正月丙午诛汉吏二千石以下，胶东、川、济南、楚、赵亦然，遂发兵西。齐王后悔，饮药自杀，畔（叛）约。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率（首领），胶东、川、济南共攻围临。赵王遂亦反，阴使匈奴与连兵。

七国之发也，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

荆王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吴王刘濞敬问胶西王、胶东王、川王、济南王、赵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故长沙王子：幸教寡人！以汉有贼臣，无功天下，侵夺诸侯地，使吏劾系讯治，以辱之为故，不以诸侯人君礼遇刘氏骨肉，绝先帝功臣，进任奸宄，诳乱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举兵诛之，谨闻教。（不义和危险的局势逼使我们武力反叛，我们有正当原因！）敝国虽狭，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寡人素事南越三十余年，其王君皆不辞分其卒以随寡人，又可得三十余万。寡人虽不肖，原（愿）以身从诸王。（我，作为一位非常强大、拥有我的巨量资源的诸侯王，立意投入共同的叛乱事业。）越直长沙者，因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或与寡人会雒（洛）阳；燕王、赵王固与胡王有约，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胡众入萧关，走长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庙。（我已经有操作叛乱战争的地缘战略计划，它必将成功！）原（愿）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余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诸王之意，未敢听。今诸王苟能存亡继绝，振弱伐暴，以安刘氏，社稷之所原（愿）也。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凡为此，原（愿）诸王勉用之。（我经几十年，已为目前的共同事业累积了巨量资源！）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它）封赐皆倍军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我将极丰厚地酬

赏每个在当前的正义战争中立得军功的人！）原（愿）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敬以闻。（我可以为你们的所有战争努力提供经费，同时给予上述丰厚的酬赏！切勿担心！）”

〔帝国中央如何对付诸侯王超大规模叛乱这致命危险：在几个战线上大规模重新部署帝国大军，以便进攻性地镇压叛乱；主力（“重力中心”）由周亚夫统率，目标在他和他的首要协从。〕七国反书闻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遣曲周侯郿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

〔以杀晁错为代价实行绥靖，以免大战，可是全然无用。〕吴楚反书闻，兵未发，窦婴未行，言故吴相袁盎。盎时家居，诏召入见。上方与晁错调兵（算）军食，上问袁盎曰：“君尝为吴相，知吴臣田禄伯为人乎？今吴楚反，于公何如？”对曰：“不足忧也，今破矣。”上曰：“吴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豪桀，白头举事。若此，其计不百全，岂发乎？何以言其无能为也？”袁盎对曰：“吴有铜盐利则有之，安得豪桀而诱之！诚令吴得豪桀，亦且辅王为义，不反矣。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袁盎所云的目的旨在欲使景帝相信武力镇压很可能没有必要。〕晁错曰：“袁盎策之（至）善。”上问曰：“计安出？”盎对曰：“原（愿）屏左右。”上屏人，独错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错。错趋避东厢，恨甚。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于是上嘿然（沉默无言之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景帝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如果它能奏效，那就非常便宜！但它不可能奏效，因为叛乱的真正目的不是“清君侧”。〕盎曰：“臣愚计无出此，原（愿）上孰计之。”乃拜盎为太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盎装治行。后十余日，上使中尉召错，给载行东市。错衣

朝衣斩东市。〔君主的冷酷无情与其绥靖之急不可待。〕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告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亲故，先入见，谕吴王使拜受诏。吴王闻袁盎来，亦知其欲说己，笑而应曰：“我已为东帝，尚何谁拜？”〔他宣布他不可被绥靖，除非给他半个帝国。傲慢！〕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不肯，使人围守，且杀之，得夜出，步亡去，走梁军，遂归报。

〔进攻性镇压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是一项很聪明的军事战略。〕条侯将乘六乘传（乘传：古代驿站用的四匹马拉的车子），会兵荥阳。至雒（洛）阳，见剧孟，喜曰：“七国反，吾乘传至此，不自意全。又以为诸侯已得剧孟，剧孟今无动。吾据荥阳，以东无足忧者。”至淮阳，问父绛侯故客邓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罢（疲）极，破吴必矣。”条侯曰：“善。”从其策，遂坚壁昌邑南，轻兵绝吴道。

旨在摧垮叛乱的重力中心的战略：吸引敌军主力进攻一个次要地点，将它“钉在”那里，切断它的补给线，然后发动自己的主力歼灭业已疲极饿极的敌军主力。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它）奇道，难以就功。臣原（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借）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它）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政治上的担忧和猜疑配出了一项明智的军事战略。〕

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原（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

将，老将曰：“此少年推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流俗地对“少将”“少年”的偏见排除了另一项明智的军事战略。〕……

〔仅在三个月内，吴王濞和大叛乱就被彻底击破。〕二月中，吴王兵既破，败走，于是天子制诏将军曰：“……吴王濞倍（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病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济南王辟光、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约从（纵）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夭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冢，甚为暴虐。今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将军其劝士大夫击反虏。击反虏者，深入多杀为功，斩首捕虏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杀之，无有所置。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要（腰）斩。”

初，吴王之度（渡）淮，与楚王遂西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景帝同母之弟，母窦太后）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周亚夫：这位自信过人、胆量过人的武士坚执他那如前所述的聪慧的战略，哪怕窦太后最宠爱的小儿子有严重危险。〕又使使恶条侯于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无比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战略，哪怕是皇帝的相反指示。他相信并坚持被宽泛地定义的战场将领便宜行事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欲战，条侯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夜条侯壁，惊东南。条侯使备西北，果从西北入。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叛）散。于是吴王乃与其麾下壮士数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东越。东越兵可万余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汉使人以利（啖，dàn，拿利益引诱）东越，〔贿赂被用做最后的、令胜利完全彻底的谋略。〕东越即给（卖）吴王，吴王出劳军，即使人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子子华、子驹亡走闽越。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太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

杀。〔叛乱主力被彻底歼灭。〕

三王之围齐临也，三月不能下。汉兵至，胶西、胶东、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乃袒跣，席（诸种字典皆曰字，义未详），饮水，谢太后。王太子德曰：“汉兵远，臣观之已罢（疲），可袭，原（愿）收大王余兵击之，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发用。”弗听。汉将弓高侯颀当遗王书曰：“奉诏诛不义，降者赦其罪，复故；不降者灭之。王何处，须以从事。”王肉袒叩头汉军壁，谒曰：“臣奉法不谨，惊骇百姓，乃苦将军远道至于穷国，敢请菹醢（zūhǎi，酷刑，将人剁成肉酱）之罪。”弓高侯执金鼓见之，曰：“王苦军事，原（愿）闻王发兵状。”王顿首膝行对曰：“今者，晁错天子用事臣，变更高皇帝法令，侵夺诸侯地。等以为不义，恐其败乱天下，七国发兵，且以诛错。今闻错已诛，等谨以罢兵归。”军曰：“王苟以错不善，何不以闻？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击义国。以此观之，意非欲诛错也。”乃出诏书为王读之。读之讫，曰：“王其自图。”王曰：“如等死有余罪。”遂自杀。太后、太子皆死。胶东、川、济南王皆死，国除，纳于汉。〔无可救其性命和王国：帝国中央现在经彻底的军事胜利，要的是彻底的人身解决和政治解决。〕酈将军围赵十月而下之，赵王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川。

.....

富二代的宿命

淮南王刘长：一名恶少，极为傲慢和飞扬跋扈的大贵族，以种种邪恶行为无所忌惮地违背帝国法律和规章，包括与威胁帝国的少数民族勾结叛乱。最终他受到了惩罚，伴有他的兄长、个人品性与他完全不同的最高贵族即文帝的某种怜悯，但这惩罚的降临只是在后者连续不断地授予他宽纵之后。

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赵王敖弗敢内（纳）宫，为筑外宫而舍之。及贯高等谋反柏人事发觉，并逮治王，尽收捕王

母兄弟美人，系（羈）之河内。厉王母亦系（羈），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而葬厉王母真定。真定，厉王母之家在焉，父世县也。

〔婴儿皇子长成了一名恶少，极为傲慢和飞扬跋扈，野兽般地杀了一位所恨的中央大臣，皇帝连续不断的宽纵让他愈加无法无天。〕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上自将兵击灭布，厉王遂即位。厉王蚤（早）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而常心怨辟阳侯，弗敢发。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骄蹇（jiǎn），数不奉法。上以亲故，〔“亲”的缘故之一可能在于文帝与他一样，也是其母薄姬偶然得幸而“偶然”出生。〕常宽赦之。〔皇帝的宠溺和宽纵肯定将使他变本加厉，直至他的自我毁灭，这是一个恒久的“贵族问题”。〕三年，入朝。甚横。从上入苑囿猎，与上同车，常谓上“大兄”。厉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到之。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谢罪）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骄恣，不用汉法，出入称警蹕，称制，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他图谋与威胁帝国的少数民族勾结叛乱，受到帝国丞相和其他最高级官僚就他犯有这项和其他死罪的正式的详细指控，但被他的兄长皇帝再度待之以完全的怜悯和宽纵。〕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jú）车四十乘反（返）谷口，令人使闽越、匈奴。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

“丞相臣张仓、典客臣冯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贺、

备盗贼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大夫但、士五开章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欲以危宗庙社稷。使开章阴告长，与谋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开章之（至）淮南见长，长数与坐语饮食，为家室娶妇，以二千石俸奉之。开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报但等。吏觉知，使长安尉奇等往捕开章。长匿不予，与故中尉忌谋，杀以闭口。为棺椁衣衾，葬之肥陵邑，谩吏曰‘不知安在’。又佯（佯）聚土，树表其上，曰‘开章死，埋此下’。及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令吏论杀无罪者六人；为亡命弃市罪诈捕命者以除罪；……前日长病，陛下忧苦之，使使者赐书、枣脯。长不欲受赐，不肯见拜使者。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陛下以淮南民贫苦，遣使者赐长帛五千匹，以赐吏卒劳苦者。长不欲受赐，谩言曰‘无劳苦者’。……长当弃市，臣请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与列侯二千石议。”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此形同虚设。]

“臣仓、臣敬、臣逸、臣福、臣贺昧死言：臣谨与列侯吏二千石臣婴等四十三人议，皆曰‘长不奉法度，不听天子诏，乃阴聚徒党及谋反者，厚养亡命，欲以有为’。臣等议论如法。”

制曰：“朕不忍致法于王，其赦长死罪，废勿王。”

“臣仓等昧死言：长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废勿王。臣请处蜀郡严道邛（qióng）邨，遣其子母从居，县为筑盖家室，皆廩食给薪菜盐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请，请布告天下。”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 [皇帝的局部退让和最后决定：流放，但予非常优惠的食物、女人和住宅供给。]

[这骄横奢侈的家伙无法忍受此变更，因而自杀；与此同时，君主

的不公和过度怜悯无有穷尽。] 尽诛所与谋者。于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忧郁不乐貌）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馈侍者，皆弃市。[就这位伟大的皇帝而言，如此决定真是难以置信的大不公大不义！] 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

孝文八年，上怜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

……

淮南王（二代）刘安：性格与其恶少父亲全然不同，而且是一位伟大的侯王文豪和作品丰厚的道家著者，但因为他的死和他自己的政治野心而怨恨不已，报复心切，亟欲叛乱（也许他对武帝之弘扬儒家怀抱的敌意也起了一部分作用）。他为叛乱事业做准备，历时15年以上，最后却像他父亲那样，在面临确定无疑的死刑以前以自杀了结。

孝景三年，吴楚七国反，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其相曰：“大王必欲发兵应吴，臣原（愿）为将。”王乃属相兵。淮南相已将兵，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他所以没有参加那大规模的七王叛乱，只是因为他的丞相欺骗和背叛了他。] 汉亦使曲城侯将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

[他不仅学富五车、文采风流和多才多艺，而且政治上野心勃勃——希冀民望和大声誉。]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然而，对他来说最政治也最具情感的，是为他的父亲的死报复帝国中央。] 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

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田），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叛乱准备达到高潮，因为他的强烈的一厢情愿，也因为他对帝国内总形势的非常错误的估计。一种战略性盲目。〕建元六年，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诸辨士为方略者，妄作妖言，谄谀王，王喜，多赐金钱，而谋反滋甚。

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辩。王爱陵，常多予金钱，为中（xìòng）长安，约结上左右。〔他聪明的爱女被置于帝国首都，作为一名女间谍首领（这在古代中国实属非常罕见）和一名阴谋家。〕元朔三年，上赐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爱幸之。王后生太子迁，迁取（娶）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他玩弄了一项家庭诡计——蓄意造就儿子离婚，也是为了准备叛乱；与他的爱女的使命一起，他确实在尽他的最优努力（动员每一位亲密的家庭成员全心投入叛乱事业）。〕王谋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太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乃详（佯）为怒太子，闭太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太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王后荼、太子迁及女陵得爱幸王，擅国权，侵夺民田宅，妄致系（羈）人。

〔他的秘密的叛乱事业开始出错，继之以一连串危险的事态发展——克劳塞维茨式“摩擦”的种种效应。〕元朔五年，太子学用剑，自以为人莫及，闻郎中雷被巧，乃召与戏。被一再辞让，误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原（愿）奋击匈奴。太子迁数恶被于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后，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会有诏，即讯太子。当是时，淮南相

怒寿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事发，太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阏（壅塞，阻滞）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市。”诏弗许。公卿请废勿王，诏弗许。公卿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罚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其后自伤曰：“吾行仁义见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刚过去的大危险反倒进一步刺激而非遏阻了他的叛乱准备，那在过去15年里已经累积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动能。]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强烈怨恨和一厢情愿令他心灵关闭，不纳现实。战略性盲目。]

[他发疯似的规划叛乱，与此同时叛乱规划被泄露给了帝国中央，他的末日在迅速临近。]王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曰：“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

王坐东宫，召伍被（所养“高才者八人”或“八公”之一）与谋，曰：“将军上。”被怅然曰：[此人确实是个“高才”，清楚地看到并有勇气说出总的形势和力量对比。]“上宽赦大王，王复安得此亡国之语乎！臣闻子胥谏吴王，吴王不用，乃曰‘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今臣亦见宫中生荆棘，露沾衣也。”王怒，系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复召曰：“将军许寡人乎？”被曰：“不，直来为大王画耳。……”

今大王……独不观近世之吴楚乎？夫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复不朝，王四郡之众，地方数千里，内铸消（销）铜以为钱，东煮海水以为盐，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国富民众。行珠玉金帛赂诸侯宗室大臣，独窦氏不与。计定谋成，举兵而西。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禽（擒）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夫以吴越之众不能成功者何？诚逆天道而不知时也。方今大王之兵众不能十分吴楚之一，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原（愿）大王从臣之计。大王不从臣之计，今见大王事必不成而语先泄也。……今臣亦窃悲大王弃千乘之君，必且赐绝命之书，为群臣先，死于东宫也。”于是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眶）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

[这位侯王被他歧视的孙子致命地背叛，家庭内乱伴有巨大的政治后果。]王有孽子不害，最长，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数捕系（羈）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毒药苦于口利于病，忠言逆于耳利于行。今淮南王孙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迁常疾害建。建父不害无罪，擅数捕系（羈），欲杀之。今建在，可征问，具知淮南阴事。”书闻，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时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叛）逆计谋，深穷治其狱。[贵族家庭之间的旧恨宿怨参与作用。]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羽）。淮南王患之，欲发，问伍被曰：“汉廷（是）治（还是）乱？”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说（悦）……

淮南王见建已征治，恐国阴事且觉，欲发，被又以为难，乃复问被曰：“公以为吴兴兵是邪非也？”被曰：“以为非也。吴王至富贵也，举事不当，身死丹徒，头足异处，子孙无遗类。臣闻吴王悔之甚。原（愿）王孰（熟）虑之，无为吴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耳。……”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奋臂大呼而天下响应，西至于戏而兵百二十万。今吾国虽小，然而胜兵者可得十余万，非直适戍之众，（乱）凿棘矜也，公何以言有祸无福？”……

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乃使人至庐江、会稽为求盗，未发。〔被自己的情绪和愈益临近的危险驱动，但置身于无法突破的局限之中，这位叛王那么经常地犹豫不决，全非一位决绝果断的战略家。〕……

于是廷尉以王孙建辞连淮南王太子迁闻。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太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羈），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原（愿）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太子。太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最后，他意志全丧，要放弃他那准备了15年以上的没有希望的事业，并遭到早已幻灭但先前仍忠诚不贰的幕僚致命的背叛。〕

〔他的结局比他的反叛的父亲更悲惨。〕吏因捕太子、王后，围王宫，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衡山王赐，淮南王弟也，当坐收，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与诸侯王列侯会肄丞相诸侯议。”赵王彭祖、列侯臣让等四十三人议，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无道，谋反明白，当伏诛。”……丞相弘、廷尉汤等以闻，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王后荼、太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

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

衡山王刘赐：刘长的另一个儿子，意图叛乱，然而像他的父亲和兄长一样缺乏发动叛乱的才干，他甚至缺乏为他的叛乱事业建立起一种最低限度的“家庭后方”的能力。

衡山王赐，王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太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又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责望礼节，间不相能。衡山王闻淮南王作为畔（叛）逆反具，亦心结宾客以应之，恐为（淮南王）所并。〔他的叛乱动机复杂。〕

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谒者（相当于秘书）卫庆有方术，欲上书事天子，王怒，故劾庆死罪，（强）榜服之。衡山内史以为非是，却其狱。王使人上书告内史，〔他将属下对他的忠诚置于对皇帝（大概是他的仇恨对象）的忠诚之上。〕内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数侵夺人田，坏人冢以为田。〔他在封国内行为恶劣，系地方暴君。〕有司请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许，为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怨恨），与奚慈、张广昌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日夜从容王密谋反事。

〔激烈的家庭内斗，在王后与王储之间，然后在他本人与王储之间，连同家庭成员通奸和图谋乱伦；这样的“家庭后方”将大大助成他的灭亡。〕后乘舒死，立徐来为王后。厥姬俱幸。两人相妒，厥姬乃恶王后徐来于太子曰：“徐来使婢蛊道杀太子母。”太子心怨徐来。徐来兄至衡山，太子与饮，以刃刺伤王后兄。王后怨怒，数毁恶太子于王。太子女弟无采，嫁弃归，与奴奸，又与客奸。太子数让（责难）无采，无采怒，不与太子通。王后闻之，即善遇无采。无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计爱之，与共毁太子，王以故数击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贼伤王后假母（继母、乳母或庶母。颜师古注：继母也）者，王疑太子使人伤之，笞太子。后王病，太子时称病不侍。孝、王后、无采恶太子：“太子实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废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决废太子，又欲并废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

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

[为“政治”目的而引诱通奸。]太子爽知之，念后数恶己无已时，欲与乱以止其口。王后饮，太子前为寿，因据王后股，求与王后卧。

[为“政治”目的而图谋乱伦。]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缚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废己立其弟孝，乃谓王曰：“孝与王御者奸，无采与奴奸，王（强）食，请上书。”即倍（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驾追捕太子。太子妄恶言，王械系太子宫中。孝日益亲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宾客来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计，日夜从容劝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陈喜作（péng）车镞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数称引吴楚反時計画，以约束。[他的叛乱动机复杂，基于一种对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完全错误的估计。]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国，以为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之间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当朝，过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语，除前却，约束反具。衡山王即上书谢病，上赐书不朝。[如前所述，在同一年里他的兄长的秘密事业开始出错，继之以一连串危险的事态发展。]

元朔六年中，衡山王使人上书请废太子爽，立孝为太子。爽闻，即使所善白赢之（至）长安上书，言孝作车镞矢，与王御者奸，欲以败孝。[历遭祸难的王储现在发动自己的决定性战斗。]白赢至长安，未及上书，吏捕赢，以淮南事系（羈）。王闻爽使白赢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现在，家庭内斗升级为彻底的生死斗争。]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此时淮南王刘安已经事发自杀），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赢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继他痛恨的长子之后，他又被心爱的次子背叛。]廷尉治验，公卿请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大

行息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宫而守之。中尉大行还，以闻，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刳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王告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

太史公曰：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诗经郑玄笺：“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楚国]及舒[舒国]。”），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浸润感化）使然也。夫荆楚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司马迁对这三位叛王的最后评论颇为有趣甚而深刻，“地缘族裔”文化原因得到了太史公的探寻或洞察。]

“非官僚化”的官僚

主父偃：一颗决策之星，急剧腾升，急剧陨落；腾升归因于他决绝的努力和非凡的智慧，陨落则归因于他的势利的狭窄气量、对权势的醉心沉溺以及强烈的报复心。他的《推恩令》决策建议解决了帝国恒久的诸侯王国难题，大大促进了中央集权化。一位“非官僚化”的官僚，全然不同于决定性地促成了他的暴死的公孙弘。

[他的驳杂混合的学问，连同他在“学术”和政治两个世界里屡遭挫败的四十年生活；最后，他突然有了他自己造就的最高机会。]主父偃者，齐临人也。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家贫，假（借）贷无所不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下有云“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孝武元光元年中，以为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关见卫将军（卫青）。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召。[他找了一个错的推荐者，因为卫青极端谨慎，肯定在推荐时所言甚有保留。]资用乏，留久，诸公宾客多厌之，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所言九事，其八事为律令，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

〔他对武帝的最初的全局政策建议之一，作为一个整体肯定打动了武帝。〕臣闻明主不恶切谏以博观，忠臣不敢避重诛以直谏，是故事无遗策而功流万世。今臣不敢隐忠避死以效愚计，原（愿）陛下幸赦而少（稍）察之。

〔这建议就是在与匈奴帝国的关系中继续“朝贡和平”。〕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概括在这格言内的两项永久的治国方略原则。〕天下既平，天子大凯，春搜秋，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他在此压倒性的侧重是“国虽大，好战必亡”，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进攻的开始仍待七年之后。〕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节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战胜之威，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务胜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谏曰：“不可。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弊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秦皇帝不听，遂使蒙恬将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李斯的战略消极，其论说全不提及匈奴对中国北疆地区的入侵和毁坏。〕地固泽卤，不生五谷。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

例解一：对秦帝国来说，维持战略前沿边境的成本确实巨大（战略是个成本效益问题，而效益可以是按照防止否则将有的成本和损失去衡量的）。

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是岂人众不足，兵革不备哉？其势不可也。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锺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叛）秦也。

例解二：汉高祖的成本高昂和失败了征伐，连同他的成功的绥靖。

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御史成进谏曰：“不可。夫匈奴之性，兽聚而鸟散，从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窃危之。”高帝不听，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高皇帝盖悔之甚，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然后天下忘干戈之事。

[在此主张战略消极的论说同样几乎全未提及匈奴对中国北疆地区的入侵和蹂躏。] 故兵法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夫秦常积众暴兵数十万人，虽有覆军杀将系虏单于之功，亦适足以结怨深讎，不足以偿天下之费。夫上虚府库，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国（国外），非完事也。夫匈奴难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盗侵驱，所以为业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兽畜之，不属为人。[在此援引了儒家和前儒家的族裔/文化等级性或歧视性世界观，以便支持主张战略消极的论辩。] 夫上不观虞夏殷周之统，而下（不观）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忧，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则变生，事苦则虑易。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将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权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书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原（愿）陛下详察之，少（稍）加意而熟虑焉。[对于武帝，这继续汉初的绥靖和朝贡和平的建议远非很有吸引力。]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谓曰：“公……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武帝对匈奴成功的大规模进攻的开始仍待七年之后，此时他必定仍无决定，仍不足够自信，仍受初汉的政治哲学和传统政策影响，并且受到新确定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影响，因而会善待俗常的对外政策的推销者。] 于是上乃拜主父偃……为郎中。数见，上疏言事，诏拜偃为谒者，迁为中大夫。一岁中四迁偃。[他很快成了一个急剧腾升的暴发户。]

[他在急剧腾升后提出的最重要和历史性的政策建议——推恩令。]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凭借）其（强）而合从（纵）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

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原（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原（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确实是一项精明但坚决的中央集权化战略，不冒风险，不担成本。] 于是上从其计。又说上曰：“茂陵（武帝皇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出自他的又一项重大的平靖化和中央集权化措施。] 上又从其计。

[他很快变得傲慢跋扈、“蓄意”醉心权势和势利狭窄，并且（最重要）亟欲报复。] 尊立卫皇后，及发燕王定国阴事，盖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赂遗累千金。 [政治攻击和谴责对他来说客观上是个敛财途径。] 人或说偃曰：“太横矣。”主父曰：“臣结发游学四十余年，身不得遂，亲不以为子，昆弟不收，宾客弃我，我（厄，厄困）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 [他蓄意要暴烈地报复在漫长的过去遭到的所有苦难和挫折。他疯狂和无情，因为他知道这可以导致什么。] ……

元朔二年，主父言齐王内淫佚行僻，上拜主父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责难）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乃使人以王与姊奸事动王，王以为终不得脱罪，恐效燕王论死，乃自杀。有司以闻。 [他的专横严苛的傲慢终于导致了一项潜在危险的结果。]

主父始为布衣时，尝游燕、赵，及其贵，发燕事。赵王恐其为国患， [他现在是差不多每个人的危险。] 欲上书言其阴事，为偃居中，不敢发。及为齐相，出关，即使人上书，告言主父偃受诸侯金，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齐王自杀，上闻大怒， [给他巨大宠幸的皇帝现在翻脸了。] 以为主父劫其王令自杀，乃征下吏治。主父服受诸侯金，实不劫王令自杀。上欲勿诛，是时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乃言曰： [公孙弘，他的冤家或“报复女神”，给了他致死一击。] “齐王自杀无后，

国除为郡，入汉，主父偃本首恶，陛下不诛主父偃，无以谢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暴死，连同其大家族！〕

主父方贵幸时，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孔车收葬之。天子后闻之，以为孔车长者也。

太史公曰：……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势利世界！〕

第五章 宫廷政治中的君主、后妃 和王子

后宫里的性爱根本不存在，只有生下一个“龙子”才是最重要的事，这重要性也只在无法预料的未来才被证明。

君主的家庭事务，一定具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女人的妒忌有无法预料的巨大政治后果。

维持必要的“皇家团结”，这是君主首要考虑的问题。

女政治家的优势

吕太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太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至）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这位女人，是中国历史上极少几位显赫和非常能干的女性最高统治者之一，虽然因为已不享有君主丈夫的爱，并且受到她在这方面的强劲竞争者的暗中伤害，也曾导致她起码的或必需的地位岌岌可危。那么，她依靠的根本资产是什么？是她的合法性、坚毅、政治上的大适切性和大能力，还有她的丈夫恰恰由于这些而对她的尊重（无爱的尊重）。她的女性竞争者只有美貌和性爱可以依赖：一个可怜的对照。

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事见淮阴、黥布、彭越诸传）。[一位政治妇女能够得到的差不多最高的赞誉，一位有国务家素质的妇女。]……

（高祖十二年四月驾崩。）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乃……囚戚夫人，而召赵王。……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间。孝惠元年十二月，帝

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zhèn）饮之。犁（黎）明，孝惠还，赵王已死。……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yīn）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zhì）”。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她做此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一个妒嫉、好报复和狠毒险恶的女人。然而，这一非政治的行动有严重的动摇稳定的政治局面的后果，开启了汉帝国在成立后不久可能陷入大动乱的风险。]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无）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

这位丞相，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战术家，现在策略地（机会主义地）屈从于强横、严苛和富有经验的太后的隐意，以求个人安全。或者，他同时也是在政治上“韬光养晦”，以待可能的“（刘氏）政权复辟”的机会？

太后说（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太子即位为帝（少帝），谒高庙。（高后）元年，号令一出太后。[她非常野心勃勃，在权力考虑上心胸狭窄，并且藐视习俗。然而，她富有才干，独揽大权，既在事实上也在名义上统治了八年，直到她去世为止。]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悦）。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王陵让（责难）陈平、绛侯曰：“始与高帝喋血盟，诸君不在邪？今高帝

崩，太后女主，欲王吕氏，诸君从欲阿意背约，何面目见高帝地下？”陈平、绛侯曰：“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

他俩究竟是机会主义者，还是有远见和被目标规定的战略耐心的战略家？如果是后者，那么请注意在这句里，“全社稷”被置于“定刘氏之后”之前。

王陵无以应之。十一月，太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太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不策略的正人君子失去了在（遥遥无期的）未来做正直大事的可能性。]

[死于她手的第二个皇帝，用的是像她对待高祖所爱戚姬的同类办法，即残杀。]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佯）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另一项由皇家主妇做出的兽性残杀行动，为的是未来的生存和更多。]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太后曰：“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欢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欢欣交通而天下治。

[新的政治哲学，大不同于秦帝国的。]今皇帝病久不已，乃失惑乱，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不可属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顿首言：“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群臣顿首奉诏。”帝废位，太后幽杀之。[弑君：既为了“国家理由”也为了她个人的权力（“恐其为乱”）。]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

高后八年七月中，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吕太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确实是一位富有经验的最高统治者。然而，缺乏合法性是她也无法克服的障碍。]辛

已，高后崩……以吕王产为相国，以吕禄女为帝后。

……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吕太后专政尚少合法性，何况诸吕！正是因此，诸吕将很难避免自己的可怕末日。只有他们全无的格外杰出的政治才干能够拯救他们。〕

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朱虚（朱虚侯刘章，齐王刘肥之子）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叛）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太、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至）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他们的优势——使权势格局处于一种关键和脆弱的势均力敌状态。〕

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给（dài, 即“诒”，欺骗）说吕禄曰：〔这两位老卫士经历过多年的战争和宫廷内斗，当然是坚毅老练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绑架一名贵族做人质，以便强迫他的儿子欺骗他们的敌人让出兵权。〕“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至）国守，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至）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吕禄信酈寄，时与出游猎。过其姑吕（xū, 吕后之妹，樊哙之妻），大怒，曰：“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曰：“毋为他人守也。”〔吕后之妹——另一位富有经验的老卫士！强硬、明智、果断，有敏锐的政治本能和如雷的脾气，一眼看透问题。〕

八月……太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纳）太尉北军。太尉复令酈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太尉守

北军，欲足下之（至）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酈兄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太尉。〔非常愚蠢，轻信别人，全不懂控制兵权的至关重要。〕太尉将之（至）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袒，袒露），为刘氏左（袒）。”军中皆左（袒）为刘氏。〔合法性和众望，不仅是王朝的合法性，而且是这位尤在军中大有威望的老卫士的合法性。〕太尉行至，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太尉遂将北军。〔力量对比的首次决定性变化。〕

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太尉……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毋使相国产入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徘徊不进貌）往来。太尉……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合法的政变赢得了决定性胜利，靠的是决心、诡计、及时行动和赤裸裸的武力。〕

朱虚侯已杀产……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残酷无情，绝对不给将来留任何风险！〕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敌人营垒的老卫士必须——像他们肯定认为的那样——死，而且死得更悲惨。在事关权力的时候，人可能极端残忍。〕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酈）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然后，诸大臣议决换帝，即废少帝，以高帝子代王恒为帝，是为孝文皇帝。〔这些富有经验的坚韧的老卫士做出了一个极好的决定，并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

宫廷阴谋大戏

经婚姻的家庭事务，无论是君王们的，还是其他的国家最高领导的，都那么经常地有重大甚而巨大的政治意义和政治效应。政治是人类

事务，而在最高层的人类事务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家庭成员，特别是妻子那边的，经常是既在私人领域，也在政治领域最得信任的人。〕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妹）喜。殷之兴也以有（sōng），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大任，而幽王之禽（擒）也淫于妲。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jū），……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妃匹（配）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因而有经过君主或其他的国家最高领导的性爱而来的巨大政治影响的可能。〕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汉兴，吕娥（xǔ）为高祖正后，男为太子。及晚节色衰爱弛，而戚夫人有宠，其子如意几代太子者数矣。及高祖崩，吕后夷戚氏，诛赵王，而高祖后宫唯独无宠疏远者得无恙。

吕后长女为宣平侯张敖妻，敖女为孝惠皇后。吕太后以重亲故，欲其生子万方，终无子，诈取后宫人子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继嗣不明。于是贵外家，王诸吕以为辅，而以吕禄女为少帝后，欲连固根本牢甚，然无益也。〔传统合法性是一种那么强劲的力量，以致往往极难克服。〕

高后崩，合葬长陵。禄、产等惧诛，谋作乱。大臣征之，……卒灭吕氏。唯独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

……

薄太后，父吴人，姓薄氏，秦时与故魏王宗家女魏媪（ǎo）通，生薄姬……

及诸侯畔（叛）秦，魏豹立为魏王，而魏媪内（纳）其女于魏宫。媪之（至）许负（人名，善相人者）所相，相薄姬，云当生天子。是时项羽方与汉王相距荥阳，天下未有所定。豹初与汉击楚，及闻许负言，心独喜，因背汉而畔（叛），中立，更与楚连和。汉使曹参等击虜魏王豹，以其国为郡，而薄姬输织室。豹已死，汉王入织室，见薄姬有色，

诏内（纳）后宫，岁余不得幸。始姬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相爱，约曰：“先贵无相忘。”已而管夫人、赵子儿先幸汉王。汉王坐河南宫成皋台，此两美人相与笑薄姬初时约。汉王闻之，问其故，两人具以实告汉王。汉王心惨然，怜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梦苍龙据吾腹。”高帝曰：“此贵征也，吾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为代王。其后薄姬希见高祖。〔在此场合，甚至上面提到的性爱（或仅是性欲）也不存在，只有生下一个“龙子”才是重要的事情，而且甚至这重要性也只是在无法预料的未来才被证明的。〕

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至）代，为代王太后。〔不幸证明是个大幸。天知道！在此，女人的妒忌有无法预料的巨大政治后果。〕太后弟薄昭从如代。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议立后，疾外家吕氏（强），皆称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号曰皇太后，弟薄昭封为轹侯。〔“薄氏仁善”：在关于吕后的可怕经历后，“仁善”现在是斗倒吕氏要立新主的大臣们最要求（甚而唯一要求）的政治素质，因而也是薄氏母子最重要的政治资产；而且，薄太后如上所述，必定在对儿子的教育中大有助于一位未来伟大君主的出现，后者将以格外节俭、平实和一贯的“无为政治”为特征，从而最终实现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初汉。〕……

薄太后后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吕后会葬长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

窦太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和最有政治才能的宫廷女主之一。坚毅、强横、果断，而且在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始终一贯。〕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诏可，当行。窦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强），乃肯行。至代，

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嫫，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立窦姬为皇后，女嫫为长公主。……

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掠）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其主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

这透露窦皇后有个苦难的弱势者的家庭出身背景。这必然实质性地影响她以后作为一位女国务家的行为和政策倾向。

自卜数日当为侯，从其家之（至）长安。闻窦皇后新立，家在观津，姓窦氏。广国去时虽小，识其县名及姓，又常与其姊采桑堕，用为符信，上书自陈。窦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见，问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复问他何以为验？对曰：“姊去我西时，与我决于传舍中，丐沐沐我，请食饭我，乃去。”于是窦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赐田宅金钱，封公昆弟，家于长安。

绛侯、灌将军等曰：“吾属不死，命乃且县（悬）此两人。两人所出微，不可不为择师傅宾客，又复效吕氏大事也。”于是乃选长者士之有节行者与居。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好品质，由他们的卑微出身、个人性格、最适切的晚近历史教训以及两位老卫士引入的相应教育塑造。]

窦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郸慎夫人、尹姬，皆毋（无）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她的政治信念，她的强硬意志，还有她对“宫廷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塑造：这一切全都对社会有益。]

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崩，合葬霸陵。遗诏尽以东宫金钱财物赐长公主嫫。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儿。臧儿者，故燕王臧荼孙也。[王太

后：汉朝的第一位有贵族出身背景的皇后或皇太后，与她的三位先人大为不同。] 臧儿嫁为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与两女。……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而臧儿卜筮之，曰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纳）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

景帝为太子时，薄太后以薄氏女为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毋宠。薄太后崩，废薄皇后。

景帝长男荣，其母栗姬。栗姬，[一个目光短浅和政治上极愚蠢的女人。] 齐人也。立荣为太子。长公主嫖 [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唯一女儿，最大的贵族，因此很有权势。她开始关键性地影响宫廷政治。] 有女，欲予为妃。栗姬妒，而景帝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景帝，[她引入这些美女给皇帝是为了摧毁她的敌人栗姬，后者恨她之入骨，因为拒绝让她搭上未来的第一皇船。] 得贵幸，皆过栗姬，栗姬日怨怒，谢（谢罪）长公主，不许。长公主欲予王夫人，王夫人许之。[她至此一直处于边缘，恭谦有加，但她精明透顶，深知这位宫廷第一公主的权势、威望和决心。] 长公主怒，而日谗栗姬短于景帝曰：“栗姬与诸贵夫人幸姬会，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挟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

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怨恨），心之而未发也。[她行将完蛋，在如此对待她君主丈夫最后的重大信托之后。]

长公主日誉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贤之，又有曩者（向者，早先）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臣立栗姬为皇后。大行奏事毕，曰：“‘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无号，宜立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尔）所宜言邪！”遂案诛大行，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见，以忧死。卒立王夫人为皇后，[这个女人的最后胜利，靠她的宫廷阴谋和她的强有力盟友的支持。] 其男为太子……

景帝崩，太子袭号为皇帝……

卫皇后 [一位曾盛极尊荣但最终受难和暴死的皇后，她从奴隶变成最大贵族，但最终又以英雄的奴隶气概殊死反抗皇帝丈夫的昏庸暴行。] 字子夫，生微矣。盖其家号曰卫氏，出平阳侯邑。子夫为平阳（公）主讴（歌）者。武帝初即位，数岁无子。……武帝祓霸上还，因过平阳主。……既饮，讴（歌）者进，上望见，独说（悦）卫子夫。是日，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轩中，得幸。上还坐，（欢）甚。赐平阳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宫。子夫上车，平阳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 [如此实用主义！主子现在“乞求”她的奴隶。] 入宫岁余，竟不复幸。武帝择宫人不中用者，斥出归之。卫子夫得见，涕泣请出。上怜之，复幸，遂有身，尊宠日隆。召其兄卫长君弟青为侍中。而子夫后大幸，有宠，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据。

初，上为太子时，娶长公主（嫖）女为妃。立为帝，妃立为皇后，姓陈氏，无子。上之得为嗣，大长公主有力焉，以故陈皇后骄贵。闻卫子夫大幸，恚（怨恨），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 [性爱和生男导致这位起初非常微贱的女人彻底赢了大贵族兼合法皇后，这大有赖于她的皇帝丈夫的强固的意志。]

陈皇后母大长公主，景帝姊也，数让（斥）武帝姊平阳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弃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背）本乎！”平阳公主曰：“用无子故废耳。”陈皇后求子，与医钱凡九千万，然竟无子。

卫子夫已立为皇后，先是卫长君死，乃以卫青为将军，击胡有功，封为长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为列侯。及卫皇后所谓姊卫少儿，少儿生子霍去病，以军功封冠军侯，号骠骑将军。青号大将军。立卫皇后子据为太子。卫氏枝属以军功起家，五人为侯。 [她家族的两位特别伟大的将领，对帝国的防卫和征伐真正大有贡献，也对她的相当经久的

权势和尊荣大有贡献。考虑到武帝很易变换的性取向和他放纵的行为方式，后一贡献甚至是关键性的。]

[武帝渐趋腐败至极：]

及卫后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

王夫人蚤（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

李夫人蚤（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号协律（都尉）。协律者，故倡也（世代相传的乐伎）。兄弟皆坐奸，族。是时其长兄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不及诛（因李广利投降匈奴，无法诛之），还，而上既夷李氏，后怜其家，乃封为海西侯。

他姬子二人为燕王、广陵王。其母无宠，以忧死。

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有宠。然皆以倡（伎）见，非王侯有土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

卫子夫立为皇后，后弟卫青字仲卿，以大将军封为长平侯。四子，长子伉为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贵幸。其三弟皆封为侯，各千三百户.....贵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她的权势和威望如日中天，基于皇帝的宠爱，基于她的弟弟和侄子的伟大军功。]

是时平阳（公）主寡居，当用列侯尚（婚配）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卫青）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卫子夫和卫青曾为其家奴），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实用主义；社会灵活性；“双向兼容”。]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

最紧要的“皇家团结”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与孝景帝同母。母，窦太后也。

孝文帝凡四男：长子曰太子，是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参；次子

胜。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为代王，以参为太原王，以胜为梁王。二岁，徙代王为淮阳王。……

初，武为淮阳王十年，而梁王胜卒，谥为梁怀王。……其明年，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历已十一年矣。

……（梁王）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五年，复入朝。是时上（景帝）未置太子也。上与梁王燕饮，尝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梁孝王和非常宠爱他的母亲——权势盛大和性格强横的窦太后——都有这么一个野心（虽然并不很认真）。因此，他几乎是头号的政治敏感人物。〕……

〔他对镇压大贵族们的大叛乱（吴楚七国之乱）和维持帝国统一做出过重大贡献：〕其春，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拒）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他那坚定和持久的抵抗是决定性的，大大增长了他的威望，或许也大大增长了他的野心。〕明年，汉立太子。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他在地位、威望和财富方面的巨大优势，足以对中央产生威胁。〕

〔皇位之争和政治动乱的潜在危机：〕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出自母亲的溺爱的腐败。〕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蹕，入言警。〔超级奢华和超级排场，几乎可以威胁到“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野心得到发展，实力对比不利于帝国中央。〕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乘輿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书）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着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拟于天子”——失序和动乱的大可能。〕

十一月，上废栗太子，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母亲的溺爱现在有了至高的和紧迫的政治含义！〕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景帝，窦太后义格，亦遂不复言以梁王为嗣事由此。〔激进变更在大臣中间不得人心，太后最终变得通达情理，说到底她知道她的宠爱应有的界限。〕以事秘，世莫知。〔危机在它爆发以前似乎已悄然过去。〕乃辞归国。

其夏四月，上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他的隐秘挫折感转变为强烈的怨恨，直接导致邪恶的暗杀大臣行动或政变行动？〕逐其贼（暗杀执行者），未得也。于是天子意（疑）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后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之。上由此怨望于梁王。梁王恐，乃使韩安国因长公主谢罪太后，然后得释。

上怒稍解，因上书请朝。既至关，茅兰说王，使乘布车，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汉使使迎王，王已入关，车骑尽居外，不知王处。太后泣曰：“帝杀吾子！”景帝忧恐。〔他真的怕他的母亲！还怕背上杀死亲兄弟的坏名声。〕于是梁王伏斧质于阙下，谢罪，然后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复如故。〔危机通过犯罪者的屈从和卑恭而被度过——勉强度过。〕悉召王从官入关。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车辇矣。

（梁王）三十五年冬，复朝。上疏欲留，上弗许。〔景帝不会再重复过去的疏忽或错误。〕归国，意忽忽不乐。……六月中，病热，六日卒，谥曰孝王。

孝王慈孝，每闻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太后亦爱之。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

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悦），为帝加壹餐。〔在非常“偏心”的母亲面前的可怜的皇帝！然而，国家理由或大原则没有因此被变动哪怕一寸一分。〕……

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财富是，并且只是一类权势潜能。财富在政治世界里的可转换性的限度何在？〕……

太史公曰：梁孝王虽以亲爱之故，王膏腴之地，然会汉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财货，广宫室，车服拟于天子。然亦僭矣。〔在一定意义上，合法性是某种不获取政权就极难得到的东西。〕

褚先生（褚少孙）曰：臣为郎时，闻之于宫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称道之也。窃以为令梁孝王怨望，欲为不善者，事从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爱少子故，欲令梁王为太子。大臣不时正言其不可状……景帝与王燕（宴）饮，景帝曰：“千秋万岁之后传王。”太后喜说（悦）。窦婴在前，据地言曰：“汉法之约，传子适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帝约乎！”于是景帝默然无声。太后意不说（悦）。主故成王与小弱弟立树下，取一桐叶以与之，曰：“吾用封汝。”周公闻之，进见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与戏耳。”周公曰：“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于是乃封小弟以应县。是后成王没齿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孝经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圣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于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骄蹇日久，数闻景帝好言，千秋万世之后传王，而实不行。〔因其轻浮的私下言辞，景帝对形成头号大贵族梁王的野心、篡夺行为及其最终的忧死有重大责任。〕

又诸侯王朝见天子，汉法凡当四见耳。始到，入小见；到正月朔旦，奉皮荐璧玉贺正月，法见；后三日，为王置酒，赐金钱财物；后二日，复入小见，辞去。凡留长安不过二十日。小见者，燕（宴）见于禁门内，饮于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岁。入与

人主同辇，出与同车。示风以大言而实不与，令出怨言，谋畔（叛）逆，乃随而忧之，不亦远乎！非大贤人，不知退让。今汉之仪法，朝见贺正月者，常一王与四侯俱朝见，十余岁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见，久留。〔因其轻浮的公开行动，景帝同样对形成上述一切有重大责任。〕鄙语曰“骄子不孝”，非恶言也。故诸侯王当为置良师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韩长孺等，敢直言极谏，安得有患害！

……

而梁王闻其义出于袁盎诸大臣所，怨望，使人来杀袁盎。……梁王所欲杀大臣十余人，文吏穷本之，谋反端颇见。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忧之，问公卿大臣，大臣以为遣经术吏往治之，乃可解。于是遣田叔、吕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经术，知大礼。来还，至霸昌廐，取火悉烧梁之反辞，但空手来对景帝。景帝曰：“何如？”对曰：“言梁王不知也。造为之者，独其幸臣羊胜、公孙诡之属为之耳。谨以伏诛死，梁王无恙也。”景帝喜说（悦），曰：“急趋谒太后。”太后闻之，立起坐餐，气平复。……

为了在政变企图被粉碎以后保持帝国的最紧要“团结”——皇帝与其强有力的母亲之间的“团结”。

成也皇子，败也皇子

孝武皇帝六男。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閼，李姬生燕刺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bó，古同“膊”）。

〔戾太子——起初的皇储：他的皇帝父亲、晚年极度偏执多疑和狂野无度的武帝的致命受害者。〕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méi，祭，古人求子之祭）使东方朔、枚皋作祝。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元鼎四年，纳史良娣，产子男进，号曰史皇孙。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

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语在《公孙贺》、《江充传》。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避）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与他失宠了的母亲一起，这位太子为了生存而发动孤注一掷的政变。〕

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韩）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韩）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无且和倚华一起，拿信符去向皇后报告了事情始末），〔奴隶出身的英勇皇后决绝地对她的丈夫——极端偏执多疑和狂野无度的皇帝——战斗，为了她自己和她心爱的儿子的生存；孤注一掷的政变成为一场决绝殊死的内战。〕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逃亡），不得。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在这巫蛊事里一番有力和勇敢的著名论辩，反对宫廷内斗，主张合乎情理的稳定和深切合法的秩序。〕壶关三老（令狐）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

毀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这位老卫士准备为正义和帝国的合乎情理的稳定牺牲性命。〕

《诗》云：‘取彼谮人，投畀（bì, 给予）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寤。

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臧（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屨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太子故人）富贍，使人呼之（以济“主人”之贫）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拒）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上既伤太子，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邗侯，张富昌为题侯。”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舆侯嗣子尚（嫁娶）焉。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卫后、史良悌葬长安城南。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

太子有遗孙一人，史皇孙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为孝宣

帝……

[燕刺王旦：一位皇子旨在夺取帝位的叛乱和此后的大政变，其起源、发展、复起和终被粉碎。]

齐怀王闾与燕王旦、广陵王胥同日立，皆赐策，各以国土风俗申戒焉……

燕刺王旦赐策曰：“呜呼！小子旦，受兹玄社，建尔国家，封于北土，世为汉辅。呜呼！熏鬻氏（亦作熏育，古匈奴名）虐老兽心，以奸巧边氓。朕命将率，租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帅，降旗奔师。熏鬻徙域，北州以妥。……非教士不得从征。王其戒之！”

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及卫太子（即戾太子）败，齐怀王又薨，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他被自己的随机形成并鲁莽显现的帝位野心严重伤害。]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藏）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后遂立少子为太子。

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昭帝，赐诸侯王玺书。旦得书，不肯哭，曰：“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至）长安，以问礼仪为名。王孺见执金吾广意，问：“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广意言：“待诏五宫，宫中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归以报王。王曰：“上弃群臣，无语言，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复遣中大夫至京师上书言：“……远方珍物陈于太庙，德甚休盛，请立庙郡国。”奏报闻。时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旦怒曰：“我当为帝，何赐也！”[他的重新被唤起的帝位野心导致了武装叛乱图谋。]遂与宗室中山哀王子刘长、齐孝王孙刘泽等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备非常。

（刘）长于是为旦命令群臣曰：“寡人赖先帝休德，获奉北，亲受明诏，职吏事，领库兵，饬武备，任重职大，夙夜兢兢，子大夫将何以规佐寡人？且燕国虽小，成周之建国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于今

千载，岂可谓无贤哉？……”

群臣皆免冠谢。郎中成轸谓旦曰：“大王失职，独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国中虽女子皆奋臂随大王。”旦曰：“前高后时，伪立子弘为皇帝，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诛诸吕，迎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亲武帝长子，反不得立，上书请立庙，又不听。立者疑非刘氏。”

[叛乱展开，随后在它正式发动以前被挫败。] 即与刘泽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泽谋归发兵临淄，与燕王俱起。旦遂招来（徠）郡国奸人，赋敛铜铁作甲兵，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建旌旗鼓车，旄头先驱，郎中侍从者着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旦从相、中尉以下，勒车骑，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须期日。郎中韩义等数谏旦，旦杀义等凡十五人。会侯刘成知泽等谋，告之青州刺史隽不疑，不疑收捕泽以闻。天子遣大鸿胪丞治，连引燕王。有诏勿治，而刘泽等伏诛。益封侯。

久之，旦姊鄂邑盖长公主、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霍光争权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与燕交通。旦遣孙纵之等前后十余辈，多赍（jī，携带）金宝走马，赂遗盖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与交通，数记疏光过失与旦，令上书告之。桀欲从中下其章。旦闻之，喜，上疏曰：“昔秦据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轻弱骨肉，显重异族，废道任刑，无恩宗室。其后尉佗入南夷，陈涉呼楚泽，近狎作乱，内外俱发，赵氏无炊火焉。高皇帝览踪迹，观得失，见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规土连城，布王子孙，是以支叶扶疏，异姓不得间也。今陛下承明继成，委任公卿，群臣连与成朋，非（诽）毁宗室，肤受之诉，日骋于廷，恶吏废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闻武帝使中郎将苏武使匈奴，见留二十年不降，还为典属国。今大将军长史敞无劳，为搜粟都尉。又将军都郎羽林，道上移辚，太官先置。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之变。”

是时，昭帝年十四，觉其有诈，遂亲信霍光，而疏上官桀等。（上官）桀等因谋共杀（霍）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许立桀为王，外连郡国豪杰以千数。旦以语相平，平曰：“大王前与刘泽结谋，事未成而发觉者，以刘泽素夸，好侵陵也。平闻左将军（上官桀）素轻易，车骑将军（上官桀之子上官安）少而骄，〔政变集团领导人素质全都糟糕！〕臣恐其如刘泽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诣阙，自谓故太子，长安中民趣（趋）乡（向）之，正（欢）不可止，大将军（霍光）恐，出兵陈之，以自备耳。我帝长子，天下所信，何忧见反？”后谓群臣：“盖主（盖长公主）报言，独患大将军与右将军王莽。今右将军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征不久。”〔他一贯的自信和傲慢，严重低估大国务家霍光的才智和能力！〕令群臣皆装。

是时天雨，虹下属宫中饮井水，井水竭。厕中豕群出，坏大官灶。乌鹄斗死。鼠舞殿端门中。殿上户自闭，不可开。天火烧城门。大风坏宫城楼，折拔树木。流星下堕。后姬以下皆恐。王惊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吕广等知星，为王言“当有兵围城，期在九月、十月，汉当有大臣戮死者”。语具在《五行志》。

王愈忧恐，谓广等曰：“谋事不成，妖祥数见，兵气且至，奈何？”会盖主舍人父燕仓知其谋，告之，由是发觉。丞相赐玺书，部中二千石逐捕孙纵之及左将军桀等，皆伏诛。旦闻之，召相平曰：“事败，遂发兵乎？”平曰：“左将军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发也。”王忧懣，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颜师古注：术，道路也）何广广（空旷貌）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发纷纷兮（置）渠（指战死的人填满沟渠），骨籍籍（颜师古注：籍籍，纵横貌也）兮亡居（无法安置）。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徘徊）两渠间兮，君子（指燕王旦）独安居（指陵墓）！”坐者皆泣。

〔帝国决不赦免首要叛王，并予严正谴责，他被迫自杀。〕有赦令

到，王读之，曰：“嗟乎！独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诸夫人之（至）明光殿，王曰：“老虏曹为事当族！”欲自杀。左右曰：“党（倘）得削国，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会天子使使者赐燕王玺书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屏社稷。先日诸吕阴谋大逆，刘氏不绝若发，赖绛侯等诛讨贼乱，尊立孝文，以安宗庙，非以中外有人，表里相应故邪？樊、郃、曹、灌，携剑推锋，从高皇帝垦灾除害，耘锄海内，当此之时，头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赏不过封侯。今宗室子孙曾无暴衣露冠之劳，裂地而王之，分财而赐之，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今王骨肉至亲，敌吾一体，乃与他姓异族谋害社稷，亲其所疏，疏其所亲，有逆悖之心，无忠爱之义。如使古人有知，当何面目复奉齐酎见高祖之庙乎！”

旦得书，以符玺属医工长，谢相二千石：“奉事不谨，死矣。”即以绶自绞。后夫人随旦自杀者二十余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为庶人，赐旦谥曰刺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诛，国除。……

[另一位野心勃勃和从事叛乱的皇子兼亲王：花花公子，全然无能。] 广陵厉王胥赐策曰：“呜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尔国家，封于南土，世世为汉辅。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强，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呜呼！悉尔心，祇祇兢兢，乃惠乃顺，毋桐好逸，毋迕宵人，惟法惟则！《书》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后羞。王其戒之！”

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

昭帝初立，益封胥万三千户，元凤中入朝，复益万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千斤，安车驷马宝剑。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圣、曾、宝、昌皆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为高密王。所以褒赏甚厚。

[他的帝位野心和反复不已的叛逆行为。] 始，昭帝时，胥见上年少无子，有觊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祝诅：祈求鬼神加害于敌对之人）。女须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

伏。言“吾必令胥为天子”。胥多赐女须钱，使祷巫山。会昭帝崩，胥曰：“女须良巫也！”杀牛塞祷。及昌邑王（李夫人之子李膊）征，复使巫祝诅之。后王废，胥浸信女须等，数赐予钱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孙何以反得立？”复令女须祝诅如前。又胥女为楚王延寿后弟妇，数相馈遗，通私书。后延寿坐谋反诛，辞连及胥。有诏勿治，赐胥黄金前后五千斤，它器物甚众。胥又闻汉立太子，谓姬南等曰：“我终不得立矣。”乃止不诅。后胥子南利侯宝坐杀人夺爵，还归广陵，与胥姬左修奸。事发觉，系狱，弃市。相胜之奏夺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奏可。胥复使巫祝诅如前。

胥宫园中枣树生十余茎，茎正赤，叶白如素。池水变赤，鱼死。有鼠昼立舞王后廷中。胥谓姬南等曰：“枣水鱼鼠之怪甚可恶也。”居数月，祝诅事发觉，有司按验，[帝国中央终于发觉其反复不已的叛逆行为。]胥惶恐，药杀巫及宫人二十余人以绝口。公卿请诛胥，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即讯。胥谢曰：“罪死有余，诚皆有之。事久远，请归思念具对。”[他的末日和被迫自杀。]胥既见使者还，置酒显阳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饮，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赵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无终，长不乐兮安穷！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何用为乐心所喜，出入无（踪）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至鸡鸣时罢。胥谓太子霸曰：“上遇我厚，今负之甚。我死，骸骨当暴。幸而得葬，薄之，无厚也。”即以绶自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杀。天子加恩，赦王诸子皆为庶人，赐谥曰厉王。立六十四年而诛，国除。……

……

千古谜案——巫蛊之乱

公孙贺：武帝治下对匈奴作战的一位平庸的将领，然后是一位任职经历同样平庸的帝国丞相；他的重要性在于，为了他的非常腐败和阴恶的儿子，非常偶然地招致了历史性的巫蛊之乱。

公孙贺字子叔，北地义渠人也。贺祖父昆邪，景帝时为陇西守，以将军击吴、楚有功，封平曲侯，着书十余篇。

贺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贺夫人（卫）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元光中为轻车将军……后五岁，以车骑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出，有功，[在他数十年的军事生涯里唯一显著的军事成就。]封南（jiào）侯。……代石庆为丞相，封葛绎侯。时朝廷多事，督责大臣。自公孙弘后，丞相李蔡、严青翟、赵周三人比坐事死。石庆虽以谨终，然数被谴。[然而无论如何，他恭谦谨慎，有自知之明。]初，贺引拜为丞相，不受印绶，顿首涕泣，曰：“臣本边鄙，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宰相。”上与左右见贺悲哀，感动下泣，曰：“扶起丞相。”贺不肯起，上乃起去，贺不得已拜。出，左右问其故，贺曰：“主上贤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危）矣。”

贺子敬声，代贺为太仆，父子并居公卿位。[他的儿子，一名傲慢和极端腐败的贵族，与他截然相反。]敬声以皇后（卫子夫）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终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陕西一谷名）之木不足为我械（桎梏）。”[他拯救儿子的行动失败了，甚至注定彻底要完蛋，因为他为了给儿子赎罪而捕到的“大侠”、一个有历史重要性的家伙做了致命的报复。]安世遂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

巫蛊之祸起自（朱）安世，成于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败。语在《江充》、《戾园传》。

[刘屈氂：巫蛊之乱的可怕岁月里的帝国丞相，在首都进行大规模血腥内战，奋力打击孤注一掷、殊死拼斗的皇储和皇后，但仍然未能规

避对他自己的巫蛊指控，连同他的主子武帝施予他的暴死。] 刘屈氂（牦），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进。

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公孙）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意谓受边郡官吏的货赂），使内郡自省作车（谓作令内郡自省费用而作车转输于边），又令耕者自转（谓自转输粮食于边。陈直云：汉代内郡作车由耕农输转边郡之弊政，延续之时间甚久），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书，以奸传朱安世（谓公孙贺诈为诏书诒朱安世不死，诱之自首）。狱已正于理（理[官]：法官）。其以涿郡太守屈牦为左丞相，[在一个可怕时候的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命。]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任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

其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牦挺身逃，亡其印绶。[被诬告的皇储为生存而被迫发动武装政变和随后在首都的内战。]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疾：速也。置：谓所置驿）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纷扰）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槽（战车），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太子既诛充发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太子亦遣使者矫（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发武库兵，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长水：乡名，其地屯有胡骑。宣曲：官名），皆以（已）装会。[双方——皇帝与太子——匆忙应急性地武装动员，为了最终的生死冲突。]侍郎莽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

引骑入长安，又发辑濯士（辑濯士：划船手），以予大鸿胪商丘城。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太子指令的合法性可疑，使之在兵力动员的一个重大环节上碰壁失败。这因而迫使他动员首都的普通居民。〕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丞相附兵浸（渐也）多，太子军败，南奔覆盎城门，得出。〔太子输掉了战争，因为他的敌人占有兵力数量（和质量）优势。〕会夜司直（丞相属官）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惶）恐，自杀。及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司直田仁纵太子，皆要（腰）斩。……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后二十余日，太子得于湖。语在《太子传》。

〔为了阴谋者个人的肮脏私利而设立一位新皇储的阴谋，继之以阴谋者的暴死或族灭。〕其明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设宴送行），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牝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子也。贰师女为屈牝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时，治巫蛊狱急，内者令（又作内谒者令，掌宫内卧具帷帐）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案验，罪至大逆不道。有诏载屈牝厨车（载食之车）以徇（游街示众），要（腰）斩东市，妻子梟首华阳街。〔在其时流行的政治“文化”下，“巫蛊”无穷无尽，致使他像他血腥杀戮了的人们一样遭遇暴死。〕贰师将军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第六章 改革及其敌人

商鞅变法始于面向皇帝的“推销”，以法家的政治哲学和旨在霸权扩张的政策纲领赢得统治者的支持，而改革的成功必须确立国家严格贯彻各项改革律令的彻底可信性。

商鞅变法：深水区的改革

商鞅：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在其改革的历史结果（正负两面）的规模和激进程度意义上的“最伟大”，还有在他的政治决心和非常创新性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最伟大”。他在距今2400年以前，做了某些颇为“现代”的事情！他的创造性改革给那到嬴政时急剧变革了中国的事态铺垫了基础。或许可以说，他造就了一个“非中国的”未得长寿的中国。

[一位起初仅被一人所知的“法家—现实政治”天才。]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贤（贤：正直和有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是个正直的人，有其远比自利宽广的理想），未及进。会座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原（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残酷的“国家理由”！]王许诺而去。公叔座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

（擒）。”[“国家理由”与个人道德被如此轻而易举地调和起来，在同一时候都得到照顾。]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前往侧翼大国去寻他的改革机会，在政治文化和国家抱负方面“天然地”与他的政治信念相符。]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

国中求贤者，将修缪（穆）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他的首次推销没有打动这位君主。]景监以让（责备）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提倡理想主义的“普遍帝国”（或许主要依靠优越的道德和实力为后盾的委婉的渗透性影响：“说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对这位君主来说，这抱负太大太高，不切实际。]”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第二次推销的表现有所改善，但仍未击中对象的心弦，因为对这位君主来说它太流俗太保守（说以王道）。]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第三次推销开始唤起君主的认真兴趣，靠的是笼统地提倡霸道（肯定依凭出自国内改革和力量建设的实力和武力）说以霸道。]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第四次推销终于辉煌地成功。以其前景和被规划的实践细节，它令孝公着迷！]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他的“法家—现实政治”哲学和旨在霸权扩张的政策纲领赢得了统治者。改革主义臣僚与大有抱负的君主之间关键性的互相依赖和信赖的关系建立了起来。]

[为“武装”孝公以拒绝必定广泛的反对舆论，他提出创造性激进改革的必需决心和根本理由。]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真理

开始总是在少数人手里。”鼓励他的君主以及他自己决绝果断地发动激进改革而不顾俗常多数的反对舆论。]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针对古旧传统和习俗的政治创新，国家理由：“强国利民”。]孝公曰：“善。”

[与宫廷内保守派的辩论，其间详细阐明他的改革的根本理由。]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对往昔的特殊主义立场和历史理解，当代人做出自己的创造和决定的权利和必要。]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政治智慧和美德两者都以创造和习俗改革为特征。]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使社会成为一个高效的军营：严格地组织起所有的普通平民，依靠严厉的管束和赏罚分明的治理来管制和规制。而且，使国家彻底监察这么一个社会，彻底威慑之。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将家庭破解为最小的可行单位，以求国家的政治经济得益；规制性地惩绝私斗，规制性地酬赏为国作战。]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鼓励农耕，禁止商业，懒惰的贫民几乎不允许存在。]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贵族成员须有军功才能是贵族成员。在这个意义上将社会平等化：每个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必须首先是实战有功的战士。]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

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从军打仗立功被提升为国家弘扬的最高价值和它认可的唯一光荣。由此创设一个彻底的军国和军国社会！〕

〔确立国家严格贯彻各项改革律令的彻底可信性；藉以时日，决绝的贯彻产生了巨大的实效。〕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十年之后，社会已适应强制实施的激进改革，激进改革现在成了惯常“习俗”。〕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人民变得更为富裕、普遍有德、循规蹈矩和献身军役。〕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人民看来成了改革家希望他们变成的样子：国家的机械式工具，而没有或不敢表达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情感。〕

〔激进改革的发展或其第二阶段，连同它的甚至更大效果。〕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迁都：一项既是战略的又是象征的行动，显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将家庭破解到它的最小规模现在成了一项绝无保留的禁令。〕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国家领土行政管理体系的简化和合理化。〕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农业税收的均等化和合理化。国家征税变得便利得多，有效得多。〕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历经15年，激进的全面改革使得秦王国成了一个强大而荣耀的强国。秦孝公即位后痛心疾首地宣告的“诸侯鄙秦，丑莫大焉”状态彻底结束。〕

[对魏国的关键的扩张主义地缘战略战役，基于大为增强了的实力和被明智地选择了的时机。] 其明年，齐败魏兵于马陵（商鞅变法发动后15年），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阐明最关键的地缘政治。]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因而提出一项地缘战略和扩张计划。] 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将而击之。军既相距（拒），卫鞅遗魏将公子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 魏公子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一项残酷无情的卑鄙诡计，一种比马基雅维里本人可能认为必需的更为马基雅维里主义的行为。商鞅本人现在有了他要求秦国人人都须有的军功！] 魏惠王兵数破于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他脆弱的国内地位：贵族们对他无情的激进改革深为怨恨，同时他的几乎至高的权力、不予自制的自负浮华和傲慢轻率的张扬，使这怨恨变本加厉。]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曰：“……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

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于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稍）安。君尚将贪商于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弃）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随其伟大主持者和权力给予者的去世，他立即成了孤家寡人，并且迅速暴亡。]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至）魏。魏人怨其欺公子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至）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纳）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黽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以下或可被认为是司马迁对他笔下历史人物所曾做过的最肤浅或最流俗的评论。暴秦给初汉人留下的印象和教训太强烈，以致他难以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国务家之一持有真正的历史意识和公正性。]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没有节制的英雄主义注定艰难

范雎：一位反对大贵族权势的伟大斗士；一位成功扭转先前由大贵族确立的国家战略政策的革命家；一位爽直、忠诚、勇敢、好斗和政治上无私的人。这位伟大的国务家，在一段对其“帝国形成”至为关键的时期里，整个控制和操作了秦王国的治国方略。李斯《谏逐客书》云：“昭王得范雎，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一个胸怀大志却地位卑微的平民，寻求一个政治幕僚职位，险些

丧命于小人之手，幸而死里逃生。] 范雎（jū）者，魏人也，字叔。游说诸侯，欲事魏王，家贫无以自资，乃先事魏中大夫须贾。须贾为魏昭王使于齐，范雎从。留数月，未得报。齐襄王闻雎辩口，乃使人赐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辞谢不敢受。须贾知之，大怒，以为雎持魏国阴事告齐，故得此馈，令雎受其牛酒，还其金。既归，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诸公子，曰魏齐。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肋折齿。雎详（佯）死，即卷以箒，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故辱以惩后，令无妄言者。雎从箒中谓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谢公。”守者乃请出弃箒中死人。魏齐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后魏齐悔，复召求之。魏人郑安平闻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张禄。

[大难不死之后，他开始在强劲有力的秦国寻求自己的起始机会，他对差不多大权独揽的穰侯魏的初始敌意。] 当此时，秦昭王使谒者王稽于魏。郑安平诈为卒，侍王稽。王稽问：“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郑安平曰：“臣里中有张禄先生，欲见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昼见。”王稽曰：“夜与俱来。”郑安平夜与张禄见王稽。语未究，王稽知范雎贤，谓曰：“先生待我于三亭之南。”与私约而去。

王稽辞魏去，过载范雎入秦。至湖，望见车骑从西来。范雎曰：“彼来者为谁？”王稽曰：“秦相穰侯东行县邑。”范雎曰：“吾闻穰侯专秦权，恶内诸侯客，此恐辱我，我宁且匿车中。”有顷，穰侯果至，劳王稽，因立车而语曰：“关东有何变？”曰：“无有。”又谓王稽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耳。”[在“半蛮夷”的秦，专制大贵族很容易鄙视和防范来自“文明”的外部的智识“推销者”。] 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闻穰侯智士也，其见事迟，乡（向）者疑车中有人，忘（往？）索之。”于是范雎下车走，曰：“此必悔之。”行十余里，果使骑还索车中，无客，乃已。王稽遂与范雎入咸阳。

已报使，因言曰：“魏有张禄先生，天下辩士也。曰‘秦王之国危于累卵，得臣则安。然不可以书传也’。臣故载来。”秦王弗信，使舍

食草具。待命岁余。

当是时，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秦东破齐。愍王尝称帝，后去之。数困三晋。厌天下辩士，无所信。

穰侯，华阳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阳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将，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于王室。及穰侯为秦将，且欲越韩、魏而伐齐纲寿，欲以广其陶封。范雎乃上书曰：

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使以臣之言为，原（愿）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为不可，久留臣无为也。〔他诉诸的是商鞅传统——非贵族化传统。〕语曰：“庸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而刑必断于有罪。”〔这差不多是说君主的标准必须是“国家理由”，而非君主个人的一时兴致、情感好恶和任何贵族联系。〕今臣之胸不足以当椹（zhēn）质（椹质：古代斩人时垫在身下的木板），而要（腰）不足以待斧钺，岂敢以疑事尝试于王哉！虽以臣为贱人而轻辱，独（岂）不重任臣者之无反复于王邪？（难道就不重视推荐我的人对大王的承诺？）〔他有马基雅维里式的美德即政治英勇！〕

且臣闻周有砥，宋有结绿，梁有县藜，楚有和朴，此四宝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为天下名器。然则圣王之所弃者，独（岂）不足以厚国家乎？〔弦外之音褒扬平民智士和反对大贵族。〕

……良医知病人之死生，而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虽舜禹复生，弗能改己。〔商鞅精神，绝对地讲求实际和后果主义，而不给予任何既定权威无用的尊崇。〕语之至（深）者，臣不敢载之于书，其浅者又不足听也。意者臣愚而不概亡（无）其（抑或）言臣者（推荐者）贱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原（愿）得少赐游观之间（游览观赏的余暇），望见颜色。一语无效，请伏斧质。

于是秦昭王大说（悦），乃谢王稽，使以传车召范雎。

[随即而来的是他的第二场“战役”，即以一种戏剧性的和动人的方式当面说服秦王改革，首先改革对外战略。]于是范雎乃得见于离宫，佯（佯）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来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缪为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耳。”[激将法，攻击目标（或曰他要给秦王定的攻击目标）是主控国权国策的最大贵族。]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闻其与宦者争言，遂延迎，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一西戎之国）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窃闵然不敏，敬执宾主之礼。”范雎辞让。是日观范雎之见者，群臣莫不洒然变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间，秦王复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他是个精明的策略家，因此将他的君主“抓”得更紧。]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闻昔者吕尚之遇文王也，身为渔父而钓于渭滨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说而立为太师，载与俱归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于吕尚而卒王天下。乡使（若使）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是周无天子之德，而文武无与成其王业也。今臣羁旅之臣也，交疏于王，而所原（愿）陈者皆匡君之事，处人骨肉之间，[要赢取君主的大信任，或者说要君主做出大承诺，作为一项非常冒险的事业——为他打击大贵族——的先决条件。]原（愿）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问而不敢对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然臣不敢避也。[然而，有大决心，有颠扑不破的勇气，还有对君主的绝对忠诚，在他想要他相信的时候。]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且以五帝之圣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贤焉而死，乌获、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处必然之势，可以少有补于秦，此臣之所大原（愿）也，臣又何患哉！[他对君主做了誓死宣誓！他确实不怕死。他对君主的要求和他向君主

的保证：意在缔结他和君主之间为了改革的“意志同盟”或“互信同盟”。] 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卒兴吴国，阖闾为伯（霸）。使臣得尽谋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是臣之说行也，臣又何忧？箕子、接舆漆身为厉，被发为狂，无益于主。假使臣得同行于箕子，可以有补于所贤之主，是臣之大荣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乡（向）秦耳。[正式说出最大要害：大贵族的过大权势和因此必有的可怕后果。] 足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于奸臣之态，居深宫之中，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无与昭奸。大者宗庙灭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非常尖锐的批评和非常强烈的激励，旨在所望的针对大贵族权势的改革。] 若夫穷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贤于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国辟远，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于此，是天以寡人（hùn，扰乱，打扰）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庙也。寡人得受命于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无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原（愿）先生悉以教寡人，无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再拜。[“意志同盟”、“互信同盟”缔结。]

[他激烈抨击大贵族在对外政策方面的经久的保守主义，基于一种对根本的地缘战略形势和“民族”政治文化的分析。] 范雎曰：“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而群臣莫当其位。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秦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王跽（跪）曰：“寡人原（愿）闻失计。”

然左右多窃听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言内比言外事

更敏感更冒险。]以观秦王之俯仰。因进曰：[集中抨击大贵族的一项特殊的现行战略政策：近交远攻。]“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纲寿，非计也。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出师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也，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亲也，越人之国而攻，可乎？其于计疏矣。且昔齐愍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诸侯见齐之罢弊，君臣之不和也，兴兵而伐齐，大破之。士辱兵顿，皆咎其王，曰：‘谁为此计者乎？’王曰：‘文子为之。’大臣作乱，文子出走。攻齐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借贼兵而赍盗粮者也。[他的战略政策是远交近攻，即反转先前的战略政策。这确实是一项关键的大战略建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且昔者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昭王曰：“吾欲亲魏久矣，而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对曰：“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闻命矣。”乃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后二岁，拔邢丘。[他的又一重大成功：他在战略方向和关键的战略政策两方面的主张都得到了采纳。]

[进一步战略决策进展，一项关键的地缘战略进展。]客卿范雎复说昭王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他就韩国做此战略进攻提倡，以便使秦国的地缘战略地位成为“完美的”，“拓圆”战略边境。]昭王曰：“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对曰：“韩安得无听乎？王下兵而攻荥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而霸事因

可虑矣。”王曰：“善。”且欲发使于韩。

〔他不再“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在他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巩固之后，直接抨击大贵族的核心权力和影响。〕范雎日益亲，复说用数年矣，因请间说曰：“臣居山东时，闻齐之有田文，不闻其有王也；闻秦之有太后、穰侯、华阳、高陵、泾阳，不闻其有王也。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威之谓王。今太后擅行不顾，穰侯出使不报，华阳、泾阳等击断无讳，高陵进退不请。四贵备而国不危者，未之有也。为此四贵者下，乃所谓无王也。然则权安得不倾，令安得从王出乎？臣闻善治国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权力和权威必须被集中在君主手中。〕穰侯使者操王之重，决制于诸侯，剖符于天下，政适伐国，莫敢不听。战胜攻取则利归于陶（穰侯封邑），国弊御于诸侯；战败则结怨于百姓，而祸归于社稷。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齿管齐，射王股，擢王筋，县（悬）之于庙梁，宿昔而死。李兑管赵，囚主父于沙丘，百日而饿死。今臣闻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华阳、泾阳佐之，卒无秦王，此亦淖齿、李兑之类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国者，君专授政，纵酒驰骋弋猎，不听政事。其所授者，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为主计，而主不觉悟，故失其国。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下及王左右，无非相国之人者。见王独立于朝，臣窃为王恐，万世之后，有秦国者非王子孙也。”昭王闻之大惧，曰：“善。”〔他的警告确实令秦王心惊胆战，并且（因此）非常成功。〕于是废太后，逐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于关外。〔结果是君主之下的一场一流政变，甚或是一场政治革命，贵族专权变为君主专权。至此，范雎入秦约为五年。〕秦王乃拜范雎为相。收穰侯之印，使归陶，因使县官给车牛以徙，千乘有余。到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

秦封范雎以应，号为应侯。当是时，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英雄的末路：他的战略在一步接一步地被彻底执行，然而他的个人影响开始衰落。〕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韩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广

武。

后五年，昭王用应侯谋，纵反间卖赵，赵以其故，令马服子代廉颇将。秦大破赵于长平，遂围邯郸。已而与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杀之。

[他毫无怜悯地杀了白起——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战无不胜的“屠戮式战神”！他开始“出错”或有“倒大霉”可能。]任郑安平，使击赵。郑安平为赵所围，急，以兵二万人降赵。应侯席请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于是应侯罪当收三族。秦昭王恐伤应侯之意，乃下令国中：“有敢言郑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赐相国应侯食物日益厚，以顺适其意。后二岁，王稽为河东守，与诸侯通，坐法诛。而应侯日益以不怿。[他依据道德理由而非才干提拔了这两位，这是他至此犯过的独一无二的重大错误。这对他来说后果严重——在律治严苛的再改革后的秦国。如后所述，他因为这个错误而失去了自信。]

昭王临朝叹息，应侯进曰：“臣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忧，臣敢请其罪。”昭王曰：“吾闻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夫铁剑利则士勇，倡优拙则思虑远。夫以远思虑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图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应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郑安平等畔（叛），内无良将而外多敌国，吾是以忧。”欲以激励应侯。应侯惧，不知所出。蔡泽闻之，往入秦也。

没有个人节制的英雄主义（范雎）VS有节制的非英雄主义或平庸（蔡泽）：他最终被一位能言善辩之士、燕人蔡泽说服而退出权力和国务，后者有着与他大为不同的气质、信仰和性格；蔡泽的论辩强调个人安全、有限幸福和节制温和——“日中则移，月满则亏”，“成功之下，不可久处”。

……（范雎）言于秦昭王曰：“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霸）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秦昭王召见，与语，大说（悦）之，拜为客卿。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

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悦）蔡泽计画，遂拜为秦相，东收周室。

蔡泽相秦数月，人或恶之，惧诛，乃谢病归相印，号为纲成君。

[蔡泽被任命为秦相出自范雎的辞退和举荐，那是后者作为一位国务家除妒忌白起、促其衰落之外，唯一有过的真正自私和不负责的行动，因为举荐了一位他明知非常自私和不负责的“推销人”出任关键的国家权力执掌者。他在任相期间，三次举荐人到重要职位上，但全部都失败了！]居秦十余年，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卒事始皇帝，为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质于秦。

从孤儿到皇帝

汉宣帝：汉帝国史上的最伟大君主之一，而这伟大颇多地归因于在位以前他作为一个完全的孤儿，在牢狱生活和在社会最底层流亡期间经受的多年苦难和潜在学习。在中国千年帝政史上，只有他有这类独特的经历。因而，有如他的前任汉昭帝及其“摄政”大将军霍光，他的治国实践必然与浮华虚夸、横征暴敛、征伐不息和过度伸展的汉武帝相反，而且就此做得比昭帝和霍光更久也更好。他可以说以一种恢复或“中兴”的改革方式，在漫长的可怕治理（占近半个世纪的武帝统治岁月的多数时间）之后，大大“补强”了华夏民族和汉帝国。他在国内治理和对外政策这两大领域的成就确实不同寻常。

[在他父母和祖父母全被极端偏执多疑和疯狂无度的武帝杀死之后，他作为一名孤独婴儿，遭受牢狱折磨和被杀惊险，仅因纯粹的幸运才得活命。]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子（刘据，武帝卫子夫之子）孙也。太子纳史良娣，生史皇孙。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害。语在《太子传》。曾孙虽在襁褓，犹坐收系（羈）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治巫蛊于郡邸，怜曾孙之亡（无）辜，使女徒复作（女囚）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私给衣食，视遇甚有恩。

巫蛊事连岁不决。至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

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中都官：京师驻官府）狱系（羈）者，轻、重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狱，（邴）吉拒闭，使者不得入，曾孙赖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载曾孙送祖母史良娣家。语在《吉》及《外戚传》。

后有诏掖庭（宫内官署名，掌宫人事）养视（养护照看），上属籍宗正（此五字意为由宗正登记入宗室簿）。时掖庭令张贺尝事戾太子，思顾旧恩，哀曾孙，奉养甚谨，以私钱供给教书。既壮，为取暴室嗇夫（暴室：掖庭中主染织的官署。嗇夫：佐史之称）许广汉女。曾孙因依倚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诗》于东海中翁（：姓；中翁：名），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常困于莲勺（县名）卤中（盐池）。尤乐杜、之间，率常在下杜。……

[由于霍光又一个的决定而变成皇帝，戏剧般的命运又一次给他恩惠。]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毋（无）嗣。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征昌邑王（刘贺）。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上官桀之女上官氏，时仅15岁）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贺淫乱，请废（刘贺仅在位27天）。语在贺及光《传》。

……

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许氏。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鳏、寡、孤、独各有差。皇太后归长乐宫。长乐宫初置屯卫。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节诏郡国二千石谨牧养民而风德化。

大将军光稽首归政，上谦让委任焉。论定策功，益封大将军光万七千户，车骑将军光禄勋富平侯安世万户。……

二年……

夏五月，诏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义，选明将，讨不服，匈奴远遁，平氏、羌、昆明、南越，百蛮乡（向）风，款塞来享（叩塞门表示服从）；建太学，修郊祀，定正朔，协音律；……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其议奏。”有司奏请

宜加尊号。

六月庚午，尊孝武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献。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国，皆立庙。[多少有如邓小平，庄严界定犯过错错误的先前领袖的那些确实成立和确实伟大的成就，然后赞颂这些成就，为的是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从事其中蕴涵的改革事业。]……

为维护和履行旨在对匈奴残余做前沿防御的战略同盟，他在必要时针对有限和被清晰地规定了的目标，决绝果断地发动大规模远征。

匈奴数侵边，又西伐乌孙。乌孙昆弥及公主（汉朝嫁与乌孙王昆弥的公主）因国使者（汉朝使者）上书，言昆弥愿发国精兵击匈奴，唯天子哀怜，出兵以救公主。

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强）健习骑射者，皆从军。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及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凡五将军，兵十五万骑，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咸击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许氏崩。[时19岁，怀有身孕，被皇帝以外最显赫的精英霍光的妻子用诡计谋杀，目的是以她自己的女儿来取代她，并且因此作为一个“自然”结果将她的霍氏家庭塞进皇家。]^[1]戊辰，五将军师发长安。

夏五月，军罢。祁连将军广明、虎牙将军顺有罪，下有司，皆自杀。校尉常惠将乌孙兵入匈奴右地（匈奴西部），大克获，封列侯。

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收：指租赋。事：指役使），尽四年（到本始四年止）。……

四年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民以车船载谷入关者，得毋用传（出入关的信符）。”[他一次又一次地表达他对普通农民的关切，发布政策去减轻他们的负担，从而扶助他们的农业营生——被社会

和国家强烈认知到的基础。]

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她肯定是他以外最显赫的那个权势者——“摄政”霍光差不多强加给他的。]

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诏曰：“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从前）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大赦天下。……

三月，假（出租给）郡国贫民田。……

（地节）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军光薨。[一位伟大国务家的终结。这位国务家作为“摄政”，在经大约20年时间扭转武帝的、令汉帝国甚至中国社会破产的狂野恶治方面起了决定的和大为有益的作用。“功如萧相国。”他的历史性贡献、多年忠诚服务和“恢复”或“中兴”式的政策决定/政策贯彻的效果非常显著。] 诏曰：“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辅孝昭皇帝十有余年，遭大难，躬秉义，率三公、诸侯、九卿、大夫定万世策，以安宗庙。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功如萧相国。”……

上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乃复使乐平侯山（霍山，霍光之兄孙）领（兼任）尚书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此指群臣上奏去副封之制，皇帝所以限制霍山之权，直接了解下情），以知下情。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敷）奏其言，考试功能。……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他在他现在开始的完全亲政中，是个勤勉认真的君主，而勤勉认真是善治的头号先决条件。]

三年春三月，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犹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王）成劳来（勤勉）不怠，[他赞誉和弘扬一位好的统治者必须有的，也是他本人有的最佳素质之一。] 流民自占（估

计上报)八万余口,治有异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

之民又曰:“鰥、寡、孤、独、高年、贫困之民,朕所怜也。前下诏假(出租)公田,贷种、食。其加赐鰥、寡、孤、独、高年帛。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

令国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

冬十月,诏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及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又诏:“池崇(崇:周围有篱笆的禁苑)未御幸者,假(出租)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他继续表达他对普通农民的关切,并且似乎比“摄政”年代里更多地这么做。]……

四年春二月……

诏曰:“导民以孝,是天下顺。今百姓或遭衰凶灾,而吏徭事使不得葬,伤孝子之心,朕甚怜之。自今,诸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徭事,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

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冒)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在这方面,就他而言并无“国家理由”和马基雅维里主义使然,部分地因为他过去作为一个孤儿的极为惨痛的经历,还有他铭记在心的卫子夫和他的父母祖父母的悲惨遭遇。]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他坚决捍卫他的统治,并且报复了滥用权势甚而野心狂热的前“摄政”家族,特别是为了他的出身卑微和终被谋杀的患难发妻,后者来自他在社会底层多年艰难度日时决定性地有惠于他的小吏家庭。]秋七月,大司马霍禹谋反。诏曰:“乃者,东织室令史张赦使魏郡豪(豪强)李竟报(传言)冠阳侯霍云谋为大逆,朕以大将军故,抑

而不扬，冀其自新。今大司马博陆侯禹与母宣成侯夫人显及从昆弟冠阳侯云、乐平侯山、诸姊妹婿度辽将军范明友、长信少府邓广汉、中郎将任胜、骑都尉赵平、长安男子冯殷等谋为大逆。显前又使女侍医淳于衍进药杀共哀后，谋毒太子，欲危宗庙。逆乱不道，咸伏其辜。诸为霍氏所诬误未发觉在吏者，皆赦除之。” [帝国中央由此得到“清洗”，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好的“清洗”。]

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废。

九月，诏曰：“朕惟百姓失职不贍，遣使者循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悯）之。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振贷。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又曰：“令甲（即第一令），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生长）。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称。今系（羈）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yǔ）死（困死）狱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羈）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人名）、县、爵、里，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课：考核。殿最：古时考核军功或政绩时，以上等为最，以下等为殿）。”……

元康元年……

三月，诏曰：“……朕未能章先帝休烈，协宁百姓，承天顺地，调序四时，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内省匪解（懈），永惟罔极（不断思考）。[勤勉、认真和关心人民是他最好最辉煌的品性，他的伟大治理的精神基础。]……其赦天下徒，赐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加赐鳏、寡、孤、独、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贷勿收。”……

二年春正月，诏曰：“《书》云‘文王作罚，刑兹无赦’（见《尚书·周书·康诰》。作罚：作法），今吏修身奉法，未有能称朕意，朕甚愍（悯）焉。其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

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

夏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养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解释律条，妄生枝节），深浅不平，增辞饰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实，上亦亡（无）由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称，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整治饮食与传舍），称过使客（称：称意。过使客：指经过其地的使者与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比较公正和温和的司法是善治和从普通人民那里赢得社会稳定的必需，恰如较为公平和有节制的农业政策和税收政策。他，作为一位很懂得普通人民、很了解武帝的“酷吏”恶治的伟大君主，在他在位期间一次又一次地关心这个方面。]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悯）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四年春正月，诏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齿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无）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圜圜，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它）皆勿坐。”

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鰥、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举茂材异伦之士。……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朕承宗庙，战战栗栗，惟万事统，未烛（照）厥理。……赐天下勤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独、高年帛。所振（赈）贷物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西羌反，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徒弛刑：解除枷锁的刑徒），及应募飞（轻捷若飞）射士、羽林孤儿（养于羽林军中的从军死事者之子），胡、越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勇武的步卒），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诣金城（郡名）。

夏四月，遣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击西羌。……

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

秋……后将军充国言屯田之计，语在《充国传》。

二年……夏五月，羌虏降服，斩其首恶大豪杨玉、酋非首。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华夏的宿敌匈奴进一步削弱、分裂，全在它的巨大“内战”的前夜（三年后，即前57年，七月，匈奴五单于争立，国内大乱，分裂为东、西两部）。] 秋，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

[他们的“朝贡和平”，得到汉帝国的容纳性外交的呼应。] 匈奴单于遣名王（指题王都犁胡次等）奉献，贺正月，始和亲。

（三年）秋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十分之五）。” [一项行之有力的、有益于社会底层的措施——通达常理的措施。]

二年……

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无）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 [又是通达常理的措施，来自对普通民众的理解和对他们的同情。]

[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最终消散，归因于帝国的大规模远征、匈奴的内部分裂和“内战”以及汉帝国的协调性/包容性外交；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华夏帝国对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宗主地位。]

冬十一月，匈奴呼（sù）累单于帅众来降，封为列侯。……

三年……

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诏曰：“……虚闾权渠单于请求和亲，病死。右贤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虚闾权渠单于子为呼韩邪单于，

击杀屠耆堂。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单于子孙：指屠耆单于之子姑瞿楼头。阏氏昆弟：指颞阏氏之弟都隆奇）及呼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

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处匈奴降者。……

四年……

匈奴单于称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边塞亡（无）寇，减戍卒什二。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以给北边，省转漕。〔一项颇为重要的战略/后勤/经济政策。〕赐爵关内侯。……

甘露元年……

匈奴呼韩邪单于遣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

冬，匈奴单于遣弟左贤王来朝贺。……

冬十二月……

单于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款：叩。五原塞：五原郡的边塞），愿奉国珍朝三年正月（朝三年正月：将于甘露三年正月来行朝礼）。诏有司议。咸曰：“圣王之制，施德行礼，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由得到区分的不同的文化相符性、政治/军事能力和地理可行性决定的帝国轻重缓急次序安排。〕……陛下圣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单于乡（向）风慕义，举国同心，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一旦汉帝国取得毫无疑义的力量优势，便不再有初汉在大约一个世纪里一直有的、华夏帝国与蛮夷匈奴之间平等的观念。〕单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客也，礼仪宜如诸侯王，称臣昧死再拜，位次诸侯王下。”诏曰：“盖闻五帝三王，礼所不施，不及以政（对待夷狄，古来礼仪未施，政刑也不及）。今匈奴单于称北臣，朝正月，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宣帝在此场合比他的

大臣们明智、通情达理和讲求实际。然而无论如何，不管是君主还是臣辅，协调性/包容性外交是力量优势背景下他们衷心实意的共识。]

……

三年……

匈奴呼韩邪单于稽侯（shān，稽侯：呼韩邪单于之名）来朝，赞谒（yè）称臣而不名。赐以玺绶、冠带、衣裳、安车、驷马、黄金、锦绣、缯絮。使有司道（导）单于先行就邸长安，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阪，诏单于毋谒（毋谒：不拜见）。其左右当户（左右当户：匈奴官名）之群皆列观，蛮夷君、长、王、侯迎者数万人，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单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飧赐单于，观（示）以珍宝。[终于，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了一幅繁盛浮华的华夏帝国对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宗主地位图景。]

二月，单于罢归。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车骑都尉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单于居幕（漠）南，保光禄城。诏北边振（赈）谷食。郅支单于远遁，匈奴遂定。……

黄龙元年春正月……

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礼赐如初。二月，单于归国。

诏曰：“……朕……数申诏公卿、大夫务行宽大，顺民所疾苦，将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zhèng，恰当）。[中央多年的温和与宽弛必然走到宽纵邪恶，一种形态的腐败。这部分地准备了在他的儿子和继承者汉元帝之下将不可逆转的帝国蜕化和衰朽。]奉诏宣化如此，岂不谬哉！方今天下少事，徭役省减，兵革不动，而民多贫，盗贼不止，其咎安在？[他对这基本的社会“谜题”不失敏锐。]上计簿，具文而已（虽有其文而实不副），务为欺谩，以避其课。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委任）？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请求诏使出者省卒徒以其值自给者，今为杜绝奸吏缘以为利而绝之）。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毋相乱。”[为紧化中央控制和督察采取规制性措

施。这是他最后的政治行动，像他去世后被证明的那样徒然无效。]

.....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

赞曰：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帝）、成（帝）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中兴：对他在武帝狂野恶治之后的伟大成就的最简洁概括。]侔德殷宗、周宣矣！

[1] 《汉书·霍光传》载：“初，宣帝始立微时许妃为皇后。（霍）光夫人显爱小女成君，欲贵之，私使乳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因劝光内（纳）成君，代立为后。”

第七章 君主的私人顾问——官僚 与官僚政治

下属出于对上级的畏惧，所以每个鸡毛蒜皮的细节都极谨慎，不冒风险、不忘自私，治国方面无用处，却令私家昌盛繁荣。——这类官僚在中国古代史中弥久不衰。

斗争的背后：公报私仇的智囊

袁盎和晁错：两位国务家/官僚，其特征各自为“儒家式”正经与改革家战斗精神。他俩作为私敌而彼此仇视。他们之间的仇恨最终大为影响了皇帝对一项头等的帝国危机的处理。

袁盎者，楚人也，字丝。父故为群盗，徙处安陵。高后时，盎尝为吕禄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哙任盎为中郎。

[他对君主的坦率和勇敢的告诫（或曰原则性的说教），显示了他的不折不扣的正直或一本正经：] 绌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自送之。袁盎进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他显然在评判得意洋洋的丞相方面太严苛，没有考虑到吕后专政期间每个人都处于其中的具体的制约性形势。他苛刻：]“绌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绌侯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畔（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一项正确的，甚或为最高层基本的秩序、规制和稳定所必需的劝告。] 丞相如有骄主色。陛下谦让，臣主失礼，窃为陛下不取也。”后朝，上益庄，丞相益畏。已而绌侯望袁盎曰：“吾与而（尔）兄善，今儿廷毁我！”盎遂不谢。

及绌侯免相之（至）国，国人上书告以为反，征（被捕）系（羈）清室，宗室诸公莫敢为言，唯袁盎明绌侯无罪。绌侯得释，盎颇有力。绌侯乃大与盎结交。

淮南厉王朝，杀辟阳侯（审食其），居处骄甚。袁盎谏曰：“诸侯大骄必生患，可适削地。”〔又一项必需的劝告，与他后来的私敌晁错决绝的提倡相似。〕上弗用。淮南王益横。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谋反事觉，治，连淮南王，淮南王征（被捕），上因迁之蜀，车传送。袁盎时为中郎将，乃谏曰：“陛下素骄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如有遇雾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杀弟之名，奈何？”〔他的怜悯和通达情理，连同对君主的再次正经和勇敢的批评。〕上弗听，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

〔然而，还有他作为国务家的另一面：他能够大有报复心，毫无怜悯地打击他在朝廷内的敌人；预示了他以后对晁错所做的。〕袁盎常引大体慷慨（援引大原则，慷慨陈词）。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说盎曰：“君与斗，廷辱之，使其毁不用。”孝文帝出，赵同参乘，袁盎伏车前曰：“臣闻天子所与共六尺舆者，皆天下豪英。今汉虽乏人，陛下独奈何与刀锯余人载！”于是上笑，下赵同。赵同泣下车。……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从。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长布席，袁盎引却（卑而退之也）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说曰：“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哉！适所以（适足以）失尊卑矣。且陛下幸之，即厚赐之。〔或许，他意欲的主要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劝告，通过援引一项关于可怕的宫廷凶杀的、被近乎栩栩如生地记得的教训来这么做；然而也许更可能，这劝告不过是个道学口实。〕陛下所以为慎夫人，适所以（适足以）祸之。陛下独不见‘人彘’乎？”于是上乃说（悦），召语慎夫人。慎夫人赐盎金五十斤。

〔甚至他的正经也能被他自己打了大折扣，为了他个人的安全；如前所述，他懂得“诸侯大骄必生患”，并且曾经提议“可适削地”，但

是他不愿为此冒任何大风险。这是他与晁错在这紧要问题上的根本区别。] 然袁盎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中，调为陇西都尉。仁爱士卒，士卒皆争为死。迁为齐相。徙为吴相，辞行，种（上有“盎兄子种为常侍骑”）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为什么？大概因为他们截然相反的个性的冲突，连同他们在“政治哲学”信仰上的抵牾。] 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袁盎与晁错作为私敌彼此仇视，在公共关切掩饰下的个人仇恨，至少部分如此，以致毫无怜悯地报复。]

[他们想要对方的命，而且出自这个和别的原因，其中的一人——勇敢的改革家——惨烈丧命。] 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丞史曰：“事未发，治之有绝。今兵西乡（向），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谋。”晁错犹与（豫）未决。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者，原（愿）至上前口对状。窦婴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见。晁错在前，及盎请辟（避）人赐间（闲），错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吴所以反状，以错故，独急斩错以谢吴，吴兵乃可罢。其语具在吴事中。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等到）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

[他在权势和地位上的大显赫颇为短暂，在未能依靠近乎致命的让步去中止诸侯王叛乱之后。] 吴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陆侯礼为楚王，袁盎为楚相。尝上书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与闾里浮沈，相随行，斗鸡走狗。……

[不过，他作为君主的一名“私人顾问”在政治上依然重要，而且在社会上名望颇高。] 袁盎虽家居，景帝时时使人问筹策。梁王欲求为

嗣，袁盎进说，其后语塞。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关中，问袁盎，诸君誉之皆不容口。乃见袁盎曰：“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后刺君者十余曹，备之！”袁盎心不乐，家又多怪，乃之（至）生所问占。还，梁刺客后曹辈果遮刺杀盎安陵郭门外。

晁错：一位决绝的改革家，在诸侯国体制部分地“复辟”后，力求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华夏帝国；不妥协的政治斗士，以自己丧命为代价。

晁错者，颍川人也。学申商刑名于轹张恢先所，[他经求学是个法家，在法家的盛时已经“臭名昭著地”随秦亡过去之后，他的政治理想和立场由此而定。]与雒（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直刻深。[性格决定人的政治行为方式，与政治信仰——它本身也大受性格影响——一起决定。因此，他正直不阿，对人严苛，并且孤立。]孝文帝时，天下无治尚书者，独闻济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便宜事，以书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数上书孝文时，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数十上，孝文不听，然奇其材，迁为中大夫。[文帝谨慎得多，但必定同情他的中央集权主张。]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袁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袁盎与晁错的争斗，出自性格冲突、政治分歧以及嫉妒的彼此仇恨。]

[皇储的宠幸变成了皇帝的宠幸，因而他的权力、影响和尊显达到鼎盛。然而，这加上他的性格，使他成了朝廷里其他许多人的死敌。]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错常数请问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伤。内史府居太上庙中，门东出，不便，错乃穿两门南出，凿庙垣。丞相嘉闻，大怒，欲因此过为奏请诛错。错闻之，即夜请问，具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错擅凿庙垣为门，请下廷尉诛。上曰：“此非庙垣，乃中垣，不致于法。”丞相谢。罢朝，怒谓长史曰：“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

误。”丞相遂发病死。错以此愈贵。

[他的时候到了，为实现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帝国战斗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地战斗，为此丧命。]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大将军）争之，由此与错有却。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哗疾晁错。[他现在使全国各处的诸侯王成了他的死敌，除了那些在朝廷的死敌之外。] 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他准备战斗到底，但没有一个战略。或者说，他只有一种“对阵激战”战略，仅依靠皇帝的不确定或靠不住的支持。] 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服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显然，他的儿子已在悬崖边缘，而且不准备自救。] 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1] [他被宠爱他的皇帝主子残忍地牺牲掉了，在某种意义上作为紧急状态中的一个安全阀，在另一种意义上（似乎）作为后者间接战略的一个工具。他没有战略，但他的皇帝主子似乎有。]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他那严苛僵硬的性格和他做事情的非战略方式有问题，但他的政治立场和“帝国忠诚”无可置疑。] 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他死了，但他的事业仍在；他的君主将继续战斗，以一种战略的方式。] ……

被高层认可的伦理模范

万石君（及其儿子）：一类官僚的经典“抽样”。出身卑微，极端

谨慎，奴颜恭顺，结果高官厚禄，家庭荣茂，名扬天下。大概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宫廷予以荣耀化的伦理模范儒者。

万石君名奋，其父赵人也，姓石氏。赵亡，徙居温。高祖东击项籍，过河内，时奋年十五，为小吏，侍高祖。高祖与语，爱其恭敬，问曰：“若何有？”对曰：“奋独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汝）能从我乎？”曰：“原（愿）尽力。”于是高祖召其姊为美人，以奋为中涓，受书谒，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以姊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时，积功劳至大中大夫。无文学，恭谨无与伦比。

文帝时，东阳侯张敖为太子太傅，免。选可为傅者，皆推奋，奋为太子太傅。

任命一个“无文学，恭谨无与伦比”的家伙担任皇储导师是饶有深意的。这在颇大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皇帝和宫廷的“政治文化”。

及孝景即位，以为九卿；迫近，惮之（一今译为：因他过于恭敬谨慎而接近自己，景帝也畏惧他），徙奋为诸侯相。奋长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庆，皆以驯行孝谨，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宠乃集其门。”号奋为万石君。

孝景帝季年，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过宫门阙，万石君必下车趋（下车急走，表示恭敬），见路马必式焉（路马通“辂马”，天子所乘之马，此指天子车驾。意为见到皇帝的车驾必定手扶车轼表示致意）。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不名。子孙有过失，不谯让，为便坐，对案不食（对着餐桌不肯吃饭）。然后诸子相责，因长老肉袒固谢罪，改之，乃许。子孙胜冠者在侧，虽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仆如也，唯谨。[礼仪上的谨慎和文化上的驯服彻入骨髓！]上时赐食于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执丧，哀戚甚悼。子孙遵教，亦如之。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一位极端显赫的儒者，虽然“无文学”。]

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今

万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长子建为郎中令，少子庆为内史。〔靠伦理楷模传送的政治信息。〕

建老白首，万石君尚无恙。建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入子舍，窃问侍者，取亲中厕窬，身自浣涤，复与侍者，不敢令万石君知，以为常。建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极切；至廷见，如不能言者。（能避开他人时就畅所欲言，说得峻急；及至朝廷谒见时，装出不善说话的样子。）〔官僚的奴颜、伪善和势利被发展到了极端。官僚如何愚弄和对付其政治上峰。〕是以上乃亲尊礼之。

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责难）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从此）庆及诸子弟入里门，趋（快步走）至家。

万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长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岁余，建亦死。诸子孙咸孝，然建最甚，甚于万石君。

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对每个鸡毛蒜皮似的细节都极为谨慎，因为对上峰极端害怕。〕

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庆于诸子中最为简易矣，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为立石相祠。〔经伦理楷模传送的社会信息。〕

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选群臣可为傅者，庆自沛守为太子太傅，〔皇帝再次任命一个“无文学，恭谨无与比”的家伙作为皇储导师。〕七岁迁为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罢。制诏御史：“万石君先帝尊之，子孙孝，其以御史大夫庆为丞相，封为牧丘侯。”〔伦理上模范的官僚最终被提升至丞相职位。〕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禅，兴礼乐。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属峻法，儿宽等推文学至九卿，更进用

事，事不关决于丞相，丞相醇谨而已。在位九岁，无能有所匡言。〔在一个多事之秋，他事实上当然几乎毫无用处。〕尝欲请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过，赎罪。

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公卿议欲请徙流民于边以适（惩罚）之。上以为丞相老谨，不能与其议，乃赐丞相告归，而案（查处）御史大夫以下议为请者。丞相惭不任职，乃上书曰：“庆幸得待罪丞相，罢（疲）弩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上不忍致法。原（愿）归丞相侯印，乞骸骨归，避贤者路。”〔他唯一一次勇敢：勇于主张一项极为不义的戕害贫民的措施（并且为之发个小脾气）！〕天子曰：“仓廩既空，民贫流亡，而君欲请徙之，摇荡不安，动危之，而辞位，君欲安归难乎？”以书让（责难）庆，庆甚惭，遂复视事。

庆文深审谨，然无他大略，（亦无）为百姓言。〔这类官僚的本质：谨慎多多，但无战略才智和政治勇气。永不想大事，永不冒风险，永不忘自私。〕后三岁余，太初二年中，丞相庆卒，谥为恬侯。……庆方为丞相，诸子孙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在治国方面殆无用处，却令自己私家昌盛繁荣。〕及庆死后，稍以罪去，孝谨益衰矣。

不该为将的大臣

韩安国，一位谨慎、精明和油滑的官僚，懂得如何服侍和对付各种不同的主子。他的特性是既不正直，也不歹恶。“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去）于忠厚焉。贪嗜于财。”他对帝国的稳定做出了两项大贡献，但作为将领，在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决胜远征中一再无功。

〔他在最重要的外围（诸侯王）朝廷中的表现：作为梁孝王麾下一位能干的将领，他在镇压吴楚七国之乱中做出了重大军事贡献。〕御史大夫韩安国者，梁成安人也，后徙睢阳。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事梁孝王为中大夫。吴楚反时，孝王使安国及张羽为将，吴兵于东界。张羽力战，安国持重，以故吴不能过梁。^[2]吴楚已破，安国、张羽

名由此显。

[被迫卷入非常棘手的争夺帝位潜在危机，汉初此类性质的最后一次重大危机。] 梁孝王，景帝母弟，窦太后爱之，令得自请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戏，僭于天子。天子闻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迁怒）梁使者，弗见，案责王所为。韩安国为梁使，见大长公主而泣曰：[一番部分歪曲的辩解，意在“逢场作戏”，以便对付太后的胡闹。] “何梁王为人子之孝[是]，为人臣之忠，[否，除了在镇压吴楚七国之乱期间。] 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吴、楚、齐、赵七国反时，自关以东皆合从（纵）西乡（向），惟梁最亲为艰难。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诸侯扰乱，一言泣数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将兵击却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节苛礼责望梁王。[他当然知道她的目标不是他——她最心爱和宠坏了的少子。] 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见者大，故出称蹕，入言警，（出行开路清道，禁止人们通行，回宫强调戒备）车旗皆帝所赐也，即欲以（于）鄙县（边远小县），驱驰国中，以夸诸侯，令天下尽知太后、帝爱之也。今梁使来，辄案责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为。何梁王之为子孝，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长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谢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为太后遗忧。”悉见梁使，厚赐之。其后梁王益亲（欢）。太后、长公主更赐安国可直（值）千余金。名由此显，结于汉。

其后安国坐法抵罪，蒙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燃）乎？”……居无何，梁内史缺，汉使使者拜安国为梁内史，起徒中为二千石。……

[通过一番对其主公的严肃的紧急教育，他为了防止一场宫廷血腥内斗做出了大贡献。] 公孙诡、羊胜说孝王求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汉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及杀故吴相袁盎，景帝遂闻诡、胜等计画，乃遣使捕诡、胜，必得。汉使十辈至梁，相以下举国大索，月余不得。^[3]内史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安国入见王而泣曰：[在关系到

帝国和王国两者的一个致命的紧急状态中，一番很有原则也很讲求实际的劝诫，出自他双重的和彼此平衡的忠诚。] “主辱臣死。大王无良臣，故事纷纷至此。今诡、胜不得，请辞赐死。”王曰：“何至此？”安国泣数行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子之间，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栢阳。临江王，适长太子也，以一言过，废王临江；用宫垣事（因建宫室时侵占了祖庙墙内空地的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乱公。[伟大的原则，用此教育被私情宠坏了的梁孝王。]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桡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终不觉寤。有如太后宫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泣数行下，谢安国曰：“吾今出诡、胜。”诡、胜自杀。汉使还报，梁事皆得释，安国之力也。于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国。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国坐法失官，居家。[为何他两度犯法？他在私生活中的个人行为不谨慎？大概是的，因为他如后述“贪嗜于财”。]

他在帝国中央权力中心的表现：他通过行贿、巴结势利和傲慢的权力执掌者田，为了他个人的重起和腾达。

建元中，武安侯田为汉太尉，亲贵用事，安国以五百金物遗。言安国太后，天子亦素闻其贤，即召以为北地都尉，迁为大司农。闽越、东越相攻，安国及大行王恢将。未至越，越杀其王降，汉兵亦罢。建元六年，武安侯为丞相，安国为御史大夫。[他成了恶棍田的主要同事，或其部分勾结者（保持某种距离的仆从）。]

他与北疆防务：武帝在位初期朝廷内部就如何对付威胁性的匈奴进行的基本战略辩论中，他是绥靖的一名主要提倡者；他为继续绥靖政策做的典型战略论辩。

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议。大行王恢，燕人也，数为边吏，习知胡

事。议曰：“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倍（背）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安国曰：“千里而战，兵不获利。今匈奴负戎马之足，怀禽兽之心，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自上古不属为人。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疲），虏以全制其敝。且（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非初不劲，末力衰也。击之不便，不如和亲。”群臣议者多附安国，于是上许和亲。〔不过，他只是战略辩论的一位非常暂时的胜者。〕

〔经主战派王恢的一项完全马基雅维里式的伏击图谋，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协调性停战最终破裂——匈奴被诱发动大规模入侵。〕其明年，则元光元年，雁门马邑豪聂翁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阴使聂翁壹为间，亡入匈奴，谓单于曰：“吾能斩马邑令丞吏，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单于爱信之，以为然，许聂翁壹。聂翁壹乃还，诈斩死罪囚，县（悬）其头马邑城，示单于使者为信。曰：“马邑长吏已死，可急来。”于是单于穿塞将十余万骑，入武州塞。

〔作为计划伏击的帝国大军的统帅，他和全军由于一名俘虏叛变泄密而在军事上表现糟糕。〕当是时，汉伏兵车骑材官二十余万，匿马邑旁谷中。〔武帝现在必定强烈地倾向于王恢提倡和安排了的，并且做了相应的战略决定。〕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诸将皆属护军。约单于入马邑而汉兵纵发。王恢、李息、李广别从代主击其辎重。于是单于入汉长城武州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行掠鹵，徒见畜牧于野，不见一人。单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问尉史。尉史曰：“汉兵数十万伏马邑下。”单于顾谓左右曰：“几为汉所卖！”乃引兵还。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为“天王”。塞下传言单于已引去。汉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罢。王恢等兵三万，闻单于不与汉合，度往击辎重，必与单于精兵战，汉兵势必败，则以便宜罢兵，皆无功。……

安国为人多大略，智足以当世取合，而出（去）于忠厚焉。贪嗜于财。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也。〔他的才智远高于他的道德——他刻意推荐和使用比他更道德的士子。〕于梁举壶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称慕之，唯天子以为国器。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jiǎn, 跛也）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安国病免数月，蹇愈，上复以安国为中尉。岁余，徙为卫尉。

车骑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上谷，破胡茏城。将军李广为匈奴所得，复失之；公孙敖大亡卒：皆当斩，赎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边，杀辽西太守，及入雁门，所杀略数千人。车骑将军卫青击之，出雁门。卫尉安国为材官将军，屯于渔阳。安国捕生虏，言匈奴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正当农耕时节），请且罢军屯。罢军屯月余，匈奴大入上谷、渔阳。安国壁乃有七百余，出与战，不胜，复入壁。匈奴虏略千余人及畜产而去。天子闻之，怒，使使责让安国。徙安国益东，屯右北平。

.....

安国始为御史大夫及护军，后稍斥疏，下迁；而新幸壮将军卫青等有功，益贵。安国既疏远，默默也；将屯又为匈奴所欺，死亡多，甚自愧。幸得罢归，乃益东徙屯，意忽忽不乐。数月，病欧（呕）血死。安国以元朔二年中卒。〔他一生的成就轨迹是一条明显的下降曲线，虽然他的职位轨迹大致相反。〕.....

酷吏制度换不来天下太平

〔我们的大史家以一则饶有意义的引言开头，它阐述了一项传统的中国“开明”信念，一项关于如何造就道德上良善、实际上有效和成本低廉得多的国家治理的信念。〕孔子曰：“导之以政，齐（约束）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百姓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高层次的德不强调表面有德，因此是真正有德；低层次的德自认为不失德，实际上是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

哉是言也！

流行的伦理和（甚至更佳）浸透心灵的道德将使得治理良善得多和有效得多，同时治理成本也小得多。这是一项传统的中国“开明”信念，基于对人性和政治世界的特定的认知。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道德上的善是目的，政治/法律只是工具：另一项传统的中国“开明”信念，特别是儒家的。〕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语，语出《礼记·大学篇》，意为“审案，我跟别人一样。我想做的是：使案件消失！”）“下士闻道大笑之”。（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初汉帝国在一个与秦大为相反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进行的政治革命，武帝登基往后被愈益打折扣。〕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不管是“刑治”还是“德治”（甚或还有“无为而治”），都可以甚至轻而易举地走到它的特别丑恶的极端。恰当的治理方式是个情势性问题，不存在万应灵药。〕

高后时，酷吏独有侯封，刻轹宗室，侵辱功臣。〔几乎必须以此方式行事，因为当时（在朝廷政治中）统治者的合法性远不充足，且其权力目的没有鼓舞人心的吸引力，无论对其自身还是对别人皆如此。〕吕氏已败，遂侯封之家。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其后有郅都、宁成之属。……

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政治文化颇为能动，在国家治理方式复杂化和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愈多干预之后，民众以其“被迫的精明”变得刁巧难治。〕大抵吏之治类多成、由等矣。……

张汤者，杜人也。其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审判）鼠掠治（拷打审

问），传爰书（记录罪犯供词的文书），讯鞫（反复审问，穷究罪行）论报（将判决的罪罚报告上司），并取鼠与肉，具狱（将审讯材料全部备齐，最后定案）磔（分尸酷刑）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学习书写狱词）。父死后，汤为长安吏，久之。

周阳侯始为诸卿时，尝系（羈）长安，汤倾身为之（辩护）。及出为侯，大与汤交，遍见（引见）汤贵人。汤给事内史，为宁成掾，以汤为无害，言大府，调为茂陵尉，治方中。[通过竭力挽救一位身陷囹圄的贵族，他开始爆发。在这位执迷于法的官僚的腾升中，并无法律起作用，靠的是私人互惠。]

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至）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羽）。于是上以为能，稍（渐）迁至太中大夫。[现在来了皇帝的青睐，因为他在皇帝极关心的一项宫廷报复/惩罚中提供的最佳冷酷效劳。]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约束）守职之吏（现任官吏）。已而赵禹迁为中尉，徙为少府，而张汤为廷尉，两人交（欢），而兄事禹。[在一位刻板诚实和自以为是的家伙与一位喜好欺诈和生性势利（或两面三刀）的家伙之间结成了“神圣同盟”，他们的唯一共性是霍布斯“自然状态”式的冷酷和残忍。]禹为人廉倨。为吏以来，舍毋（无）食客。公卿相造请禹，禹终不报谢，务在绝知友宾客之请，孤立行一意而已。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始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田甲、鱼翁叔之属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内虽不合，然阳浮慕之。

是时上方乡（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讞（yàn, 审判定罪）疑事，必豫（预）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着讞决法廷尉，令扬主之明。[君主的意志犹如最高的法律和法断，凌驾于其他一切律令律断之上；后者被奉承拍马的司法官当做前者的单纯解释和支持性注解：一项中国传统。]奏事即谴，汤应谢（谢罪），乡（向）上意所便，必引正、监、掾史贤

者，曰：“固为臣议，如上责臣，臣弗用，愚抵于此。”罪常释（〔由此〕常获皇帝的宽恕）。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为此奏，乃正、监、掾史某为之。”其欲荐吏，扬人之善蔽人之过如此。〔他的精明还在于深知笼络下属的重要性和笼络的办法。〕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执法严酷的监史）；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执法轻平的监史）。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玩弄律文，巧言诋毁，置人于死地）；即下户（平民百姓）羸弱，时口言（口头上奏），虽文致法（按法令衡量是否犯法），上财（裁）察。于是往往释（宽释）汤所言（者）。〔他政治性地区别对待大鱼和虾米，政治性地操作司法。〕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他仔细地或本能地用他善的方面去弥补一下他恶的方面。〕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公孙）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闕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其治狱所排大臣自为功（邀功），多此类。于是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一份非常成功的个人官僚履历，依靠他那仔细的、可调适性的和冷酷无情的操纵。〕

会浑邪等降，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天子），县官空虚。〔他的最重要的“成就”：一套从社会，特别是从富商那里掠取巨量货币财富的紧急政策，为的是填满大规模远征匈奴后已耗竭见底的国库。〕于是（张汤）丞上指（承皇上旨意），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丞相徒在其位而无实权），天下事皆决于汤。〔他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作为抢夺性的“朝廷政治经济学”的能手。〕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于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非常广泛的骚动、怨恨和不公正——这

类大规模剥夺的通常后果。他现在成了全国最被痛恨的人。] 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不可屡次用兵）。……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于是上作色（怒狄山）……

汤为御史大夫七岁，败。

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却，已而为御史中丞，恚（huì, 怨恨），数从中文书事（利用检阅内部文书之便）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不为之留余地）。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心中）不平，使人上蜚（飞）变（如飞语而无姓名的紧急密告）告（李）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纵（踪）迹安起？”汤详（佯）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他当然对他的私敌冷酷残忍，并且懂得如何对付他的君主。] 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羈）（于）导官（署）。汤亦治他囚（其他囚徒）（于）导官（署），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详（佯）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却，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yì, 掩埋，埋葬）钱，丞相（庄）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谢罪），至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三长史皆害汤，欲陷之。[他太阴险诡诈，导致其他显贵强烈地憎恨他，并且寻机报复。]

[报复来临：他的三个最后的“复仇女神”——一位脾气火爆的南方名士、一位儒家学者和一位刚暴的战术家——全都是高度自尊但被他

反复侮辱了的人，现在决心携手摧毁他们的共同敌人。] 始长史朱

（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而汤乃为小吏，跪伏使买臣等前。已而汤为廷尉，治淮南狱，排挤庄助，买臣固心望（怨恨）（张汤）。及汤为御史大夫，买臣以会稽守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数年，坐法废，守长史，见汤，汤坐床上，丞史遇买臣弗为礼。买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置之死地而后快）。王朝，齐人也。以术（一释为儒家学说）至右内史。边通，学长短（一释为纵横家学说），刚暴（强）人也，官再至济南相。故（三人）皆居汤右，已而失官，守长史，诘体于汤。[行屈体跪拜之礼。] 汤数行丞相事，知此三长史素贵，常凌折之。以故三长史合谋（对丞相庄青翟）曰：“始汤约与君谢（谢罪），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商业财政之事），信辄先知之，居（囤积）物致富，与汤分之，及他奸事。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谢罪）。汤又详（佯）惊曰：“固宜有。”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果以汤怀诈面欺，使使八辈（八次）簿责汤。[君主的高度信赖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提出的指控毁坏。] 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责难）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意为自杀），何多以对簿为？”[酷吏中间的这名老牌酷吏，正经不阿，严苛无比，一眼看透了形势。] 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为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他像君主要求的那样自杀，但拒绝投降。]

汤死，家产直（值）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槨。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出田信。上惜汤。稍迁其子安世。[这暴烈的

皇帝对这暴烈的官僚有深植于内心的赏识，至少因为他填满了他的破产了的财库。] ……

王温舒者，阳陵人也。少时椎埋（盗墓）为奸。已而试补县亭长，数废。为吏，以治狱至廷史。事张汤，迁为御史。督盗贼，杀伤甚多，稍迁至广平都尉。择郡中豪敢任吏十余人，以为爪牙，皆把（把柄）其阴重罪（尚未暴露的重罪），而纵使督盗贼，快其意所欲得。此人虽有百罪，弗法；即（若）有避（躲避），因其事夷之，亦灭宗。[一个恶魔，经强逼使用暴烈的罪犯作为暴烈的司法“机器”。] 以其故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高效的治理，依凭最坏形态的马基雅维里主义！] 上闻，迁为河内太守。

素居广平时，皆知河内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自河内至长安，部吏如居广平时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

（赃）。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河内皆怪其奏，以为神速。尽十二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高效的治理，依凭迅速和大规模的屠杀。] 其颇（少数）不得，失

（通“逸”，逃亡）之（至）旁郡国，黎来（追捕抓来），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若）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按汉法，春天不执行死刑，死犯必在十二月底前杀死。）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一头残忍的野兽被暴烈的武帝赏识，恰恰因为他在“治如狼牧羊”方面达到的高效。君主的后果主义。] 其治复放河内，徙诸名祸猾吏与从事……上复徙温舒为中尉……

而温舒复为中尉。为人少文，居廷不辩，至于中尉则心开。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吏苛察，盗贼悉少年投购告言奸，置伯格长以牧司（伺）奸盗贼。[依靠设立滴水不漏的地方“警察国家”进行治理。] 温舒为人（谄，chǎn），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一头势利的野兽，对被治者依照其权

势有无而严格区别对待。] 舞文巧诋下户之猾，以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奸猾穷治，大抵尽靡（糜）烂狱中（犯人受皮肉之刑，皮开肉绽，以致糜烂），行论（判决）无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于是中尉部中（任所之中，辖区之内）中猾以下皆伏，有势者为游（宣扬）声誉，称治。治数岁，其吏多以权富。[贪婪，靠滥用国家权力攫取和累积私财。因而如后所述，“温舒死，家直累千金”。]

温舒击东越还，议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时天子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温舒请覆（考核）中尉脱卒（逃兵），得数万人作。上说（悦），拜为少府。[再次被暴烈和异想天开的武帝赏识，因为提供了建造一座异想天开的皇家建筑的人力。]徙为右内史，治如其故，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复为右辅，行中尉事。如故操。

岁余，会宛军发，诏征豪吏，温舒匿其吏华成，及人有变告温舒受员骑（正额骑士，在籍骑兵）钱，他奸利事，罪至族，自杀。[皇帝突然变脸！因而他的兽性仆人及其全部家人和亲属遭遇暴死。]其时两弟及两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禄徐自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时而五族乎！”

温舒死，家直（值）累千金。……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趋）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掳）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总的后果：依靠酷吏的国家治理导致政治文化严重恶变，致使全国多处民众造反。

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者）（给起义军提供粮食的

人），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虽然严酷镇压，但严重的不稳定仍然继续下去，因为照旧依靠苛法酷刑治理，引发了一种特殊形态的官场腐败。〕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太史公曰：〔一套多个不同“酷吏”的复杂图景，其共性只有其“酷”，即冷酷无情和严苛残忍的司法实践。〕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张汤以知阴阳，人主与俱上下，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赵禹时据法守正。杜周从谀，以少言为重。〔在官场内部的政治结果。〕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贍，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严苛和滴水不漏的“法”治将会取消治理本身。〕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本质）有其文武（教化和刑法）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至若蜀守冯当暴挫（暴力摧残），广汉李贞擅磔人（裂尸），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螫

（zhī），水衡阎奉朴击卖请（用木棒打人逼钱求得宽免），何足数哉！何足数哉！〔由于为数愈多，因而坏的导致更坏的，更坏的导致最坏的。政治世界里在产生邪恶方面的倍增连锁效应。初汉时代之后，政治文化大为恶化。〕

[1] 班固《汉书》直书“乃使中尉召错，给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这表明晁错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到刑场立即腰斩的。

[2] 《史记·梁孝王世家》载：吴楚齐赵七国反。吴楚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拒）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拒）三月。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南分。

[3] 《史记·梁孝王世家》载：上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议臣，乃与羊胜、公孙诡之属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逐其贼（刺客），未得也。於是天子意（疑）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公孙诡、羊胜匿王後宫。使者责二千石急，梁相轩丘豹及内史韩安国进谏王，王乃令胜、诡皆自杀，出

之。

第八章 最古老的官商——商业财富与政治权势

商人在中国几乎从未赢过。依据商人的视野，一切皆可依照财富和钱去评估，因而能够计算和互相比较。占据货币优势的吕不韦势必要将其转换为政治优势。

商人在中国从未赢过——解读吕不韦

吕不韦：一位为个人的国家政治权势而搞政治经济（学）方略和宫廷阴谋的大师，其重要意义在于这国家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少的集权主义国家之一和首个统一帝国的性质。然而，他的权势成就有其限度：阴谋者脆弱的合法性和他在政治世界里的人性弱点。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一位大商人，私人货币财富到公共政治权势的潜在可转换性——一种大概是新近浮现的腐败。〕

〔他的决定性的政治投机或冒险，一步一步地贯彻，没有任何后退。〕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于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大商人的眼界，对这“奇货”的投机可能将他的货币权势转变为政治权势，对他更有吸引力的一种权势。〕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他在谋思一种与可能的未来君主的互相依赖关系。〕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这种时刻在政治上一向令人激动，经常地鼓励阴谋。〕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

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余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奈何？”吕不韦曰：“子贫，客于此，非有以奉献于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一个神圣同盟由此确立，在两个极有野心的家伙之间。〕

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财）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货币是追求目的的仅有工具，却是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早）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后，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后，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敲击她的最紧要利益的薄弱处，将她套入他们的阴谋。〕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于秦矣。”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于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后宫，不幸无子，原（愿）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经过商人吕不韦的复杂的、一步接一步精明计算着实施的“间接路线”，人人都被套入了他的阴谋。〕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馈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于诸侯。

〔接着是另一步，是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政治阴谋之一，是最诡谋、最肮脏但也最容易的一步，最容易是因为它乃性引诱。〕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悦）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

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他那么成功，有未来的始皇帝作为他的隐秘的私生子！除了他，商人在中国从未赢那么多！〕

秦昭王五十年，使王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一如先前，钱是唯一但高效的工具。〕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神圣同盟得胜，他开始在宫廷拥有大权势，但带着致命的易受伤害性。〕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洛）阳十万户。

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他的致命的“纠缠不清的秘密同盟”：他不能解脱它，因为他和他的皇家情妇的人性弱点。〕不韦家僮万人。〔政治权力到私人财物的可转换性，一种传统的腐败。〕

〔他是个大学问家，或准确地说学问家们的大赞助者，依靠他的钱财和权势。〕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着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这事实上不符合秦自商鞅往后的意识形态传统和文化传统。他来自秦以外，并在秦以外生活了几十年，因而在思想和性情上对秦来说是“异己的”。〕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他最终被独裁、愤怒和无情的嬴政摧毁，这是他注定的结局：因为那个阴谋——王家通奸和准备政变——的可怕性质。〕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以为舍人，时纵倡乐，

使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一作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舍人千余人。〔在皇家政治权势背景下，性能力到大财富和大势力的可转换性：一种可怕的腐败机制。〕……

始皇九年，有告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狂野的傲慢和白日梦想导致或加速自我毁灭。〕于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于雍。诸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分寸感和政治意识。〕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到此时，他在权位上已经十年。〕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他怜悯了他非常腐败的母亲。他在此既有争取好名声的政治意识，也有人情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皆已死，乃皆复归舍人迁蜀者。〔证明这位君主当时并非那么残酷无情，他在政治上颇为明智。〕

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阳。

太史公曰：不韦及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至）雍郊，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败亡走，追斩之好，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国富，何以至此

国家治理和治国方略必须把商业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其紧要组成成分，它们是“大战略”的颇大部分经济基础。

[从初汉“无为”政策到武帝的“指令性经济”和国家多方垄断的历史；从富化社会到剥夺社会的历史。] 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除平叛巩固和应付匈奴之外，初汉中央政府的压倒性任务（或曰治理的首要优先事项）不得不是（在几无财政资源的情况下）设法恢复已极端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 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出于无奈的“金融自由放任”和通货大贬值政策。] 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粦，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投机和商业操纵是经济恢复事业的一个大敌。]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松弛对商业和商人的过度严厉限制。]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很高程度的财政非中央集权化，有利于经济恢复，但大不利于中央岁入和中央实力。

至孝文时，……令民纵得自铸钱。故吴诸侯也，以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其后卒以叛逆。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故吴、邓氏钱布天下，而铸钱之禁生焉。[财政非中央集权化已走到极端地步，出现中央以外的货币财富中心，甚或事实上的政治中心。]

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孝景时，上郡以西旱，亦复修卖爵令，而贱其价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县官以除罪。……

一个只拥有合法性权威而无财政资源实力的中央政府做差不多是孤

注一掷的经济“动员”，以对付“国防紧急状态”。“朝贡和平”的经济必需。

[七十年的和平、经济恢复努力和艰辛积累终于造就社会经济繁荣和巨大的中央财政实力；大战略图景即将改变，内外政策方向即将改变。] 至今上即位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恢复甚而繁荣终告辉煌实现。这是初汉四代君主和平、“消极”、节约之根本方针的非常伟大的成功，尽管每一得益都有其代价或负面后果。] 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富裕和“放任自由”导致从上到下精英的腐败和不法。]

[巨大的中央财政实力，加上武帝个人的扩张热衷和尚武秉性，导致华夏帝国的大伸张、大安全和大花费；其政治文化、社会和政策后果。]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疲）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弊以巧法，财赂衰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锺致一石，散币于邛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

东至沧海之郡，人徒之费拟于南夷。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言：“天子曰‘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攻匈奴，斩首虏万九千级，留无所食。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 [再次是为应付紧急状况的孤注一掷的经济“动员”措施，但这次由一个“黠武主义”的、因而由富变穷的政府采用。] ……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甚至由耗竭资源造就的伟大军事胜利也直接导致挥金如土，这位皇帝失去了“经济学”意识，那是健全的大战略必不可少的。]

[社会开始重演凋敝过程；由此导致格外的巨额中央耗费；最终国库迅速耗尽，帝国中央破产。] 先是往十余岁河决观，梁楚之地固已数困，而缘河之郡堤塞河，辄决坏，费不可胜计。……其明年，山东被水，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 [一切都处于衰敝或混乱之中，唯过度的军事事业除外。]

而富商大贾或财役贫，……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 [富商大贾当然精于大肆利用社会凋敝，并且由此加剧社会凋敝，从而极易成为社会仇视和宫廷抑制甚而剥夺的对象，他们是宫廷的轻而易举的替罪羊。] 于是天子

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

[武帝的孤注一掷的财政“改革”，由两个大商人和一个大有“经济头脑”的宫廷幕僚操作。第一阶段：剥夺商人，以填充空虚的国库：]于是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郑当时进言之。弘羊，雒（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其明年，大将军、骠骑大出击胡，得首虏八九万级，赏赐五十万金，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是时财匱，战士颇不得禄矣。[辉煌的军事胜利，然而绝望的财政形势，其时甚而军事事业也已经在事实上破产。]

大农上盐铁丞孔仅、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农佐赋。原（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予）牢盆。……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左趾，没入其器物。……”[前119年——漠北大捷之年——发动的财政“改革”：国家垄断盐铁生产，剥夺在这些关键领域的私人财富和私人机会；对商人征收如下所述的摧毀性的超级重税（“初算缗钱”）。]

商贾……多积货逐利。于是公卿言：“……异时算（税，征税）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未作贯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

[武帝发动的全规模剥夺大中商人以充国库的“群众运

动”——“告缗”，此举高度有效。]……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平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历史上极罕见的国家全规模剥夺商人运动。]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

……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南）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恶性循环：财政“改革”重新给先前破产了的军事抱负——或武帝独特的“生活方式”——提供了资金。]

……南越反，西羌侵边为桀。于是天子……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丞）。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贍之。[同时在三条战线上从事的巨大规模的军事事业！宏伟，但极为昂贵。]

……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乃因孔仅言船算事。……

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汉帝国对其新征服地区的（以传统从事的）初始统治，其财政代价巨大。]

[财政改革的第二大阶段里，方法是通过将它们从地方官僚和大商人那里剥夺过来实现“赃物”的中央集中化，与此同时实施社会主要商品贸易的中央垄断，连同其间接效果即压低物价从而有利社会。均输，平准，全都由精明的财政家桑弘羊卓有成效地操作，急剧地增加中央岁

入和稳定经济混乱。] 其明年，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

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在桑弘羊之下，一切都可以为中央岁入而被“经济化”。] 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缙。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黄金再百斤焉。

太史公曰：……禹贡九州岛，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以至于秦，卒并海内。……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司马迁对于直到他那时候权势政治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理解，这权势政治伴随旨在国力和国富的经济治国方略。]

第九章 伟大杰出的政治领导

性格与政治信仰决定人的政治行为方式。

刘邦生性无赖，可当领导后“无赖”竟也成了管理艺术。他富有人情味，豁达大度，不拘小节，无时不刻让人愉悦。他与刻板的秦统治者或传统贵族的气质完全相反。

中国的政治智慧：先让对手腐败，再分而治之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秦繆（穆）公 [秦穆公：一个半蛮夷半华夏国度的伟大君主/国务家，雄才大略，任用贤能。] 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繆（穆）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疲）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简朴甚或原始的治理可以是最好的治理。] 于是繆（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 [“中国马基雅维里主义”，一种中国战略：使对手腐败和“分而治之”。] 繆（穆）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悦）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繆（穆）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

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腐败，继之以征服；征服一个被腐败了的对手。〕……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

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狄）遇之。〔一则简洁、准确和宏大的战略性概览。伟大史家的杰出的战略评价才能。〕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下令国中曰：“昔我繆（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狄），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繆（穆）公之故地，修繆（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王。

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其事在商君语中。

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为田开阡陌。东地渡洛。十四年，初为赋。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一个“孤立主义”和被边缘化的秦国作为一个大强国重新进入“国际社会”，基于二十年的国内急剧改革、地缘战略攻伐和一种强有力的

对外政策。

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一位英雄般政治领导的惨死，由他自己的“不感恩的人民”残酷地加诸。然而，他和孝公的事业已经辉煌地成功，并且基本上确立难移。]

刘邦：无赖的领导艺术

高祖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从王媪、武负贯酒……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他富有人情味，令人愉悦，豁达大度，并且生性“无赖”，不拘小节。他的秉性与我们可以从一位模式化了的秦统治者或传统贵族那里预料的完全相反，并且也与陈胜那样心胸狭窄的革命者截然有别。]

高祖常繇（徭）咸阳，[此类去帝国首都的经常性旅行开阔了这个“外缘地区”乡巴佬的眼界和想象力。]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萧何（时为沛“主吏”，主“赋敛礼钱”）曰：“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这位未来的头号伟大臣僚和天才的行政管理者系小官吏出身，想象力和创造性直觉必定有限，像除了刘邦以外的差不多所有同代人那样。]

[现在，他开始认真了，在一个可参与造反或革命的机会形势中。他被形势和自己勃然发动起来了。]……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壹败涂地。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原（愿）更相推择可者。”萧（何）、曹（参）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来

自草根阶层的造反，如机会主义者那般乘机而行，同时又持必定有限的“崇高抱负”。]……

[约法三章：他的首次精彩的“政治大亮相”。]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

他通过将低代价军事手段与高效能政治诱引/说服结合起来的途径去赢得此类胜利，伴有那总是对他大有帮助的他的“温和”形象和性格。他是机会主义的，灵活可变，善于抓住战略幸运，即有别人（主要是项羽）“替他”从事对敌主要战役。他是个天生的大战略家。

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轺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非常杰出的政治战略，既符合又违背他的“初始秉性”。] 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

伟大的创新性政治宣言（而且是极为简洁的政治宣言），宣告废止暴秦式统治，势将大有助于他取得最后胜利，同时预示了他的未来王朝的治理方式。在集聚民众支持和规定他的方向上将有大效应。

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飧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因为农民出身的背景和经历，他轻而易举地懂得首要的政治真理：可持续的权力来自民众支持。与秦皇和传统贵族相比，这是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一个革命。]……项羽遂西，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由此，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政治较量的胜负已被大致决定。军事较量——在其中政治要素往往如后所述显著昭彰——将成就其余。]

二年，汉王东略地……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诸故秦苑囿园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虏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

他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特色开始显示首尾一贯性。

汉王之出关至陕，抚关外父老……

三月，汉王……南渡平阴津，至雒（洛）阳。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原（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疲）转。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间而语。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汉王数项羽曰：

非常有说服力的优秀的宣传，针对各类听众，服务于战争目的。

“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秦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匈（胸），乃扞足曰：“虏中吾指！”……

高祖置酒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概说他赢得成功的政治和战略经验，确定一种新传统或新政治文化，虽然是局部的而非全面的。]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

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政治领导或最高统帅的核心要素之一。〕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未央宫成。高祖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

他实现了陈胜的豪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究其缘由，可以说颇大程度上归功于商鞅往后的秦的一项社会/政治变革，即实际上废除贵族，“万民黔首”，才有陈胜的豪言，也才有刘邦的辉煌。中国历史上有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全国最高统治者——中国历史上的一项政治革命。

〔英雄的终结。他在本质上仍是最初的他，一个富有人情味、豁达大度和生性“无赖”的农民。〕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稍）戇，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有如埃利奥特·科恩在其《最高统帅》一书里写的，政治领导人“需有……对他人的非凡判断力……领导作用的颇大部分就在于懂得挑选谁，鼓励谁，制约谁和撤换谁”。〕

四月甲辰，高祖崩长乐宫。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

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司马迁的政治史哲学，不存在永久和完美的治理之道，因而经调整去适应一个时代的情势乃是关键。适应性变革上的政治实用主义。〕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农民战略家的优势

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陈军，定代地，立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代王）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诸吕吕产等欲为乱，以危刘氏，大臣共诛之，谋召立代王，事在吕后语中。

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张武等议曰：“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原（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中尉宋昌进曰：“群臣之议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然卒践天子之位者，刘氏也，天下绝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二矣。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三矣。夫以吕太后之严，立诸吕为三王，擅权专制，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一呼士皆左袒，为刘氏，叛诸吕，卒以灭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虽欲为变，百姓弗为使，其党宁能专一邪？〔对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番优秀的分析：强有力的中央权力和合法权威，加上民众支持或其维持现状心理，还有对晚近惨痛往昔的“全民记忆”，几乎不会有人愿意以任何方式返回过去的状态。〕今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大王又长，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

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上曰：“朕闻法正则民恧（què, 恭谨），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有司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请奉诏书，除收帑诸相坐律令。”

他是一位如后所述持之以恒的积极的改革者——在“无为政治”的总原则下的改革者；改革性的无为政治，有所作为的无为政治。

人或说右丞相曰：“君本诛诸吕，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赏，处尊位，祸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左丞相平专为丞相。[皇帝与他的最有权势和威望的重臣都很审慎自律，使这个时期的政治成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审慎政治。他们坚执他们关于历史教训的记忆。]

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

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谨慎、勤勉和“经济第一”。他的原则和政治风格朴实和讲求实际。]

……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

……

改革性的无为政治，有所作为的无为政治。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这远不是后来的“儒家对外政策信条”；对外政策在“民族平等”信条下讲求实际，或曰实用主义的“朝贡和平”。政策和政策工具由紧要利益、可得手段和成本效益估算决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傲）无

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 [然而，当真正需要时，武力和远征仍被有限地使用。虽然那么有限，即使（像他在位第18年时所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也（转用司马迁语）“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 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

五月……天子……下诏曰：“……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除肉刑，免租税：确实激进和重大的改革措施。秦亡以来社会/政治改革的顶点。]

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塞，杀北地都尉。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 [这位谨慎和“经济第一”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国防皇帝。他的“武德”昭然显现。] 于是以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成侯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

春，上曰：“朕获执牺牲币以事上帝宗庙，十四年于今，历日长，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朕甚自愧。……今吾闻祠官祝厘，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一位朴实但真正辉煌的伟大统治者，特征为全都经久一贯的审慎、节俭、勤勉、对广义和狭义成本的压倒性意识以及对人民的关切。

他深刻和敏锐地认识到他和他的帝国面对的严重形势制约。或许他在一些方面多少过于消极，但他的治国方略的方向无疑正确。] 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值）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绋（tí）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帟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1]

后七年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岂）可甚哀。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离寒暑之数，哀人之父子，伤长幼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地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方内安宁，靡有兵革”：这两个短语是他统治时期的最简练总结。伟大的成就，但是将两大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留给了他的后继者：诸侯王权势与匈奴人威胁。]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维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刑，出美人（释放作为多年宫廷奴隶的宫女），重绝人之世。……”[他在他的后继者意念中的最突出行为，后者可能有意识地要将它们在其本质上变成汉帝国国家的政治传统。]

太史公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大多由于暴秦的教训和文帝的实践，儒家式治理的哲学和首要信条——政治事务领域的首要传统中国特性——已大体准备就绪。

[1] 他还在另一个方面格外杰出：谦虚地听取和开明地对待下属的意见，加上他勤勉地学习帝国治理。《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袁盎言：“陛下从代来，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攀

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尝不称善。何也？则欲以致天下贤士大夫。上日闻所不闻，明所不知，日益圣智。”

第十章 低劣败坏的政治领导

项羽少年即胸怀大志，意欲成为战略家，但终于失败告终，原因非常简单，归根到底是他性格使然——他的秉性是武士的，而非国务家的。

项羽：军事才智输于政治才智

项羽与刘邦争夺对华夏中国的统治权而终告兵败身亡，却能像汉帝国中期以前所有传奇性和事实上的华夏最高统治者那样，被纳入只记载他们的《史记·本纪》。这一事实表明了司马迁的非流俗的伟大眼界和个人勇气。他远不是一位势利、平庸或正统刻板的史家。就这里的目的而言，他如此界定项羽必定增大了一位低劣败坏的政治领导的图像可信性，尽管主要靠这位战争霸王的英勇武力，暴秦的统治才迅速土崩瓦解。

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他早在少时就意欲成为战略家，但最终证明就此彻底失败。一个原因在于他缺乏勤勉和认真的根本个性。他“玩”而“不肯竟”，总是将满足自己的情绪而非满足严肃的事业置于压倒性位置。〕……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他的美德或秉性是一位武士的，而非国务家的。〕

……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这是他的首次被记载的战役，那么早地显露出他的野蛮残忍和缺乏政治考虑。〕

项梁起东阿，西，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

有骄色。宋义乃谏项梁曰：“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项梁的战略“罪过”：出自暂时胜利的骄傲和懈怠。审慎丢失，灾难降临。他的侄子以后将和他一样。〕今卒少（稍）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项梁弗听。……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

救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一位非凡的英勇的统帅和他的军队！他由此确立了自己的威望和作为盟军最高统帅的权力，但此后浪费了这些资源。〕……

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到新安。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侯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项羽的野蛮残忍和缺乏政治考虑在一个异常可怕的规模上再度显现出来。决心摧毁秦的这位将领彻底地浸透了秦的残暴无度和屠戮性政治文化。〕

然后是鸿门宴。它的缘起和过程充分表明了项羽的战略犹豫和自惑，连同刘邦的策略灵活、快速变通和冒必要风险（甚至自身生命危险）时的决绝果断。范增就此的愤言说得对：“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他的残暴和了无远见再度显露，而这次是关键性的。因此，甚至他的抱负（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也证明是假的。〕

春，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四月，汉皆已入彭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围汉王三匝。

在军队实力和军事战略上，项羽显著强于刘邦。尤其就后一方面，我们在此似乎看到了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的一个翻版。然而，战争的最终胜负不是仅由甚至主要由军队实力和军事战略决定的。

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窃冥昼晦，逢迎楚军。楚军大乱，坏散，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

……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佯）惊愕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项羽这位英雄事实上是个心胸非常狭窄和好猜疑的人，竟让这么一个简单的诡计轻易地摧毁了他那边的真正战略家，同时显露出对他声称的“亚父”殆无真实的信任。当然，后者并无政治素质和战略耐

心，完全不懂如何对付自己的主公兼学生。]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他的残忍一如既往，他对对手的无知也一如既往。]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益祸耳。”项王从之。

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疲）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汹汹）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原（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项王令壮士出挑战。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汉王使人间问之，乃项王也。汉王大惊。于是项王乃即汉王相与临广武间而语。汉王数之，项王怒，欲一战。汉王不听，项王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走入成皋。[两位不同类型的英雄之间的反差变得越来越明显。将刘邦的自我界定反过来，可以说项羽“执迷斗力，不能斗智”。]……

……汉兵盛食多，项王兵罢（疲）食绝。汉遣陆贾说项王，请太公，项王弗听。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尽管当时他处于可以或应该有权宜之计的军事困境，但仍能说他再度证明他自己的“彼（秦始皇）可取而代之”的口头抱负是假的。他作为一位彻头彻尾的六国旧贵族，大概从未有恢复中国统一的真正心愿。]项王许之，即归汉王父母妻子。军皆呼万岁。……汉欲西归，张良、陈平说曰：“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听之。……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羽岂其苗裔邪？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

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对一位英雄的颂扬，因为他在作为主力去摧毁暴秦方面的急速伟大成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一次又一次地谴责“力征经营天下”（或曰马〔背〕上得之而不能马〔背〕上治之）；他的关于秦汉的一个恒常主题是征服大不同于治理，军事美德大不同于政治美德。

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项羽全无政治和战略反思（特别是关于自己的政治和战略反思），而这能力对于领袖来说是关键性的。〕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意志力消沉——领导者大忌

（楚惠王）十三年，吴王夫差（强），陵齐、晋，来伐楚。十六年，越灭吴。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楚灭杞。与秦平。〔战国时代国际权势格局的一个最重要方面。两大“侧翼强国”是最强的国家。〕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

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关键时期，秦国以成为一个极端有效的战争大强国为宗旨，进行急剧的和革命性的国内改革。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楚和其余六国的毁灭命运由此注定。〕南侵楚。……

怀王元年，张仪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称王。……

十一年，苏秦约从（纵）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纵）长。至函谷关，秦出兵击六国，六国兵皆引而归……

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谓楚王曰：〔经欺骗和许诺贿赂施行的、作为战争的先驱和工具的分而治之外交。〕“敝邑之王所甚说（悦）者无先（莫过于）大王，虽仪之所甚原（愿）为门阑之厮者亦无先大王。敝邑

之王所甚憎者无先齐王，虽仪之所甚憎者亦无先齐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仪亦不得为门阑之厮也。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于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秦的外交和战略被楚的这位“战略分析家”陈轸披露得如此清楚，被分而治之的危险经他的分析而昭然若揭。]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

张仪至秦，详醉坠车，称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仪以吾绝齐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遗北辱齐王。[难以置信的愚蠢，还有对盟国义务的轻浮，与在那个时代极流行的“国际政治文化”相符。]齐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齐交合，张仪乃起朝，谓楚将军曰：“子何不受地？从某至某，广袤六里。”楚将军曰：“臣之所以见命者六百里，不闻六里。”即以归报怀王。怀王大怒，兴师将伐秦。……发兵西攻秦。秦亦发兵击之。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于邓。楚闻，乃引兵归。[灾难性的战败，出自极为错误的外交和军事决定。]

[楚国历史上非常丑恶的另一页，特征为腐败、阴谋、叛国和屈服。]十八年，秦使使约复与楚亲，分汉中之半以和楚。王曰：“原（愿）得张仪，不原（愿）得地。”张仪闻之，请之（至）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张仪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

得事于楚王幸姬郑袖，袖所言无不从者。……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仪。诚杀仪以便国，臣之原（愿）也。”仪遂使楚。

至，怀王不见，因而囚张仪，欲杀之。仪私于靳尚，靳尚为请怀王曰：“拘张仪，秦王必怒。天下见楚无秦，必轻王矣。”又谓夫人郑袖曰：“秦王甚爱张仪，而王欲杀之，今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宫中善歌者为之媵（yìng, 随嫁者）。楚王重地，秦女必贵，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郑袖卒言张仪于王而出之。仪出，怀王因善遇仪，仪因说楚王以叛从（纵）约而与秦合亲，约婚姻。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是岁，秦惠王卒。

做一项国命攸关的战略抉择：依靠大联盟的制衡，还是搭暴强之车？犹豫，辩论，暂时选择制衡，最后决定搭车（搭一个说到底全然兼并主义的强国之车，该国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国家的经久的独立），继之以彻底失败和国家灭亡。

二十年，齐愍王欲为从（纵）长，恶楚之与秦合，乃使使遗楚王书曰：“寡人患楚之不察于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张仪走魏，樗里疾、公孙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韩，而公孙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韩、魏恐，必因二人求合于秦，则燕、赵亦宜事秦。四国争事秦，则楚为郡县矣。王何不与寡人并力收韩、魏、燕、赵，与为从（纵）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于天下？莫敢不乐听，则王名成矣。王率诸侯并伐，破秦必矣。……且王欺于张仪，亡地汉中，兵铍蓝田，天下莫不代王怀怒。今乃欲先事秦！原（愿）大王孰计之。”

齐愍王：一项旨在联盟战争和共同制衡、反对搭车的经典论辩，诉诸于安全意识和扩张愿望。搭车的首要弊端被指出，那就是渴望搭车者中间将有抢搭无限侵略者之车的竞争，从而保证后者有绝对优势，保证一国本身的安全将迟早被毁。

楚王业已欲和于秦，见齐王书，犹豫不决，下其议群臣。群臣或言和秦，或曰听齐。昭睢曰：“王虽东取地于越，不足以刷耻；必且取地

于秦，而后足以刷耻于诸侯。王不如深善齐、韩以重樗里疾，如是则王得韩、齐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韩宜阳，而韩犹复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阳，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然存韩者楚也。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所报德莫如楚厚，臣以为其事王必疾。……王甚善之，使之以齐、韩重樗里疾，疾得齐、韩之重，其主弗敢弃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复与楚之侵地矣。”于是怀王许之，竟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犹豫和辩论的结果：暂时选择制衡。〕

二十四年，倍（背）齐而合秦。〔最终做出自我毁灭的决定，考虑到上述植根的腐败（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与缔造联盟的“天然”困难，这个决定并不难做出。〕秦昭王初立，乃厚赂于楚。楚往迎妇。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于黄棘。秦复与楚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为楚负其从（纵）亲而合于秦，三国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质于秦而请救。秦乃遣客卿通将兵救楚，三国引兵去。

……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三十年，秦复伐楚，取八城。〔秦以指定结盟为形式的计策，被心理上虚弱的楚认作生存甚或继续保持为一个强国的最后希望。缺乏意志力的国家怀抱的一厢情愿的幻想。〕秦昭王遗楚王书曰：“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陵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原（愿）与君王会武关，面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原（愿）也。敢以闻下执事。”楚怀王见秦王书，患之。欲往，恐见欺；无往，恐秦怒。昭雎曰：“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先前主张联合制衡的谏臣的被拒绝的建议——单边自卫：留给任何想要有机会争取国家独立生存的人的唯一合理选择。〕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诸侯之心。”怀王子子兰劝王

行，曰：“奈何绝秦之（欢）心！”[孤注一掷的绥靖者的孤注一掷的幻想，没有任何合理的政治理念，然而成为国命有关的政策决定的基础。]于是往会秦昭王。昭王诈令一将军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遂与西至咸阳，朝章台，如蕃臣，不与亢礼。楚怀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怀王的末路：成为暴秦的送上门的俘虏，留下一个颇大程度上因为他而极端羸弱、意志消沉和苟延残喘的楚国。]

陈胜：狭隘的革命领袖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庸（佣）者笑而应曰：“若（汝）为庸（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心气高昂，恰如甚或甚于另一位心气高昂的农民刘邦，秦始皇的“极权主义平等化”革命——取消贵族、万民黔首——使得这类抱负成为可能。]

[发动大造反，依凭决心、富有策略的动员、革命宣言和自觉的政治意识。]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分析政治形势，并且制订一种与之相衬的旨在大造反的政治战略和策略。]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精明地按照欲被动员者最易接受和相信的东西来安排初始的动员。]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

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至）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精明地设计和决绝地（吴广奋不顾身地）实施初始的动员。]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可被说成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平民发布的平民革命宣言。]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这场造反是高度自觉的政治行动，在发动造反后立即建立一个政权或国家。

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吴广）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余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造反的初始势头多么凌厉和迅捷！全国各地高度呼应，证明发动造反前夕造反者的前述政治分析正确无误。]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

周文，陈之贤人也，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

秦。〔他的军事战略方向过于分散，不懂必须集中自身兵力。〕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郿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他的主要敌人懂得这绝对必须。〕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滠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复旧主义者甚嚣尘上，继之以第二次重大失败和革命发动者的死亡。〕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余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造反者的首次内部分裂。复旧主义者那么快地浮现，他们是六国旧贵族，旨在恢复秦的统一和“极权平等主义”以前的旧秩序。〕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虽然这当时在战略上不无道理，但革命领袖那么快地就屈从于复旧主义！他除了发动造反外没有多大的政治意志。〕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于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旧贵族由旧的自私和分裂考虑驱动。他们那么熟悉此类“传统”均势。〕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周文）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吴广）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战略上不无道理的计划导致一个自我毁败式的政治行动。〕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他竟接受了这项谋杀，杀害了他最早和最好的同志。〕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至）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在混乱和叛变丛生的形势中，确实至少有一位真正忠诚的革命战士。〕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这位革命领袖的其他狭隘表现：〕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庸（佣）耕者闻之，之（至）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从政治和战略上说，革命是一种特别“宏大”的事业，狭隘者无法引领它到达成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这位狭隘者在历史上依然伟大，因为——并且只因为——他发动秦末大造反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贾谊，就政治和战略分析和历史眼界两者而言的一位天才，“结构主义地”论说陈胜及其意义：一个狭隘的领导者成了历史大变更的一个关键载体。〕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谓受享祭品。古代杀牲取血以祭，故称）。

第十一章 政治领导与主要幕僚

一位贵族（张良）全心全意地为一个农民效劳，这在刘邦阵营的高层内实属独特。退出肮脏的政治之后，不仅因为身体不佳，或许还因为他个性中那高贵和浪漫的方面——贵族战略家绝不会轻而易举地在和平时代与农民官僚共事。

萧何：最高统帅身边的“乡下人”

萧何：行政管理和战略后勤方面的伟大天才。他对划时代的汉帝国的缔造，做出了在其最高统帅之下几乎无人可以超过的大贡献。他与最高统帅或政治领导的关系：伴有经久不消的权势猜疑的亲密同事；他的政治审慎和个人审慎。

[一位最低层官吏与其未来的农民主公，一项最经久的亲密同事关系。]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以文无害为沛主吏掾。

高祖为布衣时，何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徭）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

素有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勤勉、忠诚、贤明、能干、温和、没有野心。一位臣僚可有的最好素质。]

[他在刘邦之下，对造反和战争的成功，对汉帝国的创立，做出了（或许在张良旁边）最大的贡献。] 及高祖起为沛公，何常为丞督事。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为了有自觉的宏大意义，农民的造反或革命必须有这类知识分子和行政管理者处于高位，以便经管。] 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è，险要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语在淮阴侯事中。[他推荐了一位伟大将领：这位文官对他的领袖的军事事业做出的、在后勤之外的第二大贡献。]

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他独自经营了至关紧要的战略根据地，以便不间断地提供刘邦大军所需的军事人力、战争物资和庇护所。君主看似完全信任他，然而真相又如何？

汉三年，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鲍生谓丞相曰：“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为君计，莫若遣君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上必益信君。”于是何从其计，汉王大说（悦）。[如此彬彬有礼的探测，如此毫无保留的证实。他俩都是仔细的乡下人。]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萧何举宗数十人皆随我，功不可忘也。”[他的统帅对他的伟大战略贡献的独特赞赏！而且，后者对忠诚有着一种很敏感很牢固的记忆。]群臣皆莫敢言。

列侯毕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桡功臣，多封萧何，至位次未有以复难之，然心欲何第一。关内侯鄂君进曰：“群臣议皆误。夫曹参虽有野战略地之功，此特一时之事。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

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虽亡曹参等百数，何缺于汉？汉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万世之功哉！萧何第一，曹参次之。”〔他靠极好地经营战略根据地而做出的紧要贡献得到了再次强调。〕高祖曰：“善。”于是乃令萧何，赐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

鄂君上曰：“吾闻进贤受上赏。萧何功虽高，得鄂君乃益明。”于是因鄂君故所食关内侯邑封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余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徭）咸阳时何送我独赢钱二也。

〔战争结束和帝国变换之后他与高祖的复杂和敏感的关系，出自后者经久不休的权势猜疑。〕汉十一年，陈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淮阴侯谋反关中，吕后用萧何计，诛淮阴侯，语在淮阴事中。〔他在巩固新生的皇朝和帝国方面的决定性功绩，在一个真正关键或危急的时刻。〕上已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从召平以为名也。召平谓相国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原（愿）君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悦）。”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权力令人更多猜疑。现在，彬彬有礼的探测和毫无保留的证实再度登场！他俩依然还是仔细的乡下人。〕

汉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贖贷以自污？上心乃安。”〔故意使自

已显得较不优秀，较不聪明，平庸甚而卑俗，毫无权势抱负，以求安全。因为，伟大者不喜欢别人伟大；为了他的安全甚至虚荣而青睐平庸。] 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悦）。

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原（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 gǎo, 禾类植物的茎秆）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在几十年的亲密情谊后终于翻脸！农民皇帝刘邦突然听任自己的根植于心的猜疑甚而妒忌喷薄而出，即使是对一贯审慎的萧何。] 数日，王卫尉侍，前问曰：“相国何大罪，陛下系之暴也？”上曰：“吾闻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归主，有恶自与。今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系治之。”[他居然下意识地自比暴帝秦始皇！] 王卫尉曰：“夫职事苟有便于民而请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国受贾人钱乎！且陛下距楚数岁，陈、黥布反，陛下自将而往，当是时，相国守关中，摇足则关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国不以此时为利，今乃利贾人之金乎？且秦以不闻其过亡天下，李斯之分过，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浅也。”高帝不怿（悦）。是日，使使持节赦出相国。相国年老，素恭谨，[这一贯恭敬出自他对主公的证明完全正确的怀疑。] 入，徒跣谢。高帝曰：“相国休矣！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

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萧何死，曹参代为相国，沿袭成规，无所变更。）

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审慎是他一生最根本的品格。]

孝惠二年，相国何卒，谥为文终侯。

后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绝，天子辄复求何后，封续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钥，钥匙），因民之疾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闾天、散宜生等争烈矣。

他可被认作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官僚，因为他是个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保持低姿态的伟大“战略家”。

张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贵族

留侯张良者，[在他的伟大主公刘邦之下的一位极优秀的“大战略”规划，刘邦评价他，“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有强烈的服务于造反事业的动机。]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他在流亡中游历得那么远，怀着非常强烈的复仇渴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他由于自己的性格，懂得耐心的潜在“战略”价值，以此克服（“强忍”）这性格的另一个方面。“战略的”经常意味着耐心“等待”比眼前久远的事情。]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

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在他的间接路线方面的最佳战略教育。〕

居下邳，为任侠。〔他的贵族浪漫情结再次显现，就像在他先前的刺杀企图和他“尝间从容”的行为风度中那样。他绝对不是一个通常的学究。〕项伯常杀人，从良匿。

〔他进入造反或革命的政治和战略世界，立即成了一位战略谋划者，甚而（不久后）一个萌芽政权内的国务家。〕后十年，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还（从）沛公。沛公将数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厖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者，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一位贵族全心全意地为一个农民效劳，这在刘邦阵营的高层内实属独特。〕……

沛公之从雒（洛）阳南出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下军，良说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屠夫之子），贾豎（市侩小人）易动以利。原（愿）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准备粮饷），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宝啖（劝诱）秦将。”秦将果畔（叛），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听之。良曰：“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沛公乃引兵击秦军，大破之。北至蓝田，再战，秦兵竟败。〔在一个关键时刻的间接路线，基于仔细的分析，随灵活的形势变化而实施。〕遂至咸阳，秦王子婴降沛公。

沛公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沛公出舍，沛公不听。〔刘邦是个农民，怀有当时并非很认真的政治抱

负。这与他“好酒及色”的平俗性格一起，使他易于腐败。] 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原（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政治上非常关键的劝告，由于国务家张良的一番更有说服力的论辩而被接受。可以说，刘邦的根本政治路径由此得到确定。]

项羽至鸿门下，欲击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欲与俱去。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乃具以语沛公。沛公大惊，曰：“为将奈何？”良曰：“沛公诚欲倍（背）项羽邪？”沛公曰：“鲋生教我距（拒）关无内（纳）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项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乃固要（邀）项伯。项伯见沛公。沛公与饮为寿，结宾婚。令项伯具言沛公不敢倍（背）项羽，所以距（拒）关者，备他盗也。及见项羽后解，语在项羽事中。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

他的战略或策略：通过贿赂去蒙蔽潜在的、强得多的敌人。取得一个绝佳的地区作为战略根据地。

汉王之（至）国，良送至中，遣良归韩。良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以绝佳的欺骗进一步蒙蔽强敌。] 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良至韩，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至）国，从与俱东。良说项王曰：“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而发兵北击齐。[再度欺骗。上述所有贿赂和欺骗的关键效果：调开敌人，赢得时间去建立和巩固刘邦的绝定性战略根据地。]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

汉王亦已还定三秦矣。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邳，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我想将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以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可以给谁？”）[刘邦的伟大，在于为最终目标或眼前紧迫需要而决绝果断地做出巨大的政治决定方面。代价巨大，但若取得最终胜利，那就是暂时的。]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泉将，与项王有郤（却）；彭越与齐王田荣反（返）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

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时时从汉王。

[他决定性地阻止了“复立六国后世”的主张——听似合理但事实上极糟的一项提议，依凭他那清晰的政治和战略意识、极敏捷的头脑、雄辩能力和（最后但非最次要）他的主公对他的特殊信任。]三年，项羽急围汉王荥阳，汉王恐忧，与酈食其谋桡（削弱）楚权。食其曰：“昔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秦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社稷，灭六国之后，使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后世，毕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乡（向）风慕义，原（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南乡（向）称霸，楚必敛衽而朝。”汉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

食其未行，张良从外来谒。汉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为我计桡楚权者。”其以酈生语告，曰：“于子房何如？”良曰：“谁为陛下画此计者？陛下事去矣。”汉王曰：“何哉？”张良对曰：“臣请藉前箸为大王筹之。”曰：“昔者汤伐桀而封其后于杞者，度（因为）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项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者，度能得纣之头也。今陛下能得项籍之头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间，释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圣人之墓，表贤者之间，式智者之门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发桥之粟，散鹿台之钱，以赐贫穷。今陛下能散府库以赐贫穷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复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今陛下能休马无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今陛下能放牛不复输积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桡而从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辍食吐哺，骂曰：“竖儒，几败而公事！”令趣（速）销印。

汉四年，韩信破齐而欲自立为齐王，汉王怒。张良说汉王，汉王使良授齐王信印，[战略耐心的关键意义再度显现。]语在淮阴事中。

其秋，汉王追楚至阳夏南，战不利而壁固陵，诸侯期不至。良说汉王，汉王用其计，诸侯皆至。语在项籍事中。[\[1\]](#)

为最后胜利支付巨大的已许诺的代价，而最后胜利能使这支付返回。关键的、必不可少的战略权宜！

胜利之后（上）：退出“肮脏的”政治（在提了两项旨在巩固新建国家与其未来安全的重大主张之后），不仅因为身体不佳，或许还因为他个性中那高贵和浪漫的方面。一位贵族和战略家不会轻而易举地在和平时代与农民和官僚共事共处。

汉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尝有战斗功，高帝曰：“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原（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乃封张良为留侯，与萧何等俱封。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洛）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

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上乃忧曰：“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谁最甚者？”上曰：“雍齿与我故，数尝窘辱我。我欲杀之，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封，则人人自坚矣。”于是上乃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而急趣（趋）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罢酒，皆喜曰：“雍齿尚为侯，我属无患矣。”

刘敬说高帝曰：“都关中。”〔首都设在哪里，是个头等的政治和战略问题。选址要符合帝国的地缘政治安全，还是要符合六国旧贵和汉朝新贵的近家近乡利益？〕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雒（洛）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崑，倍（背）河，向伊雒（洛），其固亦足恃。”留侯曰：〔他的关注集中在针对可能的贵族反叛的国内军事安全。〕“雒（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

留侯从入关。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岁余。

胜利之后（下）：退出“肮脏的”政治，伴有对和平时代刘邦与他逐渐大为疏远的明确自知；他退出了，但仍是决定性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勉强地给了吕后一个决定性的、最终成功的提议，以便挽救她和她的儿子，而非顺从他的眼下在严重地“破坏稳定”的终生伟大主公。

上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大臣多谏争，未能得坚决者也。吕后恐，不知所为。人或谓吕后曰：“留侯善画计，上信用之。”吕后乃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

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他分明懂得政治和形势的性质变迁。〕吕泽（强）要（邀）曰：“为我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必异而问之。问之，上知此四人贤，则一助也。”于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将，往击之。四人相谓曰：“凡来者，将以存太子。太子将兵，事危矣。”乃说建成侯曰：“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且太子所与俱诸将，皆尝与上定天下枭将也，今使太子将之，此无异使羊将狼也，皆不肯为尽力，其无功必矣。臣闻‘母爱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待御，赵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上虽病，（强）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强）。’”于是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这是吕后的最危急时刻，将压倒性地优先考虑她儿子和她自己，而非她那年迈体病的皇帝丈夫。）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灊上。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原（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因说上曰：“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太子。”是时叔孙通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

汉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太傅称说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详（佯）许

之，犹欲易之。及燕（宴），置酒，太子侍。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曰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尔）主矣。”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汝）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缴，尚安所施！”歌数阕，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罢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一位非常讲求实际的浪漫主义者，一位卓越地与农民一起高效共事了几十年的贵族，以他的天才和他受到自我制约的激情。〕……留侯乃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讎（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他懂得什么是自我实现，宏大但有限的自我实现。他对他的主公没有更多期望。更多就将导致后者的怀疑，那可能非常危险。〕原（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会高帝崩，吕后德留侯，乃（强）食之，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强）听而食。

后八年卒，谥为文成侯。……

太史公曰：……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动人的言辞！他在他的战略远见方面如此大有男子气概，而在他的行为之周全细腻上恰如一位最佳的女性。〕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政治高层的“团结模范”

陈平：一位伟大的战术家和战略家，在战时亦在平时。“常出奇计，救纷纭之难，振国家之患。”

[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户家，有一位允许他“自由”发展的心爱的兄长和（后来）一位赏识他、资助他的殷富岳父。] 陈丞相平者，阳武户牖乡人也。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糠核耳。有叔如此，不如无有。”伯闻之，逐其妇而弃之。

及平长，可娶妻，富人莫肯与者，贫者平亦耻之。[他的“社会浪漫主义”，在一个不浪漫的很低的地位上。] 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丧，平贫，侍丧，以先往后罢（疲）为助。张负既见之丧所，独视伟平，平亦以故后去。负随平至其家，家乃负郭穷巷，以弊席为门，然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归，谓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孙予陈平。”张仲曰：“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独奈何予女乎？”负曰：“人固有好美如陈平而长贫贱者乎？”卒与女。[然而，他仍有他的幸运，遇到了一位赏识他的浪漫的富人，穷天才因而有了他的紧要的资助。] 为平贫，乃假（借）货币以聘，予酒肉之资以内（纳）妇。负诫其（女）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平既娶张氏女，费用益饶，游道日广。

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他在一个混乱时期里寻找他的机会和追求实现抱负的曲折之路；最终遇到一位能够知他用他的政治领导。] 陈涉起而王陈，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为魏王，与秦军相攻于临济。陈平固已前谢其兄伯，从少年往事魏王咎于临济。魏王以为太仆。[考虑到他的极卑微的社会地位，他必定很有吸引力。] 说魏王不听，人或谗之，陈平亡去。[第一

次挫折。]

久之，项羽略地至河上，陈平往归之，从入破秦，赐平爵卿。项羽之（至）东王彭城也，汉王还定三秦而东，殷王反楚。项羽乃以平为信武君，将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击降殷王而还。[他必定很有吸引力。]项王使项悍拜平为都尉，赐金二十溢。居无何，汉王攻下殷。项王怒，将诛定殷者将吏。陈平惧诛，乃封其金与印，使使归项王，而平身间行杖剑亡。[第二次挫折，在一个看似大有希望的开端之后。]

.....

平遂至修武降汉，因魏无知求见汉王，[在四年寻找机会之后，他依然卑微。但现在，他有了一个大机会。]汉王召入。.....平等七人俱进，赐食。王曰：“罢，就舍矣。”平曰：“臣为事来，所言不可以过今日。”于是汉王与语而说（悦）之，问曰：“子之居楚何官？”曰：“为都尉。”是日乃拜平为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诸将尽，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与同载，反使监护军长者！”汉王闻之，愈益幸平。[这位伟大领导有一种特别的关键才能甚或本能，即发现天才和使用他们，虽然如下所述他亦有错误的猜疑。]遂与东伐项王。至彭城，为楚所败。引而还，收散兵至荥阳，以平为亚将，属于韩王信，军广武。

绛侯、灌婴等咸谗陈平曰：“平虽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复乱臣也，原（愿）王察之。”汉王疑之，召让（责难）魏无知。无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处于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他的道德状况没有得到辩护，因为这被认为不相干。“英才主义”论辩，才干优先。]楚汉相距（拒），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且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国家理由！]汉王召让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从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

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在“无赖型”农民刘邦耳里，这是个通情达理的辩解。〕诚臣计画有可采者，大王用之；使无可用者，金具在，请封输官，得请骸骨。”汉王乃谢，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他，“不道德的”天才，遇到了一位知道他自己需要什么人的伟大领导。〕

其后，楚急攻，绝汉甬道，围汉王于荥阳城。久之，汉王患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项王不听。汉王谓陈平曰：“天下纷纷，何时定乎？”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吝啬）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然大王能饶人以爵邑，士之顽钝嗜利无耻者亦多归汉。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节之士。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就政治的关键方面之一做的一番极好的战略性比较和分析，导致一项“次佳”的（退而求其次意义上最好的）、讲求实际的计策。〕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对这位领袖来说，需要的是忠诚和才干，而非流俗的道德。〕

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作为一大政治工具的贿赂。〕宣言诸将钟离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钟离等。项王既疑之，使使至汉。汉王为太牢具，举进。见楚使，即佯（佯）惊曰：“吾以为亚父使，乃项王使！”复持去，更以恶草具进楚使。楚使归，具以报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用简单的诡计去欺骗愚蠢的敌人。〕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闻项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原（愿）请骸骨归！”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陈平乃夜出

女子二千人荥阳城东门，楚因击之，〔女人可被用作掩护和招致敌人军事混乱的一种工具，如果使用者足够玩世不恭的话。〕陈平乃与汉王从城西门夜出去。遂入关，收散兵复东。

其明年，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使使言之汉王。汉王大怒而骂，陈平蹶汉王。汉王亦悟，乃厚遇齐使，使张子房卒立信为齐王。封平以户牖乡。用其奇计策，卒灭楚。〔战术天才，奇计屡试不爽，战略功绩大焉。〕……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高帝默然。问陈平，平固辞谢，曰：“诸将云何？”上具告之。陈平曰：“人之上书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陈平曰：“陛下精兵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仓促）战也，窃为陛下危之。”〔力量对比分析，又一次，他在一个关键时刻具有正确的战略意识。〕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他接着就提议一项诡谲的计策，以便差不多全无代价和风险地对付非常困难的战略形势。〕高帝以为然，乃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南游云梦”。上因随以行。行未至陈，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预）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反，明矣！”（“如果不说实话，而要继续反抗，那么下场是明摆着的！”）武士反接之。遂会诸侯于陈，尽定楚地。还至雒（洛）阳，赦信以为淮阴侯，而与功臣剖符定封。

……〔他又一次在又一个关键时刻提出绝佳的应急策略，其内容自此往后始终是一项秘密或神秘。〕其明年，以护军中尉从攻反者韩王信于代。卒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

阍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其后常以护军中尉从攻陈及黥布。凡六出奇计，辄益邑，凡六益封。奇计或颇秘，世莫能闻也。〔一位在其“无赖”但伟大的君主之下的马基雅维里式战术家。〕

〔最后的“曲线式”的效劳。〕高帝从破布军还，病创，徐行至长安。燕王卢绾反，上使樊哙以相国将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恶哙者。高帝怒曰：“哙见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陈平谋而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陈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驰传未至军，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吕后（女）弟吕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则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樊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传诣长安，而令绛侯勃代将，将兵定燕反县。

平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太后及吕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太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太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后吕谗乃不得行。樊哙至，则赦复爵邑。

在吕后专权的非常困难、曲折和危险的形势之下，作为一位讲究实际的机会主义者。

孝惠帝六年，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

王陵者，故沛人，始为县豪，高祖微时，兄事陵。陵少文，任气，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及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向）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以善雍齿，雍齿，高帝之仇，而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

安国侯既为右丞相，二岁，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诸吕为王，问王陵，王陵曰：“不可。”问陈平，陈平曰：“可。”[一位自恃正直和“少文任气”的乡绅VS一位讲求实际和谋略多端的农民。]吕太后怒，乃详（佯）迁陵为帝太傅，实不用陵。陵怒，谢疾免，杜门竟不朝请，七年而卒。主陵之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事于中。[他成了吕后之下的首席文臣，因为他机会主义地支持她，而且她要用他的威望作为她的工具。]

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然而，真正的行政权在吕后的真正宠爱者手里。]

吕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用伪装的不道德行为当做掩护，以保护自己——马基雅维里式的策略家。]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女人的话听不得），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讲求实际的机会主义者，规避极端行为以保留选择余地。谨慎和狡黠——一位聪明的农民易有的战术甚而战略素质。]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他太知道个人应有的限度！]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他的“客观上的”政治竞争者：一名简单的军人，对国家行政一无所知，且全无兴趣。]于是上

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弩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简单可爱的农民军人，与其狡黠多智的对应同僚相比简直是一个纯朴的“草包”。他们互尊甚而互让，诚实优雅地“竞争”。政治高层的伟大团结。]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也。”……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最佳的实用机会主义者，在可能限度内极好地服务于国家，也服务于自己。他最初的浪漫主义只是边际性的。]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

[1] 《史记·项羽本纪》载：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柰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於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

第十二章 军事将领如何应对政治领导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将军们一定会喜欢这句格言，但它是对军事权力的过分伸张，本末倒置似限制了政治领导。

军事天才如何误入“宫廷阴谋”

《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对李斯——他在为篡权而搞的秦史上最大宫廷阴谋之中所希望的勾结者）曰：“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扶苏）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伟大的边疆将领，有足够的理由被阴谋者认作是关键时刻的头号死敌。

蒙恬者，其先齐人也。恬大父（祖父）蒙骜，自齐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庄襄王元年，蒙骜为秦将，伐韩，取成皋、荥阳，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骜攻赵，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五年，蒙骜攻魏，取二十城，作置东郡。始皇七年，蒙骜卒。骜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尝书狱典文学。始皇二十三年，蒙武为秦裨将军，与王翦攻楚，大破之，杀项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虏楚王。蒙恬弟毅。〔他有一种强固的家族传统和“压力”，要成为一位奋战沙场的军人和智慧将领，同时也有在学问和实践方面的文职行政经验。〕

〔他的军事任职生涯，作为一位伟大的边疆防卫者和对北方游牧族的胜利征伐者，导致了他在朝廷内的实在和潜在的重大政治结果。〕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为战略性边防建造一个巨大的工事防御体系。〕于是渡河，据阳山，透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然后再度远征——“向外纵深防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宠蒙氏，信任贤之。而亲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则参乘，入则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为内谋，名为忠信，故虽诸将相莫敢与之争焉。

[他，与他的弟弟一起，确实权势非常，因为得到独裁的始皇帝的充分信任，而这信任来自他的忠诚、正直和伟大才干。因此，如果篡权者要成功，就必须消灭他。]

篡夺阴谋与他的命运（上）

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首要阴谋者对他的个人仇恨，在政治目的之外，并与之协同起作用。]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独裁的始皇帝从未预料到，这么一项微小的日常公事决定竟会在不定的未来产生巨大的灾难性后果。]……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会稽，并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蒙毅还祷山川，未反（返）。

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群臣莫知。是时丞相李斯、公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常从。高得幸于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已死，蒙恬疑而复请之。[他比扶苏坚毅，也更有精神独立性。详见《史记·李斯列传》。]^[1]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使者还报，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彻底性是这个恶魔的特征，使之能够击败许多人。]怨之。

篡夺阴谋与他的命运（下）

毅还至，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乃言曰：“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曰‘不可’。若知贤而俞（逾久）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胡亥听而系蒙毅于代。前已囚蒙恬于阳周。丧至咸阳，已葬，太子立为二世皇帝，而赵高亲近，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

子婴进谏曰：“……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毅对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则臣少宦，顺幸没世。可谓知意矣。〔几乎明确地质问篡权者的合法性。〕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则太子独从（纵），周旋天下，去诸公子绝远，臣无所疑矣。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非敢饰辞以避死也，为羞累先主之名，原（愿）大夫为虑焉，使臣得死情实。且夫顺成全者，道之所贵也；刑杀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繆’。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于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他的弟弟与他一样坚毅和精神独立，拒绝君主要他自杀的命令。他必须死。〕

二世又遣使者之（至）阳周，令蒙恬曰：“君之过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内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周公旦负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jiǎn，剪断）其爪以沈（沉）于河，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书而藏之记府，可谓信矣。及王能治国，有贼臣言：‘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于楚。成王观于记府，得周公旦沈书，乃流涕曰：‘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杀言之者而反（返）周公旦。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今恬之

宗，世无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乱，内陵之道也。〔严厉谴责掌权者赵高和李斯，连同宫廷的政治方式。〕夫成王失而复振则卒昌；〔这意指篡位的二世皇帝必须在此事上改邪归正。〕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则国亡。臣故曰过可振而谏可觉也。察于参伍，上圣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原（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曰：“臣受诏行法于将军，不敢以将军言闻于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他的最后言辞和行动（他先前拒绝过的自杀）令人遗憾——不像他的更决绝的弟弟那般英勇！〕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

内心从不尊敬政治的韩信

韩信：整个中国历史上极少数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和指挥将领之一，在战略、作战和战术三大领域皆甚辉煌。然而，他极度自信，态度傲慢，对政治领导没有真正的尊敬，并且缺乏政治预感和果断，在政治忠诚和个人信义方面可谓半是半非。这位内心甚而行动上的叛逆者既无法取信他的伟大的政治/军事统帅，也无法推倒之。

〔他的攻齐战役，他作为一名指挥将领的自私自利首次显露出来，导致了不良的政治和战略后果。〕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汉王南出，之（至）宛、叶间，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复急围之。六月，汉王出成皋，东渡河，独与滕公俱，从张耳军修武。至，宿传舍。晨自称汉使，驰入赵壁。张耳、韩信未起，即其卧内上夺其印符，以麾召诸将，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汉王来，大惊。汉王夺两人军，即令张耳

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

信引兵东，未渡平原，闻汉王使酈食其已说下齐，韩信欲止。范阳辩士蒯通说信曰：“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于是信然之，从其计，遂渡河。齐已听酈生，即留纵酒，罢备汉守御，信因袭齐历下军，遂至临。齐王田广以酈生卖己，乃烹（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至）楚求救。韩信已定临，遂东追广至高密西。楚亦使龙且将，号称二十万，救齐。〔他断送了一项已经到手并且非常便宜的战略性胜利，给主要敌人增添了一个盟友，全都因为他的自私，即要追求他已经多多拥有了的个人荣耀。〕

齐王广、龙且并军与信战，未合。人或说龙且曰：“汉兵远斗穷战，其锋不可当。齐、楚自居其地战，兵易败散。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闻其王在，楚来救，必反汉。汉兵二千里客居，齐城皆反之，其势无所得食，可无战而降也。”龙且曰：“……救齐不战而降之，吾何功？今战而胜之，齐之半可得，何为止！”〔他的敌人方面的颇有希望的费边战略横遭拒绝，因为后者比上面所述的他甚而更自私。军事将领的虚荣心——像政治领导的虚荣心一样恒久的一个祸殃问题。〕遂战，与信夹潍水陈（阵）。〔他再度表演了他素来善用的出敌不意和兵不厌诈——通往军事胜利的一条几乎颠扑不破的途径。〕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满盛沙，壅水上流，引军半渡，击龙且，佯（佯）不胜，还走。龙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决壅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龙且水东军散走，齐王广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阳，皆虏楚卒。〔在这场合的军事胜利只是对政治错误的一个代价较高的补偿。〕

〔他的私心继续发展，并且与新近浮现的不守政治戒律相伴；他篡夺“诸侯王位”，将此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逼迫他的君主接受；对君主权威的初始挑战，从而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汉四年，遂皆降平齐。

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汝）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蹶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对此，两位伟大的战略战术天才紧急主张报以政治审慎和战略忍耐。〕汉王亦悟，〔刘邦作为伟大领袖并非无因！如多次表明的那样，政治上和个人性格上的弹性是令他伟大的部分关键因素。〕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

〔有人用颇为可信的说辞说服他改换阵营，投靠项羽，但他拒绝了，既因为感恩他的主公，也因为缺乏政治预见力和不晓马基雅维里主义。〕楚已亡龙且，项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与戮力击秦。秦已破，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汉王复兴兵而东，侵人之分，夺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关，收诸侯之兵以东击楚，其意非尽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厌足如是甚也。且汉王不可必，身居项王掌握中数矣，项王怜而活之，然得脱，辄倍（背）约，复击项王，其不可亲信如此。今足下虽自以与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终为之所禽（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再度有颇为可信的说辞，说服他分裂和完全独立，但他同样拒绝，出于同样的原因。〕武涉已去，齐人蒯通〔一位依然遵从寻常伦理

的将领或军阀的“现实主义教育者”。] 知天下权在韩信，欲为奇策而感动之，以相人说韩信曰：“仆尝受相人之术。”韩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对曰：“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成败在于决断，以此参之，万不失一。”韩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对曰：“原（愿）少间。”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韩信曰：“何谓也？”蒯通曰：“天下初发难也，俊雄豪桀建号壹呼，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gāo，原意为大袋子，盛箭器），至风起。当此之时，忧在亡秦而已。今楚汉分争，使天下无罪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不可胜数。楚人起彭城，转斗逐北，至于荥阳，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于京、索之间，迫西山而不能进者，三年于此矣。汉王将数十万之众，距（拒）巩、雒（洛），阻山河之险，一日数战，无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败荥阳，伤成皋，遂走宛、叶之间，此所谓智勇俱困者也。夫锐气挫于险塞，而粮食竭于内府，百姓罢（疲）极怨望，容容无所倚。以臣料之，其势非天下之贤圣固不能息天下之祸。当今两主之命悬（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臣原（愿）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恐足下不能用也。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参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势莫敢先动。夫以足下之贤圣，有甲兵之众，据（强）齐，从燕、赵，出空虚之地而制其后，因民之欲，西乡为百姓请命，则天下风走而响应矣，孰敢不听！割大弱（强），以立诸侯，诸侯已立，天下服听而归德于齐。案齐之故，有胶、泗之地，怀诸侯以德，深拱揖让，则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于齐矣。[主张成为“居间制衡者”、然后成为霸主的论辩。] 盖闻天与（予）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原（愿）足下孰虑之。”

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向）利倍（背）义乎！”蒯生曰：“足下自以为善汉王，欲建万世之业，臣窃以为误矣。始常山王（张耳）、成安君

（陈余）为布衣时，相与为刎颈之交，后争张、陈泽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项王，奉项婴头而窜，逃归于汉王。汉王借兵而东下，杀成安君水之南，头足异处，卒为天下笑。此二人相与，天下至（欢）也。然而卒相禽（擒）者，何也？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也。[劝之以根本的现实主义：人是野兽，活在一个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中，因而忠诚和信任只是危险。]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于汉王，必不能固于二君之相与也，而事多大于张、陈泽。故臣以为足下必汉王之不危己，亦误矣。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烹）。夫以交友言之，则不如张耳之与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则不过大夫种、范蠡之于句践也。此二人者，足以观矣。原（愿）足下深虑之。且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臣请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虏魏王，禽（擒）夏说，引兵下井陘，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乡（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你在政治世界里已经危险，恰恰因为你在为政治领导效劳方面的伟大成就！]韩信谢曰：“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

后数日，蒯通复说曰：[劝之以一种大力进取的现实主义信条，一种人类攫取性行动信条，依凭预见、抱负和在一个危险但有机会的世界里干大事的决绝果断。]“夫听者事之候也，计者事之机也，听过计失而能久安者，鲜矣。……夫随厮养之役者，失万乘之权；守儋石之禄者，阙卿相之位。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牦（毫厘）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故曰‘猛虎之犹豫，不若蜂蚕之致螫；骐骥之局蹐，不如弩马之安步；孟贲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虽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聋之指麾也’。此言贵能行之。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原（愿）足下详察之。”韩信犹豫不忍倍（背）汉，又自

以为功多，汉终不夺我齐，遂谢蒯通。〔他远不如他的“教育者”劝说他的那样现实主义。对他的主公、他的世界和他本人桀骜不驯的行为心存幻想。〕蒯通说不听，已详（佯）狂为巫。

〔现实主义预言实现：他在战后帝国国家里必定完蛋，为之他贡献了那么多，但现在他谋划以阴谋的暴力倾覆它。〕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项羽已破，高祖袭夺齐王军。汉五年正月，徙齐王信为楚王，都下邳。〔最高统帅（一迄赢得战争，甚至等不及帝国正式建立就立即采取的）重大的中央集权行动：改变桀骜不驯的强大军阀的指挥职位，以便削弱他的权势基础。〕……

项王亡将钟离家在伊庐，素与信善。项王死后，亡归信。汉王怨，闻其在楚，诏楚捕。信初之（至）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陈平计，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发使告诸侯会陈：“吾将游云梦。”实欲袭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发兵反，〔行动/反行动：叛变已属意欲之事，不管是为安全还是为其他或为两者。新生的汉帝国的一场大危机待而即发！〕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擒）。人或说信曰：“斩谒上，上必喜，无患。”信见昧计事。曰：“汉所以不击取楚，以在公所。若（汝）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载后车。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系（羈）信。至雒（洛）阳，赦信罪，以为淮阴侯。〔不料现实主义的皇帝竟然怜悯慈善！这究竟是出自农民的伦理，还是出自宏大的自信，抑或出自政治考虑？〕

……

陈拜为钜鹿守，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避）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

也。人言公之畔（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君主对他的提防完全有理，他不可变更地怀有叛心！]陈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他搞叛乱阴谋，他是个战略家，在战略规划方面饶有才能。]汉十年，陈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他谋划政变，与同谋的边地叛乱遥相呼应。]部署已定，待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给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高祖已从军来，至，见信死，且喜且怜之，[政治无情与个人怜悯结为一体。]问：“信死亦何言？”吕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计。”高祖曰：“是齐辩士也。”乃诏齐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汝）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烹）也！”上曰：“若（汝）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大怜悯，来自他固有的豪气农民的通情达理和难与伦比的自信。他比他的村妇伟大得多，尽管后者也可谓巾帼豪杰。]

太史公曰：吾如（至）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这位天才的抱负和自赏简直无边无际！他的崛起、

失败和灭亡皆源于此。]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统一），乃谋畔（叛）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

性格决定命运

朴实、反智的周勃

绛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材官：一种地方预备兵兵种，或低级武职；引：卒官名。谓能挽拉强弓者）。[出身草根，非常卑微，就像他的主公阵营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和骨干那样。]

[一名在摧毁暴秦的造反和战争中非常骁勇和战功无数的猛士，因而步步晋升。] 高祖之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从攻胡陵，下方与。方与反，与战，（却敌）。攻丰。击秦军砀东。还军留及萧。复攻砀，破之。下下邑，先登。赐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击章邯车骑，殿。定魏地。攻爰戚、东缙，以往至栗，取之。攻啮桑，先登。击秦军阿下，破之。追至濮阳，下甄城。攻都关、定陶，袭取宛胸，得单父令。夜袭取临济，攻张，以前至卷，破之。击李由军雍丘下。攻开封，先至城下为多。后章邯破杀项梁，沛公与项羽引兵东如砀。自初起沛还至砀，一岁二月。楚怀王封沛公号安武侯，为砀郡长。沛公拜勃为虎贲令，以令从沛公定魏地。攻东郡尉于城武，破之。击王离军，破之。攻长社，先登。攻颍阳、缙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北。南攻南阳守，破武关、关。破秦军于蓝田，至咸阳，灭秦。

[此后在平定汉中和楚汉战争中的成功表现，以更昭彰的战功成为刘邦之下主要的指挥将领之一。] 项羽至，以沛公为汉王。汉王赐勃爵为威武侯。从入汉中，拜为将军。还定三秦，至秦，赐食邑怀德。攻槐里、好，最。击赵贲、内史保于咸阳，最。北攻漆。击章平、姚军。西定。还下、频阳。围章邯废丘。破西丞。击盗巴军，破之。攻上。东守关。转击项籍。攻曲逆，最。还守敖仓，追项籍。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还守雒（洛）阳、栎阳，赐与颍侯（灌

嬰)共食钟离。以将军从高帝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赐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绝。食绛八千一百八十户，号绛侯。

[作为蒙恬之后、卫青霍去病之前的边疆英雄，他的首项最大历史贡献：汉帝国建立以后在边疆战争中打击叛乱者和游牧族；就其边疆征伐、防御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的伟大功绩；晋升至最高军职。]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转攻韩信军铜，破之。还，降太原六城。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后击韩信军于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因击胡骑平城下，所将卒当驰道为多（大量兵力用于保持和维修秦之边疆驰道、直道）。勃迁为太尉。

击陈，屠马邑。所将卒斩将军乘马。击韩信、陈、赵利军于楼烦，破之。得将宋最、雁门守。因转攻得云中守、丞相箕肆、将勋。定雁门郡十七县，云中郡十二县。因复击灵丘，破之，斩，得丞相程纵、将军陈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县。

燕王卢绾反，勃以相国代樊哙将，击下蓟，得绾大将抵、丞相偃、守陁、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浑都。破绾军上兰，复击破绾军沮阳。追至长城，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西、辽东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最从高帝得相国一人，丞相二人，将军、二千石各三人；别破军二，下城三，定郡五，县七十九，得丞相、大将各一人。

[他的性格：朴实、忠诚、骁勇、“反智”，较易被他的主公使用甚而宠爱，后者在善于使用各种不同才干的属下方面格外杰出。]勃为人木（强）敦厚，高帝以为可属大事。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向）坐而责之：“趣（趋）为我语。”（快说！）其椎少文如此。

[他的第二项最大历史贡献：诛诸吕而立文帝。]勃既定燕而归，高祖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为太尉。十岁，高后崩。吕禄以赵王为汉上将军，吕产以吕王为汉相国，秉汉权，欲危刘氏。勃为太尉，不得入军门。陈平为丞相，不得任事。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其语在吕后、孝文事中。

[他居最高官位但实际功能最低，在他赢来的和平稳定时期里他毫无用处。]文帝既立，以勃为右丞相，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居月余，人或说勃曰：“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即祸及身矣。”勃惧，亦自危，乃谢请归相印。上许之。岁余，丞相平卒，上复以勃为丞相。十余月，上曰：“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国。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牒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羈）急，薄昭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他完全没有能力以此方式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木强敦厚少文”！]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绛侯复就国。孝文帝十一年卒，谥为武侯。子胜之代侯。六岁，尚公主，不相中，坐杀人，国除。绝一岁，文帝乃择绛侯勃子贤者河内守亚夫，封为条侯，续绛侯后。

自招灾难的周亚夫

周亚夫：一位自恃正直、自高自大的武士，对政治领导没有真正的忠诚甚或起码的尊敬。他与父亲完全不同，是一位仪态尊严、自恃正直、勇气过人的指挥将领。

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至）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

子之诏’。” [军事独立论！或者用埃利奥特·科恩的杰出著作《最高统帅》的名称说，“‘寻常’军政关系论”。] 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向）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

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文帝崩，拜亚夫为车骑将军。

[他是一位非常能干的战略家、战术家和歼灭者。他最大历史贡献，即击败大贵族的大规模叛乱（吴楚七国之乱），从而拯救了汉帝国。] 孝景三年，吴楚反。亚夫以中尉为太尉，东击吴楚。因自请上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原（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上许之。

太尉既会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太尉引兵东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请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太尉不奉诏，[违背政治领导的指令！一个危险的先例，无论其本身的战略理由如何。] 坚壁不出，而使轻骑兵弓高侯等绝吴楚兵后食道。吴兵乏粮，饥，数欲挑战，终不出。夜，军中惊，内相攻击扰乱，至于太尉帐下。太尉终卧不起。顷之，复定。后吴奔壁东南隙（zōu），太尉使备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濞弃其军，而与壮士数千人亡走，保于江南丹徒。汉兵因乘胜，遂尽虏之，降其兵，购吴王千金。月余，越人斩吴王头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于是诸将乃以太尉计谋为是。由此梁孝王与太尉有却。

[他的自招灾难之路，对政治领导没有真正的忠诚甚或起码的尊

敬。] 归，复置太尉官。五岁，迁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转折点——很大程度上由他的自恃正直性情导致。] 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

窦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让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窦太后曰：“人主各以时行耳。自窦长君在时，竟不得侯，死后乃其子彭祖顾得侯。吾甚恨之。帝趣（速）侯信也！”景帝曰：“请得与丞相议之。”丞相议之，亚夫曰：“高皇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他刻板正直，没有任何权宜考虑，没有对君主的困境和为难处的任何体谅，与他的父亲周勃完全不同。] 景帝默然而止。

其后匈奴王徐卢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劝后。丞相亚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则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景帝曰：“丞相议不可用。”乃悉封徐卢等为列侯。亚夫因谢病。[他从未给予政治领导应给的真正尊敬。] 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luán），无切肉，又不置。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他对君主的傲慢和怨懑，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他的结局已注定。]

居无何，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佣）苦之，不予钱。庸（佣）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污条侯。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傲慢发展到极端，在甚至藐视国家最高条规之后。] 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曰：“君侯欲反邪？”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条侯，条侯欲自杀，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呕血而死。国除。……

条侯果饿死。死后，景帝乃封王信为盖侯。

太史公曰：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亚夫之用兵，持威重，执坚刃，穰苴^[2]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学，守节〔他的自恃正直和刻板僵硬〕不逊〔他的不忠和傲慢〕，终以穷困。悲夫！

[1] “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後死，未暮（晚）也。’使者数趣（趋，催促）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羈）於阳周。”

[2] 司马穰苴。见《司马穰苴列传》所述司马穰苴依军法斩监军庄贾以殉三军之事。

第十三章 帝国的扩张

国际斗争，多是复仇与复仇的对弈。

复仇与复仇的对弈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流亡，在此场合是自愿的）荆蛮，文身断发 [“野蛮化”]，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称王即不隶属于周天子。]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后）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 [一个蛮夷国家成为有限的华夏的，或曰“半蛮夷”，途径是教授和学习，首先在广泛“文化”和军事技艺方面。] 吴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公子光（后为吴王阖 [hé] 闾）客之。 [又一次，在一个关键时分，吴王国将成功地被一位流亡的楚臣煽动去进攻楚国。令人想起不少受到本邦惩处或迫害，而后背叛本邦和投向本邦敌人以求报复的古希腊人。] 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贤哲季札）。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公子光（阖闾）和伍子胥：两位决定性的和有远图的阴谋家；其中一位主要为个人报复，另一位则为统治权力，或许还为其后的大国地

位。]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余、烛庸以兵围楚之六、。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政变的战略性时机。]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佯（佯）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胸），遂弑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阖闾乃以专诸子为卿。……

王阖闾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亡奔吴，吴以为大夫。[两位决定性的臣僚与新君主一起浮现于国家中心。]

三年，吴王阖闾与子胥、伯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yǐng，楚国都），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与。五年，伐越，败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战略审慎，情势性的战略方针，伴有耐心、阶段性前行和为最后决定性征伐作的武装“探测”。]

九年，吴王阖闾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为决定性征伐作的政治和战略考虑，旨在缔造联盟的外交。]阖闾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阖闾弟夫概欲战，阖闾弗许。[战术审慎。]夫概曰：“王已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楚

昭王亡出郢，奔郢。郢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郢公随。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鞭平王之尸以报父讎。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一个近邻竞争者突然出现，迫使吴国不得不以半战略性的分兵应付，与此同时一个干涉性的边缘强国战败之。〕阖闾弟夫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接着是第二度强制性分兵，一项真正的战略性分兵，缘于国内和极为严重。〕阖闾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

十九年夏，吴伐越，〔那个近邻竞争者变成了吴国的主要威胁和它对南中国的霸权的障碍。一个强敌的邻近——地缘权势景况——规定了战略轻重缓急次序。〕越王句践迎击之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一种少数民族战法，出敌不意地施行的惊人战术，甚至地处“蛮夷之地”的吴也从未见过。〕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闾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闾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句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报父亡之仇使得战略优先事项变成了新王夫差的压倒性使命。〕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句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贿赂和彻底的羞辱性臣服，目的是争取国家生存，并且怀抱东山再起的隐秘意图。〕吴王将许之，〔他的孝道有如他的战略警惕和战略眼界，相当有限。〕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缙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句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强硬和富有经验的“老卫士”主张彻底

消灭而非伤残性击败，不给未来留任何风险。] 且句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卒许越平，与盟而罢兵去。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句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采取低姿态，但秘密地以一种“平民主义”方式动员他的人民。] 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战略优先不应当被任何偏离改变。] 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至缙，召鲁哀公而征百牢。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骆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所有这些浮华的征伐和胜利都是偏离，都被证明了没有意义。]

越王句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貌似顺从和朝贡/贿赂乃是为旨在东山再起和推翻征服者的战略准备赢得时间的手段。] 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六月子，越王句践伐吴。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疲）敝，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句践率兵伐败吴师于笠泽。……

二十年，越王句践复伐吴。[两强之间的总体战大规模重起。] 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宽待，但非常有限，远不如他被征服后吴王

夫差给他的：仅是个人生存和一块仅有村庄大的微型“封邑”。] 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以为不忠，而归。

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漫长斗争

关于匈奴的“民族志”概括：游牧族，其文明和文化几乎完全不同于文明华夏之类农耕族，因而在后者看来乃是“野蛮人”；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的主要战略含意显而易见，即他们是“天生”勇战善战的武士，非常精于袭击和射击，机动灵活，强烈地倾向于（尤其在匮乏时候）为劫掠而入侵，惯于灵活的运动战略，无视华夏文化界定的、自认普世实为特殊的礼义（特别是儒家礼义），包括“孝道”，那显然不利于在一个匮乏型经济中机动作战的需要。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尧舜）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yǐ）、驴、（juétí）、（táotú）、（xīxí）。逐水草迁徙，毋（无）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稍）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chán）。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两项习俗（收继婚）的战略裨益何在？它们当然有利于增加人口，因而增加军事人力。] [\[1\]](#)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bīn）。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洛）邑，复居于酆，[华夏国家再度进攻，对它们暂时确立某种象征性的（很大程度上自命的）“宗主

权”。]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西周第六代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象征性的“宗主权”丧失，北方少数民族变得更强大。)……穆王之后二百有余年，周幽王用宠姬妲己之故，与申侯有却。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于是周平王去酆而东徙雒（洛）邑。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自此往后，北方少数民族（间或伴有它们的华夏协作者）一次又一次地入侵华夏诸侯国及中央国并遭抵抗。]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郑之泛邑。[北方少数民族由华夏统治者引入，以帮助后者从事“华夏内战”或宫廷内斗，因而给了它们扩张（和劫掠）的战略诱惑或机会。]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2\]](#)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出舆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纳）周襄王，居于雒（洛）邑。[中国内部的一位事实上或抱负中的霸主不能不捍卫其他华夏诸侯国，抵御或驱逐蛮族，以求霸主地位的合法性，如晋文公和先前的齐桓公那样。]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狄），居于河西圜、洛之间，号曰赤翟（狄）、白翟（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緄戎、翟（狄）、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

相一。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狄），戎翟（狄）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

[归因于一项令人惊异和出敌不意的性谋略，继之以武力“伐残”。] 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中国人开始建造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工事防御体系——长城，此乃中国千年北方基本战略的一个基本方面。

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由此，匈奴是七国之外战国时代的一个基本因素。] 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三）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秦帝国的巨型北疆工事体系，一条巩固了的族裔/战略分界线。] 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渡）河据阳山北假中。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匈奴第一代单于，匈奴国家创立者），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基本的战略形势因为秦末中国内部的大动乱而改变了，给了匈奴国家强大和扩张的历史性机会。] 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战略机会需要有一位决绝、无情和能干的统治者去开发利用它，匈

奴将在冒顿身上找到这样的统治者。

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既质于月氏，而头曼急击月氏。月氏欲杀冒顿，冒顿盗其善马，骑之亡归。头曼以为壮，令将万骑。冒顿乃作为鸣镝，习勒其骑射，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行猎鸟兽，有不射鸣镝所射者，辄斩之。已而冒顿以鸣镝自射其善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顿立斩不射善马者。居顷之，复以鸣镝自射其爱妻，左右或颇恐，不敢射，冒顿又复斩之。居顷之，冒顿出猎，以鸣镝射单于善马，左右皆射之。于是冒顿知其左右皆可用。从其父单于头曼猎，以鸣镝射头曼，其左右亦皆随鸣镝而射杀单于头曼，遂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他经过非常血腥的宫廷内斗和残忍的屠杀，确实夺得了国家政权。〕冒顿自立为单于。

〔他对其他北方蛮族的大规模扩张，连同他规模可观的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冒顿既立，〔他非常战略性和诡计式地对付东胡：让步、姑息，然后突然打击。〕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瓠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瓠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

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由于中国继续内乱，匈奴继续享受其历史性的战略机遇。〕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冒顿的匈奴帝国对中国和对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占有巨大的战略兵力优势。〕

〔在其爆发式的力量顶峰期间匈奴国家的政治制度。〕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qí）”，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这个游牧国家是个真正的“军国主义”国家，在其内部每个组织都是政治/军事性的，因而它自然拥有一支巨大规模的骑兵大军。

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一个有如三大机动“军区”合成的制度，大体上是地理的，十足的是部落性的。〕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通过在几个等级层次上的定期会议实现的中央治理和“团结维持”。〕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稽查清点人口和牲畜的数量）。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趋）利，

〔战场杀戮给予武士个人劫掠所得和种族奴隶，这对他们战斗力来说是很大的刺激。〕善为诱兵以冒（奔袭？）敌。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

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典型的游牧族作战方式和战斗行为。有如约翰·基根在其名著《战争史》里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的那样，战争是文化的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如有同伴战死，只要将尸体运送到死者家中，即可成为死者家中的新主人，获得死者妻妾和全部家财）〔一个便利的“家庭奴隶”社会，关于死后必须善终的宗教观念的惊人力量，使战友之间紧密团结。〕

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

〔两大帝国之间战争的开始：匈奴帝国对汉帝国，前者拥有大优势。〕是时汉初定中国，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逾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详（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马。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阼氏，阼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阼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伟大的中国皇帝刘邦及其帝国得救了！既靠他针对蛮族皇后的谋略，也靠某种奇迹。中国史上最大的克劳塞维茨式“摩擦”之一。〕于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向），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汉亦引兵而罢，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汉帝国对付其最大威胁的大战略不得不改变，从武装抵抗和征伐改为朝贡和绥靖。〕

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倍（背）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反，又与韩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阼氏，岁奉匈奴

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此时全无排斥中华民族外的少数民族的儒家中国意识形态。〕冒顿乃少（稍）止。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

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汉初定，故匈奴以骄。冒顿乃为书遗高后，妄言。〔优越的军事实力、汉对这位“昆弟”的朝贡外交和游牧族的“收继婚”习俗使得冒顿忘乎所以。〕高后欲击之，诸将曰：“以高帝贤武，然尚困于平城。”于是高后乃止，复与匈奴和亲。〔“国家理由”胜过了君主个人激情和中国道德习俗。〕

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葆塞蛮夷，杀略（掠）人民。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右贤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时济北王反，文帝归，罢丞相击胡之兵。

其明年，单于遗汉书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敬问皇帝无恙。前时皇帝言和亲事，称书意，合欢。汉边吏侵侮右贤王，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与汉吏相距（拒），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外交史上一种恒久的“计谋”：将大概是被授权但已出乎预料地证明是不利的事件归咎于下属。〕……汉以其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炫耀最近的西向大征服，以展示凶蛮的武力，同时弥补在中国边疆的军事失败，并且恐吓中国皇帝。〕北州已定，原（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以应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系雩浅奉书请，献橐他（骆驼）一匹，骑马二匹，驾二驷。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来至薪望之地。书至，汉议击与和亲孰便。公卿皆曰：“单于新破月氏，乘胜，不可击。且得匈奴地，泽卤，非可居也。和亲甚便。”汉许之。

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遣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使郎中系雩浅遗朕书曰：‘右贤王不请，听后义卢侯难氏等计，绝二主之约，离兄弟之亲，汉以故不和，邻国不附。今以小吏败约，故罚右贤王使西击月氏，尽定之。原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朕甚嘉之，此古圣主之意也。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

以双方平等为名义或前提的一种基本关系，在汉初被一次又一次地宣告，作为一种战略权宜，全无传统的华夏优越理念。

倍（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坚执原则上的正直性，即使要做权宜的妥协，或者说让步但不输理）。然右贤王事已在赦前，单于勿深诛。单于若称书意，明告诸吏，使无负约，有信，敬如单于书。使者言单于自将伐国有功，甚苦兵事。服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纰一，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绋、绿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谒者令肩遗单于。”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

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脆弱的朝贡和平再度恢复。] 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传统的地理、文明和政治分界：根本前提。] 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俱

无暴逆。今闻渫恶民贪降其进取之利，倍（背）义绝约，忘万民之命，离两主之（欢），然其事已在前矣。书曰：‘二国已和亲，两主说（欢悦）寝兵休卒养马，世世昌乐，然更始。’朕甚嘉之。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朕与单于俱由此道，顺天恤民，世世相传，施之无穷，天下莫不咸便。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故诏吏遗单于秣金帛丝絮佗物岁有数。今天下大安，万民熙熙，朕与单于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细故，谋臣计失，皆不足以离兄弟之（欢）。[平等者之间的和平：这一基本原则再次得到强调。]朕闻天不颇覆，地不偏载。朕与单于皆捐往细故，俱蹈大道，堕坏前恶，以图长久，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元元万民，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避）危殆。故来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释逃虏民，单于无言章尼（降汉者名）等。朕闻古之帝王，约分明而无食言。单于留志（谓计念和亲），天下大安，和亲之后，汉过不先（汉不先负约）。单于其察之。”

单于既约和亲，于是制诏御史曰：“匈奴大单于遗朕书，言和亲已定，亡人不足以益众广地，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国家或帝国之间的和平首先意味着不越过规定的分界线侵犯对方。]犯约者杀之，[彼此承诺的对违约的制裁。]可以久亲，后无咎，俱便。朕已许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公开的条约]。”

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既立，孝文皇帝复与匈奴和亲。……

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于是汉使三将军军屯北地，代屯句注，赵屯飞狐口，缘边亦各坚守以备胡寇。又置三将军，军长安西细柳、渭北棘门、霸上以备胡。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后岁余，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赵王遂乃阴使人于匈奴。吴楚反，欲与赵合谋入边。汉围破赵，匈奴亦止。自是之后，

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佯）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信之，而贪马邑财物，乃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护四将军以伏单于。单于既入汉塞，未至马邑百余里，见畜布野而无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时雁门尉史行微（巡察），见寇，葆（保）此亭，知汉兵谋，单于得，欲杀之，尉史乃告单于汉兵所居。单于大惊曰：“吾固疑之。”乃引兵还。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为“天王”。汉兵约单于入马邑而纵，单于不至，以故汉兵无所得。……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

[“试验性”进击。汉帝国采取主动，没有预警，但也没有成功。]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茏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余人。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而匈奴生得广，广后得亡归。……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掠）二千余人。胡又入败渔阳太守军千余人，围汉将军安国，安国时千余骑亦且尽，会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门，杀略（掠）千余人。于是汉使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李息出代郡，击胡。得首虏数千人。

[第一场大战役（战争）——卫青指挥的分三个阶段（战役）的漠南之战（前127—前123年）与其大胜，第一阶段：]其明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汉亦弃上谷之什辟县造阳地以予胡[战略集中]。是岁，汉之元朔二年也。

其后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军臣单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攻破军臣单于太子于单。于单亡降汉，汉封于单为涉安侯，数月而

死。

伊稚斜单于既立，其夏，匈奴数万骑入杀代郡太守恭友，略（掠）千余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门，杀略（掠）千余人。其明年，匈奴又复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万骑，杀略（掠）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为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掠）吏民其众。

〔第二阶段：〕其明年春，汉以卫青为大将军，将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击胡。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走，诸精骑往往随后去。汉得右贤王众男女万五千人，裨小王十余人。

〔第三阶段：〕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得首虏前后凡万九千余级，而汉亦亡两将军，军三千余骑。

〔第二场大战役（战争）——霍去病指挥的分两阶段（战役）的河西之战（前121年）与其大胜，第一阶段：〕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远程超纵深征伐〕，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第二阶段：〕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再度远程超纵深征伐〕。过居延，攻祁连山，得胡首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再度辉煌大胜〕。……

其秋，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居西方为汉所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王与休屠王恐，谋降汉，汉使骠骑将军往迎之。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降汉。凡四万余人，号十万。〔匈奴方面的大贵族背叛和投降令霍去病的胜利甚至更加辉煌。〕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蒙恬传统的民政战略大举，以巩固和发展出自军事战役的长期得益。〕而减北地以西戍半〔战略集中〕。……

〔第三场大战役（战争）——卫青和霍去病指挥的漠北之战（前

119年)与其大胜。]其明年春,汉谋曰“翁侯信为单于计,居幕(漠)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一场空前远程的、匈奴不料的两路决定性打击,伴有宏大的决心、巨量的兵力和巨大的后勤支持。它多少有如大西庇阿在前209年对新迦太基(西班牙)的意外远征,或他七年后对北非迦太基的终战进攻。]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渡)幕(漠)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于幕(漠)北。与汉大将军接战一日,会暮,大风起,汉兵纵左右翼围单于。单于自度战不能如汉兵,单于遂独身与壮骑数百溃汉围西北遁走。汉兵夜追不得。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阾颜山赵信城而还。

单于之遁走,其兵往往与汉兵相乱而随单于。单于久不与其大众相得,其右谷蠡王以为单于死,乃自立为单于。真单于复得其众,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单于号,复为右谷蠡王。

汉骠骑将军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霍去病赢得的决定性对阵激战,甚至更加辉煌!]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两个帝国之间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浴血和复杂的斗争产生了这个非常重大的结果,对中国、中亚和欧洲的历史来说都意义重大。]汉度(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

击破匈奴帝国之后——武帝治下漫长的后续:(1)存在一个作为脱离接触的“漫长的和平”;(2)汉帝国要匈奴人臣服的提议反复遭到拒绝;(3)采取越来越甚地挤推他们的种种战略措施;(4)进行一次次旨在完全摧毁他们的远征,但都失败,或得不偿失而虽胜犹败。

[最后两项的代价巨大到令汉帝国破产的地步,但它们并非必需;大战略须被认为走入了歧途。]初,汉两将军大出围单于,所杀虏八九万,而汉士卒物故亦数万,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

马少，无以复往。匈奴用赵信之计，遣使于汉，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丞相长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为外臣，朝请于边。”汉使任敞于单于。〔击破匈奴帝国后，与匈奴应当有怎样的关系？“传统”观念即平等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经久的权宜之计——现在遭到放弃。〕单于闻敞计，大怒，留之不遣。

〔匈奴是骄傲自豪的民族，在空前的灾难性失败后拒绝臣服。〕……汉方复收士马，会骠骑将军去病死，于是汉久不北击胡。

数岁，伊稚斜单于立十三年死，子乌维立为单于。是岁，汉元鼎三年也。乌维于立，而汉天子始出巡郡县。其后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侵入边。

乌维单于立三年，汉已灭南越，遣故太仆（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汉又遣故从骠侯赵破奴万余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亦不见匈奴一人。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匈奴再次拒绝臣服，坚持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亦无相应的实力。〕

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单于爱之，详（佯）许甘言，为遣其太子入汉为质，以求和亲。〔全不考虑臣服。〕

汉使杨信于匈奴。是时汉东拔秽貉、朝鲜以为郡，而〔旨在愈益挤压已被击破的匈奴的种种战略措施：〕西置酒泉郡以鬲（隔）绝胡与羌通之路。汉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又北益广田至雷为塞，而匈奴终不敢以为言。是岁，翁侯信（赵

信)死，汉用事者以匈奴为已弱，可臣从也。杨信为人刚直屈(强)，素非贵臣，单于不亲。单于欲召入，不肯去节，单于乃坐穹庐外见杨信。杨信既见单于，说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繒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扰边。今乃欲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

杨信既归，汉使王乌，而单于复谄以甘言，欲多得汉财物，给(dài, 欺骗)谓王乌曰：“吾欲入汉见天子，面相约为兄弟。”王乌归报汉，汉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匈奴曰：“非得汉贵人使，吾不与诚语。”匈奴使其贵人至汉，病，汉予药，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汉使路充国佩二千石印绶往使，因送其丧，厚葬直(值)数千金，曰“此汉贵人也”。单于以为汉杀吾贵使者，乃留路充国不归。诸所言者，单于特空给王乌，殊无意入汉及遣太子来质。[又一次的臣服提议和拒绝，虽然这次较为曲折。]于是匈奴数使奇兵侵犯边。汉乃拜郭昌为拔胡将军，及浞野侯屯朔方以东，备胡。路充国留匈奴三岁，单于死。

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也。……

[武帝治下一次通过阴谋消灭独立的匈奴国家的努力，然而惨败。]是岁，汉使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无功而还]，[这次远征众所周知只是为了几匹汗血宝马!]而令因将军敖筑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饥寒死。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使人间告汉曰：“我欲杀单于降汉，汉远，即兵来迎我，我即发。”初，汉闻此言，故筑受降城，犹以为远。

……

[帝国远疆工事体建造，即设立远程前沿防御/进攻据点，以便愈益挤推匈奴国家:]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鄯列亭至庐胸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

[征服远西国家大宛：这对匈奴的含义。]其秋，匈奴大入定襄、

云中，杀略（掠）数千人，败数二千石而去，行破坏光禄所筑城列亭鄣。又使右贤王入酒泉、张掖，略（掠）数千人。……是岁，贰师将军破大宛，斩其王而还。（从此大宛服属汉帝国）…… [这场代价巨大的远征既是为报复先前征大宛的失败，也是为了几匹汗血宝马。]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皇朝报复：作为他的狂野征伐的理性的激情和意识形态。现在，他明显超出了由可得能力和成本效益规定的战略极限。] 是岁太初四年也。……

其明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以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得胡首虏万余级而还。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死）什六七。汉复使因将军（公孙）敖出西河，与（强）弩都尉会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

后二岁，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韩）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 [帝国远征大军的彻底失败和灭绝！] 游击（将军韩）说无所得。因（将军公孙）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太史公曰：孔氏着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忌讳之辞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时之权，而务谄纳其说，以便偏指，不参彼己；将率席中国广大，气奋，人主因以决策，是以建功不深。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岛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司马迁似乎对武帝的多番大规模对匈战争有大保留。他不仅理所当然地强烈不满在漠北之战大胜之

后再三发动的、恶棍李广利麾下代价巨大和失败的远征，而且质疑这以前的战争。]

外交的艺术

[远西的战略吸引力证明是幻想：] 大宛（yuán）之迹，见自张骞。张骞，汉中人。建元中为郎。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试图与一个未知的遥远民族及其文明交往，仅仅出于战略性动机；贪图奇异财富汗血马只是在对该民族有所知道之后产生的动机。] 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单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敌对帝国阻截了一项与潜在地缘战略伙伴的战略性联络，阻绝战略包围。] 留骞十余岁，与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

居匈奴中，益宽，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见骞，喜，问曰：“若（汝）欲何之

（至）？”骞曰：“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反（返）汉，汉之赂遗王财物不可胜言。”[大宛对汉帝国的价值起初只是一条战略通道。] 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

（道驿），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而君，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

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

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另一项吸引力将取代战略吸引力：关于一个未知民族的艰难获得的知识引发了皇帝对一种特殊财富的强烈贪欲。]

蹇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曰：〔张骞“为天子言”：因为有这位伟大和忠诚的中国探索者，中国人关于西北远疆以外西方世界的知识大为丰富化（甚或系统地开始）。它们当中颇大部分是地缘战略性质的，然而武帝后来仅对一种奇异宝马的知识有强烈兴趣。〕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葡萄）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于。于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游牧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先前）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属，不肯往朝会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羈事月氏，东羈事匈奴。……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百里，居妫水北。其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万。故时（强），轻匈奴，及冒顿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葡萄）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王死辄更钱，效王面焉。画革旁行以为书记。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

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

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而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国善眩。

……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印度）。[宗教与其“战略”效应，佛教一般使得信奉它的人民在军事上羸弱。]……

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qióng）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稍）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讲求实际和多有分辨的战略估算，连同（远非十足认真的）普遍帝国愿望。]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máng），出，出徙，出邛、（bó），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氏、，南方闭（xī）、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经过分叉旁述之后，汗血宝马这个主题正式浮现（如果我们将此当做《大宛列传》的主题的话），尽管仍有不少分叉旁述：]自博望侯骞死后，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乌孙乃恐，使使献马，原（愿）得尚汉女翁主为昆弟。天子问群臣议计，皆曰“必先纳聘，然后乃遣女”。初，天子发书

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武帝对这奇异之物的贪欲开始。它将发展到狂野地步，导致有其巨大代价的远程征伐。〕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jī）操（赍操：携带）大放（仿）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返）。

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为所杀，夺币财，终莫能通至大夏焉。于是汉发三辅罪人，因巴蜀士数万人，遣两将军郭昌、卫广等往击昆明之遮汉使者，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

中华帝国的力量和权势在另一个地理方向上的限度，同样是因为距离和文化方面的障碍。

〔张骞之后帝国外交的蜕化：〕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出使外交成了一个大有吸引力的行当，反映（经外交的）帝国事业的繁荣。〕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交成了一个那么时髦引人的行当，而且招募外交使节的标准那么松弛和“无原则”，以致它蜕化为行为不轨的冒险家们的职业。〕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姑师小国耳，当空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外交蜕化的战略后果之一。〕使者争遍言外国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以故遣从

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及郡兵数万，至匈河水，欲以击胡，胡皆去。其明年，击姑师，破奴与轻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因举兵威以困乌孙、大宛之属。还，封破奴为浞野侯王恢数使，为楼兰所苦，言天子，天子发兵令恢佐破奴击破之，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门矣。〔外交蜕化的战略后果之二。〕

乌孙以千匹马聘汉女，汉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乌孙，乌孙王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这位讲求实用和才能显著的游牧族首领的左右逢源行为，或“均衡外交”行为，在一个夹在两大强国之间的基本形势之中。宫廷里的一切都是政治，其中当然包括婚姻。〕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孙岑娶妻翁主。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

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诘以礼羁縻而使也。〔与远西的十足平等的交往。〕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距离使得它们的“超级大国”是匈奴而非汉帝国，中国的权势甚至财富因为距离遥远而甚为有限。〕宛左右以蒲陶（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葡萄）、苜蓿极望。〔华夏生活甚至文明的一项可贵的丰富化，经与奇异的西方交往和华夏迅速的学习而来。〕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善市贾，争分铢。俗贵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决正。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

〔史事记录充分重回主题：由于对一个奇异物种的狂野渴望和他的虚荣心，武帝发动了代价非常巨大的远征。一场荒唐的战争的诸项原因与其荒唐的操作。〕而汉使者往既多，其少从（少数从者）率多进熟于

天子，言曰：“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宛国饶汉物，相与谋曰：“汉去我远，而盐水中数败，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是安能致大军乎？无奈我何。且贰师马，宛宝马也。”遂不肯予汉使。〔蔑视，基于正确的知识，即距离和地理对汉帝国的权势施加了重大限制；然而，这些未能限制其君主的狂野欲望、决心和虚荣，后者全都是“不可见的”和个人特质性的战略要素。〕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曰：“汉使至轻我！”遣汉使去，令其东边郁成（城名）遮攻杀汉使，取其财物。于是天子大怒。诸尝使宛姚定汉等言宛兵弱，诚以汉兵不过三千人，（强）弩射之，即尽虏破宛矣。〔知识的匮乏和傲慢自大被添入远程征伐的动因。〕天子已尝使浞野侯攻楼兰，以七百骑先至，虏其王，以定汉等言为然，〔误读一项相当狭窄和特殊的往昔经验。〕而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被进一步添入的是武帝讨好一名宠姬的考虑。〕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一支主要由无赖恶少组成的征伐大军，由一名非常无能的贵族恶棍统率。〕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赵始成为军正，故浩侯王恢使导军，而李哆为校尉，制军事。是岁太初元年也。而关东蝗大起，蜚（飞）西至敦煌。〔一场荒唐的中国对外战争：为了一种奇异的奢侈物而发动的超远程征伐，在中国核心地区的自然大灾之年。〕

〔远征军悲惨的遭遇：〕贰师将军军既西过盐水，当道小国恐，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数日则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过数千，皆饥罢（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贰师将军与哆、始成等计：“至郁成尚不能举，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道远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战，患饥。人少，不足以拔宛。原（愿）且罢兵，益发而复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

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疯狂的武帝，战略和一切其他选择全都免谈！〕

其夏，汉亡浞野（侯）（赵破奴）之兵二万余于匈奴。公卿及议者皆原（愿）罢击宛军，专力攻胡。〔广阔的战略形势：两线战争与其困境。〕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善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然而在武帝那里，这荒唐和已遭惨败的战争必须继续下去，并且最终打赢，他的强烈动机在于帝国威望、个人贪欲和皇上虚荣三者合一，产生了“多米诺”效应。〕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邓光等，赦囚徒材官（一种地方预备兵兵种），益发悉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在帝国军事人力近乎告罄之际狂野征召。〕负私从者不与（且不计自带衣食随军参战的人数）。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橐（tuó）它（骆驼）以万数。多赍（携）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传相奉伐宛，凡五十余校尉。宛王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七种犯罪之人），及载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择取其善马云。

于是贰师后复行，兵多，而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至仑头，仑头不下，攻数日，屠之。〔汉帝国也能在其征伐时间或进行大屠杀，就如它取代了的暴秦屡屡做过的那样。〕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汉兵到者三万人。宛兵迎击汉兵，汉兵射败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贰师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诈，乃先至宛，〔对“蛮夷”都城的一场残酷和旷日持久的围困战，导致“蛮夷”宫廷内斗、弑君和为起码的生存而投降：〕决其水源，移之，则宛固已忧困。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其外城坏，虏宛贵人勇将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贵人相与谋曰：“汉所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马而杀汉使。今杀王毋寡而出善马，汉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战而死，未晚也。”宛贵人皆以为然，共杀其王毋寡，持其头遣贵人使贰师，约曰：“汉毋攻我。我尽出善马，恣所

取，而给汉军食。即不听，我尽杀善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内，康居居外，与汉军战。汉军熟计之，何从？”是时康居候视汉兵，汉兵尚盛，不敢进。贰师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所为来，诛首恶者毋寡。毋寡头已至，如此而不许解兵，则坚守，而康居候汉罢（疲）而来救宛，破汉军必矣。”军吏皆以为然，许宛之约。〔战略估算限制了残忍。〕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pìn）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终不得入中城。乃罢而引归。

初，贰师后行，天子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以夷制夷”，代价极大的征伐。〕乌孙发二千骑往，持两端，不肯前。贰师将军之（至）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蛮夷”搭车。〕贰师之伐宛也，而军正赵始成力战，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为谋计，军入玉门者万余人，军马千余匹。贰师后行，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战死者不能算多），而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因此死人很多）。〔一支腐败的远征大军，其士卒亡故主要出自其将吏的腐败。〕天子为万里而伐宛，不录过，封广利为海西侯。又封身斩郁成王者骑士赵弟为新侯。军正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官吏为九卿者三人，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千石以下千余人。奋行者官过其望（自愿参军者得到的军职超过期望），以适过行者皆绌其劳（免除前罪而不计功劳）。士卒赐直（值）四万金。〔这场荒唐的战争的追加代价：赐给军事征服者们的浩大酬赏，无论他们是将、是官还是卒。〕伐宛再反（返），凡四岁而得罢焉。

汉已伐宛，立昧蔡为宛王而去。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乃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蝉封为宛王，〔汉帝国大军离去后不久，附庸政权便像纸房子一样倒塌。〕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赐以镇抚之。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

[“求奇物，风威德”：帝国在远西的对外政策目标，一项代价不菲的轻浮事业。] 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在近西，帝国的操作显著地更为认真。] ……

[1] 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含意在于：嫁到本氏族的女子不仅属于夫家且属于夫家所在的氏族。若夫死后，其妻嫁往别处就会随之失去财力和劳动力，收继婚则可将其约束于本氏族内。此外，这还有利于照顾在草原里独自求生极为不易的孤儿寡母。还有“贱老”的习俗。本列传后载：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

[2] 前649年，王子带召杨拒、泉皋、伊雒之戎攻王城，秦、晋伐戎以救周。

第十四章 国策推销员——“经典”的国际政治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一定是中国的苏秦。如何说服诸位霸主级别的客户，这名走遍“国策市场”的老推销员伤透了脑筋。

找对买主+找对卖点=成功推销

这项传记是关于一类精致的理论和谋略实践的，其宗旨在于“合纵”——大联盟缔造，为了制衡或击破单独一个最强的国家拥有的威胁性优势。这是一类关于国际关系和治国方略的系统的理论和实践，它早在2300年前就在中国浮现和得到实施。虽然，古典西方略早一些有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 前384-前322年），针对马其顿腓力二世帝国主义的失败了的大联盟缔造者（一位在道德上比苏秦及其弟弟苏代伟大得多的人）。

苏秦者，东周雒（洛）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

[他在挫折和穷困之中，依凭耐力探求高价出售自己的才能和主张（“口舌”）的机会：] 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苏秦闻之而惭，自伤，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一名渴望“出售”的势利的学者，就像那个混乱的时代里那么多学者一样。在精神上极为远离孔子和商鞅之类伟人。] 虽多亦奚以为！”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知识、雄辩和被提倡的谋略有其价格，一个很高但流俗的价格。] 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苏秦，皆少之。弗信。[他开始绝对找错了买主。]

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曰：“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

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 [他在他的这项简短的地缘战略和国内政治分析上是对的，然而由于渴望出售，他盲然无视一个事实，即这位刚杀了商鞅的君主过于保守，以至于不会接受这么一种野心勃勃的目标。他在此提倡他的对极张仪将提倡的东西。当然，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秦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飞），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

乃东之（至）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悦）之。 [他继续找错买主。]

[形势对他来说首次显出某种富有吸引力的希望，合纵论的浮现：] 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

“夫安乐无事，不见覆军杀将，无过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原（愿）大王与赵从（纵）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

文侯曰：“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强）国也。子必欲合从（纵）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 [战略大联盟缔造这一想法实际上出自这位燕国君主，虽然是经过“推销员”苏秦的论辩激发。]

[周游列国，论辩抗秦合纵（一）：]

于是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而奉阳君已死，即因说赵肃侯

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贤君之行义，皆原（愿）奉教陈忠于前之日久矣。虽然，奉阳君妒而君不任事，是以宾客游士莫敢自尽于前者。今奉阳君捐馆舍，君乃今复与士民相亲也，臣故敢进其愚虑。”

“窃为君计者，莫若安民无事，且无庸有事于民也。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对外政策第一，如利奥波德·冯·兰克相信的，合适的联盟第一。〕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绝人之交也。原（愿）君慎勿出于口。请别白黑所以异，阴阳而已矣。君诚能听臣，燕必致旃裘狗马之地，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韩、魏、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而贵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今大王与秦（交），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地缘战略分析和权势结构分析的结合。〕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计也。”

“夫秦下轶道，则南阳危；劫韩包周，则赵氏自操兵；据卫取卷，则齐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东，则壁举兵而乡（向）赵矣。秦甲渡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一番详细、简洁和生动的地缘战略构想，令人确信地大有威胁性。他如此雄辩！〕”

“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赵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数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者莫如赵，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何也？畏韩、魏之议其后也。然则韩、魏，赵之南蔽也。秦之攻韩、魏也，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蚕食之，傅国都而止。韩、魏不能支秦，必入臣于秦。秦无韩、魏之规，则祸必中于赵矣。此臣之所为君患也。〔透彻和令人信服的地缘战略和权势结构论辩。〕”

“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

以王诸侯；汤武之士不过三千，车不过三百乘，卒不过三万，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内度其士卒贤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固已形于胸中矣，[正确地认识内外战略形势：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和关键决定的先决条件，往往比物质实力或资源的多寡更重要。]岂（掩）于众人之言而以冥冥决事哉！

[旨在缔造大联盟的核心论辩：]“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向）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见臣于秦。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论哉！……”

[提倡一项大联盟军事条约，它具体和全面地规定每个成员国在不同形势下要为集体安全和共同防御做的主要军事承诺或贡献，连同对违约的制裁：“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窃为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以从（纵）亲，以畔（叛）秦。令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刳白马而盟。要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其粮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而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城皋，魏塞其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勃海，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清河，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不如约者，以五国之兵共伐之。’六国从（纵）亲以宾（摈）秦，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

赵王曰：“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他向一位关键的国君成功地售出了他的大联盟缔造原则和相关的基本战略，并且得到了后者的紧要支持。]乃饰车百乘，黄金千溢，白璧百双，锦绣千纯，以约诸侯。

[他的事业现在成了经一个强国君主授权的使命。由此，他将容易得多地向其他国君出售他的货物。]

是时周天子致文武之胙于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擒）将龙

贾，取魏之雕阴，且欲东兵。苏秦恐秦兵之至赵也，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

[周游列国，论辩抗秦合纵（二）：]

[在赵以外的五国，论辩的重点（甚或压倒性重点）是批判畏秦自贬的失败主义。]

他对一国根本战略形势的所有分析都有一个固定模式：地缘战略位置+总的和有特征的国力+与其他强国的关系。他的分析全都在其不同维度上具体细致，使人想起迈内克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内论述的、近两千年后的伟大国务家黎塞留及其“参谋人员”。

于是说韩宣王曰：“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陁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韩卒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括蔽洞胸，近者镞（yǎn，覆盖，遮蔽）心。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合赧、邓师、宛冯、龙渊、太阿，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革抉芮，无不毕具。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跣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夫以韩之劲与大王之贤，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为天下笑，无大于此者矣。是故原（愿）大王孰计之。”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阳、成皋。今兹效之，明年又复求割地。与（予）则无地以给之，不与（予）则弃前功而受后祸。且大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指出秦帝国的可怕和无限的贪欲，它将使任何姑息退让政策从根本注定了失败。]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国需有的独立意志和自豪精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夫以大王之贤，挟强韩之兵，而有牛后之名，臣窃为大王羞之。”

于是韩王勃然作色，攘臂目，按剑仰天太息曰：“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诏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

[周游列国，论辩抗秦合纵（三）：]

又说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鸿沟、陈、汝南、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qī），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hōng，许多车辆的声音）殷殷，若有三军之众。臣窃量大王之国不下楚。然衡（连横）人怵王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罪无过此者。魏，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称东，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臣窃为大王耻之。

依凭直率甚或生硬的谴责，使得正在搭强秦之车的君主们感觉羞耻和不值——他的有效的高调策略的另一个模式。

[不仅如此，他还用往昔辉煌的英雄范例去羞辱和激励（“奋威”）君主。]“臣闻越王句践战敝卒三千人，禽（擒）夫差于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车三百乘，制纣于牧野：岂其士卒众哉，诚能奋其威也。今窃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此其过越王句践、武王远矣，今乃听于群臣之说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实，故兵未用而国已亏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奸人，非忠臣也。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时之功而不顾其后，破公家而成私门，外挟（强）秦之势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强烈谴责自私、背叛和短视的绥靖廷臣。]原（愿）大王孰察之。

“周书曰：‘（jiào，饮酒干杯）不绝，蔓蔓奈何？豪（牝）不伐，将用斧柯。’前虑不定，后有大患，将奈之何？大王诚能听臣，六国从（纵）亲，专心并力壹意，则必无（强）秦之患。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之诏诏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

[周游列国，论辩抗秦合纵（四）：]

因东说齐宣王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临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博戏类游戏）蹋鞠（足球游乐）者。[然而事情将证明，这根本不是一种与从事对暴秦的总体战或任何大战相称的文化。]临之涂，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夫以大王之贤与齐之（强），天下莫能当。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窃为大王羞之。”

“且夫韩、魏之所以重畏秦者，为与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当，不出十日而战胜存亡之机决矣。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则国已危亡随其后。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而轻为之臣也。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背）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恇疑虚，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临近程度和地形的战略性决定意义，不管是决然不利还是决然有利。]

“夫不深料秦之无奈齐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计过也。今无臣事秦之名而有（强）国之实，臣是故原（愿）大王少留意计之。”

齐王曰：“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

[周游列国，论辩抗秦合纵（五）：]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陜塞、郢（xún）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今乃欲

西面而事秦，则诸侯莫不西面而朝于章台之下矣。

“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这两个“半蛮夷”侧翼大强国之间的根本权势关系结构。〕故为大王计，莫如从（纵）亲以孤秦。大王不从，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

“臣闻治之其未乱也，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后忧之，则无及已。〔战略准备和预谋。〕故原（愿）大王蚤（早）孰计之。

“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时之献，以承大王之明诏，委社稷，奉宗庙，练士厉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诚能用臣之愚计，则韩、魏、齐、燕、赵、卫之妙音美人充后宫，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引诱！许诺规模巨大但含糊的物质贿赂。〕故从（纵）合则楚王，衡（横）成则秦帝。今释霸王之业，〔许诺霸权，同样是引诱。〕而有事人之名，臣窃为大王不取也。〔羞辱大致未被用做试图说服楚的计策，因为楚是一个比其他五国更强更独立的大国。采用的是许诺巨大的裨益（财富、领土和霸权）。〕

“夫秦，虎狼之国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秦的无限的帝国主义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作为奋起抗秦和缔造大联盟的最根本论据。〕衡（连横）人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谓养仇而奉讎者也。〔搭车和绥靖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谴责，被当做最危险的和自招失败的国家政策。〕夫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强）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顾其祸。夫外挟（强）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无过此者。〔再次强烈谴责自私、背叛和短视的绥靖廷臣。〕故从（纵）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衡（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赵王使臣效愚计，奉明约，在大王诏之。”

楚王曰：“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而韩、魏迫于秦患，不可与深谋，与深谋恐反人以入于秦，故谋未发而国已危矣。〔楚威王在此实际上已道出就大联盟的

缔造和维持而言的根本困难：未来大联盟各成员国中间的利益歧异和处境差别。]寡人自料以楚当秦，不见胜也；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然如县（悬）旌而无所终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

于是六国从（纵）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

北报赵王，乃行过雒（洛）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至）燕，贷人百钱为资，乃得富贵，以百金偿之。遍报诸所尝见德者。其从者有一人独未得报，乃前自言。苏秦曰：“我非忘子。子之与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时，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后子（排在最后得酬报）。子今亦得。”

[一个在其早先阶段成功的正式大联盟，遏阻了秦国侵略达15年之久。]苏秦既约六国从（纵）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

[抗秦大联盟的湮灭：]

其后秦使犀首欺齐、魏，与共伐赵，欲败从（纵）约。齐、魏伐赵 [大联盟瓦解，或者说被它的在利益和形势方面的内在差异与秦国的“分而治之”战略克服。]赵王让（责难）苏秦。苏秦恐，请使燕，必报齐。[他将满怀怨懣地激使燕国去报复齐国——合纵的背弃性破坏者，而合纵是他的个人事业，是他个人尊显的来源。]苏秦去赵而从约皆解。

[他对齐的报复（一），经温和的外交，其重要后续：]秦惠王以其女为燕太子妇。是岁，文侯卒，太子立，是为燕易王。易王初立，齐宣王因燕丧伐燕，取十城。[齐国确实是卑劣和背弃成习的六国团结头

号破坏者。] 易王谓苏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资先生见赵，遂约六国从（纵）。今齐先伐赵，次至燕，以先生之故为天下笑，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苏秦大惭，曰：“请为王取之。”

苏秦见齐王，再拜，俯而庆，仰而吊。齐王曰：“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苏秦曰：“臣闻饥人所以饥而不食乌喙者，为其愈充腹而与饿死同患也。今燕虽弱小，即秦王之少婿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今使弱燕为雁行而（强）秦敝其后，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乌喙之类也。”齐王愀然变色曰：“然则奈何？”苏秦曰：“臣闻古之善制事者，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大王诚能听臣计，即归燕之十城。燕无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谓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齐，则大王号令天下，莫敢不听。是王以虚辞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业也。”王曰：“善。”于是乃归燕之十城。[他再度极有说服力，凭他的绝妙的分析和浮言。]

[他对自己的非道德或不道德的“现实主义”辩解：] 人有毁苏秦者曰：“左右卖国反复之臣也，将作乱。”[一名遍走列国国策市场的推销员确实容易遭到如此的指控！] 苏秦恐得罪归，而燕王不复官也。苏秦见燕王曰：“臣，东周之鄙人也，无有分寸之功，而王亲拜之于庙而礼之于廷。今臣为王却齐之兵而得十城，宜以益亲。今来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伤臣于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闻忠信者，所以自为也；进取者，所以为人也。……臣弃老母于东周，固去（弃）自为而行进取也。今有孝如曾参，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苏秦曰：“孝如曾参，义不离其亲一宿于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义不为孤竹君之嗣，不肯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饿死首阳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进取于齐哉？信如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齐之（强）兵哉？臣所谓以忠信得罪于上者也。”[他，持有道德方面的不良名声，告诉君主：将有效服务于君主的是他拥有的那种政治/外交

才干,而非无用的道德。“以忠信得罪于上”：道德往往与“国家理由”要求的相反。]燕王曰：“若（汝）不忠信耳，岂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你自己不忠信罢了，难道还有因为忠信而获罪的？）”苏秦曰：“不然。臣闻客有远为吏而其妻私于人者，其夫将来，其私者忧之，妻曰‘勿忧，吾已作药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举药酒进之。妾欲言酒之有药，则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则恐其杀主父也。于是乎佯（佯）僵而弃酒。[一项绝妙的即时策略，以规避道德两难和保持她的道德性！]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于笞，[然而伴有某种个人物质代价。]恶在乎忠信之无罪也？（怎么能说忠诚信实就不能获罪呢？）夫臣之过，不幸而类是乎！”燕王曰：“先生复就故官。”益厚遇之。

易王母，文侯夫人也，与苏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却对苏秦的待遇更加优厚）。苏秦恐诛，乃说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齐则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为。”于是苏秦佯（佯）为得罪于燕而亡走齐，齐宣王以为客卿。

[他对齐的报复（二），经阴谋“浪费”：]齐宣王卒，愍王即位，说愍王厚葬以明孝，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齐而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为王。其后齐大夫多与苏秦争宠者，而使人刺苏秦，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燕闻之曰：“甚矣，齐之为苏生报仇也！”[他确实是个刻意曲折的阴谋家！他的纵横术学问在这方面将他教得那么好。]

[他对齐的报复（三），由他的弟弟苏代在他死后继承，但不那么认真：]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王曰：“夫齐者固寡人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国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齐，则寡人举国委子。”对曰：“凡天下战国七，燕处

弱焉。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一个二流侧翼国家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的意义和应有战略。〕且苟所附之国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齐，长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罢敝；北与燕人战，覆三军，得二将。……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恶足取乎！且臣闻之，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敝矣。”……曰：“天时不与，虽有清济、浊河，恶足以为固！民力罢（疲）敝，虽有长城、钜防，恶足以为塞！……封内敝矣。夫骄君必好利，而亡国之臣必贪于财。〔一个大国的严重潜在羸弱：因为几条战线上旷日持久的战争努力和战略分散而近乎力竭财尽，加上君主的贪欲和其下统治集团的腐败，尽管存在着有利于防御的地缘战略条件。〕王诚能无羞从子母弟以为质，宝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将有德燕而轻亡宋，则齐可亡已。”燕王曰：“吾终以子受命于天矣。”燕乃使一子质于齐。〔间接战略，旨在哄骗和蒙蔽一个潜在羸弱的大国，以图最终灭亡之。〕而苏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齐王怨苏秦，欲囚苏厉。燕质子为谢，已遂委质为齐臣。

燕相子之与苏代婚，而欲得燕权，乃使苏代侍质子于齐。齐使代报燕，燕王哙问曰：“齐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子之和苏代为个人权势增进而搞宫廷阴谋，那比所有其他关切（在苏代那里包括为兄长复仇）都更重要。〕于是燕王专任子之，已而让位，燕大乱。〔所有扩张希望和报复意愿皆付之东流，因为燕国自己的内乱！〕齐伐燕，杀王哙、子之。燕立昭王，而苏代、苏厉遂不敢入燕，皆终归齐，齐善待之。

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夫苏秦起闾阎

（lúyán，泛指门户、人家，平民百姓），连六国从（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推销需要威胁与贿赂的结合

〔崛起于卑微，因为有阴谋家（纵横家）同伴为他的才能找到了一

个市场：] 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多少有如德摩斯梯尼之于马其顿的腓力，不在意志力而在战略/策略才智方面。]

张仪已学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不服，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出身微贱，然而坚信在他那个动乱时代经雄辩表达（或曰推销）的国务谋略有巨大的潜在功利。]

苏秦已说赵王而得相约从（纵）亲，然恐秦之攻诸侯，败约后负，念莫可使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原（愿）？”张仪于是之（至）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坐之堂下，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我实在不能说话使你得到富贵，你不值得接纳。）”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事，独秦能苦赵，乃遂入秦。

苏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张仪，天下贤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独张仪可耳。然贫，无因以进。吾恐其乐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为我阴奉之。（你为我暗地里提供金钱给他。）”乃言赵王，发金币车马，使人微随张仪，与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车马金钱，所欲用，为取给，而弗告。张仪遂得以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

苏秦之舍人乃辞去。张仪曰：“赖子得显，方且报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苏君。苏君忧秦伐赵败从（纵）约，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阴奉给君资，尽苏君之计谋。今君已用，请归报。”张仪曰：“嗟乎，此在吾术中而不悟，吾不及苏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谋赵乎？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

言。且苏君在，仪宁渠能乎！”告楚相曰：“始吾从若（汝）饮，我不盗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国，我顾且盗而城！”

[然而，他在秦廷输了一场重要的战略辩论（张仪VS司马错），他在这场辩论中主张的是某种与“连横”或分而治之的精神相反的东西。] 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案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狄）之伦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张仪主张的、为争取“春秋式”霸权的直接路线战略：浮华，仓促，容易引发国际集体抵抗。]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 [司马错主张的、为求超强实力的间接战略：力量建设、逐步进取，强调综合代价甚低的实质性大得益，防止导致国际集体抵抗。]

惠王曰：“善，寡人请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上述间接战略证明有效，由此获得了一个供应财富和战争物资的战略大基地。〕

他开始提倡和执行“分而治之”战略，主要是关于一个在地缘政治上关键的弱国魏国的；就此困难颇大，挫折一再，但终告成功。

秦惠王十年，使公子华与张仪围蒲阳，降之。仪因言秦复与（予）魏，而使公子繇质于魏。仪因说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魏因入上郡、少梁，谢秦惠王。惠王乃以张仪为相，更名少梁曰夏阳。

仪相秦四岁，立惠王为王。……

其后二年，使与齐、楚之相会啻桑。东还而免相，相魏以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王不肯听仪。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复阴厚张仪益甚。张仪惭，无以归报。留魏四岁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张仪复说哀王，哀王不听。于是张仪阴令秦伐魏。魏与秦战，败。

明年，齐又来败魏于观津。秦复欲攻魏，先败韩申差军，斩首八万，诸侯震恐。而张仪复说魏王曰〔一个弱国搭车而非制衡的典型论辩方式〕：“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论辩一：地缘战略位置上高度易受伤害。〕

“且夫诸侯之为从（〔合〕纵）者，将以安社稷尊主（强）兵显名也。今从者一天下，约为昆弟，刑白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坚也。而亲昆弟同父母，尚有争钱财，而欲恃诈伪反复苏秦之余谋，其不可成亦明矣。〔论辩二：合纵不可成，因为大联盟固有致命的根本弱点——国家

间利益和情势的差异。]

“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据卷、衍、酸枣，劫卫取阳晋，则赵不南，赵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则从（纵）道绝，从（纵）道绝则大王之国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韩而攻梁，韩怯于秦，秦韩为一，梁之亡可立而须也。[论辩三：必有来自最强国的致命危险，如果弱国不试图搭乘其车。]计，莫如事秦。[他的战略论辩的结论：用艰险的独立和少有可能的制衡换取附庸屈从之下的（暂时）安全。]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虽有富大之名而实空虚；其卒虽多，然而轻走易北，不能坚战。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胜之必矣。割楚而益梁，亏楚而适秦，嫁祸安国，此善事也。[嫁祸安国：对他主张的路线的一个绝佳的概括！分而治之的对应或配合“战略”。]大王不听臣，秦下甲士而东伐，虽欲事秦，不可得矣。……”

哀王于是乃倍（背）从（纵）约而因仪请成于秦。张仪归，复相秦。三岁而魏复背秦为从（纵）。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复事秦。[对可持续的分而治之来说，“口舌”、威慑和实际打击都很重要。]

[他的非常重大的成就：诱使大强国楚国搭车，并且瓦解了它的潜在强烈抵抗，不管是集体的还是个别的。]

张仪既出（楚王之囚），未去，闻苏秦死，乃说楚王曰：[以下是要人投降的一项经典劝告，依凭威胁性的战略分析：]“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关于这意中帝国的综合国力的一幅概图，连同据此而来的恐吓，威胁性大得足以令听者士气低落。]且夫为从（[合]纵）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虎之与羊不格明矣。[“虎之与羊”：一个据称的相当羸弱的联盟之于暴烈和至为强大的秦国。]今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搭车：与猛

虎而不与群羊。] 臣窃以为大王之计过也。

“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大王不与秦，秦下甲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梁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

[又一恐吓：强秦加连横之力，楚面对致命性的地缘战略形势。]

“且夫从（[合]纵）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数举兵，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要求弱者投降，犹如“弥罗斯人的对话”中穷凶极恶的雅典人。] 夫从人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祸，无及为已。是故原（愿）大王之孰计之。

[威胁接着威胁，为之几乎说到词穷言尽：] “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以）下，至楚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捍）关。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伐，则北地绝。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夫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此臣以为大王患也。

“大王尝与吴人战，五战而三胜，阵卒尽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闻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强）秦之心，臣窃为大王危之。……

“秦下甲攻卫阳晋，必大关天下之匈（胸）。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数月而宋可举，举宋而东指，则泗上十二诸侯尽王之有也。

“凡天下而以信约从（纵）亲相坚者苏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亦明矣。[极严厉地谴责他先前的同学和施惠者苏秦，为的是令楚王意气低落。此外，推销员之间近乎总是彼此竞争。]

“今秦与楚接壤壤界，固形亲之国也。大王诚能听臣，臣请使秦太子入质于楚，楚太子入质于秦，请以秦女为大王箕帚之妾，效万室之都以为汤沐之邑，长为昆弟之国，终身无相攻伐。臣以为计无便于此者。” [长篇威胁之后，再度通过许诺贿赂来引诱投降。]

于是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与秦，欲许之。屈原曰：“前大王见欺于张仪，张仪至，臣以为大王烹之；今纵弗忍杀之，又听其邪说，不可。”怀王曰：“许仪而得黔中，美利也。后而倍（背）之，不可。”故卒许张仪，与秦亲。

[恐吓最弱的“大”国韩国搭车，靠的是他的富有特色的战略分析，并且为恐吓而将巨大的国力差距（特别是军力差距）极度戏剧化，在这场合轻而易举地奏效：]张仪去楚，因遂之（至）韩，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藿羹。一岁不收，收不饘糟。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过三十万，而厮徒负养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见卒不过二十万而已矣。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科头贯颐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褐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夫战孟贲、乌获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国，无异垂千钧之重于鸟卵之上，必无幸矣。……

“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地，东取成皋、荥阳，则鸿台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不事秦则危。夫造祸而求其福报，计浅而怨深，逆秦而顺楚，虽欲毋亡，不可得也。 [搭车（投降）意味着生存，否则就灭亡：与“弥罗斯人的对话”中的雅典人理论相像乃尔。]

“故为大王计，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悦）秦， [“嫁祸安国”论，如

他首次发动连横说时劝说服魏王的。] 计无便于此者。”

韩王听仪计。张仪归报，秦惠王封仪五邑，号曰武信君。

使张仪东说齐愍王曰：[看如何令另一个遥远的侧翼大国搭上强秦之车。] “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然而为大王者，皆为一时之说（悦），不顾百世之利。从人（合纵家）说大王者，必曰‘齐西有（强）赵，南有韩与梁。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虽有百秦，将无奈齐何’。大王贤其说而不计其实。夫从人（合纵家）朋党比周，莫不以从为可。臣闻之，齐与鲁三战而鲁三胜，国以危亡随其后，虽有战胜之名，而有亡国之实。是何也？齐大而鲁小也。今秦之与齐也，犹齐之与鲁也。秦赵战于河漳之上，再战而赵再胜秦；战于番吾之下，再战又胜秦。四战之后，赵之亡卒数十万，邯鄲仅存，虽有战胜之名而国已破矣。是何也？秦（强）而赵弱。[使人想起利德尔·哈特对真正的战争胜利的定义：真正的胜利只意味着一国及其人民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

“今秦楚嫁女娶妇，为昆弟之国。韩献宜阳；梁效河外；赵入朝澠池，割河间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驱韩梁攻齐之南地，悉赵兵渡清河，指博关，临、即墨非王之有也。国一日见攻，虽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原大王孰计之也。”[其他每一国都追随超级强国，如果你选择与它们不同的行为方式，你将彻底孤立、易受伤害和终将完蛋。] 齐王曰：“齐僻陋，隐居东海之上，未尝闻社稷之长利也。”乃许张仪。

张仪去，西说赵王[他的国家是先前合纵而使“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的领导者。]曰：“……凡大王之所信为从（[合]纵）者恃苏秦。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齐国，而自令车裂于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此“一”非彼“一”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持久和有效的抵抗超级强国的普遍联盟；因此，最终将有一个兼并所有别国的普遍帝国。] 今楚与秦为昆弟之国，而韩梁称为东之臣，齐献鱼盐之地，此断赵之右臂也。夫断右臂而与人斗，失其党而孤居，求欲毋危，岂可得乎？[总的战略形势对赵来说甚为危险，毫无希望。]

“今秦发三将军：其一军塞午道，告齐使兴师渡清河，军于邯郸之东；一军军成皋，驱韩梁军于河外；一军军于澠池。约四国为一以攻赵，赵，必四分其地。〔眼前的军事形势对赵来说同样危险和没有希望。〕是故不敢匿意隐情，先以闻于左右。臣窃为大王计，莫如与秦王遇于澠池，面相见而口相结，请案兵无攻。原（愿）大王之定计。”

赵王曰：“先王之时，奉阳君专权擅势，蔽欺先王，独擅馆事，寡人居属师傅，不与国谋计。先王弃群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窃疑焉，以为一从不事秦，非国之长利也。乃且原（愿）变心易虑，割地谢前过以事秦。方将约车趋行，适闻使者之明诏。”赵王许张仪，张仪乃去。

北之（至）燕，说燕昭王曰：“大王之所亲莫如赵。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令可以击人。与代王饮，阴告厨人曰：‘即酒酣乐，进热啜，反斗以击之。’于是酒酣乐，进热啜，厨人进斟，因反斗以击代王，杀之，王脑涂地。其姊闻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闻。”

“夫赵王之很（恨）戾无亲，大王之所明见，且以赵王为可亲乎？赵兴兵攻燕，再围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谢。今赵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间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云中、九原，驱赵而攻燕，则易水、长城非大王之有也。”

“且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举师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赵不敢妄动，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是故原（愿）大王孰计之。”

燕王曰：“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言不足以采正计。今上客幸教之，请西面而事秦，献恒山之尾五城。”燕王听仪。

仪归报，未至咸阳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为太子时不张仪，及即位，群臣多谗张仪曰：“无信，左右卖国以取容。〔他从不像他的廷前私敌们指控的那样“卖国”，他卖的是秦国的帝国主义战略，而且

每一次都卖出好价钱。] 秦必复用之，恐为天下笑。”诸侯闻张仪有却武王，皆畔（叛）衡，复合从（纵）。[每一国都是机会主义者！不管是合纵还是连横，全没有经久的政治信任。然而，像张仪在其外交论辩中夸大地指出的，力量对比结构显而易见，无法逆转。合纵已经注定完蛋。]

秦武王元年，群臣日夜恶张仪未已，[廷前集体妒忌成压倒之势。] 而齐让（责难）又至。张仪惧诛，乃因谓秦武王曰：“仪有愚计，原（愿）效之。”王曰：“奈何？”对曰：“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闻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愿）乞其不肖之身之（至）梁，齐必兴师而伐梁。梁齐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他竟回返到他在与司马错的战略辩论中首次提出的主张，但现在只是为了他的个人安全。] 秦王以为然，乃具革车三十乘，入仪之（至）梁。齐果兴师伐之。梁哀王恐。张仪曰：“王勿患也，请令罢齐兵。”乃使其舍人冯喜之（至）楚，借使之（至）齐，谓齐王曰：“王甚憎张仪；虽然，亦厚矣王之仪于秦也！”齐王曰：“寡人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何以仪？”对曰：“是乃王之仪也。夫仪之出也，固与秦王约曰：‘为王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齐王甚憎仪，仪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原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齐必兴师伐之。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无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案图籍，此王业也。’ 秦王以为然，故具革车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仪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罢（疲）国而外伐与国（盟国），广邻敌以内自临，而信仪于秦王也。此臣之所谓‘仪’也。”齐王曰：“善。”乃使解兵。

张仪相魏一岁，卒于魏也。

太史公曰：三晋多权变之士，[地缘政治状况是塑造战略文化的一大要素。] 夫言从（纵）衡强（前）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夫张仪之

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推销员苏秦和张仪是大战略家和大策略家，对战国历史有关键性影响。〕

功亏一篑的春申君

春申君：楚国末期的一位饶有才智、非常雄辩、高度勇敢和一贯爱国的平民，拯救他的国家，使之一度免于暴秦的摧毁一切的武力，连同一场王位继承危机。然而，他后来沦于道德蜕化，甚而智力蜕化。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黄氏。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韩、魏，败之于华阳，禽（擒）魏将芒卯，韩、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与韩、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黄歇适至于秦，闻秦之计。当是之时，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东至竟陵，楚顷襄王东徙治于陈县。黄歇见楚怀王之为秦所诱而入朝，遂见欺，留死于秦。〔他为他的君主和国家的生存而出使秦国，在其经过暴秦的大欺凌大蹂躏之后的关键时分。〕顷襄王，其子也，秦轻之，恐壹举兵而灭楚。歇乃上书说秦昭王曰：

在履行这确实困难的使命时，他对秦王所作的一番长篇呼吁，请后者节制和在战略“合乎情理”；为此目的而聚集一切可能的论据，它们全都是战略的而非道德的。

天下莫（强）于秦、楚。今闻大王欲伐楚，此犹两虎相与斗。两虎相与斗而弩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请言其说：臣闻物至则反，冬夏是也；致至则危，累是也。〔论辩胜利的扩张不应走向极端，因为物极必反。〕今大国之地，遍天下有其二垂，此从生民已（以）来，万乘之地未尝有也。〔确实，形成中的秦帝国就是如此！〕先帝（楚）文王、庄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于齐，以绝从亲之要。今王使盛桥守事于韩，盛桥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谓能矣。王又举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门，举河内，拔燕、酸枣、虚、桃，入邢，魏之（至）兵云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众，二年而后复之；又并蒲、衍、首、垣，以临仁、平丘，黄、济阳、婴城而魏氏

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齐秦之要（腰），绝楚赵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单矣。〔一幅连续不断的强秦武力征服的图景，其结果据称是“王之威亦殫矣”。〕

〔论辩节制的好处和过度的代价：〕王若能持功守威，绌攻取之心而肥仁义之地，使无后患，三王不足四，五伯（霸）不足六也。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革之（强），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武力征服）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后患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谓做事无不有个好的开端，但很少有坚持到底的）。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

克劳塞维茨曾说道：“如果确有这连续不断的敌对行动，那么结果将使每件事都将再度被驱至极端；……如此连续的作战活动将促进煽燃情感，把更强烈的激情和更强大的原始力……更刻板的连续性、更紧密的因果联系注入（战争）整体，从而每一单项作战活动都会变得……更充满危险。”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见伐赵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祸，吴见伐齐之便而不知干隧之败。此二国者，非无大功也，没利于前而易患于后也。吴之信越也，从而伐齐，既胜齐人于艾陵，还为越王禽（擒）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韩、魏也，从而伐赵，攻晋阳城，胜有日矣，韩、魏叛之，杀智伯瑤于凿台之下。今王妒楚之不毁也，而忘毁楚之（强）韩、魏也，臣为王虑而不取也。

诗曰“大武远宅而不涉”。〔论辩远程大规模征伐依其本性脆弱和危险。例如，薛西斯麾下征伐希腊的波斯人。〕从此观之，楚国，援也；邻国，敌也。诗云“（tì，古通“跃”）（chán，狡猾的）兔，还犬获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韩、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告诫：盟友，或事实上先前世世代代的死敌，将突然背叛和进攻。〕臣闻之，敌不可假（借重），时不可失。臣恐韩、魏卑辞除患而实欲欺大国也。何则？王无重世之德于韩、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韩、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于秦者将十世矣。本国残，社稷坏，宗

庙毁。刳腹绝肠，折颈折（zhé）颐，首身分离，暴骸骨于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dòu，脖子、颈）束手为群虏者相及于路。鬼神孤伤，无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仆妾者，盈满海内矣。故韩、魏之不亡，秦社稷之忧也，今王资之与攻楚，不亦过乎！

且王攻楚将恶（如何）出兵？王将借路于仇讎之韩、魏乎？兵出之日而王忧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资于仇讎之韩、魏也。〔地缘战略困难：〕王若不借路于仇讎之韩、魏，必攻随水右壤。随水右壤，此皆广川大水，山林溪谷，不食之地也，王虽有之，不为得地。是王有毁楚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也。

〔进一步论辩：“水鸟相打之际”……（杰弗里·布莱内《战争的原因》内一章的标题）：〕且王攻楚之日，四国必悉起兵以应王。秦、楚之兵构而不离，魏氏将出而攻留、方与湖陵、砀、萧、相，故宋必尽。齐人南面攻楚，泗上必举。此皆平原四达，膏腴之地，而使独攻。王破楚以肥韩、魏于中国而劲齐。韩、魏之（强），足以校于秦。齐南以泗水为境，东负海，北倚河，而无后患，天下之国莫（强）于齐、魏，齐、魏得地葆利而详（佯）事下吏，一年之后，为帝未能，其于禁王之帝有余矣。

〔最后，为了他的孤注一掷的目的，他甚至试图说服秦王相信秦楚同盟可以造就一种战略形势，那会使秦国在一个相对遥远的未来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普遍帝国！〕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众，兵革之（强），壹举事而树怨于楚，迟令韩、魏归帝重于齐，是王失计也。臣为王虑，莫若善楚。秦、楚合而为一以临韩，韩必敛手。王施以东山之险，带以曲河之利，韩必为关内之侯。若是而王以十万戍郑，梁氏寒心，许、鄢陵婴城，而上蔡、召陵不往来也，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经两海，要约天下，是燕、赵无齐、楚，齐、楚无燕、赵也。然后危动燕、赵，直摇齐、楚，此四国者不待痛而服矣。

昭王曰：“善。”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他从而依凭他那雄辩的“战略说服”拯救了他的国家，使之免遭暴秦的摧毁一切的武力。〕

〔拯救他的国家免于了一场王位继承危机，同样靠诉诸于潜在的死敌的利益。〕黄歇受约归楚，楚使歇与太子完入质于秦，秦留之数年。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而楚太子与秦相应侯（范雎）善，于是黄歇乃说应侯曰：“相国诚善楚太子乎？”应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归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国无穷，是亲与国而得储万乘也。若不归，则咸阳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与国而绝万乘之和，非计也。原（愿）相国孰虑之。”应侯以闻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问楚王之疾，返而后图之。”黄歇为楚太子计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忧之甚。而阳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阳文君子必立为后，太子不得奉宗庙矣。不如亡秦，与使者俱出；臣请止，以死当之。”楚太子因变衣服为楚使者御以出关，而黄歇守舍，常为谢病。度太子已远，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归，出远矣。歇当死，原（愿）赐死。”昭王大怒，欲听其自杀也。应侯曰：“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秦因遣黄歇。

〔现在他成了楚国丞相和一名贵族，因为他的成就。〕歇至楚三月，楚顷襄王卒，太子完立，是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后十五岁，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

春申君既相楚，是时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

春申君为楚相四年，秦破赵之长平军四十余万。五年，围邯郸。邯郸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将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归。春申君相

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强）。……

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东周。

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诸侯患秦攻伐无已时，乃相与合从（纵），西伐秦，而楚王为从（纵）长，春申君用事。〔对秦的最后一次大联盟征伐，可称孤注一掷，但仍半心半意。〕至函谷关，秦出兵攻，诸侯兵皆败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在一个本质上的贵族国家，不再取得显著成就的平民出身者将失去权势和君主的青睐。〕

〔蜕化：他卷入了一项与楚国又一场王位继承危机相关的肮脏的性政治诡计，结果是他在一场血腥的宫廷内斗中惨遭暴死。〕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赵人李园持其女弟，欲进之楚王，闻其不宜子，恐久毋宠。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之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媾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他作为一个人类动物有他的肉欲（现在是不予节律的肉欲），从而一开始就被套住了：〕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园乃与其女弟谋。园女弟承间以说春申君曰：“楚王之贵幸君，虽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余年，而王无子，即百岁后将更立兄弟，则楚更立君后，亦各贵其故所亲，君又安得长有宠乎？非徒然也，君贵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诚以君之重而进妾于楚王，王必幸妾；妾赖天有子男，则是君之子为王也，楚国尽可得，孰与身临不测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他至此已被腐败，不再忠于他的君主甚而道德规范。不仅如此，他恐惧自己的未来，因而也失去了他的勇气。〕乃出李园女弟，谨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楚王贵李园，园用事。

李园既入其女弟，立为王后，子为太子，恐春申君语泄而益骄，阴

养死士，欲杀春申君以灭口，而国人颇有知之者。

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谓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当国，如伊尹、周公，王长而反（返）政，不即遂南面称孤而有楚国？此所谓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祸？”曰：“李园不治国而君之仇也，不为兵而养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园必先入据权而杀君以灭口。此所谓毋望之祸也。”春申君曰：“何谓毋望之人？”对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园必先入，臣为君杀李园。此所谓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园，弱人也，仆又善之，且又何至此！”[他甚至在智力上也蜕化了！这可能是他长期养尊处优和愈益傲慢的结果。]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

后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园果先入，伏死士于棘门之内。春申君入棘门，园死士挟刺春申君，斩其头，投之棘门外。于是遂使吏尽灭春申君之家。而李园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为楚幽王。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

第十五章 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极端成功的文臣和武将都注定了不可避免的悲剧。

出身豪门的政治参谋

穰（ráng）侯魏：一位决绝、残忍和非常能干的贵族大臣，在秦国的东向和南向征服方面为他的君主和国家斩获巨大。然后，他那么急剧地从权势和财富的顶峰跌落坠地，恰如他扶持和庇佑的极为成功的将领武安君白起。（他俩——一对军事帝国主义者——结合起来，使秦王有如武力扩张最鼎盛年头里的拿破仑。）极端成功者又有其易受伤害性。

穰侯魏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聃氏，曰聃八子者是也。其先楚人，姓聃（mǐ，羊鸣声也）氏。

秦武王卒，无子，立其弟为昭王。昭王母故号为聃八子。及昭王即位，聃八子号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号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异父长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同父弟曰聃戎，为华阳君。而魏最贤，自惠王、武王时任职用事。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力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为将军，卫咸阳。诛季君之乱，而逐武王后出之（至）魏，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威振秦国。[在一场宫廷大规模血腥内斗中，他依凭武力成功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是个决绝、残忍和高度能干的宫廷“政客”。成功的结果是担任事实上的摄政。]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为政。

昭王七年，穰里子死，而使泾阳君质于齐。赵人楼缓来相秦，赵不利（不喜），乃使仇液之（至）秦，请以魏为秦相。……秦果免楼缓而魏相秦。

欲诛吕礼（一名秦将），礼出奔齐。昭王十四年，魏举白起，[一项结果非常重大的政治、军事和个人权势举措。]使代向寿将而攻韩、魏，败之伊阙，斩首二十四万，[一场极为残忍和野蛮的大屠戮，暴秦和白起的不可抵挡的毁灭性战争方式！]虏魏将公孙喜。明年，又取楚之宛、叶。魏谢病免相，以客卿寿烛为相。其明年，烛免，复相，乃封

魏于穰，复益封陶，号曰穰侯。

穰侯封四岁，为秦将攻魏。魏献河东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他还是个能干的战场指挥将领，东向军事扩张犹如扫荡。〕昭王十九年，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月余，吕礼来，而齐、秦各复归帝为王。魏复相秦，六岁而免。免二岁，复相秦。四岁，而使白起拔楚之郢，〔拔楚都：秦帝国形成过程中最重要最辉煌的战役或战争之一。〕秦置南郡。乃封白起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的“发现者”和庇佑人，后者在担任指挥将领的几十年里从未输过一场战斗。〕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他既权势巨大，又财富极丰。一位浮华难比的重臣和贵族。〕

〔重大胜利之后在施行军事帝国主义方面的节制（一）。〕昭王三十二年，穰侯为相国，将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围大梁（魏都）。梁大夫须贾说穰侯曰：〔劝告要审慎和节制，外加提供一个计谋。〕“臣闻魏之长吏谓魏王曰：〔魏之长吏：对秦帝国主义的正确认识。〕‘昔梁惠王伐赵，战胜三梁，拔邯郸；赵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齐人攻卫，拔故国，杀子良；卫人不割，而故地复反。卫、赵之所以国全兵劲而地不并于诸侯者，以其能忍难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数伐割地，而国随以亡。臣以为卫、赵可法，而宋、中山可为戒也。秦，贪戾之国也，而毋亲。蚕食魏氏，又尽晋国，战胜暴子，割八县，地未毕入，兵复出矣。夫秦何厌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听也。今王背楚、赵而讲秦，楚、赵怒而去王，与王争事秦，秦必受之。秦挟楚、赵之兵以复攻梁，则国求无亡不可得也。〔严重警告：在这特定的秦帝国主义面前，绥靖和屈从乃灭亡之道。〕原（愿）王之必无讲也。王若欲讲，少割而有质；不然，必见欺。’此臣之所闻于魏也，原（愿）君之以是虑事也。〔行将被征服者哲学式地告诫征服者审慎和节制：“惟命不于常”。〕周书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数也。夫战胜暴子，割八县，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计之工也，天幸为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

以天幸自为常也。智者不然。臣闻魏氏悉其百县胜甲以上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梁七仞之城，臣以为汤、武复生，不易攻也。夫轻背楚、赵之兵，陵七仞之城，战三十万之众，而志必举之，臣以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尝有者也。〔告诫：可能有甚至压倒性的残暴武力也克服不了的某种东西，那就是决绝的总动员和抵抗。〕攻而不拔，秦兵必罢，陶邑必亡，则前功必弃矣。〔计谋：在取得有限和最低成本的成功之后止步，同时享有“分而治之”的好处。〕今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原（愿）君逮（趁）楚、赵之兵未至于梁，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为利，必欲之，则君得所欲矣。楚、赵怒于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从（合纵）以此散，而君后择焉。且君之得地岂必以兵哉！割晋国，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绛安邑。又为陶开两道，几尽故宋，卫必效单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原（愿）君熟虑之而无行危。”穰侯曰：“善。”乃罢梁围。〔暴秦事实上是个讲算计和有节制的“现实政治”屠夫。〕

明年，魏背秦，与齐从（纵）亲。秦使穰侯伐魏，斩首四万，走魏将暴鸢（yuān），得魏三县。穰侯益封。

〔重大胜利之后在施行军事帝国主义方面的节制（二）。〕明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且与（予）赵观津，益赵以兵，伐齐。齐襄王惧，使苏代为齐阴遗穰侯书曰：〔极其雄辩和很有计谋的苏代劝告要审慎和节制，用的是精明的战略分析和说话方式。〕“臣闻往来者言曰‘秦将益赵甲四万以伐齐’，臣窃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伐齐’。是何也？夫三晋之相与也，秦之深雠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为不信，不为无行。〔背信和欺骗是它们之间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的例行丛林政治，以致已失去普通的道德含义。〕今破齐以肥赵。赵，秦之深雠，不利于秦。此一也。秦之谋者，必曰‘破齐，弊晋、楚，而后制晋、楚之胜’。夫齐，罢（疲惫）国也，以天下攻齐，如以千钧之弩决溃也，必死，安能弊

晋、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则晋、楚不信也；多出兵，则晋、楚为制于秦。齐恐，不走秦，必走晋、楚。此三也。秦割齐以啖晋、楚，晋、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敌。此四也。是晋、楚以秦谋齐，以齐谋秦也，何晋、楚之智而秦、齐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无患矣。秦有安邑，韩氏必无上党矣。取天下之肠胃，与出兵而惧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于计，穰侯智而习于事，必不益赵甲四万以代齐矣。”于是穰侯不行，引兵而归。〔他再次作为一位“现实政治家”而未犯糊涂。〕

昭王三十六年，相国穰侯言客卿灶，欲伐齐取刚、寿，以广其陶邑。于是魏人范雎自谓张禄先生，讥穰侯之伐齐，乃越三晋以攻齐也，以此时奸说秦昭王。昭王于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于王室。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令泾阳之属皆出关，就封邑。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

大贵族滥用权力导致丧失权力。秦国回返符合商鞅变法精神的“现代”体制：君主独裁的中央集权。

穰侯卒于陶，而因葬焉。秦复收陶为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亲舅也。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乡（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他为他的国家成为大帝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及其贵极富溢，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况于羁旅之臣乎！〔从权力和财富的顶峰跌落坠地时那么容易！一位极端成功的文臣的脆弱性，恰如他庇佑下极端成功的武将白起。〕

中国版本的文明帝国主义

从政治上说，司马相如留下传世的最重要的文献是《难蜀父老》，一项以仁慈的“文明化”和普遍福祉为理由对华夏帝国扩张做的“理论性”提倡和辩解。它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基础，是在汉初往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或许可用“天下”概念表征的儒家核心理念之一。它经典地显现了一种中国形态的“文明帝国主义”理论——以优越的文明为名义的帝国扩展论，连同一种中国版

的“福音式”外交和为此所需的帝国资源之意识形态动员。它当然有人所熟知的西方经典对应物——西方古代的、中世纪的和现当代的。

[他的使命旨在安抚西南边疆民众和其外少数民族，连同他的《难蜀父老》。]

[首次西南使命：]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中，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责难）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蛮夷……不顺者已诛，而为善者未赏，故遣中郎将往宾之，发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币帛，卫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今闻其乃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

夫（北疆）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流汗相属，唯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讎。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晓喻百姓以发卒之事，……檄到，亟下县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第二次西南使命：]相如还报。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qióng）

（zuó）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原（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máng）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

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卓文君）尚（嫁）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他在宫廷和家乡两处的鼎盛得意时分，赢得了青睐、声誉和岳父的全心尊敬及丰厚赠财。〕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若水，南至柯为徼（jiǎo，巡逻），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悦）。〔他是个能干的官僚，很好地成就了他安抚少数民族并和平扩张帝国的使命。〕

〔然而，这只是个短暂的成功，因而有他的《难蜀父老》——一项对华夏帝国扩张的“理论性”提倡，其实际目的在于辩护和呼吁支持西南向扩张。以“文明化”为名义的帝国使命、“福音”外交和对帝国人民的意识形态动员。〕

相如使时，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大臣亦以为然。〔此时的事态已是一一如前所述——“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着书，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已诘难之，以风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辞曰：〔主题：创新对保守、勇气对胆怯、力求西南扩张对维持西南现状；以文明化为名义的华夏帝国主义扩张的自恃正当。〕

汉兴七十有八载，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纷纭，湛恩汪，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于是乃命使西征，随流而攘，风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从，定存邛，略斯榆，举苞满，结轶还辕，东乡（向）将报，至于蜀都。

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途），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西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徕），强者（强）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

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

使者曰：“乌谓此邪？必若（汝）所云，则是蜀不变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恶闻若（汝）说。然斯事体大，固非观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详不可得闻已，请为大夫粗陈其略。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这位精英的抱怨：创新性的伟大政策常常不得人心，缺乏它得到采用和（或）实施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且夫贤君之践位也。岂特委琐握（yōu），拘文牵俗，循诵习传，当世取说（悦）云尔哉！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对华夏帝国权势无限扩张的“理论性”提倡，基于“天下”信条和文明使命。]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浥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道德上仁慈的”华夏帝国扩入“蛮夷”之地的“文明化”理由，而且据称符合这些地区自身的渴望。]今封疆之内，冠带之伦，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系（羈）累号泣，内乡（向）而怨，曰‘盖闻中国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独曷为遗己’。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为之垂涕，况乎上圣，又恶能已？[当时帝国边疆行动的世俗动机全被忽视或掩盖。]故北出师以讨（强）胡，南驰使以诘劲越。[西南向扩张在文明化、经久和平与普遍福祉的意义上完全正确。]四面风德，二方之君鳞集仰流，原（愿）得受号者以亿计。故乃关、若，徼（jiǎo，巡逻）柯，镂零山（即前述“通零关道”），梁孙原（即前述“桥孙水”）。创道德之涂（途），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阻深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遐迩（xiáěr）一体，中外

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为此，华夏百姓——在此场合西南边疆地区的华夏百姓（特别是“蜀父老”）——应当贡献他们的汗水、财富甚或鲜血。〕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佚乐者也。然则受命之符，合在于此矣。……观者未睹指，听者未闻音，犹鷦（jiāo）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乎薮泽。悲夫！”

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初来的意图）而失厥所以进（放弃了想提的意见），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原（愿）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迁延（退却）而辞避。^[1]

……

帝国大军远征的成本效益比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dān）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今海南岛）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

〔珠：一个被征服但极难被驯服的边疆地区，“数年一反”，是令汉帝国头疼之处。〕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至宣帝神爵三年，珠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叛）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处以之？”捐之对曰：

〔他谏言反对大规模武力镇压反复不已的珠崖地方造反。〕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拳拳）。

臣闻尧、舜，圣之盛也，……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

流沙，东渐于海，朔（北方）南（南方）暨（及）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初始”儒家（和前儒家）关于华夏一蛮夷关系的思想的要则之一，它有所蕴涵的战略理由。〕故君臣歌德（王先谦曰：“帝庸作歌，皋陶载展。此所谓‘君臣歌德’。”按“帝庸作歌”云云，见《尚书·益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氏、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越裳氏：即南越。重九译：谓远方使者来，因九译言语乃通），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还，齐桓救其难，孔子定其文。〔秦帝国的可怕教训，即被认为的过度的军事帝国主义。〕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叛），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沈钦韩曰：“《河水注》引扬泉《物理论》曰：‘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男人的）干肉〕。不见长城下，列骸相支柱。”）

〔汉帝国的“现代”历史教训，既有积极的，亦有消极的。〕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悯）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鸾旗车，汉帝车之前驱）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安之：言何去）？”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

〔初汉压倒性地集中于靠最小程度赋税、“偃武行文”和皇家节约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由此奠定了军事力量的经济/财政基础。然而，这两者后来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规模远征和扩张耗费殆尽。〕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此时汉已经多次征伐匈奴，人力物力损失很大，以致府库空虚，岂有“太仓

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之事？故刘奉世疑曰：“或者误以‘建元’为‘元狩’欤？”]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厉兵马，因富民（取资富民，以供军费）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当为九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武帝军事帝国主义的严重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是皆廓（扩）地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帝国过度伸展系自招危机，自招失败。]

[为呼吁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而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他的对元帝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枕籍，纵横相枕而卧）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yuān, 忿怒貌）之忿，欲驱士众挤（排挤）之（至）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颡颡（同“专专”，蠢蒙无知貌）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

广义的成本效益估量支配的战略论辩和战略判断。对蛮夷的种族/文化歧视远非他的核心论据。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指宣帝神爵元年羌反之事，是时遣赵充国等击西羌，获万余人），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帝国大军远程征伐是一桩花费极大的事业！]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

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对周边及其外的未化或不化蛮夷的征服和统治并无益处，而且自招失败。这一论点符合儒家的帝国哲学和信条。〕愿遂弃珠，专用恤关东为忧。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他的论辩赢了。武力镇压的巨大成本——它伤害在腹心地区的统治——和甚少把握的成功希望是决定因素。〕遂下诏曰：“珠虏杀吏民，背畔（叛）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避）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终于合理分明。〕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避）不嫌（不足羞之意）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贍，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郡。〔君主做出了一个战略选择：选择在紧要利益意义上的实质，尽管丧失了某些声誉和虚荣。〕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由是罢。……

[1] 《难蜀父老》的提倡和呼吁当时全无政策效应。然而如下所述，20年后，武帝终于依据压倒性的武力征服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公元前112年，藩属国南越反叛，武帝发动大规模远征击灭之。其间，南征所需的关于西南夷地区的战略目的重返议程，随后便是帝国在那里的急剧扩张，通过大军“行诛”、武力摧毁和它们“自动的”威吓效应而来。到公元前109年，随“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最终成为中华国度的永久组成部分。（《史记·西南夷列传》）

第十六章 外交、国际贿赂和“朝贡和平”

弱国也有外交胜利的时候。

跨国竞争，名声是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在口耳相传的时代，一条丑闻几乎就能毁了一个国家。

弱国的外交胜利

廉颇者，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赵将伐齐，大破之，取阳晋，拜为上卿，以勇气闻于诸侯。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他的出身卑贱的文职对应和最终在为国效力方面的伟大同僚，有着和他一样的大勇气，并且还有更多的政治智慧和更广的胸怀。〕

〔弱国的外交胜利：蔺相如的故事（一）：〕

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原（愿）以十五城请易璧。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来。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何以知之？”对曰：“臣尝有罪，窃计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语曰：‘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原（愿）结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谓臣曰：‘夫赵（强）而燕弱，而君幸于赵王，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燕畏赵，其势必不敢留君，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则幸得脱矣。’臣从其计，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于是王召见，问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强）而赵弱，不可不许。”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王曰：“谁可使

者？”相如曰：“王必无人，臣原（愿）奉璧往使。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赵王悉召群臣议，皆曰‘秦贪，负其（强），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不可。[道德加实用主义作为一项国际行为的理由，当它们彼此吻合的时候。]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nì，斜眼看）柱，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相如度秦王特以诈详（佯）为予赵城，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穆）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一项非常严重的谴责，责难据称近乎四个世纪里秦的国际承诺大致始终不可靠！假如确实如此，那么这是主要出于传统的“现实政治”，还是主要出于某种特殊的半“蛮夷”属性，或这两者？]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都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huò），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主题依然是他的勇气、智慧和机灵，此外还有看似

的“战略无赖性”。]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弱国的外交胜利：蔺相如的故事（二）：]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滹池。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滹池。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fǒu）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有“战略无赖性”的决绝的爱国者！]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看来是“口水仗”，实质为意志力较量。]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爱国的忍耐、宏雅的国务家风度和富有勇气的温和节制：蔺相如的故事（三）：]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这位伟大的将领对贵族、对军人对文官（特别是外交官）的固有偏见。]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已

而相如出，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讎也。”〔一项非常高尚的“国家理由”！克服了个人自己的、当然有道德重要性的尊严。两种不同的道德责任——对私和对公——的轻重缓急次序。〕廉颇闻之，肉袒负荆，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知道将死而不怕，必定有勇气），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死并非难事，勇敢面对死亡才是难事）。方蔺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

跨国竞争：名声也是战略资产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子少子而魏安厘王异母弟也。昭王薨，安厘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是时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齐故，秦兵围大梁，破魏华阳下军，走芒卯。（《史记·穰侯列传》载：是年，“穰侯与白起客卿胡阳复攻赵、韩、魏，破芒卯于华阳下，斩首十万，取魏之卷、蔡阳、长社，赵氏观津。”）魏王及公子患之。

〔大贵族拥有大量私人随从的国内和（据称的）国际效应。〕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假如这是真的，那么为何这两个因素

（“贤”和“多客”）有那么经久的威慑效应？是否这个在一位“贤”大贵族之下的、由数千有才能的私人随从组成的集团拥有强大

的战斗潜力？]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这国内威慑效应（“魏王畏”）必然真实得多。]

[他的招客战略以及谦逊的个性。]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pèi，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原（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侯生下见其客朱（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

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责难）魏公子曰：“胜（平原君名）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他现在显示出一种高尚的侠义精神。〕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在反思时如此细致和谦逊！〕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饿）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huòzé，大声呼叫，形容勇悍）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

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向）自到，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他（当然）是个大有政治意识的指挥将领，知道如何动员和激励士兵和军队。〕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lǎn）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诀），至军，侯生果北乡（向）自到。

〔半自愿流亡——在他盗兵符擅救赵国之后。〕魏王怒公子之盗其兵符，矫杀晋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赵，使将将其军归魏，而公子独与客留赵。〔从一开始，在他和魏王之间就（自然）一直有互疑和深刻的互不信任。〕赵孝成王德公子之矫夺晋鄙兵而存赵，乃与平原君计，以五城封公子。公子闻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说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原（愿）公子忘之也。且矫魏王令，夺晋鄙兵以救赵，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忠臣也。公子乃自骄而功之，窃为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然而他那么快地又回归到“他自己”（他的本色）！〕赵王埽除自迎，执主人之礼，引公子就西阶。公子侧行辞让，从东阶上。自言罪过，以负于魏，无功于赵。赵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献五城，以公子退让也。公子竟留赵。赵王以为公子汤沐邑，魏亦复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赵。

公子闻赵有处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卖浆家，公子欲见两人，两人自匿不肯见公子。公子闻所在，乃间步往从此两人游，甚欢。平原君闻之，谓其夫人曰：“始吾闻夫人弟公子天下无双，今吾闻之，乃妄从博徒卖浆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谢夫人去，

曰：“始吾闻平原君贤，故负魏王而救赵，以称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无忌自在大梁时，常闻此两人贤，至赵，恐不得见。以无忌从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为羞，其不足从游。”乃装为去。夫人具以语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谢，固留公子。平原君门下闻之，半去平原君归公子，天下士复往归公子，公子倾平原君客。[他从而赢了争取有才能的大贵族私人随从的“跨国”竞争，靠的是没有贵族势利的“招客战略”。]

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请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诫门下：“有敢为魏王使通者，死。”宾客皆背魏之（至）赵，莫敢劝公子归。毛公、薛公两人往见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赵，名闻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语未及卒，公子立变色，告车趣（趋）驾归救魏。[爱国情感战胜了个人疏离感。]

魏王见公子，相与泣，而以上将军印授公子，公子遂将。魏安厘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兵救魏。[他的名声是他国家的一大战略资产。]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骜。遂乘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能干的外交家和将领铸造了一项确实杰出的成就。]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诸侯将皆属，诸侯徒闻魏公子，不闻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时定南面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未也。魏王日闻其毁，不能不信，后果使人代公子将。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其岁，魏安厘王亦薨。

秦闻公子死，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

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

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

……

皇室私家的无私牺牲

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挽）辂（车上供牵引用横木），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原（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予）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

[汉都位置的战略性选择。] 已而问娄敬，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武王伐纣，不期而会孟津之上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遂灭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乃营成周洛邑，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务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

洛阳：按照周初的政治文化和治理哲学做的一个设都选择；在那遥远的往昔，依凭易守地形的地缘战略安全不是选择（主要的功能性）首都的主要考虑。

及周之盛时，天下和洽，四夷乡（向）风，慕义怀德，附离而并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战一士，八夷大国之民莫不宾服，效其贡职。……[不同的时代和情势规定政治准则的差异。] 今陛下起丰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径往而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谋）也。

长安：按照当今首要考虑——依凭易守地形的地缘战略安全和经

济/后勤便利甚或必需——应取的选择，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极为艰难的时代，它事实上特别要求一种最低代价上的可靠的帝国核心安全。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高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周。〔都洛阳：伪装成战略意见的本地观念甚而私人利益。〕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从青萍之末突然浮现的战略家刘敬可以提出创议，但决定性的作用必须留给威望绝顶的头号战略家张良。政策依赖权势和影响甚于依赖才智。〕

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他透彻地洞察到匈奴的战略欺骗，因而劝阻高祖打算的冒险的大举进击。然而，这被怒而不慎且虚荣心强的“武夫皇帝”拒绝，结果是白登之围这致命的危机；他对战略反常的敏感和健全怀疑。〕汉七年，韩王信反，高帝自往击之。至晋阳，闻信与匈奴欲共击汉，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辈来，皆言匈奴可击。上使刘敬复往使匈奴，还报曰：“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是时汉兵已逾句注，二十余万兵已业行。上怒，骂刘敬曰：“齐虏！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军。”械系敬广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围高帝白登，七日然后得解。高帝至广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斩前使十辈言可击者矣。”〔同样又一次展现他的最伟大秉性之一，即极易自我批评，自我改正，特别是在他被证明错了的时候。〕乃封敬二千户，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

旨在对付远为强大和大有侵略性的匈奴帝国的战略：他建议采取一

种低成本的绥靖，即“外交防御”和“朝贡和平”，作为在中国历史性羸弱时期里对匈奴的大战略（虽然它对华夏民族和汉王朝来说是低成本的，但对皇帝私家而言并非如此）；作为对付游牧蛮夷的一种战略的“公主远嫁”；“国家理由”和战略实用主义。

高帝罢平城归，韩王信亡入胡。当是时，冒顿为单于，兵（强），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上患之，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疲惫）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因为需要皇帝私家的重大牺牲。〕”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刘敬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鲁元公主）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拿一年四季汉多余而匈奴少有的财物多次抚问赠送），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他必须夸大他主张的谋略的未来效果，他是一位战略推销员。〕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宫婢）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刘敬往结和亲约。〔“国家理由”与皇室私人情感之间的折中；狡黠的中国农民愚弄被设想为头脑简单的关外蛮夷。〕

他的另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建议：战略性移民，旨在加强帝国权力中心地区，主要是为了对匈奴的地缘战略防御。

刘敬从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原（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

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

……

太史公曰：……夫高祖起微细，定海内，谋计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挽辘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 [中国最早的“布衣皇帝”，连同或许中国最早的“布衣战略家”之一：“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智岂可专耶”！]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前言 中国根本传统的生成

第一章 我们如何成为“中国人”——中国根本传统的生成

周族的缔造——文化本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大博弈

“软”“硬”兼具的政治方略

周公旦：勤勉、审慎和便民——社稷巩固和民众支持的必然

孔子：生不逢时的伦理制定者

秦帝国为什么一定会速亡

叔孙通：富有政治谋略的机会主义儒生“战略家”

制度的儒家化——“中国式国家”的问世

第二章 截然相反的政治效应——奋斗创新VS腐败僵化

要“卧薪尝胆”，更要秘密斗争

人类难以抗拒的弱点导致君主难以抗拒的腐败

极端轻浮——亡国之君的最大特征

权力神话的解码

战败无止境

第三章 懂战术，更要懂战略

《孙子兵法》与间接路线的战略智慧

韩信：惊人的大发迹

白起：中国的“战略屠夫”

卫青、霍去病：军事天才与裙带关系

“大战略式”军事操作及战略说服的楷模

第四章 两类帝国形态——天子与诸侯、君主与贵族、中央与地方

“家天下”是必需，也是弊端

国家的革命性重造

历史上失败最快的侯王叛乱

富二代的宿命

“非官僚化”的官僚

第五章 宫廷政治中的君主、后妃和王子

女政治家的优势

宫廷阴谋大戏

最紧要的“皇家团结”

成也皇子，败也皇子

千古谜案——巫蛊之乱

第六章 改革及其敌人

商鞅变法：深水区的改革

没有节制的英雄主义注定艰难

从孤儿到皇帝

第七章 君主的私人顾问——官僚与官僚政治

斗争的背后：公报私仇的智囊

被高层认可的伦理模范

不该为将的大臣

酷吏制度换不来天下太平

第八章 最古老的官商——商业财富与政治权势

商人在中国从未赢过——解读吕不韦

国富，何以至此

第九章 伟大杰出的政治领导

中国的政治智慧：先让对手腐败，再分而治之

刘邦：无赖的领导艺术

农民战略家的优势

第十章 低劣败坏的政治领导

项羽：军事才智输于政治才智

意志力消沉——领导者大忌

陈胜：狭隘的革命领袖

第十一章 政治领导与主要幕僚

萧何：最高统帅身边的“乡下人”

张良：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贵族

政治高层的“团结模范”

第十二章 军事将领如何应对政治领导

军事天才如何误入“宫廷阴谋”

内心从不尊敬政治的韩信

性格决定命运

第十三章 帝国的扩张

复仇与复仇的对弈

与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的漫长斗争

外交的艺术

第十四章 国策推销员——“经典”的国际政治

找对买主+找对卖点=成功推销

推销需要威胁与贿赂的结合

功亏一篑的春申君

第十五章 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

出身豪门的政治参谋
中国版本的文明帝国主义
帝国大军远征的成本效益比
第十六章 外交、国际贿赂和“朝贡和平”
弱国的外交胜利
跨国竞争：名声也是战略资产
皇室私家的无私牺牲